

# 繪芳錄

第四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再版

新式繪  
標點芳  
錄

標點者 周 去 病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四冊定價

新式繪芳錄卷四  
標點繪芳錄卷四

第六十一回 左袒劉江臬司密訪 善說項陳縣令訴冤

話說陳寶焜在衙中，早得了盜首毛三越獄的信息，正然驚疑。聞說朱典史到了，忙請入內堂相見。朱不遂將毛三夜來如何扭開鎖鑰，跳屋逃走的話，回了一遍。一再則獄中各節情形，舉職多親身踏勘過了，與禁卒所報相符。現在將禁頭寶泗帶到候堂，翁作何發落。說罷，侍立一旁，用眼偷觀寶焜面色，看他若何光景。寶焜聽罷，也不回言，也不邀朱不入座，自己站在堂口，呆呆的仰面看天。好半晌工夫，方冷笑了聲道：「這件事，真蹊蹺，想來獄中情形，老兄是踏勘過的，也無須我去。偏生昨夜寶泗告假，毛三單單走脫，分明好似寶泗預知毛三要逃走，特特的託故走開一般。這件事，澈底根追，還要在寶泗身上，一定無疑。老兄先行回衙，分付獄中各役，晚間務要加倍小心，不可再走脫一個，那就分外不便了。寶泗暫行管押，待我慢慢審問，自有着落。」朱不聽了寶焜的幾句諷刺話，不由臉上紅暈起來，答應了一聲，即忙告退下來。晚間親往獄中巡查，俗說賊去關門，不得不虛應故事，掩人耳目。這裏寶焜與眾幕友商議，先行通詳，再作定奪。次日，魯鵬接到詳文，滿心歡喜。一面轉詳出去，一面坐轎來見撫軍。原來這撫軍是新簡放來的，與魯鵬有點瓜葛。魯鵬請過安，歸了座，即將南昌縣如何忽略，致巨盜脫逃，現在風聞該令懼罪，欲諉過於管獄官，及禁卒身上。雖經典史等人，難辭其咎，究竟該令係有獄之官，先事果能慎重，何致獄囚脫逃？況該令是卑府屬下，又近在肘腋，深知其平日遇事疎忽，妄自尊大，所恃者伊父曾任封疆，又擢升卿貳大員，故舊盈朝，有所倚賴，全不把地方公事，放在心上。卑府每欲詳參，因他是新進少年，不諳時事，有之或者日久，可以練達出來。此亦卑府顧恤他十年寒窗，好容易博得一第之故。即如前次廣仁教之舉，該令多半因人成事，並非他一

人的功績。無奈前任撫憲，與彼有舊，大衆只得隱忍下去。」魯鷓一席謔言，方纔說完，早把新任撫軍，氣得連稱該死道：「這種糊塗東西，還能爲官麼？貴府也太懦弱了！那怕他是王親國戚，既在我僚屬，清廉者則賞，貪庸者則黜；何況冒功歸己，尤不可恕！貴府且自回衙詳參上來，我自的道理，斷不使這樣的守令，爲民父母，實以害民。」魯鷓見撫台信了他的話，暗暗歡喜，忙起身告退回衙，連夜做了詳文，及南昌縣詳府的文書，一齊申送上去，暫且不提。單說寶焜連日甚爲焦燥，雖說通詳文書中，備陳曲折，自己總不能居於無過之地。況且這樁疑案，分明似有人從中算計於我，只要將寶泗切實拷訊，卽有端倪。想定主見，忙傳話外面伺候，既不冠帶，亦不坐大堂，只喚了幾名吏役進來，將寶泗帶入內堂，細細盤詰。寶泗一口咬定不知，全推在那一班散役身上。寶焜問了幾遍，見他不肯招認，不禁勃然怒起，命取非刑過來道：「審不出你的虛實，毛三都沒有着落，本縣的前程，亦有未便。不若將你打死，橫豎本縣不要這功名了！我看你，還是銅筋，還是鐵骨？你拚得挨受大刑，本縣也拚得過，不要你招認，自己抵擋這件事去！」說罷，一疊聲的連叫敲打，又不住的把驚堂亂拍。旁邊走過雙福，單膝跪下道：「要求老爺息怒，家人看寶泗不是個糊塗人，一時信了人的蠱惑，心內轉不過來，縱然打死，他亦無悔。不如將寶泗交代家人帶回，讓他自己商量商量，果然寶泗仍屬拗強，那時他死於杖下，不能怨人。」寶焜本無心要打寶泗，不過恐嚇他吐認實情，今見雙福上來代他求免，正中心懷，卽喝起寶泗道：「暫且饒你一頓刑法，你自家須要明白，不要替別人担重，苦着自己身子。」又分付雙福道：「寶泗交與你去，好歹明朝卽要帶他來回話。」說罷，起身回後，人衆皆散。雙福領了寶泗回家，擺出酒肴，先代寶泗壓驚。然後緩緩再三勸導他，不可執迷不悟。料想你不招認，本官也不肯干休。而且這件事，明明白白，千人共見，其中顯有情弊。你徒然吃了苦頭，挨了拷打，日久仍要招承，却有何苦來呢？」一番話說得寶泗頓口無言，低下頭來，口問道：「寶泗你果然真正胡塗，魯大老爺朱太爺與本官有隙，我與本官毫無芥蒂，何必爲人的事，我自家受苦？縱然抵死不認，事過後，魯朱二人，亦未見得十分看顧於我。不如我從實招承，好卸

脫我的身子，隨他們去各顯手段。我只將是我縱放的一節，隱過就是了。」想罷，對雙福道：「蒙你二爺抬舉，又再四的開導我，豈不知好歹？明早你二爺只帶我去回本官，我自有一句話說，斷不辜負你二爺一番美意。」雙福見寶泗已認，又吐出實在情由，十分歡喜，痛讚寶泗是個爽直漢子。兩人復又添杯換酒，暢飲至二更以後，方纔安睡。次日清早，雙福同了寶泗，同至縣衙。雙福先入內回明原委，寶焜即傳寶泗進來。寶泗將前後細情，從直說了一遍。寶焜方悟魯朱二人，合手算計，不禁大罵。命寶泗落了供，仍交外面管押。心內愈想愈惱，賭氣也不去見魯鵠，意欲次日往謁漢槎，訴說委曲。再表日前通詳時，漢槎見了文書，很吃了一驚。回想寶焜這孩子，雖然年輕，頗有才幹，即如刺滅廣仁教一事，甚是有膽有識，心細如髮。何致分中之事，疎忽若是？俾首犯脫逃，其中顯有情節。况他詳文內稟稱爲首禁卒寶泗一名，恰恰於是日告假等云。刻下未辨有無通同，俟研鞫得實，再行稟報。這其中即是說節破綻之處。非這孩子受了人家計算，再則魯守昨日又有詳參文書上來，彼說他遇事疎忽，妄作妄爲。日前廣仁教一案，多貪冒功績，這件事，我是深知其故，委係寶焜之功。只恐新來撫軍，不明底細，誤信魯守之言，那便如何是好？我又恐魯氏與陳氏本有前隙，分明魯守趁新撫軍初到，不深悉各情，好傾跌寶焜一番，以洩夙恨。前次小儒曾將寶焜託於我，我豈可不問？就是小儒不來託我，此等有功於民的僚屬，也不能不代他昭雪。我本當傳寶焜來見，說明他怕的旁人議論，我有偏袒。待我暗暗訪察出一點消息，再作區處。不是我說句誇口的話，既有我在此，亦不怕有人暗算寶焜。假如撫軍信了魯守讒言，要難爲寶焜，我乃司道大員，也可担得住一二分責任。想定主見，即喚了名得力家丁進來，叫他去逐一密訪此事原由，不可遲緩。誰知大凡天下欺人的事，只可欺得一時，日久多要敗路。旁觀的公論是最確切。差去的家丁，一連訪了數日，雖未十分了然，那魯朱合謀的大概情由，早已知道。即忙回衙稟明漢槎。漢槎聽了，大爲怒惱。正在尋思，要代寶焜辨明此事，看魯朱怎麼得過身去？不意撫軍的撤札已下。因撫軍惑於魯鵠讒言，一接到南昌府詳參文書，一面商議具摺入奏，一面即先行撤寶焜的南昌縣印，來轅候質，另

派了署理下來接手。漢槎聞知，甚爲駭然。明知這事魯鵬做了手脚，感動撫軍，參勘寶焜。試問本省撫台，參一縣令，易如反掌。况有貪功冒績，疎玩公事等大款名目，縱寶焜有通天手段，也難翻轉過來。即令家丁傳話外面，着南昌縣來見，好與他計較若何辦理。忽見家丁執帖上來，回道：「南昌縣在外稟見。」原來寶焜亦奉到撤札，只氣得有冤沒處叫屈，又憶這事甚爲棘手，既撫台與我作對，猶有那巨盜脫逃的實在罪名，雖然我密出寶泗的實情，恐不容我分割。至於我這微官末秩，得失原不足重輕，只怕回去難見父母。莫若去謁見江家叔父，求他代我設策，如何彌縫。忙坐轎來至臬署，着人投帖進回，一面下轎入內。漢槎見了手本，即命請陳大老爺內堂相見。寶焜走入，向漢槎請了安，一旁侍坐。即將如何拷問寶泗，已得實情，乃全是魯太守、朱典史兩人串成的圈套。卑職正待通詳，忽奉到撫憲撤札，并云：「日前廣仁教一案，係貪冒別人的功績，據爲己有。這句話，卑職怎麼當受得起。况此案中外皆知，不容貪冒，真正卑職有屈難伸。且撫憲既行下撤札，必然隨後具摺參劾。卑職縱然通詳，亦屬無益。是以特來謁見大人，多要求大人作主，曲爲矜全。」說罷，又起身請了安。漢槎忙起身，一把拖住道：「賢姪台，不須害怕。何况既經審明寶泗實情，更不怕他們了。足見魯守一言虛誣，言言皆誣。我亦因見著撫軍撤札，恐你措手不及，欲遣人請你過來商議。我看這件事，不能將就敷衍，爽性攪他一場，終有個水落石出。不瞞你賢姪說，我早已著人訪問清白，你實係無枉之災。你可速速回去，連夜做好通詳文書，只顧詳稟上來，我自自有處置。二則新縣令到彼，你不可交印，將印信及此案的卷宗，親帶到省中，面見制軍，備陳冤抑。在田伯父，定見要代你設法的。你不如如此做去，你去了官，損了名，還有後災。拚著自己幹這麼一幹，縱然你有各難辭，他等亦罪不容掩。」一席話提醒寶焜，忙立起再三稱謝。漢槎又催他不可怠緩，若待撫台發了手，雖有在田伯父，亦難於爲力。寶焜連應諾，告退下來。回到自己衙門，將雙福喚上，分付他連夜封好船隻，明早往省，要不分晝夜趨趕。早到有賞說罷，轉身回後。甘潔玉亦因這件事，愁得坐立不安。見寶焜走進，忙迎上詢問。寶焜遂將漢槎設策叫他上省哭訴制軍，庶可挽回。潔玉小姐聽了，纔放下

心來，便親身領著衆使婢僕婦，收拾寶焜行裝。夫妻談談說說，直至天明。寶焜隨身帶了印信，并雙福等名貼身心，腹家丁，辭別了潔玉，出城落船，即揚帆開行。恰好天從人愿，一路順風，不到數日，已抵南京。連自己私第，都不及回去，只叫雙福去請問父母的安，即坐轎飛奔督署而來。投進手本，從龍傳話內堂相見。寶焜請過安坐下。從龍先問了問任上光景，寶焜一一應答。隨後將魯朱謀害各事，細細訴說。從龍吃異道：「何以撫軍如此不諒人情？只憑一面之詞，即上彈章，未免過於冒失。你今番來，我即有些疑惑，又沒有大事，何故親身赴省？不料出此意外之虞！你且放心回府，稍住兩日，將印信權交我處。當日魯鵬一到南昌府任，我即思發其前愆，因大衆勸我，人有自新之路，何妨觀其後效？我纔放他過身。誰知他自家脚步尚未立牢，又思害人，真可殺不可赦之輩！好在撫台參劾的奏摺，都要來與我會銜，那時我自自調停。」寶焜起身謝了又謝，方告退下來，到了自己私第。此時小儒已知其細，心內雖怒惱魯朱等人，外面却不露聲色，反把寶焜痛訓一場，說他少年心性，居官不愼，致招謗尤。寶焜垂手唯唯聽訓。待小儒沒有話說，方退入內堂。倒是方夫人甚爲寶焜抱屈，見了面，即再三安慰：「我早與你父親商議過了，明日去重託雲家伯父，你多不致吃虧。」又問潔玉媳婦，近來可好？寶焜逐一回明。方夫人叫他至內書房寬衣歇息。單說從龍見寶焜去後，心內尋思：「這事如何辦法？」却好此日撫軍的咨文已到，從龍爲人，向來骨鯁，也不問撫軍是，否，一面回咨撫軍，不能會銜，因南昌縣面訴如是，未分曲直，何可含糊入奏？况魯守朱尉，素不安分，即將前事略敘一二。又一面行文到南昌，立傳南昌知府南昌縣典史，與獄卒竇泗，一齊赴省聽候質訊。囑撫軍另放人員去暫理篆務等云。次日，小儒亦來拜見從龍，從龍將如何回咨撫軍，如何調取魯朱等人到省，與令郎對質，告知小儒，小儒稱謝不盡。回府說與方夫人等知道，衆人方放下心來。隔了一日，行文已到南昌，撫軍因署南昌縣的委員申稟來前，說陳寶焜私帶印信赴省，未知何意？撫軍正在發惱，忽接到制台來文云云，不禁又羞又恨。羞的是身爲封圻大員，連一縣令，多不服管轄。恨的是自己怎麼這般孟浪，也不查這麼一查，只憑了魯守之言，信以爲真。而今制台要

調取人員，到省對質，倘或魯朱兩人之說非是，豈不連我都不好看相？若硬起頭皮，不放他們去，也不同雲制軍列銜，逕行單奏，好原是好，可不是我要與姓雲的結仇麼？況雲制台久邀聖眷，奏無不准。魯朱等又有前次的破敗，定然不是我之情曲，他之理直。那麼一來，我更失了便宜，不如隨他們去罷。前思後慮，毫無主見。只得札飭新任接署南昌府南昌縣典史兩處印信，又一面備文送魯朱等至省候質。這個消息，早傳到魯朱耳裏，直嚇得魯鵠魂飛天外，一時沒了主意。惟有埋怨朱賈等：「設策不善，如今鬧出大事體來了，怎麼了結？我們只計及害他，却未曾計及他。有個制台靠山，豈非油蒙了心，被鬼迷住了麼？你們倒還罷了，我花了若大一宗捐費，又容易得了這個美缺，一旦丟去，可惜！可惜！就是回了京，老人家也要埋怨得甚麼兒似的呢！」朱賈等此時皆默默無言，各自相視。停半晌，還是賈子誠道：「雲翁也難怪我等，我們縱設策不善，害不著別人，也犯不着來害自己；亦是定數如此。雲翁即抱怨煞我等，終是無濟。到了這地步，怕也沒用。不如大著膽去見制台，爽性胡扳混咬的鬧他一場，勝負尚未可定。」魯鵠全沒主意，只得仍信了他們之言，預備上省，好歹去碰他娘一頭再議。剛好新任已到，魯朱等交代過印信，又接着撫軍催行文書赴省，不敢少懈，忙收拾動身。賈子誠許春舫，也暗中跟了他們一同上省，打聽信息，好互相計較。這日已抵南京，從龍即委了十府道勘問此案。十府道將人證傳齊，先喚上賈泗詢問。賈泗又從頭細說一遍。道台命他落了供，跪過一邊。即傳南昌縣上堂。寶焜走上行過庭參禮，將品級墊鋪下，向外而跪。道台問道：「南昌府魯守詳參你遇事疎懈，縱囚脫逃。又說勦辦廣仁教，係貪冒他人之功，種種不法，均在罪無可赦之條。雖然寶泗供出係魯朱兩人指示，竊恐寶泗受你囑託的，你可將各節從實說來。」寶焜道：「大人的明見。據魯府憲詳參卑職各款，是非曲直，自有公論。既不能憑魯府憲一面之詞，亦非卑職所可狡賴得過。若依原參之說，竟是指奸爲奸，指盜爲盜，平空陷入入罪。所參卑職縱囚脫逃一款，卑職是有獄官，宋典史乃管獄官，禁卒寶泗，終年難見卑職一面，日日是與宋典史會面的。賄囑一節，不待明言。無論寶泗已招認實情，卽毛三越獄這一夜，却好寶泗告假，此其



弊一也。再則毛三一案，同時被獲者，有五六人之衆；毛三卽然起意越獄，必與衆犯計較，縱臨時倉猝，不及全逃；也該走脫數人，何只有毛三一犯越獄？次日審問衆犯，有云不知者，有云知而不及從行者，供詞狡閃，其中顯有情節。此其弊二也。來日清早，卑職親往獄中踏勘情形，見毛三遺下鑰鑄等件，皆係脫落，并無損斷。當該犯越獄之際，事在急迫，那有刑具仍然未損之理？此其弊三也。現已差衆海行搜捕，毛三難逃法網，有日該犯捉獲到案，卽知底細。至於冒功一節，更係誣扳。彼時卑職訪得廣仁教多行不法，又適值有熊氏身死一案，萬坤在前歷任已經控過數次，既是卑職境內的事，何能不問？况這廣仁教業經蔓延數府之大，若不亟除，竟有不知伊於胡底之勢，尤不容緩。卑職當經稟請營官，下鄉捕捉。嗣蒙各大憲推敍微勞，卑職得邀獎賞，而下鄉各營官，皆有保奏。從去各兵丁，亦均有賞資。卑職若誑稟，如何身先士卒，如何督率兵弁，前往兜獲，方爲冒功。卑職身未離署，久已申明在先。卽魯府憲處，亦有詳文中稟上去，可以核對的。總要求大人詳察，代卑職昭雪冤枉。一寶焜一番話，把那十府道聽得不住點頭。又將寶泗喚上，細問一遍。寶泗執定前供，半字不改。道台始轉喚魯朱二人上堂。此時魯鵠魯朱不在丹墀下，一句句聽的明明白白，直急得渾身冷汗，澆淋心頭。有幾十個吊桶，打水相似。魯鵠惟瞪着一雙白眼，惡狠狠看定朱，恨不能一口把朱不吞下肚去。一原來你用的好人，你說寶泗是你貼己心腹，斷然無礙；如今反幫著寶焜，全行招認，這不是我們怕沒有冤家作對，特爲尋出個寶泗來，抵自己的嘴麼？朱不此時，也急得死活不能，只有低頭嘆氣，自恨眼睛，認不得人，錯把喪門當做天喜。一若說寶泗，也替我幹過幾件機密事，很有心孔，很靠得住；不知今番，怎麼忽然變了，竟順著陳寶焜起來？不是我們該倒灶？一心內又氣又怕，又對不住魯鵠。忽聞上面傳喚二人，只得硬了頭皮，勉強上堂，行過禮，俯伏一旁。道台微笑了一聲道：「陳令所供各詞，你們該聽見了？還有何話說，不妨在本道堂上訴說白明，好待本道轉詳督憲。」魯鵠來時，原與賈許兩人，商議停當，到了南京，爽性混扳胡攪，大大的鬧他一頓，前後不過丟官。倘或託天徼倖，反負爲勝，竟扳倒了個把，也未可料。現在聽了寶焜寶泗等一片供詞，

又見道台句句問到他心坎兒上，弄得一句話都沒的說了。惟有自稱：「該死，誤聽旁人煽惑，害了自家，總求大人矜憐，格外恩施。」朱不見魯鵬不能抵辯，料想自己亦是單絲不成線了，跪在堂階，不出一言。道台即問他道：「你怎麼說？」一連問了幾聲，朱只得回了一句：「聽憑大人處治，一切多是卑職糊塗，情甘領罪，與魯大老爺無涉。」

道台笑道：「很好！你很有胆量到這時候，你還顧念朋友，原甘一人任咎，無奈只怪你作事不密，反害了朋友。此時要代他分罪，分不來了！」又回頭對魯鵬道：「朱尉的話，你也聽見了，並非本道偏袒。」說罷，命各人當堂皆押了供單。寶焜復又稟道：「卑職仍有下情稟告大人作主。卑職到任數日，即聞南昌有四獸之名，是魯府憲與朱史，還有府署幕中賈子誠許春舫等四人。可知魯朱之惡，半係賈許匡助而成。卑職原不應此時訴說分明，是有意報覆，縱然獲咎，卑職也是甘心的。卑職爲地方上起見，死而無怨，却不忍江西的百姓，受他們無數塗炭，不得伸冤。」

道台聞說，忙問魯鵬道：「那賈子誠許春舫，是何等樣人在你署中，作何執事？」魯鵬正在痛恨賈許二人，代他謀爲不周，我代他等十分情摯，他們喪盡天良，爲我做得好事，並不抵賴。遂回道：「卑府署中，實有此兩人。賈子誠係揚州生員，許春舫係本省富紳，卑府因誤信荐者之言，收在署內。并且今番跟同卑府來省，現在寓中。至於他們的惡跡，卑府實在不知，請大人提他們到案訊問，是否就是了。」

道台聽說，即當堂標簽差提賈子誠許春舫二人赴案，立等訊鞫。不多片刻，雙雙帶至。原來賈許二人正在寓中候信，商酌這宗案卷，如何了結。又遣了一名心腹，能幹家丁，雜在聽審人衆中，聽魯朱二人若何回答。道台怎生詢問，陳寶等又怎生扳駁，指實打聽清楚，速來回話。那知差去的家丁，尙未回來，忽然來了幾名道差，不用費事，撲個正著。一面將堂簽取出，與他們觀看，一面不由分說，扯了就走。把他兩人弄得昏天黑地，摸頭摸尾不著，也不知犯下怎麼彌天大罪，纔如此密訪急拿。沿路要問公差們個底細，他們亦含糊答應。到了堂上，原差繳過硃簽，他兩人只得跪在一旁。直聽得道台上面問道：「你兩人叫賈子誠許春舫麼？你們可是魯守的幕友麼？」二人又只得同聲應道：「職員等正是。」道台復冷笑嚇道：「很好！」

你們幹得好事！可知罪麼？我只問你們是個甚麼惡獸？怎生殘害當地百姓？可從直供來。本道開豁你等，若有半字支吾，休怨本道無情。」說著，把驚堂一拍，兩旁差役，喝聲威武，早將賈許二人，魂靈直嚇得飛出腦門，竟不知從那一句回起。這些隱情，道台怎麼又曉得這般清徹？還是賈子誠是個老手訟師，有點兒見識，爬上一步道：「大人問職員們知罪，職員們竟不知犯了何罪。而且大人問是個怎麼惡獸，又怎樣傷人，職員們分外不解。尙求大人指示，不能不教而誅。」道台笑道：「賈子誠，你不要在本道面前故作糊塗。本道也久仰你是個老奸巨滑。你要本道指示，只要問那南昌府衆百姓，就是了。本道也沒有多大工夫和你們扳駁。你們靜候總督大人究辦罷。要辯白，到那裏辯白去。」回頭喝令原差將賈許二人，好生管押，分於兩處，不許他們串供。分付已畢，即起身退堂。人衆各散。賈許猶欲呼冤，見道台已進了暖閣，只得隨了原差下來，到了班房。細問原差，又許了多少好處，纔知道是陳寶規供出他們惡跡。魯鵠又將他們指交出來的。此刻兩人，又怕又恨，痛罵魯鵠不識好歹：「我們爲你耗盡心血，直怪你信了朱不的話，說寶泗是他心腹，我們都沒有帶累著你。寶規扳我們倒也罷了，你怎麼反將我們交案？你既無情，我也無義，你的劣跡，只有比我們多的。爽性明日到了總督親提覆訊之時，也代你和盤託出，是水是火，大家一道兒下坑去。想交出我們，好自家輕鬆身子，豈非是做夢麼？直問你外邊四獸的混名，難不成我們兩人，也有你二人在內呢！」那邊魯朱回到私寓，亦有一番互相抱怨。寶規到了府中，將堂上各情，細稟小儒等人。王蘭在旁點首笑道：「雖然你理正詞直，亦虧在田一力維持，授意於十府道，所以一至堂上，即指定他們虛誣，又將賈許等人羅致案中，一齊詳辦。否則也要細問問你的口供，縱然你句句是實，都不得如此豪爽，一堂清結。遙愆詳了去，在田亦是照詳究辦。只怕魯朱等人，此番除去官而外，猶有後災，也是他們自作自受，何尤於人？只問你在堂上，乘勢供出賈許惡跡，道台即簽提他們到案，不容分割，竟定了罪，管押下來。即此一端，可知從中有人力的好處。若在他處，縱賈許難逃其咎，亦要問你個借私報公，意存攻訐。」小儒聽了接口道：「可不是呢！他們小孩子家，多不省人事。」

初膺民社，全不想報國安民，一味要好強自出頭。這是在田暗中爲力，算得占了上風。嘗見人家十分千真萬確的事，到了臨時，尙有變動；不問你理正詞直，誰有力誰強，那不是白白丟了面孔，損了名聲？小孩子家作事，多宜依規蹈矩，尺步繩趨，沒以爲得了甜頭，下次任性妄爲，必至破敗蹶劣而後已。」小儒話未說完，王蘭雙手齊搖道：「罷罷罷！我不願聽你的這些腐話！你如今年將強仕，而且功成名就，歸老林泉，自然安性樂道，立命保身，不知焜兒們當年富力強時，正好建功樹業。我却賞識他很有胆量，敢於不避嫌怨，不顧身家，卽是個好孩子。你不褒獎他也罷了，反將些迂腐的話，叫小孩子家縮頭退後，可謂老不達時務了！你說他不想報國安民，更爲荒謬。他到任以後，訪出廣仁教，滋害地方；況且歷任多未敢深究，怕鬧出意外之變，焜兒竟稟請營兵捕捉，不然這廣仁教，若不肅除，甚至將來越聚越衆，釀成叛亂大患，亦未可知。這不是報國麼？再則將魯鵠、朱不兩個害民惡吏除去，一方百姓受惠無窮。雖說是他們尋事，焜兒有這個膽氣，把自己的功名性命，視若鴻毛，又順水推舟，扳倒賈子誠、許春舫兩個助紂爲虐的東西，一除幾害，皆以百姓爲重，不以同僚私情爲重。去了魯朱賈許，卽代南昌億萬家黎庶，揚眉吐氣，屈憤頓伸，這不是安民麼？又聞你凡與百姓有礙者，無不力爲芟除；與百姓有益者，無不力爲興復。這多是小孩子家不耽安逸，敢作敢爲。從前你初任江都時，曾與胡武彤、毛知府等人作對，而今焜兒也與魯朱作對，正所謂克紹箕裘，能承父志。你倒說他粗率，不循規矩，難不成要他只以身家爲重，遇事模糊，與魯朱等同黨爲惡麼？我真不解你是何居心。」又回頭對寶焜道：「好孩子，你不可聽你父親的話，現在你父親老顏了，連說話都顛顛倒倒，不日你仍是要回南昌縣任的，你只揀你該做的事做去，儘管大著胆幹，包你不錯，自然循聲卓著，爲一方之賢父母。」小儒指著王蘭笑道：「你們聽聽者，香可不是瘋了？我不過怕孩子們胆大妄爲，叫他各事三思而行。俗說得意不可再往，我何能叫他黨惡魯朱等人呢？而且他是我的兒子，縱幹下如天功業，我只得勉強加勉，豈能稱贊他頌揚他？那可不是成了絕大笑話麼？我不過說了幾句，倒引出一篇議論，連我都教訓下去，你非瘋而何呢？」二郎伯青

等人同聲笑說道：「也難怪者，香爲焜兒抱此不平，本來焜兒這幾件事，做得令人欽佩，你雖不能贊揚他，也不可過於屈抑了他，叫小兒子家沒了興頭。下次幹事，即沒有這般踴躍了。」小儒笑著起身，走了開去道：「罷喇！你們人多口衆，我也難於爭辯。焜兒好，焜兒好，算我不好，何如？」王蘭亦笑道：「自然是你不好。你知道認錯，還算你是好的；沒的倒是我說錯了不成。」寶焜也隨着衆人笑了一笑，退入後堂，寬換衣服，見方夫人去了一切問文，暫且不提。單說十府道退了堂，將人衆口供，敍入詳文，當日即申稟總督衙門，聽候制台若何辦理。那邊雲從龍接到詳文，看畢，甚爲怒惱道：「昏鴿這廝，幾次三番，幸而漏網，全不思改過遷善，仍是怙惡不悛，罪無可赦。該應賈許兩人，也撞在網羅，這不是天意麼？可是他們連天都不容我，若不切實參辦，我也不容於天了。」想定主見，袖了詳文，逕至幕友房中，商議如何科定人衆罪名，好出摺具奏。未知魯朱等人，應得何罪，雲從龍怎生出奏，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二回

飛彈章賈制軍奏事

得私書新御史劾奸

話說雲從龍將十府道的詳文，與幕中各友觀看，商酌如何辦理。內中有一位司奏摺的幕友，江西人，深知魯鴿等之惡，分外比大衆動怒，忙越衆上前道：「此事甚爲容易，明日東翁須要親提人證，審問一堂，然後據實參奏。東翁所慮者，魯道同的面子，然而屬在東翁管下，不容不問。就是魯老也難怪我們，只好怨他的兒子不爭氣。」從龍聽了，即道：「老兄所議是極，奉請大筆代敍一稿，俟明日覆審下來，以便出奏。」那位幕友又道：「東翁出奏，倒要與江西撫軍聯銜彙劾，不然，使撫台置身何地？此番雖是撫台孟浪，亦是惑於人言，東翁也犯不著得罪同僚。」從龍點首稱是。遂傳話房吏，劄飭十府道，明日一早，將此案卷宗人證，多備送本衙門聽候覆訊，不得有誤。一齊無語。次早道裏送到文卷各件，即懸牌早堂候審。寶焜也得了信，亦來聽訊。從龍升坐二堂，喚上人衆，逐一細問，皆與十府道送來原供相符。又命他們加了畫押，復將人衆仍交十府道看管，一面出奏，一面行咨江西撫台，備說參辦人

衆，及彙銜情由。撫台見了咨文，知道從雲龍是立他的脚步，甚爲感悅。又怕魯道同異日怪他，不照看魯鵬，殊不知是姓雲的同你家兒子作對，我亦無可如何。況我到江西撫台的任，全賴魯老之力，現在又有密事相求於他，我必得抄在雲制台之先，發一私函入京，魯老方不怪我。隔了一日，寫就私書一封，歷敘：「此事並非我坐觀不問，無奈連我皆有了處分。況且姓雲的爲人萬分古執，一意與令郎爲難，卽如我和他爭抗，徒然無益，甚至爲令郎加罪」等語。兩後又寫了數行彼此相託的機密事務，當差了一名得力家丁，連夜進京投遞。隨後又具了一函到南京，相謝從龍關顧一切。這邊撫台的話，攔過不提。且說魯鵬覆訊下來，曉得此案從龍必嚴加參辦，非獨自己不得過身，連撫台多要被拖累。若論許賈等人，死不足惜，其奈痛痒相關，唇亡則齒寒，前日一時之怒，將他們扳出，不知把我的罪情都帶重了，此時懊悔無及，不得已寫就家書，打發家丁，飛送京中，見他父親，設法彌縫。又另寄了一函，與他胞弟魯鵬，恐父親惱他疊次胡鬧，不管這件事，叫他兄弟暗中懇求父親爲力。又叫魯鵬四處拜託當道諸位，怕他的父親因是自家兒子，爲親者諱，不便出頭，云云。兩處的私書，均是星夜趲趕，也不爲慢。那知雲從龍的奏章更外，飛速。從龍早料定他們多要到京中求救，若被魯道同預爲之計，做下手脚，豈又不便宜了魯鵬那廝？所以限定時刻，八百里加緊入京的，却比他們的私書，早到一日。魯道同處，雖然見着副本，何敢捺攔？且又不知此事，究竟若何重大，只得呈奏上去。天顏甚怒，卽硃批悉如該督奏請辦理，發了下來。又知魯鵬是魯道同的長子，魯道同很受了幾句申斥，嚇得魯老益發不敢聞問，心內却胡猜亂想，竟不知兒子何由獲咎。雖然雲從龍奏章上說的清清白白，未卜是真是假，怎麼預先沒有書札到我，是何意見？豈非這畜生糊塗到底，情甘束手待斃麼？兼之雲從龍此次的參奏，十分利害，其勢竟難挽回。原來從龍的摺中，將魯鵬等人，誣害原由，細細入奏。又備說魯鵬許多惡跡，怎生與朱世功賈子誠許春舫等朋比爲奸，以致有南昌四獸之稱；其所恃者，父兄威儀，故舊盈朝，倚一官爲護符，視百姓如兒戲，任意酷虐，目無法紀。卽議定魯鵬發遣新疆効力，不准收贖。朱世功賈子誠許春舫等，各革去職銜，杖一百。

徒二年半。禁卒竇泗，雖犯事在前，因其知罪自首，情尚可容，杖六十，枷號三月，省釋。陳寶焜本無過失，着仍回南昌縣任，飭令依限捕獲脫犯毛三等云。魯道同見摺內多有傷動他的言語，又懼又恨，恨的兒子屢次鬧出大事，帶累着他前在甘泉任上，即因朱賈許等人弄的丟官破鈔，落人笑話。此番又同這班人攪在一堆，鬧出事來，難不成離了這班人，你就不能做官了麼？真正不是冤家不聚頭。俗語虎毒不食兒，親莫親如父子，魯道同欲待不聞，又不能眼睜睜看着兒子犯罪，不去挽救，欲要去問，又懼牽連著自己。左思右想，正在躊躇不決之際，却好魯鵬的私書已到，魯道同看了，方纔澈底明白。又怨魯鵬作事因循，既想求我代你出脫，怎麼不趕緊發信來。京如今被姓雲的先發制人，上諭已下，從那裏措手，這不是已成了死症麼？心內好生煩惱，叫了魯鵬回來，與他商議。魯鵬亦因接到哥哥書信，十分着急。父子兩人計較了半夜，竟尋不出一條善策來。也不想代魯鵬全行解脫無事，只求得從末減無如這件事業已定案，復又畏首畏尾，難以着力。不表他父子在私第尋思，該應事有湊巧，也是魯道同父子的惡運已終，又鬧出一樁旁支的事來。今上見寶徵年少有幹，且有學問淵源，在寶錄館當差一年，毫無舛誤，天恩浩蕩，親點徵爲江南道監察御史，兼巡視南城。寶徵自得了御史，格外感仰殊恩，夙夜從公，愼益求愼。今日正在南城巡察，忽見一人，滿身灰塵，飛奔入城，而且形色倉惶，東瞻西盼。寶徵見了，好生疑惑，忙喝令左右，即將此人帶住。那人見有個官兒，喊叫拿他，越發著急，高聲道：「我是有要緊公文，專趕入京的，並未犯法，何以拿我？若就誤了我的公事，我却不管！難道走路犯了法麼？」寶徵也不理他，即在城邊坐下，將來人推到面前，問道：「你叫甚麼名字？從那裏來的？既有公文在身，可取上來我看，果然不錯，即行釋放。」那人聽說要看他公事，忙道：「我是機密重件，何能亂與人看？到了我應投遞的地方，自會取出來。你們不信，跟了我去。實告訴你們罷，我叫牛大保，由江西來的，到魯中堂府內去的。中堂的公事，你們都要看起來，有多大的膽子麼？」寶徵聞得那人說由江西而來，又是往魯道同府裏去的，心內早有兩分清白。呼呼冷笑道：「甚麼公文？又不知是那一案的買囑來了。無論皇親國戚的公事，既

走我地方經過，我皆看得。」卽命衆隨役：「在他身畔搜檢，有何物件，取上來我看。」衆役一聲答應，就來翻他衣服包裹，齊說道：「朋友，有甚麼取出來罷！還要我們費事嗎？」那人猶想拗強，當不起一班隨役，如狼似虎，早在他包裹內，搜出一封私書呈上。寶徵接過看，函面上寫著江西撫署封發，下面又寫火速二字，一連圈了幾圈。背後重重粘裏，知道是封機密私書。拆開內函，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大笑道：「有趣有趣，魯老頭兒今番難逃我掌中了好容易纔尋出你這點破綻。」那人見搜出他身畔私函，直嚇得面如土色，不住磕頭道：「小人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並與小人無干，要求大老爺施恩。」寶徵笑道：「你不須怕，你沒有半點事，此時却不能放你，要借重你的口，到刑部堂上說聲呢。」說罷起身，叫帶了牛大保回寓，分付小心看守，不可大意，也不可難爲他。遂在燈下，連夜修成奏章，將這封私書粘貼在後，好一齊呈了上去，使他抵賴不得。次早，先將奏草送與叔父陳仁壽批改。仁壽現已升到兵部右侍郎之職，看了來稿，連稱：「使得我每見魯老頭兒，多少不公不法之事，卽思參劾，無奈那老東西，奸刁巨滑，各事謹慎異常，不容易尋他的實據。若沒有一定把柄，又恐扳他不到，徒多此一舉，使他提防着我們。難得你得著他如此大憑大據，不趁此時很很參他一本，豈不坐失機會？」昨日聞得邸抄，見雲在田參劾他兒子魯鵬的奏章，因魯鵬誣詳焜兒縱囚冒功，各款起見，多虧在田識破機關，又得了他許多劣跡，把魯鵬那畜生，照例反坐，發遣新疆。若非你在田伯父審清此案，焜兒豈不要受他的冤枉麼？足見天道循環，絲毫不爽。日前他兒子害你兄弟，今日他的把柄，卽落在你手內，可不是暗中鬼使神差，叫你替焜兒報仇麼？其實我陳家並與他魯家無甚重隙，不過因你父親上年在兩江任上，參他次子魯鵬的一點仇恨，殊不知那是公事，不能怨人，只好怨山陽縣的百姓去。孰料小人心腸，另有見解，以爲你父親不願同朝交情，所以今番焜兒放了南昌，恰恰魯鵬做了頂門針的上司，纔鬧出這件事來。加以前次甘又盤先生的原由，焜兒乃甘家女婿，恨上添恨。我久經慮到此處，果不出我所料。然而壞人是做不得的，他兒子魯鵬，陷害焜兒，全屬虛誑，終有個水落石出，立分涇渭，是害人不着，倒害了自己。此時你所



得他的把柄，乃係鑿鑿有據，不怕魯老具有通天的手段，也難翻出你的手掌。你只管放大了膽，去上此奏章。不要害怕，不愁不將他父子一籠腦兒，齊齊扳倒。朝中去了這個蠹國老賊，方得清楚。第一他專於收納各省外官賄賂，買通線索，必致外官刻削百姓脂膏來供獻他。也不知敗壞多少國紀，殘虐多少編氓。目下他家父子的惡孽，不減似當年劉先達家父子，只有過頭，沒有不及。我嘗嘆惡人何以偏偏多出一門呢！寶徵笑道：「姪兒何怕之有？沒有得著他的把柄時候，姪兒也同叔父的意見相同，日日多想和老魯拚這麼一拚。實在他的那些不公不法行為，令人見了髮指。何況現在有了實據，更好着力，還慮唱不出戲來麼？姪兒如果害怕，倒不來同叔父商量了。」仁壽點首道：「很好，我耳聽你好消息罷。」叔姪兩人，又說了一回話，寶徵告辭出來。回轉自己公所，又將他父子如何同朝黨惡，敍說入內，謄了清，即呈送進去，專候上諭發落。魯道同連日愁煩得寢食俱廢，因想不出代魯鷓出脫的法則，那裏知道自家的把柄，已入人手，他真正做夢也虛不及此。這日，忽聞內廷有旨，傳喚立刻就去，不知何故，忙穿換公服，來至內廷。見上面一順兒坐着幾位軍機處王公大臣，兩邊排列著許多小京員等人，好似要勘問甚麼事的光景，急搶步上來，欲待與諸人行禮。早聽上面說道：「皇上有旨，傳問魯道同事件。」魯道同一嚇，連忙整衣向北行了朝參大禮，跪下。又聽上面問道：「御史陳寶徵所參魯道同各款，內有交通外官，私函往來，并納取賄賂一款，情節較大，着該王大臣等傳問。」魯道同跪在下面，側耳靜聽，方知是陳寶徵奏參的，暗暗搖頭道：「這小畜生，好大膽子，居然敢在老虎頭上撲起蒼蠅來，不是我誇張大口，這些捉風捕影的參款，就羅例一千件，放在奏摺上，亦是徒然。我久已防備，也不止一年了。多少風峻嚴厲的老輩，都奈何我不得，又何懼你這新進小子，膽毛乳牙，尚未全退呢。然而這些沒據的空言，只派著我明白迴奏，何至傳喚內廷，如此機密，好似犯了甚麼重大的情形一般。初聞令人可怕，此刻倒覺可笑。多是這班軍機裏的人，沒有見識，小題大做罷了。待此事過後，我也慢慢來擺佈陳寶徵那小畜生一場，只怕我一發手，小畜生即難招架了。你家老子的仇恨，我刻刻在心，久

欲拿你出氣。因為事件太多，未曾理料到你，這是從那裏說起，反被他先踹我一脚去。雖然無損於我，究屬可惡。」正待分辯，復聞上面道：「今有陳御史原參奏摺一道，老中堂可先看了，好逐一承認，有無其事。」說着，擲下原摺。魯道同接在手內，暗笑道：「不用細看，無非水上一棒的話。大凡這起瘋狗子咬人，不過風聞據聞而已，如隔靴搔撓，不著癢處。那些道行淺薄的人，纔得吃你苦頭呢。我也要虛掩故事，看這麼一看，方好扳駁。」遂展開觀看，所有以上各款，魯道同毫不介意。忽見中間一款，參他交通外官，敗壞國政，有江西巡撫親筆私書一封，粘呈為據。不禁吃了一驚。急翻轉奏章，果見原函粘在摺後，從頭細看，恰恰是因魯鵬的那件公案，始末根由，寫得明明白白。書後又寫着彼此關節的話，不須認罪畫供，這就是如山鐵案了。此時魯道同好像被半空中打了一個絕大的霹靂，震得目定口呆，渾身發抖，額頭上汗珠，有黃豆般大，滾滾的淌了下來。自知不妙，忙摘了朝帽，在地上碰頭。上面又問道：「陳御史所奏孰虛孰實？老中堂可明白說來，以便本大臣等覆奏。」魯道同現在有一百張嘴，都分剖不得，惟有匍匐在地，自稱萬死。衆王公大臣，齊笑道：「諒來陳御史所奏各款不虛，老中堂可一齊招認了罷。」不怕魯道同千刁萬惡，到了這個時候，嚇得神昏智亂，只得答應了聲。是「衆大臣道：『老中堂既已全認，可請先回私第，待本大臣等覆奏上去，聽候天恩發落便了。』」又命衆京員落了魯道同傳問口供下來，好進呈御覽。魯道同仍向北謝了恩，戴上朝帽退出。可憐魯道同年過花甲的人，平日多做的心高暢興的事，全以盛氣凌人，那裏受過這等風波？直氣得面無人色，如死灰相似，貼身襯衫，盡行汗透。喘吁吁的站在朝房門首，一手扶住廊柱，略為歎息。見內裏各官，交頭接耳，噉噉的議論。明知說的是自己，此際也無暇過問，慢騰騰走出午門。早有隨來的家丁，上前攙扶，打過車輛伺候。恰好魯鵬亦至，因聞內廷有旨傳喚，不知何故，不放心，特地趕來。見他父親如此形色，很嚇了一跳。忙迎上幾步，欲待詢問。魯道同望他頭一搖，丟了個眼色，即跨步上車。魯鵬知道此事機密，不便多問，也急急的跟了回來。到了府中，魯道同纔走上外廳，即將朝帽除下，使勁的在桌上一摔道：「罷了罷了！今番是丟定了，還

不知這幾根老骨頭，可能好好的死在家內呢！我算走了一世的長江大浪，安然無恙；而今在小夾溝裏失風，豈不被天下人笑煞了麼？嚇得魯鵬立在一旁，反不敢問長問短。過了半晌，方低低問道：「父親究竟何事，如此動怒？內廷是何密事傳問？」魯道同聽聞，雙眼一睜，把桌子一拍道：「什麼事呢！老臉孔多削盡了！」遂將陳寶徵怎生參奏，怎生拿住私書把柄，內廷又怎生傳問，又恨「寶徵這小畜生，甚是辣毒，參我倒罷了，我死也得著了；不過拚這條老命，給他弄去，他連你兄弟們皆參了上去，說我家父子同朝，如何黨惡，直頭要一網打盡，他心裏纔快活。我不知魯家究竟與陳家前世種下什麼冤恨，一結一結的，解不開去。我久經要擺佈寶徵，雖我眼前報覆他老子當日參鵬兒之仇，我只說這件事，算得什麼，隨便甚麼時候，遇著空兒，將他拈掉就是了。誰知他反弄我一下，又在我要害之處，如今懊悔不及。怪我作事因循，可謂養癰成患。」魯鵬聽說，也急出一身冷汗，忙問道：「父親在內廷全認沒有？」魯道同將頭一扭道：「胡塗東西！若是據聞參奏，我還不會分辨麼？無奈有這封私書質住，如何抵賴可得過？也不容我不認。」魯鵬此時，亦顧不得父親坐在上面，不禁雙腳齊躁道：「你老人家這一認是小，一窩兒都下火坑，沒想一個活的，爬得上來了！」此時魯道同被魯鵬說破，好生追悔道：「我認私書往來，也罷了，怎麼連兩個兒子罪名，我多代認下來？可不是老背晦麼？」愈想愈急，惟有痛罵江西巡撫誤事不淺：「你不能代我兒子出脫，我不怪你；誰要你這封書子到我跟前討好？既有書信，怎麼又作事不慎，差這麼一個沒用東西進京，將把柄落於人手，偏偏又落在我魯家對頭手內，我們全家性命，都斷送在你一人身上！試問你寫這封沒打緊的書子到我，有何益處？辦到底你也不得脫鉤，既害了人，又害自己，何苦來呢？」魯道同氣一陣，罵一陣，甚至大哭一陣，鬧個不清。魯鵬在旁，也只落得長吁短嘆而已。廳堂上鬧的沸反盈天，早驚動上房魯老夫人，與魯鵬等妻子，忙出來詢問。魯道同又由頭至尾，備說一番。魯老夫人也十分着急，自己招認私書往來，是有憑有據，無法狡賴；大不該連兒子們的罪名，全行認下：「你的年紀高大，不做官，也不希罕，還留兒子們在朝巴結出頭，將來亦可守候機會，報覆

陳家這麼一來，不是斬草除根麼？魯老夫人，心內一團的委屈，因見魯老氣惱太甚，怕的急出別樣事端，不忍再抱怨他，反忍氣吞聲，用言寬解他父子，命使婢扶了魯道同回後堂少歇。此刻急也沒用，好在聖旨還沒有下來，且從長計較，設法爲要，不能束手待斃。所幸鵲兒等參款，尙無實跡，庶幾可以挽轉得過。魯道同也自覺得身子困乏，遂扶了使婢到上房，寬去外面大衣，躺在床，上帳轉尋思，要想代鵲兒等豁罪，心內好似轆轤一般，滾上滾下的，無片刻之停。將他本身過失，反拋在腦後去了。魯老夫人，又重新安慰魯道同：「不須過急，且去尋條門路彌縫此事，再則不過去官，只求沒有後災，即算萬幸。」一句話，提醒魯鵲，忙喚套車，到各同年世誼前告訴，懇求他等代爲劃策。不提他父子忙的晝夜不安，單說陳寶徵奏摺一上，中外皆知，無人不痛贊他有肝膽，恰恰又得著這般實在憑據，也是魯老頭兒該數倒運。凡有這班御史，多是通消息的，平日風聞得一件半件事，即爭先奏劾，好在所參不實，沒有處分。一遇關係重大的事，便你推我諉，怕先出頭。若有一人出了頭，這些御史打弱的本領，要算一絕。此時見寶徵參倒了魯道同，又聞內廷傳問，如此利害，眼見魯老是爬不起了，生恐被寶徵一人得了美名，即彼此不約而同，一窩風的彈章交上。有的參廣納苞苴，有的參私濫官爵，有的參把持國政，有的參敗亂朝綱。衆口紛紛，所參不一，未了幾位，沒有參款的名目，甚至把魯道同父子如何廣蓄姬妾，用度奢華，縱容僕從的話，都參了上去。却好奉旨傳問的諸王大臣，又覆奏魯道同於原參各款，盡行招認，請旨核奪。衆摺一上天威甚爲赫怒，當硃筆親批：「魯道同世受國恩，不知圖報，所犯各節，罪不容誅。姑念年邁昏聩，著加恩革職，永不任用。其家貲私第，即著該承審王大臣前往抄封入官，不准徇隱。伊次子魯鵲，亦著革去中書，發刑部杖一百，刺配邊遠地方，不准收贖。長子魯鵲，既經兩江總督雲從龍參辦在案，著毋庸議。牛大保著交刑部細勘，有無別情，再行定罪。江西巡撫，即行鎖摺來京，嚴加懲辦。」此道上諭一出，在京各官，莫不吐舌搖頭，說此次辦的利害。平時魯老那般作威作福的氣焰，行不起來了。又有許多受過魯道同父子殘害的，得着這個消息，人人撫膺稱快，唾罵奸臣，應得這種惡報。衆王大臣奉

了聖旨點齊了數十名錦衣軍，直奔魯道同私第。且說魯鵬前往各父執前，訴說此事，要想求他們設法。衆人聽了，無不搖頭。曉得這件事情重大，又聞天威盛怒之際，那敢出頭去撞入網羅？又不好當面回決，多用婉言寬慰道：「我等大家，須要商議個妥善章程，好代尊老夫人分割保奏。此事非同小可，若草率而行，一則怕的反與老大人有礙，二則我等妄自出頭，亦有未便。世兄且請回府，代我等先請問老大人安好，但祈放心，我等明日寫一傳單，約齊人衆，斟酌條萬全萬美的法則，再來報命。」魯鵬聽說，明知他們畏懼，故作推委，生恐人說他們與我家同黨，却也難怪。他們當此風火雷霆之下，誰人不怕牽連？只得將計就計的，先行道謝，或者他們尋著機遇，代我家分憂，亦未可定。臨行又再三諄托了人衆一番，直至薄暮，方回轉府中，將衆人所說的話，稟明他父親。魯老夫人，終是女流見解，信以爲真，喜得舉手過頂，謝天謝地道：「難得他們好心，尙念平日交情，不以我家勢敗，置之不問。果然我家平安無事，就供他們的長生祿位，我也甘心。」魯道同睡在床上，一聲兒都不言語，待他們母子說完，翻轉身嘆氣道：「鵬兒也癡了，何必又空往一場聽他們兩句不痛著癢的鬼話？還有你娘當真相信。目下誰人敢出頭代奏？他不怕說是一黨麼？若是我家做件占上風的事，叫他們襯這麼一襯裏子，那可一呼百諾，無庸費事。甚至有人推的來，賣情討好，亦是人情，大抵如此，不足爲怪。你忙了半日，也該乏了，吃點晚飯，去睡著歇息罷。待我靜靜的想他一夜，有法出脫更妙，否則只好聽天由命。」魯鵬答應退出，這裏衆使婢，擺上晚膳，魯道同那裏還喫得下去。搖搖頭，命一齊撤過，卽叫放下帳幃，讓他安睡片刻。可憐魯老夫人，既捨不得丈夫愁苦，又捨不得兒子獲罪，先聽魯鵬的話，倒覺歡喜。此時重又愁煩起來，迢迢一夜，何曾合眼？坐在帳外，防魯道同要茶要水，命衆婢輪班去睡，替換著上來伺候。只聽得外邊已交四鼓，魯道同在床上猶自翻來覆去，唉聲不絕。天色纔明，魯老卽披衣起身，胡亂著淨了面，漱了口，略進了點飲食。正待親去見一班共過心腹的老同年，皆係當時當道的人，平時又聖眷優隆，與他們商議商議：「我想是凶是吉，竟自覆奏一本，爽性自己直認不諱，隨便或殺或剮，我都情願。只要代鵬兒辯白清楚，就好了。」

「忽見一個家丁，忽忽的上來，回道：『軍機內的各位王爺大人，多到了廳上，口稱奉命而來，請快去接旨。』」帶著若干錦衣軍，把守前後府門，連家人們都不許出外，不知何故。」魯老夫人聞說，嚇得直跳了起來道：「他們來這許多人做什麼？想可會問問底止麼？」家丁回道：「家人也曾問錦衣軍內的人，他們皆不肯說。」魯道同在旁聽家丁說完，即長長的出了一口氣道：「催命的符敕到了！」立起身，止住魯老夫人道：「你問也無益，還說什麼？難不成他們帶了錦衣軍來，你還想不出麼？我去接了旨，你自然曉得。倘有變動，你同媳婦，暫避一避，不要受人家囉唆。」遂叫家丁，速到前廳，擺香案預備，又叫取衣冠過來，忙忙的穿換齊全，大踏步出外去了。魯老夫人，甚不放心，親自扶了使婢，至穿堂竊聽。魯道同到了外，所見仍是昨日傳問一班王大臣，廳口站了多少錦衣軍，一個個擦衣捲袖，盡望著上面。魯道同走至香案前，朝北行了廷參大禮，跪着讀了廷寄，不禁面容失色，忙摘去朝冠，擺在案上，又向北謝了恩，起身對衆王大臣行禮，雙淚交流道：「革員蒙天恩浩蕩，不如斧鉞，已屬萬幸。况陳御史所參各款，革員在內廷，親口承認，夫復何言？但與江西巡撫往來私書一節，其中仍有下情。該巡撫與革員原有瓜葛，他做京官多年，不暗外事，自到了江西，巡撫任上，凡有重大不決之事，多寫信來問革員。後來他又寫信入京，就聞得雲從龍因疾奏請開缺，若此事已定，他想謀兩江之缺，諸位王爺大人明見，人心不足，自古皆然。當他做窮京官的時候，求一外任而不可得，及至簡放江西，身爲封圻大員，也算榮寵無比；他復貪心不足，謀求兩江，可謂得隴望蜀。前番書來，革員即時回答，又很很申斥了他一頓，說他太不知足；且督撫不過一間分別，同是封疆，又何榮於彼而辱於此？再則此等書函，倘被別人看見，不知我與他怎生交通賣法。適值革員長子在南昌府任被參，他又寫信到我跟前討好，書後復申前說，大約因革員申斥過他，所以他多寫隱語在上。此乃掩耳盜鈴，更生情弊。却又被陳御史所得，即參了革員。此事也說不得了，多怪革員居官不慎，人家既有私書相託，亦係咎有應得。故而革員不敢剖白，萬死何辭？惟有革員次子名鵬者，前在山陽縣，蒙恩革職來京，隨後代他收贖了處分，援例捐納中書。此亦革員一時

動了抵牾之情，一則使他等小人兒們，有個巴結；二則捐了京官，可以常在革員身邊，時加訓誨，不致再有妄爲。若說次子從山陽被劾以後，深爲痛改前非，自補缺中書，雖是閒曹，從不敢偶一放縱，兢兢業業，常恐有失。革員又時將前愆訴說，使他作鑑，不意陳御史亦列在參款，說次子與革員同朝黨惡，該御史其中未免有所挾隙，俾次子屈抑莫明。革員敢求諸位王爺大人，俯念無辜，代爲覆奏。革員父子，即殺身難酬大德。革員又欲冒死上一辯本，分割此事，未知可否使得？」說着，便搶步近前，意在屈膝。衆王大臣，忙一把拉住，齊齊微笑道：「老中堂，賢喬梓被屈各情，小弟等亦略有所聞。皆因賢郎等太覺慷慨，不拘小節，致招物議。諒陳御史斷不敢事出無因。然而老中堂亦不致過失如此之多。此皆我等持平而論，祈恕直言。至見委一節，但放寬心，小弟們遇有可言之處，即當代賢喬梓剖白，決不安於緘默，袖手旁觀。再者此時正值天威一怒之下，暫屈賢喬梓目下受點委曲，事後或特沛溫綸，仍舊起用，亦翹企可待之事。老中堂不須過慮，有傷貴體。至於辯本一層，小弟們識見甚淺，揣摩不到，不敢妄參末議。老中堂若可行則行，不行則止。若以小弟們管見，老中堂當此獲咎之際，又係代令郎分辯，更有嫌疑。倒是停一步爲是。還祈大才度量其間。」說畢，魯道同尙未答言，衆王大臣，見天色不早，即翻轉面皮，吩咐廳口衆軍士道：「你們人齊了麼？可將前後門用心看守，不許私放一人出外。到內堂各處細細查抄，若有半點狗隱，你們小心腦袋。」衆軍轟雷般一聲答應，即分頭到後進搜檢，把個魯老夫人，嚇得魂飛天外，哭多哭不出來。索索的一陣抖擻，倒地下還虧魯道同先囑咐過他們，魯鵬的妻子，與幾個大力丫環，把魯老夫人平抬到裏間空房內放下，將門關好。大衆躲在裏面，竊聽外間消息。只說怎麼是好？單說衆軍蜂擁入內，打開箱籠，倒翻衣篋，不問粗細衣服物件，一樁樁搜出，到前廳報數。衆王大臣，命隨來各員，一一登簿核對。連僕婦使婢們的內房，多搜了出來。平日好一座赫赫威嚴的相府，此時鬧得內外哭聲不絕，哀號動天。連衆王大臣，多皺眉搖頭，不忍聽聞。少時抄畢，衆王大臣，又親自帶着軍士們，往各處覆查一遍，防軍士們狗私隱匿，日後查出，我們要耽處分。又分付魯鵬上了刑具，送交刑部發落。衆官

重到廳前，看了看清單上，惟私財最多，竟有百萬有餘。暗暗點頭道：「這老頭兒可稱一把巨手！十數年，被他積聚下如此之多，可嘆一朝化為烏有，還落得萬人唾罵，可不是夙昔枉耗盡心血，不得安享了！」隨即將各物點清，上了封皮，又發下封鎖前後門的條諭。衆官起身對魯道同道：「奉屈老中堂同寶眷至他處暫住幾時，尊府已經封鎖入官，難以棲止。此乃上命差遣，非是小弟們不情逼迫，尙祈原宥。」即叫衆軍士各處搜尋，不准容留一人在內。說罷，衆官各坐轎回朝覆命。衆軍士把男女僕衆，一齊驅逐出外。魯道同到了此際，惟有一包眼淚，幾聲怨氣而已。帶著老妻媳婦等人，也只得出來。衆軍見內裏無人，將前後門用鐵鏈封鎖，上面貼了條諭，方散。可憐魯道同夫妻，皆是一品的身分，素昔高堂大廈，猶爲未足；現在親丁數口，弄得沒地棲身，立在街市。魯老夫人等從來未見過生人之面，連三尺之童，都難入中堂。此刻更形羞縮，回首當年，豈非天淵之隔。僕婦人等有良心的，還戀著不走；那沒良心的，見自家東西，多一併抄完，盡歸咎到主人身上，口內夾七夾八的，連說帶罵一場，另尋門路去了。只剩貼身男女數人，內中有個年老家丁，趕著雇了兩乘小轎，請魯老夫與魯鵬妻子乘坐，又走向魯道同面前，低低回道：「老爺且請到前面蓮花庵內少住兩日，再作計較。都不能立在街心裏，也不成體統。」魯道同點點頭，衆男僕扶著魯老夫，女僕跟著小轎，直奔蓮花庵來。這座庵是魯府香火，所以老家丁不必去說，竟領著大衆前往。此時街坊上看的人，上千上萬，挨挨擠擠，無不拍手稱快。甚至有高聲痛罵的，有大笑叫好的，還有一等輕薄子弟，偷看魯鵬妻子，口內兼嘲帶謔。魯道同目下無力無勢，只有聽之而已。惟叫家人們速走，難道聽他們罵得快活麼？連衆家丁多不敢奈何他們，也只好吞聲忍氣。若在平日，早經不肯干休。可知這班閒人，在魯府興旺之時，亦不敢如此放肆；此名爲牆倒衆力推，樂得醒醒脾，出出素日耐下去的鬱氣。足見人生在世，多要做個好人。譬如魯道同是個好官，而今受了無枉之災，旁觀卽有嘆息呼冤的人，必至痛詈陳寶徵了。現在人罵的是魯道同，讚的是陳寶徵。古言云：「人言可畏，旁論最公。」真正不錯。街市上聞文，不必贅敘。且言魯道同等人到了蓮花庵中，不知如何着落，且看下



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黜奸相朝野同歡

放外官叔姪返里

話說魯道同夫妻，領著媳婦，及男女僕從等人，急急的連跑帶奔，轉過兩條衙街，已至蓮花庵門首。魯道同因何這般忙亂？他因見街市上人，百般笑罵，曉得平昔與他們結怨太深，怕的白白吃了虧，苦沒處叫屈。當這勢敗如山之時，只求人不找我，我還敢尋人去麼？現在到了庵前，心纔放下。老家丁上前叩門，裏面道婆開門出來，詢問明白，入內通報。不多時，當家老姑子，領着幾個徒弟，接出，請衆人到內禪堂坐下。道婆送了茶，老姑子道：「小尼適纔到東府裏去收月米，方知道相爺遭此大故。小尼十分驚恐，正欲親往府內探聽，却好相爺同太太奶奶們光降。阿彌陀佛！天是沒眼睛的，相爺太太，平日真正寬厚慈祥，也不曉得許多人感仰。單是我等佛門中的人，尤爲受福。怎麼這位陳御史老爺，亂說亂講的，上起奏摺來，非是小尼說句不怕死的話，萬歲爺怎生也相信了？豈不要冤屈煞人！阿彌陀佛！相爺太太，不要見惱，這也是年災月晦，數當如是。過個三月兩月，災退時臨，仍當重見天日的。我只怕陳老爺要害好人，不當人子的，是要下拔舌地獄的呢！」魯道同嘆口氣道：「老師父你們是知道的，我家大小人等，從不敢做一件非禮的事。連這班家丁們，我常恐狐假虎威，在外胡鬧滋事，都不時的查問；一有不妥，即行革除。那怕他是多年有功的老家丁，皆不容情。惟有兩位少爺，後生家脾氣，未免口沒遮攔，隨心所欲，得罪人，是有的。我若知道，非打即罵。他們也不過少年心性，各事爭強，至於越禮非分，那些無法無天的事，他們亦不敢做。我亦不容他們到這地步。而今少爺們，年紀也大了，多做了官了，自己皆識得輕重，更外謹慎，不比從前，我還恐他們日久下來，舊態復發，仍刻刻防閑。二少爺在我身邊，無須交代，就是大少爺在江西，我一個月多有三四封信去。我也算怕人議論，饒不着還碰着這位陳御史，參我一本，現在我既不怨天，又不怨人，這要我居心無愧，皇天知道就罷了。」

老姑子聽了，暗暗好笑，道：「我不過替他寬解，故意說這些好話，他倒當真說他是個好人罷罷，像你這樣好人，只求天老爺少生幾位，世上有許多人受罪呢！」外面仍滿面堆歡道：「相爺真乃大度包容，俗說宰相肚裏撐得船，竟一絲不錯。到了這個時候，相爺都不怪人，還是怨命；若是小尼們，沒說受這般天大委屈，稍爲受了人家點子氣，明裏不能奈何他，背地裏燒香點燭，罵都要罵得他七顛八倒的呢！」說罷，又格格的笑了道：「我都糊塗了！我是個甚麼人，怎敢妄比相爺起來？真正螢火蟲兒，想同十五的月亮比光大光小呢。瞎談了半日，多分相爺太太們，還光光的餓着，我只顧說話了，真個該死該打！」遂一疊聲的叫道：「婆快預備素齋，要比往常加倍潔淨精緻。老姑子一篇鬼話，連魯老夫人等多引得破涕爲笑。忙說：「素齋可以不必，隨便甚麼現成食物取些來充充飢。你費了事，我們不安，也吃不了多少。」老姑子笑道：「阿彌陀佛！小尼近來窮得幾乎沒有飯吃，那裏還有上好的東西？不過粗齋而已。外面說着甚麼潔淨，甚麼精緻，還要加倍的好，那多是充大架子罷咧。太太沒信以爲真，從來尼姑子的嘴，皆是這般。」說罷，又笑着。此時連魯道同多笑將起來，少停擺上素齋，雖然是幾色蔬菜，却還精美適口。老姑子陪着魯鵬妻子，另外一席，又叫道婆，邀衆僕婦去吃飯。大衆吃畢，嗽了口，老姑子領着魯老夫人的婆媳，到他臥房內淨面洗手等事。魯老夫人，趁閒卽對他說明，要在寶庵打擾兩日，自當重謝。老姑子笑道：「我的老太太！你怎麼說同我借住起來？可不要折煞小尼麼？平日間請都請不至，難得太太少奶奶們光臨，也算小尼一點虔心。只要太太們賞臉，不嫌荒庵簡慢，房屋狹窄，多住幾時，卽是萬幸。太太若說要謝，小尼少倒不敢領，太太就賞了一萬八千，好俟小尼跳出窮坑，翻一翻身。」說完，笑個不止。又陪着魯老夫人們說了半日話，無非張長李短，一派閒文。少頃天暮，老姑子一面叫備晚飯，一面叫人收拾自己禪房，搬出來，讓他婆媳居住。外邊客堂，安了魯老的臥具。男女僕婦，亦預備羣房，他們住下。晚飯後，魯老夫人，與魯老商議：「須要探聽鵬兒何時起解，好措備點盤費，打發他動身。再則我們在此的用途，及明日回山西的川費，都不能不要的。如今抄完了，一時那裏去辦？」魯道同聽了，半晌方

說道：「不用你多慮，我久經想下了，不過拚我這付老臉，同人家設法去罷咧。」坐了半會，各自回房安歇。次早，魯道同坐了一頂小轎，往幾家至親，與一班老同年好友處訴說，并挪借少許。又與他們計較，要冒死上一辯本的話。衆人聽了，多搖首道：「非是我等阻撓，目下賢喬梓，身負重罪，又係父爲子辯，似覺諸多未便。只有待天心回轉，那時還要旁人代奏，庶乎有濟。此時縱然上頭准了你辯本，那些捧屁股，打順風旗的一班御史，也不相容。以及原參的陳寶徵，更不放你過身。你的辯本，無非申訴冤屈，你若果真冤屈，陳寶徵不是誣參麼？從來御史參錯了人，原無大礙，其奈這件事情重大，關係多人，非同尋常風聞可比。你若辯明了，雖不傷他，他已有了處分。這個時候，成敗攸關，誰肯讓誰？況且他纔參你，你卽辯白，分明有意文過飾非。上頭該准，也是不准的。二來所參不止陳寶徵一人，顯而易見，有衆寡不敵之勢。依我等愚見，暫停一步，相機而動的爲妥。」魯道同聽他們說得近理，不能勉強，只落得一罵道：「我與陳家，本有舊隙，陳寶徵參我也罷了，這班人平時和我莫往莫來，毫無芥蒂。何苦夾在其中，打我痛腿？他們只圖伏陳家的上水，捧聲獻媚的幫助陳寶徵，齊心參奏。試問把我魯道同父子，拖下了馬，與他們有何益處？眞所謂安一經損一臟，我魯道同就這麼老死故鄉，算他們造化。倘或萬一生機，蒙恩開復，有了出頭之日，再來此地，除却他死我亡，我多要拚這條老命，將這班小雜種，一個個斫下頭顱來觀，看看方洩我胸中之恨。」咬牙切齒的惡罵了一頓，只好權爲忍耐這口氣，另圖機會。又往各家走了一遭，仍回轉庵內，各家早打發人過來問候，又送了若干物件，有送銀兩的，有外送男女衣服，紛紛不等。皆視交誼之厚薄，戚好之親疎，送銀物之多寡。魯道同到了此際，也不作客套，一一收下，開發了來人回去。然後盡交與魯老夫人收起。魯老夫人當封出二十兩銀子，給老姑子，先作大衆食用。老姑子推辭了一回，方肯收去。魯道同又遣人到刑部監中，探聽魯鵬消息，并送了些銀兩，與他使用。去的人回來，說：「二少爺在監中，倒也沒甚苦處。所有刑部各位老爺，多瞻著老主人面子，也不十分難爲。請老主人不必挂念，刻下專守江西巡撫，提到審問一堂，卽可了結起解。」魯老夫人等聽了，稍覺放心。又隔

了半月有餘，這日聞得江西巡撫已提解來京，訊明實在親供，又對了私書筆跡，及牛大保的供詞，皆覆奏上去。旨下江西巡撫，著革職發軍臺効力。牛大保杖一百，枷號通衢示衆。魯道同得了信，忙去刑部衙門料理，俟魯鵬起解時，到庵中一走。此乃瞞上不瞞下的事，差人得了他的賄賂，樂得做人情。一日堂上提出魯鵬，照數杖責，准例發遣雲南。又當堂點了兩名長解，給了行批，限剋日起身，不准停留。長解扶了魯鵬下來，卽往蓮花庵來。魯鵬從小狡養，何曾捱過這般刑法？打得皮開肉綻，一步一跛。魯老夫人見兒子這般形容，肝腸寸斷。上前一把抱住，放聲大哭。魯鵬的妻子，分外傷心。因見婆婆抱住丈夫痛哭，公公又在面前，不便上來。一陣心酸，頭昏眼黑，頓時暈倒。慌得衆使婢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到後面，灌了半日，方甦醒轉來。魯鵬見母親如此慟苦，再見父母雙雙站在面前，皆是蒼蒼白髮，所生我兄弟兩人，盡獲罪遠，使父母終日挂念。暮年的人，受不得過於悲苦，倘然一半年中有了參差，我兄弟一時不能回來，既不克養生，又不得送死，豈非罪可彌天大凡極惡之人，一時都有良心發現。魯鵬現在良心畢露，悔恨不及。惟有一頭滾入魯老夫人懷內一哭而已。庵中衆姑子，無不墮淚，齊走上來再三勸解方止。魯道同忙命家丁們好生款待來差酒飯，不可怠慢了他們。魯老夫人雖止住哭聲，一把抓住魯鵬的手，問長問短。又見他兩腿打得這等狼狽，萬分不忍，那眼淚如斷線珍珠，撲撲簌簌直下不止。魯道同也立在一旁，不住的拭淚。魯鵬跪在地下道：「兒子不肖，累及爺娘，罪應萬死。兒子又要遠別膝下，惟望爺娘保重身體，不可爲兒子悲傷。兒子的罪名，尚可減去幾分。」魯老夫人哽咽道：「乖兒子，此刻也不必說你累拖了我，我拖累了你的話。只怨大家的命，都不好罷。我只愁你迢迢萬里，孤身遠去，叫我怎生放心得下呢？」母子二人絮絮叨叨，說個不住。魯道同道：「你也不用囉唆了，讓他到媳婦房裏去，分別分別。你該把他應用的衣物，檢點出來，好交代他帶去穿換。他回家來，是個私意，不能久耽擱的。」魯老夫人聞說，纔鬆了手道：「適纔媳婦見你回來，忽然暈倒，唉他也是個苦命，弄得少年夫妻，生離遠別。叫他怎不傷心！你到後面看看他去，安慰他幾句好話。我代你收拾些衣物，帶在路上，可以

換換。」魯鵬答應，來至後進房內，他妻子睡在床上，兩淚交流。見了魯鵬走進，坐起身，一把拉住衣袖，抽抽咽咽的好半晌道：「我以前百般勸你，不可大意，你只當耳邊的風。如今鬧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丟下我這苦命的人，又沒有一男半女，將來倚靠著誰？再則公婆六旬以外之人，自遭了這風波，日夜悲愁，形容憔悴不堪。你纔也該見過了，直同風燭草霜，朝暮可慮。你既遠出，大伯又犯罪新疆，大姆姆未知可肯回來，叫我這麼一個年輕堂客，怎樣去支持？」說罷，又哭了。魯鵬歎了聲道：「你也不必抱怨我了，我此番悔之莫及，只要你侍奉爺娘，不時寬慰，以代我之職。我若有日歸來，斷不忘你好處。倘竟從此永別，我做鬼亦感激著你。一切都因我拖累你受苦，你往常是個大賢大德的人，諒也不來怨我。」夫妻兩口，唧噥了一回，又彼此對哭了一回，直鬧了半日，魯鵬怕的解差不肯久待，忙止住淚痕，復又叮囑了他妻子幾聲，即往外面來。魯老夫人，早將各家送來的衣服，揀出幾套，魯鵬合身的，打了一個大大包裹。魯道同封了五百兩銀子，給他沿途使用。另取了二十兩，送與兩名解差，托他們一路照應。外有書函一封，是到雲貴總督的，交與魯鵬貼身收好。原來雲貴制台，是魯老的心腹門生，他這個缺，也是魯老代他謀幹的。所以寄書於他，叫他念師生情誼，照看世弟。可以鵬兒到了那裏，不致受苦。又托他遇有機緣，千萬代你世弟謀爲贖罪等語。解差見天色不早，上來催促。魯鵬亦自知難以久留，即叩別父母登程。魯老夫人，復又拖住，一聲兒，一聲肉，哭叫起來。還是魯道同怕的耽誤限期，諸多不便，硬着頭皮，將魯老夫人拆開，叫老姑子們拉到後面去了。便切實囑付了魯鵬一番，沿路小心，冷煖保重。到了雲貴，見了你世兄，自有安置你的處所。第一早寫封平安家書回來，讓你母親放心。大約我與你母親妻子，在這幾日內，亦要打點回轉山西，好在故鄉尚有薄田，可以糊口。不然久住此間，那裏來的日用？不知你罪滿回家，我與你母親，可能看見你麼？你好生去罷。」魯道同說到此處，也滴下淚來。魯鵬此時，如萬箭攢心，淚如雨下，跪倒在地道：「兒子此去，有父親書札，世兄必然另眼看待。父親但請寬心，惟求父親自己調養暮年，母親如過於悲苦，還望父親開導。」魯道同點點頭，扶起魯鵬道：「天將晚了，你們還要

趕出城去住宿呢！家中自有我主張，不須你愁煩。」兩名解差見他父子依依不捨，未知牽延到什麼時候，城裏又不便過夜，若被本衙門知道，我們吃罪不起。遂上來帶說帶勸道：「魯少爺上路罷，哭到明日，都要分手的。你少爺只顧自己說話，全不體貼我們。就是你老人家，回來一趟，我即就著千斤的重担子呢。一經衙門裏曉得，你少爺既不好看，我們是罪上加罪。」說畢，不由魯鵬做主，硬行攙了起身，往外就走。魯道同趕著招呼道：「一路拜煩二位，照應回來我多多酬謝，決不食言。」解差們一頭走，一頭應道：「我們理會得，老大人只管放心。」便脚也不停，一溜烟扶著魯鵬如飛去了。不敢走官街大路，怕的有人撞見，由小巷穿出城門，尋了所寓處歇下。預備來日大早，按站起程不提。且說魯道同見魯鵬已去，也覺傷心，即回身來到後面，見魯老夫人猶自哭得淚人一般。魯鵬的妻子也掙扎著出來，伺候婆婆，陪著在一旁哭泣。正所謂世上兩般悲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雖是俗濫不堪之語，此番魯道同家父子夫妻分別的百般慘境，這兩句倒還貼切。魯道同又勸說了一頓，方纔止住。使婢們服侍魯老夫人，重新勻面掠鬢，早擺上晚膳來。現在大家多覺悽惶，不過胡亂吃了兩口，便命撤去。各悶悶無言，回房安息。惟有魯鵬妻子，夫婦向來恩愛，又同在少年，分外較人悲苦一層。睡在枕上，何曾合眼？整整吞聲暗泣了一夜。次日，即頭昏腰痛，病倒在床。慌得魯老夫人延醫調治。魯老夫人又時時到他房內婉言勸說。過了幾日，始漸漸痊愈。魯道同見媳婦病退，即思量起身，親往各家走辭。親友等人，又告借了若干回來。叫家丁們雇定長路騾車兩乘，一乘自己坐，一乘叫老夫人與媳婦合坐。其餘愿跟回山西的男女僕婦，多雇了幾乘小號車輛，不愿去的，即時遣散。又酬謝了蓮花庵當家老姑子數十兩銀子。道婆等人，皆有賞給。老姑子即忙著整備素齋，送行。魯府一班至親，亦担了酒席，過來餞別。魯道同擇定來日登程。此次不過隨身衣物行囊，其外俱無。早一日，聊為收拾。次日清晨，車輛已齊，魯老夫婦早備下香燭紙馬，清齋果品，在大殿上供佛。因耽擱了多日，不無作踐佛地。道婆忙去撞鐘敲磬，拜罷起身，又與老姑子師徒等人作辭。老姑子說了多少簡褻怠慢，千恩萬謝的話。魯道同見日色已出，即催促動身。衆人皆上

了驛車，老姑子猶欲送出城外，被魯老夫人再三擋住。老姑子對著車前稽首道：「太太奶奶們前途保重，恕小尼不遠送了。」即回身帶著衆徒弟，仍轉庵堂。看官們試問魯道同身居相位，極品尊榮，此時若功成退隱，致仕還鄉，車輛馬匹，固多十倍，就是同朝的大小各官，十停亦要來八停相送，遙想一路上執手臨歧，殷殷祖餞，何等熱鬧。誰知今日乃獲罪被黜，家財盡行抄沒，兩個兒子，又皆充發。雖有幾家至親好友，多不敢公然來送。日前到庵裏餞別的時候，即預先說明，刻下僅有數乘車輛，幾口親丁，七八名男女僕從而已。加以行李蕭條，不堪入目。魯道同前次在街市上，受過一場羞辱，是個驚弓之鳥，又怕有人囉唆，悄悄吩咐衆家丁，保護車輛，飛速出城，愈快愈妙。家丁們領會得主人意思，叫衆車夫把驛馬加上一鞭，飛也似一口氣趕出城外。到了一塊空闊所在，車輛停住，將車上物件，略爲整理。衆人又飽餐了一頓，架上驛馬，直向山西大道進發。走了數日，魯鵬的妻子，復病倒下來。一因思念丈夫，日夜愁苦；二因病體新痊，受不起風霜勞頓。魯道同見媳婦有病，只好沿途耽擱，尋覓名醫診視。所經過的地方，無非鄉村鎮市，那有好手醫家？況且今日這個郎中，明日那個大夫，各有各的見解，各用各的藥品，反醫得病人一日重似一日，勢漸垂危。魯老夫婦十分著急，所幸已入山西地界，離家不遠，便命旦夕趕到了家，不數日工夫，魯鵬的妻子即歿了。魯老夫人，思兒慟媳，分外傷悲。相巧魯鵬的妻子，趕了回來。因魯鵬發遣新疆，不便帶家小同往，差了兩名誠實家丁，送他妻子進京。走到中途，聞得魯道同亦被參革職，魯鵬充配雲南，既然公公小叔，多不在京，沒了投奔，進止兩難。還是魯鵬的妻子，有點見識，知道家財抄沒，二叔又遠配他方，公婆京中難以存身，必回山西無疑。即分付改道向山西而去。到了家中，婆媳相見，說不盡多年離別，敘不盡目下顛沛末了，只落得抱頭一哭。罷休。魯老夫人，見大媳婦回家，又帶著兩個孫子同回，二三年不曾見面，多長成了，不免一悲一喜，減去幾分悲慟。魯鵬的妻子，又從旁極力解勸，漸漸纔將想念二媳婦的心腸，撇在一邊。又與魯老商議，媳婦的母家甚遠，他丈夫又沒有見面，這點小小年紀，一命夭亡，兼之平日，甚爲孝敬你，我媳婦身後，該要大大熱鬧一番，方對得過他。不然，

他在陰司，都要怨你我寡情。好在此時已回了鄉井，還怕什麼人議論我家？難不成再在京中，參我家一本麼？」魯道同也說：「應該如此，你做主就是了。」魯老夫人隨即發出銀兩，叫家丁們分頭延請高僧高道，七七追荐本地紳士親友，多來弔祭。後來直待到魯鵬遇赦歸家，始擇期入葬祖塋。惟有魯鵬死在新疆，因道路甚遠，又沒有親丁同在那邊，跟去的家丁，買了棺木裝殮，擇地安葬。魯老夫婦得了信，又不免痛哭一場。即命媳婦孫兒，挂孝聞喪，招魂致祭。從此魯道同埋首鄉間，領帶兩個孫子，讀書上進，下文即沒有他家交代。這種作惡之家，天不絕其後嗣，就算是他祖宗尚有餘德，一敗之後，焉能再振？料想子孫也沒得發跡的了。單說陳寶徵自參倒了魯道同，聲名大振，人人皆讚他風峻，朝內自去了這個奸相，紀綱一整，內外肅清。有多少屈抑沉埋的，此時盡吐氣揚眉，重睹天日，無不推功到寶徵身上。羣頌他有胆有識，乃少年中之拔萃。適值吏部中奏江蘇蘇松太兵備道缺出，御筆親點着陳寶徵補授。又簡放陳仁壽巡撫江西。一日之中，叔姪皆沐殊恩，同朝人人欣羨。又齊稱他叔姪有此除惡大功，得之何愧？原來陳仁壽力贊寶徵上那奏摺一事，目下各官，俱知其細。仁壽寶徵得了信，也歡喜異常。即預備召見請訓，出京等事。一時間，兩邊公館內，車馬盈門，過來道喜的，絡繹不絕。甘露亦知道此事，忙趕來給他叔姪賀喜。并有家書，托寶徵順寄揚州。現今甘露亦由主事轉陞到兵部郎中，記名以道府並用。過了一日，仁壽叔姪，內庭召見，奏對時，申明請假一月，便道南京省視父兄，接取眷屬。下來，又往各同年世誼處，謝步辭別。衆官皆請宴餞行。他叔姪該去的該辭的，不須細說。到了起程這一日，衆官俱來走別，叔姪力辭方止。惟有甘露，直送到十里以外方回。他叔姪們，一路曉行夜宿，往南京而來，暫且表。再說雲從龍奉到批摺，即將魯鵬、朱不賈、許四人，照例發遣。又札飭陳寶煇速迅回任。各事發落已畢，即聞得陳仁壽放了江西巡撫，實徵得了蘇松太道，忙命備轎，至小儒處道賀。小儒這邊，亦早得了驛報。方夫人等欣喜非常，接着衆親友聞風多來賀喜。正忙着迎送，從龍亦至，衆親友連忙迴避，辭去小儒。同衆人迎接入內，彼此見了禮，各述了幾句套話。從龍即笑對小儒道：「二郎甫經回任，令弟與大郎又榮放



出京，不知你這老封翁，怎生快樂！倒要請教一二。」小儒笑答：「身道：「舍弟小兒們微倖，皆上荷國恩隆，重下報諸位伯父叔父們的福庇。」王蘭便接口道：「若說介臣巡撫江西，徵兒榮放外任，皆係意中之期許。其所奇者，想兒在外扳倒小魯，徵兒在內扳翻老魯，去小魯易，去老魯難，何也？小魯不過一守牧，又有前愆可稽，復加以在田之力；試想小魯縱有三頭六臂之神道，亦難逃法網。若老魯則樹大根深，難以斬伐，且又爪牙耳目甚多，棋布星羅，佈滿中外。在朝多少前輩各官，有骨氣胆量者，亦不乏其人，均扳他不到，老魯之不容易去，可想而知。徵兒雖然得着那封私書把柄，究竟一係新進，一係久踞，若臨時稍為氣餒，顧及身家，即難以舉行。他居然明目張胆，不避嫌怨，參他一本，尤奇者，連魯鵬都羅致在內。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真做得直捷痛快，駭人聽聞。不意這麼一件朝野共服的項大事，出在一個新列言官，年少的儒生手內，叫人怎不欽佩！小儒還說託賴我等伯叔們福庇，其實我等忝居伯叔，自愧難步後塵，真要羞煞若干老輩中人！明兒徵兒回家，我倒要細問問他，怎麼動了參着老的意見，怎麼不待商量，竟鼓勇而行？我却不知他有多大胆量，大約他胆子比身子還大呢！子龍一身都是胆，此語大可借贈。」小儒笑道：「者香未免過於謬獎了！小孩子家，那裏稱得胆量？不過仗着血氣之勇，不計可否，竟冒險而行。該應魯老頭兒倒運，成就了他的聲名。此乃微倖成功，何足爲法？若以者香之讚，直稱讚得他世上寡二無雙的。」王蘭聽了正色道：「小儒此言大錯大錯！我與你交情，勝似手足，所差者，不過你我異姓，你的兒子，即是我之子姪。本來徵兒這件事，實在令人拜服。我豈能學而今時俗，虛褒妄獎？難道我和你還用浮言客套麼？」小儒未及答言，伯青在旁笑說道：「你們不必爭論，聽我分解。小儒雖錯，尙有可原；寶徵是他兒子，者香讚他兒子好，他不能也隨聲附和的說好，必得要謙辭兩句。不知我等一人之交，無須謙讓，此乃小儒之錯。若論者香之稱讚，雖出於本衷，未免亦有大過之處。其中我與楚卿等人生平毫無建樹，甘拜下風。想者香與在田，却非我等可比。在田有平粵寇之功，者香有靖海賊之績，你兩人皇皇偉業，中外皆知。與徵兒之參倒老魯，可謂工力悉敵。」說着，回頭對小儒笑道：「至於

你這位令尊老封翁，雖做過歷任封圻，大廷卿貳，若與令郎比較起來，小儒休怪我直言，尊翁竟要退避令郎三舍！令郎却遠勝尊翁不止十倍。在諸位品評，我這議論可平允否？」伯青說罷，引得從龍等人拍手大笑道：「伯青之說，公平確當，兩造皆可無詞。未免使老封翁有些難處。好在是自家兒子跨灶，猶可解慰。」小儒笑道：「罷罷罷！我從此真要箝口結舌，永遠不敢同你們說話。一經開口，我即有了不是，先在身上，尤其者香更外難纏。說起來，都是長篇大套的，一陣訓責。」王蘭亦笑道：「你不用放刁，本怪你謙非所宜，以致責由自取，難不成伯青也幫着我硬派你不是麼？」衆人又說笑了一回。從龍便作辭回署。晚間方夫人待小儒回後，即說到預備戲酒，請衆親友們過來熱鬧兩日。小儒道：「爽性俟他叔叔們回來，再請客不遲。」方夫人道：「他們回來，不能久住，又要忙着料理媳婦們動身，那裏還有閒工夫請酒呢？不如趁著這幾天，消消閒閒的，請兩日酒，唱數本戲，好得多呢。你請過了，我還要接着請我體己的客。」小儒點首道：「既這麼着，明日就叫外面定席，傳喚班子，一准後日請客。大約四五日，也可請遍了。」一宵無話。次早小儒叫了聽差家人上來，吩咐辦酒定戲。又分頭去邀請親友，無非伯青等陪客。外邊綠野堂，以及園中各處，皆張燈結綵，大開筵宴。小儒請過男客，方夫人又請衆家內眷，忙得內外家丁們，人人無暇。約有半月之久，纔算清楚。這日小儒正坐在書房內查點請過的親友，怕有遺漏，招人愆尤。忽見家丁進來，回道：「二老爺，同大少爺，坐船已抵碼頭，少頃就回府了。行李等件，均已先到，請示在那裏安置。」未知陳仁壽叔叔回家，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唱驪歌繪芳園餞別

催羯鼓留春館猜花

話說陳小儒聞說他叔叔已回，即命將行李等物，權且安置外書房，然後再細爲檢點，發入裏面去。家丁答應退下。小儒起身，走到廳口，看他們一担一担的，向內搬運。又見他叔叔，一同走進。仁壽抬頭見小儒立在階上，忙搶步

至面前，向兄長請安。寶徵上來叩見父親。園中王蘭等人，亦得了信，皆趕過來相見。彼此各道契闊。仁壽又同了寶徵來至後堂。方夫人早在堂中等候，叔姪前後行了禮。仁壽站著，說了幾句，即先自出外。隨後寶徵方請了衆位夫人出來叩見。方夫人見寶徵初入京時，白胖了好些，身材也覺得比先魁梧，心內十分歡喜。姑蘭小姐此時也隨著婆婆出來，立在背後，偷眼見丈夫穿戴著正四品冠帶，氣概沉肅，居然一位大員。自己回想，也是一位恭人了，雖不便喜形於色，心內却萬般快樂。方夫人便問：「何日由京中起身？你妹婿可好？怎麼他還不得外缺？」寶徵一一回答，又代甘露請了安道：「妹夫去冬就以道府記名外用了，因他記挂祖父年老，不肯遠選，要待相離江蘇省鄰近的地方，有了遺缺，他纔肯來呢。若不因這個情由，別說一個缺，十個缺多選著了。大約至遲不過秋冬之間，多要得外缺的。」洛珠笑嘻嘻的，一旁插嘴道：「幾年不見大少爺，格外的威儀好了，真合著一位司道大員。前日二少爺回來，也比從前穩重得多呢。全沒有小孩兒家氣了。甚麼話，而今你兄弟，都做了一方萬民父母，竟是來到什麼地步，即是什麼氣象？」又轉身扯扯姑蘭道：「不說別的，連這一位簇新鮮的道台夫人，多分外端莊了。」姑蘭小姐，滿臉緋紅，捫脫了手道：「姨娘何苦拏住我們開心兒呢！即回後去了。小黛笑道：「你這促狹鬼，是話到你口裏，多要另生枝葉，專會打趣人。你打趣徵少爺，也罷了；朱小姐也沒有開口，你又將他拉上來說笑一番，嘲得人家站不住，跑去了。你說他兄弟脫了小孩子氣，你還不知道扳倒魯家父子一節。據說你家王大人拜服他兄弟，什麼兒似的呢，却不像你見面即打趣他。」說得衆位夫人都笑將起來。寶徵也笑了笑，退出到了廳前，見仁壽早寬去公服，坐着閒話。小儒亦命寶徵換了大衣。王蘭即扯了寶徵，到一旁坐下。細問奏參魯道同的事。寶徵由頭至尾，說一句，王蘭點一點頭，讚一聲好。寶徵已說完了。王蘭猶自點頭叫好，不絕。二郎忙送了一盞茶過去道：「者香，好可叫完了麼？我看你聽的，還比寶徵說話的吃力，頭要不住的點，好又要不住口的喊，我特地送盞茶你潤潤喉，嘯爽性，多叫他幾百幾千聲的好。何故呢？預備明兒寶徵到了任，若再做下一兩件有功於民的德政，配得上你叫好，你

不妨先行叫下了罷，省得日後累贅。」說得廳上眾人皆鼓掌大笑。寶徵也一笑走開。小儒卽命擺酒，代他叔姪洗塵。席間無非議論些京中的各務，更殘酒罷，各回房安歇。仁壽回至玉梅房內，奶娘抱過小姐來見父親。仁壽撫弄了一回，仍命抱去。他夫妻，此夕談不盡別後衷懷，直至四鼓，方吹燈睡下。寶徵回到朱小姐房中，少年夫婦，久別初逢，分外恩愛。次日清晨起身，仁壽分付備轎，到總督衙門。寶徵却不便同去，因仁壽與從龍敵體，寶徵要分尊卑，只得備下手本，來日一人單去謁見。仁壽到了督署，投進名帖，頓時兩邊吹打放炮開門。從龍直接到堂口，攜手入內，見禮分賓就座。各敘別後寒溫。仁壽卽說到寶煇在南昌例應迴避，本該小弟做主，因屬在叔姪，此事惟有請單奏。從龍道：「自聞你放了江西，我卽思量到此處，相巧昨日接到安徽巡撫咨文，知安慶府屬懷寧出缺，懷寧亦是皖省首邑，以首邑調首邑，於例甚合。只有引見一事，須與安徽撫台商量，會銜保奏。俟到任後，再行給咨送部引見。若調缺，又要入京引見，豈不多出一層事來。倒是南昌百姓，平空的去了一位仁愛的父母，懷寧不意得這一位好父母來撫治他們，可見是各處的造化不同。」仁壽道：「二舍姪諸承關顧，家兄及弟等，迄今猶感不去心。一切多仗大力，悉憑尊見，調赴何處何缺就是了。若將懷寧給他，更外好的了。將來大舍姪，亦屬在下僚，尙望栽培。」從龍笑道：「我與令兄，情同手足，卽係分內之事。介臣何得出此套言，見外於我？」彼此又說了一回話，茶罷，陳仁壽便起身作辭，出了督署，又往祝府等處，走了一趟方回。將從龍代寶煇調缺懷寧的話說知，小儒衆人，亦甚以爲是。次早，寶徵來謁從龍，行過禮，稍談數句，卽邀寶徵入內書房，寬去外服，各敘私見之情。從龍卽說道：「寶煇調缺懷寧，你父親等人，以爲可否？好在皖省民情，較江西易治，再則你到上海的任，等你一月假滿，我卽給札你去江蘇省各司道的缺分，要推上海爲首。俗說有金上海之稱，既是美缺，又是個陞缺，你初任得此，倒不容易的。」寶徵答應了聲，是道：「小姪得上海道這個缺，乃上荷君恩深重，又託伯父的福庇，小姪倒不喜這美缺陞缺，所喜在伯父管下，小姪是初任，恐有不到之處，可以得伯父指教。至於舍弟的事，昨日二叔回去說了，家父深爲感激，命小姪先行叩謝。」

改日家父還要親自過來。」從龍道：「此乃公事，何謝之有？你父親也太覺多情了！」又問到參魯道同的一節，及京中一班舊交，寶徵一一答過，方作辭回來。早有衆家親友，聞得他叔姪已回，多來邀請他們叔姪。仁壽一概辭謝，只有幾家至戚，誼不容却，去走了一遭。又專差至揚州，將甘露的家書送去。連日裏面程婉容、小鳳等人，皆住下，沒有轉去。小鳳因玉梅起身在即，不忍分離，恨不能日夜一處的行坐，還講說不盡，所以婉容也不好先回去，即計議到代玉梅姑蘭送行。一則他們遠別，理當祖餞，二則今年春秋過去了，大半爲着七七八八的事情糾纏，都未曾賞玩園子，豈不有負春光？自瓊珍同小憐去後，即冷清了許多，現今玉梅他們，亦要遠行，將來分外人少，沒了興頭，不若趁此熱鬧他兩日。方夫人等聽說，齊齊稱好，即約定來日，在奪豔樓吃一日酒，帶賞牡丹，再叫班小戲子，來在樓底下彈唱，並不用演扮，只要下地串著清唱，似覺雅趣些。比那鑼鼓喧闐，吵得人慌慌的好多著呢。衆夫人議定，便傳話外面預備。外邊王蘭等人，也擇定是日，在綠野堂擺酒，代仁壽寶徵餞行。惟有梅仙五官，不肯附分。他們要合著單請一天。仁壽推辭不脫，只得依了他們。次日，方夫人等梳洗已畢，早旁午時候，齊往園內，見奪豔樓上擺的齊齊整整，一班小戲子們，早在樓下伺候。衆夫人序齒就坐，分着兩席。東邊是玉梅首席，方夫人洪爭儀程婉容，小鳳江素馨作陪；西邊是姑蘭小姐首席，姑蘭本不敢坐，被洛珠強拖硬拽的推了上去。隔席方夫人見他們謙讓不休，便叫姑蘭向衆人告個罪，權且坐一坐罷。朱小姐聞婆婆分付，方肯入座。陪客是聶洛珠、林小黛、沈蘭姑、巴月娥等四人。樓口又安了一席，是巴老、伍氏、穆氏、王氏、宋二娘、錦箏等人。方夫人又賞了一桌酒，與紅雲等一千大丫頭，叫他們在樓後退間裏坐，輪班上來督率著小丫頭們服侍席面。紅雲諸人也樂得借此代玉梅姑蘭房內的丫頭送行。衆夫人坐定，酒過三巡，下面即叮叮噹噹，吹唱起來。此時綠野堂上也擺了兩桌，這邊仁壽首坐，小儒王蘭雲從龍視伯青一席，那邊衆人亦硬行扯了寶徵首座，馮二郎、金梅、仙柳、五官一席。他們也叫了說平詞的耍戲法的，來階下伺候。少停愛文、文雅、雅聽說書的，熱熱鬧鬧變頑意兒的，各隨其便。園內是紅飛綠舞，廳上是醉

月飛觴，連內外的男女僕婦，多忙得如穿梭相似。酒席上無非海味山珍，說不盡繁華富貴。晚間，方夫人又叫在香城綺圃前高低遠近，點了無數五色玻璃羊角等燈，照耀得一簇牡丹花，分外鮮妍。大有臨風欲舞之態。復又添盃洗盞，換酒增肴，將前面窗櫺，全行下落。酒席挪到欄前，一順兒擺開，人皆對花而坐，真乃花容人面，奪豔爭妍。直暢飲到三鼓以後，方散。來日乃梅仙五官的東道，曉得方夫人等，今日沒有酒席，也擺到奪豔樓去，好賞花飲酒。過了這兩日，仁壽寶徵，即打點動身。裏邊玉梅姑蘭，也忙着收拾。假期將滿，仁壽同了寶徵，又往各家告辭。在碼頭上封了十數號官船，仁壽自坐一隻，玉梅同奶娘貼身丫環，另外一隻。其餘盡是幕友家丁們乘坐。寶徵也雇了幾號大船，選定黃道良辰，一同開行。到了臨期，仁壽寶徵，換了公服，先叩別家祠神龕，然後拜辭小儒方夫人等，在堂口坐轎起身。除了小儒不送，王蘭等人，皆送到城外。合城大小官員，及親友等，多來走行，待他叔姪落了船，方纔回城。玉梅姑蘭，帶着人衆，亦紛紛各自下船。兩邊鳴鑼張帆，分道而行。仁壽如今是一省封疆，好不威武。纔出了境，即有江西大小印官，趕上來迎接。一路經過地方，紛紛迎送不絕。到了省城，擇吉接篆，所有到任例行各事，以及專摺謝恩，甄別在省人員等情，無須贅敘。從龍見仁壽起了身，即出奏寶規迴避調任一節，俟奉到上諭，便札調寶規赴懷寧新任。再說寶徵的船，抵了上海境界，早有各府州縣，前來遠接。到任煩文，亦不須交代。蔣小鳳自玉梅動身以後，時時悲感。方夫人也覺得媳婦遠離，又因姑蘭身懷六甲，未知一路平安，甚不放心。多虧程婉容等衆位夫人，百般的從中調笑分憂。適值養珍小姐，從揚州回來，方夫人因女兒許久不歸，見了面，纔算歡喜。小鳳也被衆人勸說，始漸漸放下思念玉梅的一片心事。此時正交四月中旬，天氣留春館前，芍藥大開。婉容便鼓興要賞芍藥，自己先備下東道，請來日看花飲酒。衆夫人難却他的美意，只得允了。便叫小丫頭們，早一日去留春館打掃。婉容清晨即抽身梳洗完畢，過來催著衆位夫人收拾，叫人開了耳門，來到留春館中，見一字擺了三席。因婉容也約下巴老太等同樂一天。今日是家常便宴，不用遜讓，各挨次歸座。使婢們斟上酒，飲過一巡。婉容道：「我們也得要熱熱鬧鬧，難不

成他們去了幾個，就振作不來了麼？況且這啞酒，亦漠然無趣。我想行令分題，費人思索，拈拳猜枚，又太嫌過俗。不若折芍藥花來，打鼓傳花，花到誰人手裏，鼓止了，即是誰人飲一杯酒，這令又公道，又爽快。只要人多，就好行的。我們今日的人，也不爲少了，你們看着可好不好？」方夫人道：「我們就行這傳花令，很好得。叫我家紅雯丫頭，到簾子外打鼓去。」又親到花田裏，折了一枝連蒂夾葉的頂大深紅重台芍藥來，放在席上。小丫頭子，早將一面銅釘密布的花腔皮鼓取到，又在簾外安了一張小座頭，讓紅雯好坐著打鼓。洪靜儀道：「大姐，單單要他家紅雯司鼓，其中難保無關顧。而且紅雯這小蹄子，很會弄鬼，別要我們著了他主僕的當兒。吃了酒，還要惹他們笑話呢。」方夫人笑道：「可不是你瞎子見了鬼麼？這個有什麼關顧？你相信那個，即叫那個去打鼓，並不一定非紅雯不可；別要少停你多吃了酒，說著了我家主僕捉弄。」洪靜儀道：「換倒不用換他；只不許他看著我們，要遠遠的坐了去打，我纔放心。」紅雯聽說，笑了笑，將座頭挪到花田邊牆腳下去了。婉容道：「你們不要鬧旁支兒了，聽我交代行令規矩。就從我行起，做令官的，要吃一大門面杯，再傳花到何人手內，鼓聲住了，此人吃一杯酒。隨口念一句古詩，要中間有一花字；數去花字，臨著誰人，即是誰爲令官，由他傳起。若花到令官手內，鼓止，令官只念一句詩，免吃罰酒；不是偏護令官，他既吃過門面杯，不能再吃罰酒。不然，做令官的毫無好處，還要多吃一杯，未免有苦樂不勻。」衆夫人皆點首道：「此令倒還公道有味，我們好行了。」便吩咐紅雯起鼓，紅雯將鼓架在面前安好，高高揹起衣袖，又將手鐲壓緊，露出兩彎雪白膀臂，拿著一對鼓槌，先在木邊上打了兩下，隨後緊慢自如，次第敲去。那鼓聲打到緊時，如滾珠撒豆一般，甚爲可聽。婉容聞鼓聲已起，便吃了一大杯酒乾杯，照了席，將芍藥花遞在肩下的人手內，一個個挨次傳遞，却却一轉過來，花到方夫人手中，忽然鼓聲停住不打。洪靜儀大笑道：「有趣有趣，古語作法自斃，真正不錯，偏生頭一次，即輪到你停鼓，若有暗使之者。」方夫人亦笑道：「你以爲笑我受罰，不知我巴不得罰這一遭兒呢！足見叫紅雯打鼓，並非有意，亦可見我之心跡，至公無私。」洛珠笑著，搖頭道：「罷啣！快說花字

流轉過令罷！這件小頑意兒，還說什麼公呢私呢？別要笑壞我的肚腸！」方夫人把門面杯吃完，卽念道：「日高花影重，一順箸數去，該小黛行令。」小黛接過花，也乾了一大杯，那階下鼓聲復作，衆人又傳了半晌，花到靜儀手內，鼓住了。方夫人笑念佛道：「幸而此刻輪著了你，沒有話說。若頭一遭兒輪著，又說吃了我主僕的捉弄，縱生出一百張嘴，也分割不清。」靜儀並不回答，舉起酒鍾，一口吃盡，念了一句：「行到中庭數花朵。」衆夫人稱讚道：「這句詩倒甚貼切，不比隨口過令，只要中有花字，真難爲你想得到！」數去該洛珠的令官，亦照樣而行。傳了半日，有輪著一次的，有兩次的，尙有輪不著的。婉容卽命傳了此令，又取了個兩截細雕水磨大方竹筒來，下一層叫小丫頭們在園內採了數十種花來，放下。行此令者，隨手在下層花朵中，揀一枝，放在上層蓋好，使同席衆人去猜。猜著的，令官吃一杯，猜不著的，本人吃兩杯。每人挨行一次，交丫頭止令。所以行傳花的令，總名曰傳花猜朵，必須此令收場。衆夫人見天色不早，隨意進了點飲食，散坐盤桓，那邊席上，巴老太等人，散了席，卽大家到園裏閒逛去了。小鳳又說到玉梅，現在江西，只剩得一人，較之我們，猶覺冷清。遇著花朝月夕，也不過他夫妻對酌，以應故事而已。大約我們在這裏念他，他亦在江西念著我們呢。好說我起身的時候，賞的牡丹，而今又該賞芍藥了。不知怎的熱鬧呢！一說著，小鳳的眼眶兒不禁紅了起來。素馨見小鳳又感動了思念玉梅之意，忙用話岔開道：「大凡人的生命，是最難料的。卽以玉梅妹子而論，當日跟隨小鳳妹妹，乃一侍兒，縱然日後收場大好，也不過配一經紀買賣人家，卽算是出汗泥而登霄漢，不意雲大人存此一番美意，提拔於他，又有個陳大人，附會玉成其事，真正玉梅萬想不到。今日爲八座夫人，固然是他的造化，亦是雲陳二位的好事。俗說女子命如柳絮，隨風飄揚，能高能下，現今他這柳絮，真乃高接青天了。還有秋霞錦箏兩個丫頭，雖不比玉梅妹子富貴極頂，亦可爲青衣中之特出。秋霞嫁了王官，官職雖小，也是一位太太。錦箏配與五官，均是郎才女貌。而且五官本係好人家子弟，如今又捐納了前程，不爲辱沒了錦箏。不知現在這一班丫頭中，可有幾個像他們的？我看惟有大姐姐房內紅雯丫頭，品貌又好，人又伶



倒，將來可以有點福氣。依我的愚見，不如大姐姐代陳大人收在房內，免得發出去配人，未知是好是歹。況且大姐姐，身邊實在少不了他，因主人還沒有開口，他即先意承志的做去，也怪不得你大姐姐疼愛。果然收了房，仍舊如貼身一般，照常伺候做事，否則至遲二年，萬不能再留住他，不配給人了。今年紅雯可是十九歲了麼？」洛珠一旁插嘴道：「可不是呢！真個你我兩人一樣的心思。日前我們閒話，也說過的。陳太太說好是好極了，無如紅雯過於尖刁，又生得有幾分姿色，凡事心高志大，喜事爭先，怕的是日後房幃不和，由此多了是非。我聽他說到此處，就不便再說了，其實與我們毫無干涉。我因紅雯這丫頭，若配個小子及平等戶人家，不免可惜。譬如一朵姣花，落在糞土裏去了。」方夫人笑道：「你們不過爲紅雯生得好，勸我替我家老爺收房，我也知去了紅雯，好似少了一條膀臂。若收在房內，明雖作妾，即如在我身邊伺候一樣，殊不知我的心事，却另有想頭。因爲紅雯生得嘴強舌快，凡事不肯讓人，在我跟前，料想他也不敢十分放肆。怕的沈姨娘，爲人忠厚溫和，背了我，受他牽制，還有我家老爺，生性拘謹，連日前沈姨娘來此，他尚執意不行，恐人議論。目下又有了這等年紀，若再叫他收納紅雯，不言可知他定見是不依的。如沒有這兩層關礙，還待到今日你們來勸我，我久經做下了一洛珠聽了，對著素馨點頭道：「這句話，倒有點意思。陳大人是最古板的。」婉容正在裏間看壁上字畫，忙走至外間，笑嘻嘻向素馨洛珠道：「你們快別要信他鬼話，還虧你們說他說的不錯，其實他是喫楊梅的心重，怎好對你們直說？只得借這一篇大道理，掩人耳目。你們想一想，就是紅雯收了房，要欺沈姨娘，有他這位正室夫人壓住了頭，當真紅雯是三頭六臂麼？」方夫人正要回答，抬頭見巴氏等人，多走了進來，道：「太太們，今日這般高興，還在這裏說話，天好將晚了。」說著，丫頭們早點了手燈，上來伺候。方夫人等即起身，仍由耳門回轉上房。衆使婢將留春館內收拾清楚，關鎖了耳門，各回後進，預備衆位夫人晚飯。少頃，小儒回後，與方夫人說了一回閒話，即往蘭姑房中安歇。蘭姑俟小儒睡下，吩咐媚奴在房內，伺候老爺叫喚，我到太太那邊去去即來。」便悄悄的走過，見方夫人獨坐在燈下出神，忙送了一盞茶。

笑盈盈的低聲說道：「日間祝太太與岳姨奶奶說的話，太太以爲何如？」方夫人笑道：「我已經說明不能的情節，你此時來問做甚麼？」蘭姑道：「太太的意見，我也仰體得出，既恐老爺不行，又恐紅雲背地裏欺負我，這是太太恩典，顧惜我的處在，不然，即是雲太太所說，有太太壓伏住他，還怕紅雲做什麼？太太所慮的，是他暗中挑撥，不及防閒，生出是非來。」方夫人笑著，點點頭道：「你既能領略這情理，還來問什麼呢？」蘭姑又走近一步，笑說道：「非是我瑣碎來問太太。我看紅雲不是個心地不明白的人，太太既抬舉他，給老爺收房，是何等體面；他也知道感激的。而且太太又這般聖明，他敢使心眼兒壓，不過想欺負著我，一來有太太壓制住他，二來老爺也不是那樣聽背後言語的人，我因爲太太各事，紅雲倒分去了一半，我雖來了多年，萬不及他明白。紅雲開發出去，難道仍要太太自己操心麼？我們看著也不安。若要學他，實在又學不上。還有一件事，這是太太的明見，我方敢斗膽說一聲兒。自從添了森兒，不無多出些針線，如把紅雲收房，他即可伺候老爺太太身上的事。我即一心一意的照顧森兒，豈不一舉兩便？若恐老爺執性不允，有太太硬做了主，老爺也沒有說的話。」方夫人聽說，沉吟了半晌道：「你可真是真愿意的麼？還是假話？不要收了紅雲，日後你追悔不及，再到我面前訴苦，我那時可不管的呢？你倒仔細的，心裏思量思量，不要圖此時說得爽利大方。」蘭姑笑道：「太太說的什麼話？我怎敢用假話來騙太太？這件事，我久已有心，不是祝太太們今日說起，我也不好說及。日後就是紅雲真個欺了我，我也沒得怨的。太太只管放心。」方夫人道：「一夜已深了，你去睡罷，且待明日，我自自有處置。」蘭姑應了聲，出來，仍回自己房內。小儒尚未睡熟，便問道：「你在太太那邊好半會，做什麼？又想又議論到甚麼好事兒了？」蘭姑也不答言，即叫媚奴與小丫頭們退出，推上房門，走到鏡臺前，卸了殘妝，轉身坐在床沿上，一面換著睡鞋，一面即將方夫人所說的話，細講了一遍。小儒聽了，雙手齊搖道：「罷了！罷了！我只當你們說的什麼好話兒！原來議論的這些沒要緊的事件，也虧你們好意思說得出口，倘被人家聽得，豈不是大笑話麼？太太斷不會說這句話。他深知我的心性，這都是你的主見，多分你伏侍我。」

的厭煩了，要個人來替替你的手兒，可不是不是呢？」蘭姑聞說，便站起身，擡下臉來道：「奴家這太太的一個人的尊見，與祝太太們商量的，與我什麼相干？方纔太太說與我聽，你問我，我好意告訴你，反說我厭煩伏侍你，我若怕伏侍人，當初也不到你家來了。難不成過了幾年，又懊悔了麼？真正是笑話！」小儒見蘭姑認真，自知失言，忙陪笑道：「我不過同你說笑罷了。看你怎麼樣的，你倒發急，當起真來，你聽聽，好交三鼓了，今夜睡遲，明早又要曠眼睛痛！」說罷，便翻身朝裏睡去。蘭姑唧噥著道：「不說他的話，惱人，還說我好認真發急！」也寬衣睡下。次日，小儒起來，洗了面，正欲出外，見小丫頭進來道：「太太請老爺說話呢。」小儒聽了，即往方夫人房中走過。未知方夫人來請小儒，他夫妻有何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抱衾綢俏婢擅專房 論家事私心先固寵

話說陳小儒聞方夫人相請，即走了過來。見方夫人梳洗已完，坐在房內，同賽珍小姐吃早點心。小儒道：「你們今日起身得好早，多應有件事呢。」賽珍忙起身讓坐，小儒道：「我也隨便吃些罷，省得到外面吃去。」小丫頭即移過座位，送茶設筯。夫妻對面坐下同食。吃畢，漱了口，小儒便問道：「你叫小丫頭請我，有何話說？」方夫人即叫紅雲等退出，笑吟吟的道：「請你大人過來，並無別故，因係大人的大喜，一則道賀，二則特地奉告。」小儒笑道：「你說的話，令人不懂。好端端，我有何喜事可賀？縱有喜事，何以又要你告訴我，究竟什麼事，何妨請教請教。」方夫人道：「你先慢問，是何大喜，且問你，告訴過了你，可行不行？」小儒大笑道：「你的話，說得益發胡塗，我有喜事，怎麼你又慮到我不行？真正牛頭馬嘴，不知是那搭兒！」方夫人道：「然則我說出來，你是必行的。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可我說了，你又改變。」小儒聽了，猛然省悟道：「我明白了！你說的莫非即是昨晚沈姨所說的話麼？」方夫人道：「沈姨娘真是個嘴快，已經告訴過你了！你既早已知道，何以猶假作不解？你看這件事，可不是你的大喜！」

小儒正色道：「你別要鬧笑話了！昨晚沈姨告訴我，只當你們一時的戲言，那知你果然真有此說。你設身處地，代我試想，我如無子，即討個十房八房，沒人物議。現在兒媳成雙，侍立跟前，轉眼大媳婦生下或男或女，你我即是抱孫子的境界來了，還做這些不尷不尬的事，真要笑煞了人。若說少人伏侍，有了沈姨，況且沈姨又生了兒子，更外不合做這件事。雖然多承你的美意，我只好心領罷了。」說畢，站起身，向外就走。方夫人忙止住道：「行與不行，且待我的話說完，何必急急要去？難不成坐在這裏，就硬降住你要行麼？」小儒無奈，復又坐下道：「非是我一定要走，實因你們無故的尋出些事來胡鬧，叫人聽了煩惱。」方夫人笑道：「我們說的話，均是不經之言，難入尊耳，姑且置之勿論。我却有一言，要動問你大人個詳細。你平時常自負一生由讀書以至出仕，又由縣令擢升封疆大吏，無他長處，只有上不欺君父，下能體貼人情。所存你不欺君父，我深為佩服，實係不虛。至於下能體貼人情，這一層，竊恐未必。」小儒笑道：「真正今日被你纏的不得清白，忽然又發起大議論來，叫人萬難揣摸。即如尊言，倒要說明，我何以不能體貼人情？」方夫人道：「大凡能體貼人情者，必當無微不至，甚至出以處世入以處家，下而至於與臺僕隸婦人女子，當無所不用其體貼。若時時和我坐起，較他人尤為親暱者，更宜體貼得加倍入情。方是我將纔勸你收納紅雲，亦為體貼人情上起見。沈姨娘到我家數年，毫無過失，人所共知，並非我私心謬讚。如今又生了森兒，更非新來的時候可比。而且沈姨家世本屬清白，書香後裔，不過他父親不能讀書，做了買賣，也不是那低三下四人家。沈姨因感你究辦祝道生，代他彰雪名節，又救脫了他父親的無辜，認累他，即立志不嫁他人，甘心來給你做妾，報答你的大恩。論他家的門楣，雖不能仰攀富貴大族，也可配個好好讀書之家子弟。何至到我家來低頭作妾，伺候你？我你每嘆許他立心高尚，人品端方，叫我們不可輕視，他這却是你體貼他的好處。殊不知是人誰不望上他到我家來個偏房，乃出於他的誠心。而今既生了森兒，他亦想做人了，惟有望你抬舉他。好在定例，妾生有子，准其封贈。你果真體貼他，代他請下從五品誥封，從此即可揚眉吐氣，不枉他來這一場。你雖說抬舉

了他。他乃明道理的人，見你跟前，並無三姬四妾，必至仍照常的要伺候着你。若叫丫頭們替他的不諳事件，大的又不便當。外人看起來，猶是姬妾一般。就是這班丫頭們，也看他不起。所以我勸你收了紅雲，沈姨這一番責任，即可交卸於他。你若如此做法，方爲真心體貼。」賽珍小姐也笑着在旁接口道：「娘的說話，絲毫不錯，並不是爲的紅雲，全爲的是姨娘。况姨娘來了數年，上下人等，無不稱讚賢淑。目下又添了兄弟，即那初來的時候，待女兒們亦復周到。父親就代姨娘請了誥封，免了伺候，也是應該的，並不過分。」小儒聽了他母女的話，便立起身在房外踱來踱去，徘徊了半晌，道：「你們的話，未嘗無理。我總覺不可無奈，旁人不知就理，若以外面而觀，多要物議。我又何苦來呢？至於代沈姨請封，我亦久存此意。明兒就去與在田說知，給他做下了，也算體貼他來此數年辛苦。你們若慮我沒人伏侍，由今日起，我決不要人伺候，何如呢？」說罷，便忽忽出去。賽珍道：「父親連年還是這般執一的性格，他說不行，隨便怎麼總是咬定牙根，不改口的。」方夫人搖手笑道：「你別認錯了！初時那正言厲色的形容，倒是不行的；以後聽我說出沈姨娘一節苦情，他沉吟了半會，即是他意中可以通融，口內一時轉不過來；不好說纔不肯行，忽然就肯行了，此乃他生平的行爲，我屢試屢驗的。不信，你看我明日叫人打掃屋子，選擇吉日，代紅雲收房，他再不似今日這般絕決的了。」母女兩人正在講論，恰好蘭姑也走進來，討問這件事的消息。方夫人對他說明，蘭姑亦甚爲歡喜道：「昨晚我試探著老爺的口氣，他那般咬釘嚼鐵的不行，還說我怕伏伺他，是我冲挺了他兩句。今早太太說了他一般也行了，少停倒要問他，難道單對我洗清的麼？其實我勸他收了紅雲，不成還妬忌他麼？老爺真看錯了人！」賽珍小姐笑道：「姨娘別要歡喜太過，以爲有了替身，將來父親寵愛紅雲，不理姨娘娘，娘好准備肚皮着氣罷！」蘭姑亦笑道：「我來了這麼多年，姑娘還不知道我的心，縱然老爺不理我，也犯不著氣。只要太太顧計着我，就是了。總不致太太也不理我，而且還有姑娘呢！亦可替我說句公話的。」說得方夫人也笑將起來。三人又閒話了一會，蘭姑即回房去。頃刻，衆夫人皆知，多到方夫人房內問長問短：「新屋派在那裏吉期

選定何日再辦什麼筵席什麼頑意兒請我們？」方夫人笑道：「你們不要着忙，到了那日自有安排。若說熱鬧，却斷斷不可的。我家古怪的老爺，現在怕人議論，還是我一篇大題目，說得他無言可推，纔勉強答應的。他尚肯張大其事，叫旁人通曉得麼？不如待事過之後，隨意怎麼擺酒唱戲，大張旗鼓的熱鬧兩日，那時生米炊成熟飯，他也無可如何，只好任我們鬧去。」婉容先拍手叫好，衆人亦甚以爲然。方夫人又道：「諸位太太，猶要叮囑諸位老爺，不可同他說笑，只當沒有這件事。並非我收名了頭，給老爺作妾，如此鬼頭鬼腦，豈不惹人生疑？既非來歷不明，又不強占硬買，何用怕人呢？不知其中有段原由。你們說我離不了紅雲，也是有的，然而其情尙小。拚着我在衆了頭中揀出一名尖兒，再操心領帶一年半載，即可作副手了。我實因沈姨娘爲人甚好，你們是深知的。若收了紅雲，他便可由此出頭。在別人收名了頭爲妾，毫不希罕的事。若論我家老爺，專在這些聲名情理上考校，好容易被我說行了，只要這兩日，有人取笑了他，他回想過來，竟可又不行的。所以我臨時不肯張揚，亦有所爲。」衆夫人聽說，都齊聲稱是。方夫人待人衆散後，即叫上紅雲，告訴他適纔的話。又切實的吩咐了一遍，各事要謙和退後，爲人宜溫厚和平，敬上恤下，都是要的，方不負我這一番提拔。紅雲聽了，頓時滿面通紅，低下頭，微微的應了一聲。心內却無限快活。暗自喜道：「我就怕的發出去配個小子，要笑倒錦箏秋霞等一千小蹄子呢。如今太太把我收在老爺房內，我也是一位姨娘了，老爺年紀既不甚大，又是皇皇的一品大員，我雖做他的姨娘，也對得過他們了。」便含羞上前，給方夫人叩了頭，回身到套房裏面去躲着，怕同夥們嘲笑。連日方夫人也不叫他來伺候，即命粗使丫頭，將套間搬空，打掃潔淨，又上下裱糊得簇然一新。所有房內應用傢伙物件，均照蘭姑房內的陳設。在方夫人意見，是彼此沒有輕重，又傳話外面，悄悄的喚了幾名成衣，來趕緊做就十數套衣裙。自己穿不著的衣服，揀了若干出來，一齊給了紅雲。又代紅雲添置了幾件首飾，將房內一個半大的丫頭，名叫雙喜的，給紅雲使喚。各事齊備，便擇定四月念六日，天喜良辰，代紅雲收房。是日雖不驚動外客，住在一處的衆位夫人及外面王蘭等人，皆備下酒席。內外

家丁僕婦們，俱各有賞給。閒文不提，直待到念五日晚間，方夫人方對小儒說了，卽扯他至新房來，看各物。原來是一順三間套房，兩明一暗，院落內也種了些花竹等類。對面又有小小一間，一條夾道，另有門從方夫人正房窗下出進，卽不由正房內的門出入，以備早晚便當。方夫人笑對小儒說道：「你細過一過目，可薄待你新姨娘沒有？我自信這起差事，辦得調停，你是那裏來的造化，竟沒費一點心兒，你怎麼謝我呢？」小儒亦笑道：「我倒好被你坑死了！捉弄得我不能見人者，香等人知道，必然百般打趣我，不怪你儘夠了，還要謝你，可是沒有的事。你只好叫沈姨謝你，你體貼他，却是不錯的。」方夫人笑道：「呸！我怎生坑了你，替你討小老婆，並非代你幹下無法無天的事！你怎麼不好見人？你見人家鑽牆打洞的，要討個妾，正室各種吵鬧不行，是有的。沒見我這個爛好人，揠着代你討妾，還要被你說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是我害了失心瘋了麼？你真個不要，我明兒隨便送那個去，有我家紅雯這般人材，還愁沒人討麼？他們尙巴不到手呢，別要過了明日，仍說不好，那可挽回不來的。趁今兒說明白了！」小儒笑道：「罷罷罷！又引出你的嘮叨來！」說著，捫脫衣袖，大踏步出房去了。這裏方夫人俟人靜以後，又叫出紅雯，重訓誨了一頓道：「從此你有了歸著，不比當丫頭的時候。凡事宜守著規矩，不可妄行一步，妄言一句，第一要與我爭口氣。日後你生下男女，我也抬舉你出頭。況老爺爲人，你是知道的，待下極寬而有恩；只要人勤慎，老爺都是喜歡的。你不要倚著寵愛，無事生非，卽負了我同沈姨娘一番美意。再則老爺本不肯收你，我和沈姨娘從中再四慫恿，方纔應允。沈姨娘生性忠厚，你凡事要敬重他，學着他做人。每見人家姨娘聽得老爺又要討妾，深恐人來分寵奪愛，就是嫡室與他多沒生過，還要設法阻撓，何況他已經有子，誰知他並不妬忌，比我勸老爺尤其懇切，甚至爲你都碰過老爺釘子了！也不過因你是我貼身得用之人，是仰體我的意思。可見他的居心，是人多不可及。你別要存心與他一般高下，想欺負他，那我可是不依的！你也不是個糊塗人，無須我深說，自然明白。」紅雯道：「太太但請放心，丫頭蒙太太提拔，恩同父母。太太卽不吩咐丫頭，亦不敢負太太的盛意。」方夫人點首道：「若果如此，我自

當另眼看待。你去睡罷，我這裏不用你伺候。」紅雲答應退出，回到自己房中，寬衣睡下，在被內尋思道：「太太待我，原沒有說的。我是自幼伏侍他的人，今兒又蒙他抬舉，我能不敬重他嗎？況且太太本是老爺的元配，誥命夫人，我怎敢比得上他？惟有沈家裏，他無非早來了幾年，終久是個姨娘，現今不過養了兒子，也沒有別的什麼希奇。可笑太太叫我凡事要敬重他，仍要叫我跟他學做人。適纔太太囑咐我，不好不應他一聲。其實我心裏氣不過！我未曾收房，我是太太貼身丫頭，他是老爺的偏房，即沒有高下了。我今日也做了老爺偏房，倒比他低下了一層麼？太太說他，也苦勸老爺收我，這句話，太太這麼說罷咧，我死也不相信。非是我說句自負的話，我的容貌兒，心眼兒，那件不如他？他靠着在太太面前，百般的好，狗頭屁股，獻殷勤兒，討太太的喜歡，這也不是什麼難事，我也會做的。只要我肚皮爭氣，一半年，也養個兒子，即堵住太太的嘴了。從今日起，他不理會我，我亦不理會他。他若要欺壓着我，那我就不得我了。到那個時候，縱有太太撐著他腰肋，我也不怕。我還有一句不害羞的話，討太太喜歡，都是假的。要討老爺喜歡，纔有用呢。待我慢慢用著心計，將老爺籠絡住了，不去招徠他，那時纔知道我的手段。什麼叫做籠絡？我也不好說的，不過那件事兒罷了。」紅雲想定了主意，方合眼睡去。一宵無話。次日，方夫人早抽身起來，至套間看着小丫頭們代紅雲穿戴齊全，更覺得人材比往常出衆。打扮纔完，早有衆夫人多笑了進來，方夫人忙起身讓坐。紅雲也上前給衆夫人請了安。洛珠先一把拉住紅雲的手，上下細看了一回，笑道：「果然方太太真有眼力，能識得這個寶貝！今兒打扮起來，比那畫上美人，竟不差什麼。不知老爺見著，怎麼疼愛！又怎麼當心坎兒上的肉看待呢！」說得紅雲耳紅面赤，被洛珠緊緊拉住，走又走不開，惟有把頭掉了過去，掙着身子要走。婉容忙走過來，推開洛珠道：「隨便什麼人，你多要囉囉嚇嚇的取笑一陣。不見人家臉多臊紅了！今日他又是個新娘，不比往時，可以答你一言半句；你何苦同啞巴子開心呢？」婉容說着，在頭上拔下一支雙鳳鬢絲，渾金打就的長釵，將來插在紅雲後鬢上，即笑對方夫人道：「些許小意思，給你家紅姨娘添補妝奩，却不要笑話，強如空著兩手。」方夫



人道：「怎麼要索太太賞起物件來？可不要折壞了他古語長者賜，不敢辭，只得權領了。」卽命紅菱上前叩謝。隨後衆家人，皆有所贈，無非簪珥釵環之類。紅菱一一謝過。方夫人便邀著衆夫人，到自己房內坐著閒話。外邊廳上，王蘭等人，昨晚也多知道了，早起，皆著了衣冠，過來向小儒道喜。王蘭道：「小儒這麼一件大喜事，却思量瞞住我們，是何道理？必當公議他條罰款，我方肯干休。要今日先送我三千支棒香，小爲贖罪。不然，我定見不依。我也沒有別法，少停晚間，我高臥新房，看小儒這楚襄王今夜那裏陽台尋夢去。」說得衆人皆鼓掌大笑。二郎忙走近，在王蘭肩頭拍了一下道：「者香，要原諒人情，遙想昨夕，尊夫人該有所囑的。」王蘭亦笑道：「你別要嚷，不要你管。隨他們怎麼囑咐過的，我今日都罰定小儒了，拚着他不過那句話兒，他果真割捨不要，我到可以賞收，斷不至今夕使新姨失所。想我這副面目，也可配得上小儒，若換了你，我就不敢毛遂自荐了。你本有美二郎之稱，我焉能及得上你？」二郎笑道：「者香又發風狂了，我好意提醒你，怎生歪纏到我身上來？」此時小儒被王蘭取笑得坐立不安，便深深一揖道：「萬般多望者香原諒，其中我尚有曲情，改一日容爲細述。沒說你要三千支棒香，就是三萬支，也不爲多。我頃刻打發人辦去，求你不要鬧罷。」伯青道：「這麼就是了，我們每人三千支棒香，過了今日，再罰他備酒唱戲，補請我們。」王蘭聽了，方沒有話說。又背地叫人送信與從龍，少停只聽得外面鳴鑼喝道，家丁上廳來，回道：「雲大人過來了！」小儒躲足道：「又是誰送信與在田去的？這一來，多要鬧的各處皆知纔罷！我想沒有別人，多是者香促狹鬼做的事。」王蘭笑道：「人家來不來，與我什麼相干？我又沒有叫他去，又何以見得他是來賀喜的呢？平日在田也常來的人，不該他今日高興來暗暗你麼？真正好笑。又怪起我來！我此時屈著衆人情面，不同你鬧，卽是十分人情，你別要再引我了！」二郎笑道：「者香不要同小儒胡纏了，小儒快點接客去罷！在田倒好下轎多時。」小儒無奈，只得接到階下。早見從龍大踏步走，進見了面，卽笑道：「恕我來遲，勿罪勿罪！我實在將纔得信的。」便上廳與衆人行了禮，坐下道：「我要怪者香楚卿，你們是早經知道了的，怎麼至今兒纔給信與我？一時

竟辦不及賀禮，只好後補。幸而小儒這邊，若是外人，豈不遭怪麼？」王蘭道：「你不要亂冤屈了人！我們也是今早纔得信的，亦未曾辦著賀禮呢！你若耍怪人，只有怪尊夫人不肯早早給你的信。」從龍道：「何以單怪內子不會給信？我倒不明白。」王蘭道：「過後你自會明白，此時却沒有那麼大工夫告訴你。」即將衆人如何議罰小儒的話說了一遍。從龍笑道：「我也仿你們的例，三千支棒香，改日吃酒聽戲，我亦沒的說了。」小儒請衆人寬了大衣，卽命擺上酒席，入座談談說說，直至下晝時分，裏面方夫人早叫人請小儒入內，說吉時已至。今日方夫人這一進屋子裏，亦張燈結綵，几上點了一對百年富貴通宵絳蠟，當中設着兩副大紅綉金披墊座位，地上滿鋪猩紅氍毹。方夫人也穿了公服，在堂前相待。見小儒進來，便叫雙喜扶出紅綵，先拜了天地祖先，然後請小儒夫妻入座受禮。小儒方夫人各立一邊，紅綵向上深深四拜，他夫妻各回了半禮。又請出衆位夫人拜見。衆夫人再三止住，只行了一禮。方夫人又命紅綵與蘭姑見禮。紅綵好生不悅，只得忍氣拜了下去。蘭姑忙頂禮相還，口內猶連稱不敢。衆人見禮已畢，府中男女家丁，多一齊上來，分班叩見。隨後衆位夫人貼身的丫環，各奉主人之命，上來叩見。方夫人卽叫紅綵平拜，又吩咐衆人改日有賞。紅綵此刻分外滿肚皮沒好氣，想道：「我如今是位姨娘了，這些丫頭雖不是我家的，受他們一禮，也不爲過。若說我不能受他們的禮，何以起先又叫我叩沈家裏頭呢？當着這麼許多人，先給我個沒臉。」越想越氣，又不好形於顏色，惟有心內暗罵道：「你們這一干騷貨，今日討了我便宜去，改一日多要你們加十倍的還我纔罷！」小儒見諸事已畢，仍至前廳。方夫人復叫僕婦，到外邊說：「新姨娘要出廳，請諸位大人的安。王蘭等人齊稱不敢，立意的止住。方夫人便命擺酒，邀衆夫人入座，叫紅綵合席遞了酒，又賞了他個座頭，在末席坐著。前廳衆人，亦入了席。小儒主位相陪，內外直飲至二鼓以後方散。家丁們掌著一對手燈，送小儒來至新房。紅綵見了，起身接入，親手送上茶，一旁低頭侍立。雙喜卽退出來，自去睡了。小儒在燭光之下，細看紅綵，果然姣美。此時又帶著幾分羞態，分外憐人。兩道細細的蛾眉，一雙盈盈的鳳眼，眉梢眼角，又略略吊起分許，竟是宜

笑宜。面若帶紅的齒，口如半熟的櫻桃，腮邊兩個微渦，雖不笑而亦生柳腰瘦小若臨風，蓮瓣輕盈以貼地，縱非傾國傾城色，也算多嬌多媚人。紅菱俟小儒吃了茶，接過茶鍾，便伺候小儒寬了袍帶，睡下自己方對鏡除卸簪珥，脫去外蓋大衣，換了睡鞋，同入羅幃。此夕小儒與紅菱備蓋綢繆，說不盡的恩愛。次日清晨起身，紅菱又伏伺小儒淨面漱口，穿上外服。小儒見方夫人房門未開，便一逕到前廳去了。紅菱始喚進雙喜伺候他梳洗。方夫人房內丫頭也開門出來，喚取茶水。紅菱卽入內請問早安，又到衆夫人房中去走了一趟。這日衆夫人卽過來問方夫人怎樣補請大衆，方夫人笑道：「諸位太太，竟著急得很，多分昨夜睡都沒有睡穩，深恐我哄騙你們，過了吉期，卽不打算請你們了，不知我早定下主意，我想曩日請人，不過盛席唱戲，最爲鬧熱，一則忙人，二則看慣了戲，也沒有意味。不如目下鱒魚正在上市，昨日雲大人又荐了一名廚子來，是蘇州人，極善烹調，他的熏炙鱒魚脍，尤其精美。明兒吩咐他買幾尾頂大的鱒魚，配上數樣清淡的菜，將那上陳的女兒酒，預備兩壺，仍在留春館內起坐，再叫兩名女說書的來對面彈唱。我們或鬥牌，或着棋，各聽自便，似覺清雅些兒。橫豎我備着酒戲的使用，決不討點便宜，可以多頑這麼幾日。你們的意見，以爲何如？」衆夫人未及答言，洛珠先極口叫好道：「有趣有趣，就這麼著，誰人不依，卽罰誰的東道！」衆夫人聽了，亦同聲稱善。婉容笑道：「柔雲何以見得我們不依？這般喉急做什麼？」方夫人卽叫小丫頭傳話廚房准備。來日衆夫人齊至留春館中，女說書的上來請了安，一旁坐着彈唱。衆人各隨意取樂。午飯時，擱上一大盤鱒魚脍，果然比舊製新鮮適口。晚間直到更鼓方散。如是一連聚飲了四五日。前廳王蘭等人亦鬧着，小儒補請了他們幾日。每日都請了從龍過來，席間小儒卽重託從龍代蘭姑請封，又交千金與從龍作部裏的料理使費。隔了半月有餘，早奉到部文，却好這日是紅菱的滿月。方夫人復又擺酒，請衆位夫人與各家親友內眷。若論紅菱滿月，斷不如此熱鬧。方夫人因蘭姑請了誥封，乃是他平生第一件大喜事，須要熱鬧一場，使人衆皆知。蘭姑今日穿着五品命婦服式，愈顯得沉靜整肅。先拜了神祖，然後拜見方夫人等。方夫人卽叫紅菱向蘭姑

叩頭。反是蘭姑一把拉住道：「好妹妹！不要鬧我了！我們本是姊妹，有何分別？」遂彼此對福了兩福。衆男女僕婦，亦上階行禮，各有賞給。方夫人便吩咐人衆道：「你們嗣後一體改稱奶奶，有不遵我說話的，當時攆逐！再則從此府中一切大小事務，我都委了奶奶辦理，你們有什麼事，只要去回奶奶就是了。若有藐視不服的，亦立刻處治你們！大衆可聽清了！」衆僕婦齊聲答應，退下。方夫人又請了伍氏過來，一同起坐。伍氏謝了，又謝道：「我女兒蒙太太高厚深恩，怎生圖報？卽是我夫妻，也感激不盡。」方夫人笑道：「伍老太，你別這麼說。你家姑娘爲人賢淑，人所共知。這幾年，實在又屈抑了他，不過借此，聊以酬答，也不算什麼。」伍氏忙道：「哎喲喲！我的老太太，你就是這句話，不獨我女兒，卽愚夫妻，亦當受不起。」對面謙遜了一會，卽邀請人衆赴席，又留著衆家內眷，用了晚酒，方各自回去。方夫人卽將各處鑰匙，以及內外應用的帳目，全行檢點出來，交與蘭姑。嗣後府中各項事務，均歸蘭姑一人管理。此等閒文，不須細說。單說紅菱回到自己房內，直氣得柳眉倒剔，杏眼圓睜，連聲嘆道：「真正我萬分背晦，連鬼都不如了！好笑太太，竟抬舉得沈家裏甚重，叫老爺代他請封，又叫家人稱呼他奶奶，若有不遵的，還要攆逐！又把府中各事交代他執掌。到底沈家裏有什麼十大功勞，還叫我叩他的頭，何以又看得我甚輕呢？我這口氣，使我怎生捺得下去罷了！我若不將沈家裏擺佈出個樣子來，除非我死了纔得罷休！」此時雖是五月天氣，因節令早行，十分炎熱，紅菱在席上多吃了幾杯悶酒，復很很的受了一頓氣，覺得香汗直淋，一時難止，便叫雙喜去提了水來，伏侍他洗澡。又將竹榻安放在院落當中，打開頭髮，臨風通頭，雙喜侍立一旁打扇。小儒俟前廳散了酒，亦回後進，在方夫人處稍坐了，片刻卽向紅菱房內來。小儒自收了紅菱這一個月中，多在紅菱處歇宿，未曾到蘭姑房中去過。蘭姑生來天性好靜，當未收紅菱以前，本應該他伏侍小儒，以盡姬妾的職分，而今有了紅菱，正好推託。又因現在請了誥封，復接領了方夫人向來管理府中的一切重任，倍宜端重，每次小儒要在他房內住下，蘭姑必婉言回却。至於方夫人處，起初蘭姑進門，方夫人卽不容小儒在房裏歇。日前又討了紅菱，更無須交代了。小儒亦樂

於在紅雲處歇宿。紅雲爲人柔媚，他又居心要籠絡小儒，床第間百般恩愛，枕席上萬種綢繆，把個小儒逗引得蕩魄銷魂，以爲漢武帝之溫柔鄉，不過如是爾爾。大凡人生誰不貪色慾？小儒惟有不去鑽穴踰牆，若是自己妻妾，焉有不喜愛的？他又非王蘭二郎等人可比，他們是久慣風情，視爲平等；小儒雖然有妻有妾，皆是名門世族之女，盡其夫婦之情而已。若紅雲曲意承順，閨房之樂，無微不至。紅雲又是個解得風趣的丫頭，仗着幾分姿色，加倍的修飾動人，甚至眉目之中，多能顧盼通情。沒說小儒身所未經，目所未睹，好似耳朵裏平日都未聞人道過。今一旦領此滋味，覺天下之大，莫有過於紅雲了。所以小儒竟視紅雲如性命一般，恨不能終日行止坐臥，一刻不離。紅雲見小儒已入迷圈，全副心肝，多被他籠絡得牢牢切切，不至走脫。反各事恃寵驕傲，或喜或噴，或親或遠，好叫小儒把握不定。始則小儒不肯拂他的意見，繼則又不忍違他的情性，心內有了那不肯不忍的兩層念頭，以至小儒每事倒將就紅雲起來。小儒進了房，見紅雲在院落內納涼梳頭，便挨近身坐下，笑道：「你洗過澡了麼？」紅雲的頭髮已經梳通，即叫雙喜代他盤起，又沏了熱水來擦洗了手，將雙喜手中的扇子取過，親自與小儒搨着道：「我洗過多時了，你可洗過沒有？我叫雙喜兜盆水來伏伺你洗澡罷。你如果嫌費事，即澆抹着身子也好。」小儒道：「今日天氣不甚過熱，不要洗罷。倒是靜坐著，趁着風涼最好的。」雙喜聞小儒不要洗澡，便送上兩鍾茶，放在竹榻旁。一張小几上，即回到自己房內，關了門洗澡去。現在雖然沒有月色，恰喜迴廊上挂了四盞水玻璃燈，一齊點著，照映得院落內如白晝相似。小儒見紅雲頭上隨意盤了個鬆鬆的髻子，插著幾朵素心蘭花，上身穿件白蟬翼紗湖。鑲雲對襟汗衫，內襯大紅宮紗綉金抹胸，下着水綠一色寬鑲暗花實底紗底衣，束着一縉鵝黃迴縵，脚下穿着淡紅練羅平底鳳頭便鞋，愈顯得肌理玉映，嬌娜出塵。把小儒直從心眼兒裏愛將出來，笑咪咪的，目不轉睛，望著紅雲。好半晌，紅雲抵著嘴笑道：「你不認得我麼？好端端的爲何只管看著我？看的人怪不好意思的。」小儒笑道：「我看你是愛你，這一身打扮，再配上你這般人材，真是無處不宜，無處不好。」紅雲笑著，將頭扭過道：「我不信你

這些假話！你別要哄我！你既說我好，我與奶奶比較起來，誰好呢？」小儒道：「你與他各有好處，不同。他好在端莊，你好在流麗。」紅菱點點頭道：「我與太太比較呢？」小儒道：「那可差得多了！太太乃大家女子，專在沉靜嫺雅上取法，又非在美字好字上著重了。」紅菱笑道：「然則太太奶奶還是比我好了？」小儒道：「並非比你好。你們三個人，皆是一般的好處，其間各有所取，不能一律而言。說出來，你急切不得明白。」紅菱道：「我怎麼不明白呢？太太的好處，我也自知不及，他是世代官宦家小姐，而今又是一品誥命夫人，我原是個丫頭出身，縱有萬般的好處，怎生比得上太太脚跟？我不過故意問着你頑罷。若論奶奶爲人，你說他好在端莊，我也相信得過的。不是我說句罪過的話，可惜被太太弄壞了他，未免美中不足。」小儒笑道：「怎麼太太弄壞了他？我倒不解你這句說話。」紅菱道：「說也無益，若被太太聽見，還只當我妬忌他呢。」小儒道：「出自你口，入於我耳，又沒第三個人聽見，太太怎生曉得呢？難道我把你的話告訴太太去麼？可不是你多慮了！」紅菱道：「其實告訴了你是沒用，你又做不得主。既然一定問我，告訴了你，可不許對人講呢？」遂挪一挪身子，挨近小儒耳畔說道：「將纔太太當着衆人交代奶奶一切家務，你是親眼見的。太太當了數十年家，上下人等毫無怨言，沒說太太委係公正無私。即太太有所偏袒，這一班內外家丁，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此乃人之恆情。現在臨到奶奶主持家務，雖有太太吩咐過了，這班人皆是口頭答應，未必心裏肯服。奶奶若辦的好，毫無話說；如稍有偏枯不勻，你聽著罷，人的嘴多要說歪了呢！並非奶奶有意做錯。古語君子尙有三差，奶奶又是初次當家，遇事都有些羞手縮脚，人不原諒奶奶是無心之錯。要說奶奶纔得了志，即有意剋削我們，又不是除了太太，就非奶奶不可。我說句自負的話，我自幼跟隨太太，眼睛裏見的，耳朵裏聽的，不比奶奶好些？每有小件事務，太太即叫我去辦。譬如今兒太太把家務交給於我，我都不敢接手，何況奶奶猶不如我呢？還有一說，我在太太身邊多年，人知道那些不能行的事，即不來瞎碰釘子了。現今換了奶奶，又知他是生手，好歹多要來回這麼一聲，看奶奶如何發落，就如考試著奶奶才情一般。奶奶來了這幾年人

多稱贊他賢德。待下有恩，因他不是當家人，各事多不去預聞。只有遇見疑難的事，還要原諒一句。所以人家即見得他好了。此時接了這當家差使，不要三月五月，包管他即有了怨聲。饒不著太太那樣聖明人，猶有背後議論。時語說得好，世上三般最難事，教書管獄與當家。我說太太弄壞了他，並非別事，可惜他數年的美名，要因這當家上開除去了。」小儒聞說，不住的點頭道：「你所慮甚是。不如待我明早同太太說聲，保舉你做名幫辦。若遇有棘手事件，你也好暗中指使，免得奶奶做錯了，被人家怨恨事。小人要說太太委人不的當呢。」紅菱聽了，雙手齊搖道：「好祖宗！你饒了我罷。若是太太著人衆委我接手，那是沒法的事。好好的委了奶奶，還沒見他做錯了一件半件；倘或他有過人的才情，比太太還辦得井井有條，豈不是好明兒？你平空叫我去幫辦，分明是今晚挑撥你的了，要分奶奶的權柄。一來招奶奶妬忌；二來我何苦閒着不用去，尋着事件操心勞神的呢？我原說告訴你不得，你一定諄諄的問我，又不好不告訴你。可是你纔聽了，即要生枝生葉的去鬧好祖宗！你千萬不要說罷。」小儒沉吟了半晌道：「那也不難，你不過怕奶奶說想分他權柄，我明兒着我的意思去，與太太商量，若派你幫辦更好。否則，太太另委別人，同他合辦，多隨太太的定見，也不說你說的，可不是沒有你的事了？」紅菱猶自搖頭道：「在我看，還是不說的爲是。你若執意要與太太計較，我也不便阻攔。如今我是你家的人，也巴不得府中各事嚴整的，規矩難不成只顧我的私情，廢府裏的公事麼？我是怕遭人的忌，你若要說出是我的主見，那可要與你沒開交的。」說着，聽牆外早交三鼓，小儒道：「再坐片刻，即有露水了，我們去睡罷。」紅菱叫進雙喜，收拾了院落內竹榻等物，回房安歇。次日清早，小儒已醒，翻身坐起，見紅菱猶自臉向外沉沉的酣睡，身擁着桃紅羅夾被，上身露出雪白似的兩臂膀，一手託腮而臥，一手搭在簾上，胸前的抹胸，因夜來睡熱，腿下了半邊，恰好露出一對粉光玉滑細軟香溫的膩乳，只好容握。如那帶雨海棠，籠烟芍藥。又想到紅菱昨夜所說之事，四面安詳周到，全沒一毫爲着自己私意，他的一顆心，何以這般玲瓏剔透？怪不得太太喜歡，叫我收他作妾。這樣人，我怎麼能不疼惜？小儒癡癡

的想了半會，又不忍去驚醒了他，輕輕的穿齊衣履下床，走向窗前，隔紗見雙喜業已起身，坐在門檻上，斜披著小衣，在那裏纏腳。小儒不便出去，咳嗽了一聲，雙喜知小儒起來，忙一陣的將腳帶胡亂纏好，扣了小衫，開門出外。少頃，提了茶水進來伺候。小儒洗了面，聽得那邊正房門亦開，小儒便由耳門走入方夫人房內。方夫人也在那裏梳洗，見小儒進來，笑問道：「今日好早呀！」小儒道：「昨晚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躊躇的我半夜都沒得好睡，特地過來與你商議。」便走近窗前坐下，將蘭姑初次不諳當家，恐被人議論的話說了一遍。只沒有說出是紅菱的意見。方夫人點頭道：「你竟慮得周到，我倒一時失於檢點。昨日纔將家事交代蘭姑，何能今日即另行換人，而且也沒有別人可以配得上替我的手。有了我想紅菱跟我多年，各事還懂得幾分，不如叫他幫着蘭姑，一舉兩便。你道可好不好？」小儒聞得方夫人派紅菱幫理，正中心懷，暗暗歡喜，便道：「我也這麼想，除了紅菱，竟無別的人好幫他呢。」方夫人即叫丫頭出去叫總管梁明進來，我有話分付他。原來這梁明，亦是小儒家鄉帶出來的人，今年有五十多歲，為人老成樸實，作事可靠。小儒本使他在浙江照應田地，因雙福隨了寶焜前往江西，即叫梁明到南京派他爲外總管，督率一班執外事的家丁。梁明上來見小儒方夫人請安，垂手站立一旁。方夫人道：「昨日已分付過你們，以後府中各事，均去回明奶奶辦理。設或奶奶有別的事絆住了，你們又要回話，又不能緩的事，豈不就誤了麼？現在叫新姨娘幫着奶奶，你們有事，或去回明奶奶，或回明新姨娘，似覺順便。一切專主，仍是奶奶。你下去，可知照他們一聲。」梁明答應退出。小儒即起身來至蘭姑房內，說明方夫人派了紅菱幫理家務等事。蘭姑正在籌畫着自己，是生手，怕的做錯了，被家丁們笑話。今聞方夫人派紅菱幫他，反歡喜異常。蘭姑那裏曉得是紅菱暗中的指使，便道：「真太太體諒我到萬分，我正愁這重担子挑不起，難得有妹妹替我分担了去，好得很！妹妹又是熟手，更外合宜。我昨日就想同太太說，怕太太說纔抬舉我，即偷起懶來，却好太太派了妹妹幫我，我真要輕鬆了半身子。」小儒、蘭姑信以爲真，毫不生疑，也笑了笑，便向前廳去了。梁明到了門房，聚齊衆家丁，囑咐他們適纔



方夫人所說的話。內中有個家丁道：「梁伯伯，如今府中的事，難辦了。昨日太太委了奶奶接管，我們倒喜歡的。奶奶待人甚好，又能體恤下情。今日忽然又派了新姨娘，幫理我們，到底回那一頭話？是好？平時太太當家，他即做副手，不知太太好招架，反是他難招架，各種挑剔搜尋，又會多心。我們一有了事，失錯，去回了太太，不先到他面前挂號，他就挑撥得六國不安。偏生太太那般聖明，要信他的話。現在奶奶又比太太矮下一層，明說是他幫理，其實即是他獨辦了。奶奶本來忠厚，還肯占他面子去麼？太太又分付仍歸奶奶專主，我們究竟先回奶奶去？還是先回他去呢？不是難住我們了麼？」衆家丁正在議論，又聞內裏傳話，奶奶叫梁明上去呢。梁明應聲即往後進來。不知蘭姑喚梁明又有何說，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爭鼠牙雀角起微嫌

解鶴綬貂蟬歸故里

話說梁明來至蘭姑房外，站在簾前，聽裏面分付。蘭姑道：「將纔上海來信，大少奶奶於本月中旬生了一位小少爺，老爺太太十分歡喜，又不放心，大少奶奶身體可否健旺，欲打發個的實人，到上海走遭。太太說，即叫你去，所有外間各事，叫別人暫行帶著罷。這裏十兩銀子，給你做路費，還有書函禮物等件，俟晚間預備齊了，你再來領去。好明兒一早動身，限你來去十五個日子。老爺還分付，你的姪兒阿瑤，人還老實，將他提進來，管理那邊園子。每月費，照內執事的家丁一樣開發。叫他今夜就將鋪蓋搬到園子裏上宿去。這是老爺的恩典，調劑他。當此內差，比他在外邊，跟你吃盪閒飯，好多着呢。只要各事謹慎，老爺仍可提拔他。最要緊，是衆位太太家的丫頭，每早到園內摘花，却不許他與那些丫頭們饒嘴饒舌的，若犯了這個因由，不獨立時撻逐，仍要送官重處。那連你都不好看。你下去，須切實的知照他一番。」梁明連聲應答。見蘭姑沒有話說，方退下來。便將阿瑤叫至，告訴他上頭派了園子裏執事。原來這阿瑤是梁明的胞姪，幼無父母，跟著梁明過活。梁明在浙江管田，即叫他下鄉催取租籽。後來梁

明調到府中爲外總管，也將他帶來；求了小儒，暫叫他隨着梁明習學，如果勤謹，再派他差使。阿瑤今年十八歲，雖是鄉間人，却長得姣好，如女兒相似。且又天性伶俐，見景生情。小儒倒很歡喜他，有心要提拔他當名內差。生恐他外貌雖佳，心內糊塗，所以叫他跟着梁明習學規矩，已有了半年有餘。小儒見他各事沒聲沒氣的做法，每日不過打掃前廳，及園子裏覽餘閑等處地方，或有時上來伺候著送茶送水，從未見他和人高呼大叫一聲。因晚間小儒與方夫人商議，叫梁明到寶徵任上去，卽想到阿瑤身上。又直管園的家丁患病出去，不如提上他補這一缺。便說知蘭姑在內執事，衆家丁內添上阿瑤名字。梁明回到外面，收拾預備起身，卽刻喚進阿瑤來，告訴他：「蒙老爺恩典，派你管理園子。從今你有了執事，又有了月費，須要各事當心，不可偷懶，辜負老爺的提拔。」又將蘭姑分付的話，一一分付了阿瑤。阿瑤聽說，也喜歡非常。卽去檢點行李物件，好晚間搬到園子裏值宿。早有衆家丁得了信，忙過來與阿瑤道喜。又聞梁明出差上海，便大衆公分備了一席，請他叔姪不提。蘭姑打發了梁明動身，卽往方夫人房內來閒話了一回，仍轉自己房中，將內外應支應放的款目，以及衆僕婦丫頭的月費，每人所執的差使，逐件看了一遍。該緊該緩的，各分了次序。看畢，收過一旁，便叫媚奴道：「如今太太派我當家，卽添了許多事件，你也要當心些，不比平時吃飽了飯，就引著哥兒到各處頑耍。以前太太經理，是新姨娘做副手，現在你也可以替我分勞。再則太太又派了新姨娘幫我，怕我諸事不諳，我倒巴不得有這麼個人幫襯，我亦可少煩些心呢。你們切不可存了意見，與他房內雙喜爭高爭下的。要知同是辦的府中的事，有什麼彼此可分？大凡人家主子們不和，多因下人各分疆界的原故。那怕外面回事的人多去回他，不來理我，可知他也要來與我商量的，他都不能獨斷獨行。我今兒預先的對你說明白了，別要將來鬧出些不打緊的閒情，一則惹人笑話，二則太太面上也不好看。同是太太委派的人，能說誰好誰不好呢？倒叫太太心內作氣，說我們不識抬舉，好意將家事交給你們，你們反爭競起來，塞我的嘴。嗣後你只要當心做我體己的事，一概閒是閒非，你都不要去管。好在有我調排，好歹多不干你的事。」媚奴

聽了口雖答應，心裏很爲不服道：「可笑老爺太太，既委了我家奶奶當家，又委紅菱幫理做什麼？若說怕奶奶不諳，好些大不得了的事，不過每月給發應用的款目，與我們同夥的月費，這多些呆事，我一個人也會做的。最氣不過，是紅菱那騷貨，自從老爺收了房，他卽大模大樣，裝出主子的面孔；我們去叫他，只鼻子裏哼這麼一下，別見他娘的鬼罷！兩個月頭裏，也與我們一般的人。現今太太抬舉他，給老爺收了房，亦不是做了什麼皇封誥命。我家奶奶，雖也是位姨娘，却非他可比，原是好好書香人家的姑娘，底子既不低，目下又生了哥兒，請了誥封太太以下，卽要推我家奶奶了。奶奶向來謙和，不肯得罪人，叫他聲妹妹，是瞞着老爺太太的面子；可惡他也一時半刻的，叫奶奶聲姐姐。他是什麼人，竟敢放肆，同奶奶並肩稱呼！我若是奶奶，久經給他個沒臉了。奶奶今兒分付我，不許和他房內雙喜爭論高下；別的事，我都聽着奶奶，惟有這一節，我却難遵命。紅菱那騷貨，如好好的尊敬奶奶，遇事多來商議，自然他是太太派來幫理家務的，一切應當顧問，我也不去計較。他若自命熟手，各事擅自辦理，把我家奶奶不放在眼裏，那我可要不依的。不過卽時攔逐出去，也沒甚希罕。我都要爲那騷貨，惡惡的羞辱一場。至於雙喜，更不必交代。我比他早來這府中多著呢。初來的時候，太太還叫我們替他梳頭纏腳，雙喜趕着我們叫姨娘，猶不理他呢。此刻纔派在紅菱房裏，當大丫頭的他，如果也狗仗人勢的要占我們的強，那可怪不著我，一刻都不能容耐他的。先打了他，隨後再回太太，拚着不吃這府內的飯，他也不能安身。只要他們別碰到我手裏，是他們的造化。」

不說媚奴暗地想定主意，轉眼已六月中旬。梁明早由上海回來，見小儒銷差，又代寶徵姑蘭請了安，在懷內取出寶徵的稟啓呈上。恰好蘭姑等人均在堂前。小儒接過，高聲念着與衆人聽。兩內無非請問父母的安好，敘說自己任所的政事民情。隨後又說到姑蘭身體甚健，新生之子，乳名取做滬生，言其在滬濱所生。兩尾又代姑蘭請衆位夫人的安，并知小儒新納了紅菱，亦問了好。又送紅菱兩色針線，以作賀禮。紅菱在旁聞說，喜形於色，暗想道：「若少奶奶這樣做人，方算周到。本來他待人甚好，從不託大。」便上前笑向方夫人道：「怎麼少奶奶賞起我針線來？」

我又沒有東西去孝敬他！信後還問著我，叫我怎生當受得起呢？」賽珍見紅菱揚揚得意，不由肚皮裏好笑，便笑道：「大嫂子也曉得，姨娘是父親的紅人，寄這兩個針線來，亦是趨奉姨娘的意思。所謂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紅菱聽了，紅著臉道：「姑娘又來給人開心了！我算什麼，也配得上趨奉麼？」說罷，拿著針線，轉身回房。賽珍原是取笑的話，見紅菱訕訕而去，好生沒趣。待要借話發作他兩句，想了想，又恐有傷老父之心，只得忍了去。賭氣到洛珠那邊閒話去了。方夫人見紅菱如此笑落女兒，心內大不受用。小儒雖然目擊情形，竟難以插口。既不便吃，喝寵妾，又不便說女兒不好。執着書信，呆呆的出神。蘭姑見方夫人臉上現出不悅之色，忙用話岔開道：「梁明，這麼大熱天，在路上行走，也很辛苦了。求老爺太太賞他十日八日的假，讓他歇息著，再仍舊當差。」小儒道：「使得爽快，給他半月假期，接著秋涼，再上來當差罷。」梁明上來叩謝了小儒等人，方側身退下。小儒袖了書函，亦向前廳而去。方夫人對蘭姑道：「你到聶姨奶奶那邊去，問聲上年他家哥兒戴的九獅戲毬的帽子，倒別致得有趣，去問他怎生做着的。你暇時做一頂，寄與添生兒戴去。」蘭姑答應了，即到洛珠房內。賽珍見蘭姑進來，便一把扯他坐下，細說將纔的原故道：「你看可氣不可氣，而今這賤人，很有身分了。我若不是耐事的，與他一般見識，恨不得要給他兩個巴掌。」蘭姑笑道：「罷，那樣子，還計較他什麼？不是我說，姑娘何等身分，他也配得上說話麼？故而折得七顛八倒的起來。」蘭姑幾句話，連洛珠都被他引笑起來道：「你沒有來，我即勸姑娘好半會了，他究竟出身微賤，好容易爬到高枝兒上去，不知怎麼纔好呢！我看他斷不敢有意挺撞姑娘。後來想起陪禮，還來不及呢！」蘭姑笑道：「你別謔斷了腸子罷！一陣鬼話，把我正經事多鬧忘了。太太愛你家哥兒上年戴的那九獅戲毬的帽子，要與你剪紙樣去，偷閒做一頂給滬生去戴。」洛珠道：「我因人家多戴着獅兒帽子，便翻改出個九獅戲毬，是隨手剪做的，那裏來的樣子？你現在派了當家差使，怎有閒工夫去做那個頑意兒？俟天氣涼爽，我也要做一頂給蕙貞去戴，你去對太太說，不嫌我手脚慢，明兒順手給滬生做一頂罷。強如你巴巴的做這一頂帽子。」蘭姑即向洛

珠深深萬福道：「你若肯代我做，真正好的很了。改日我備樣時新佳肴請你，又算代你洗手。」三人正在說笑，方夫人打發小丫頭來請他們，說：「太太在馮太太房內，因外面送進來的上好孝陵衛瓜，請小姐奶奶同去吃呢。」賽珍聞說，即與蘭姑往小黛後進來。且說紅菱回到房內，將針線在桌上一擡道：「我也不希罕這兩件東西，反引得人家譏笑！我難不成我就不配大少奶奶送我針線麼？而今多力霸爲王了，是人是鬼，都要學著刻薄人。」雙喜笑着道：「非是我丫頭亂說，奶奶也太好多心了！縱然小姐說錯，還要瞞着太太面子。」紅菱睜著兩眼道：「太太便怎麼？俗說重孫有理告太公，他女兒當着人衆譏笑我，給我沒趣，我亦會當着人給他釘子吃。若畏首畏尾的，我尙忌不了許多。這邊怕人說，那邊怕人怪，將來我還想在這府裏出頭麼？」雙喜正待再說，忽見外面的家丁，執著一張單子進來。雙喜忙迎出房外道：「你來做什麼？」家丁道：「我適纔回奶奶的話去，媚奴姑娘說奶奶到王太太那邊去了。偏生這一宗支款，外面立等着開發，特地來請姨奶奶的示，請你姑娘將這單子送上去。姨奶奶瞞着，就知道了。」雙喜接過單子，轉身入內，送與紅菱。紅菱在房裏早聽得明白，取過單子，看了看，是請支本月的月費。陳府的規矩，向例多在月半前後支放。末了又開著一款，衆男女雇工夏季的犒勞。原來府中，除却外執事家丁，及太太們貼身大小丫環，尙有十數名雇工；外邊男的，專於搬抬打掃；內裏女的，專於漿洗縫綴，與粗重事件。這些雇工，多雇的是附近鄉間的人，一交夏季，即要告假回家，做農工生活。府中夏季分外事多，又不能沒人，即定下例，愿去者聽其自便，不愿去者，鄉間要另雇別人代做生活，這一分工價，府中酌給若干，賞與本人。此乃陳府中格外體恤人情的意思。到了六月中旬，那去不去的，已有定見，便可發給這項款目。紅菱看畢，冷笑道：「幸而那邊奶奶不在屋裏，我也拾得一件事來辦。你們不見我屋門外青草都生了麼？可見你們多是慣伏上水，最勢利的人。雙喜去對他說，叫他將單子存下，待我核算，停刻來領這一宗銀子。」雙喜掀簾走出對來人說明，那家丁亦聽見紅菱在內發話，應了聲，把舌頭一伸，脖子一縮，掉轉身一溜烟飛跑去了。紅菱即叫雙喜將算盤取過核對了兩遍，珠數

相符，共該一百有零銀兩。分付雙喜道：「你到奶奶那邊，兌一百二十兩銀子來。若問你什麼用處，你說姨奶奶知道來兌的，少停送帳過來。奶奶不在屋裏，即叫媚媚，你兌給你再說，立等要用的，不可遲誤。你若改了我半個字去說，我知道了，仔細你的皮肉。」雙喜咕嚕着，捧開籠子，走出道：「我改你的話做什麼？你若叫我殺人，我也殺去，好在有你抵擋呢！」說着，便一逕來至蘭姑房內。相巧蘭姑猶未回來，媚媚在窗前坐着整理針線匣子。見雙喜走進，忙起身讓坐。雙喜哭喪的喉嚨道：「你快兌一百二十兩銀子與我，不要遲誤了，帶累我的皮肉吃苦！」媚媚聽了，全然摸不著頭緒，不禁撲嗤的笑了一聲道：「你這蹄子，多分瘋了無故的，同我要起銀子來怎麼？我不兌銀子，你的皮肉，又要吃苦，我竟不懂你說的那一搭兒的話！」雙喜仰著臉喊道：「我和你要銀子做什麼，我真正瘋了！是姨奶奶叫我來要的。他這麼吩咐我，我即這麼告訴你。我知道他要什麼呢！你除非去問他，纔得明白。」媚媚聽說，方知是紅雯叫他來的，斷非無因而至。又聽他說的不清不白，便沉下臉道：「你還是和我說笑，還是當真你家主子叫你這般來說？若是和我說笑，你又十分著急，若是姨奶奶叫你來說的，沒說奶奶不在屋裏，我不能專主。即是奶奶在屋裏，也沒見不說出款目來，單要銀子，怎麼好上帳呢？可不是笑話麼？你說叫我去問他，纔得明白，倒是煩你問明白了他，再來兌銀子。」說罷，仍坐下理那未完的針線，不去招保他。雙喜被媚媚搶白得紅透耳根，回身即說道：「你不發銀子，干我甚事？何苦給嘴臉！我問我就問明了再來，看你可發不發。」便回到紅雯房內，將媚媚的話，逐細說了。紅雯不由的大怒罵道：「媚媚小娼婦，他也消不起我麼？以為他家奶奶當了家，連他都長了身分？我要銀子，自有我的用處，難道要報細數給他聽麼？好大面孔的小娼婦！我倒要親自問他去！」雙喜道：「姨奶奶別要去罷，媚媚那張嘴，比刀猶快，我們當了頭的，被他數說幾句，不值什麼。若姨奶奶去，也被他數說了，那纔犯不著呢。」紅雯被雙喜兩句話挑得滿腔火發，站起身，望著雙喜啐了一口道：「呸！沒中用的該死東西！我怕那小娼婦麼？這屋子裏一隻狗走出去，給人家打了，我都沒臉；還虧你阻攔，我不要去他，大不了是我府中的丫頭，就是太太說

出這些話來，我尙要去請問聲呢。」便喝令雙喜跟著，急急的來至蘭姑房內。媚奴抬頭見紅雲氣生生的走進，明知雙喜回去說了什麼，他來淘氣的，便仍然坐着不動，且看紅雲怎生開口。紅雲見媚奴並不起身，氣上加氣，指著媚奴的臉，問道：「你既在府中多年，可知道主子下人的尊卑麼？我叫雙喜來取銀子，你不發與他，還要說他，是何情理？我要銀子，自然有款目去用，你要問長問短的，不成我落己麼？即是我落己，只要開得出帳去，干你的屁事也。輪不上你來盤查我，究竟是太太叫你不發，還是你家奶奶叫你不發的？爽性明兒回了太太，就派你當家，豈不省便？」媚奴聽了，立起身冷笑一聲道：「姨奶奶，這話是同我說的麼？你問你家雙喜去，他來也不說長短，即要銀子，我知道要什麼銀子呢？況且奶奶又不在此裏，叫他去問個明白來，這也不爲數說。他若早說出是公款用的，我早趕着送過來了。你問他牙縫裏多沒有迸出半個字來。姨奶奶若說到落己不落己的話，更外扯淡。銀子是府中的，真如姨奶奶說的，干大家的屁事。這些話，沒說回太太，就是回老太太去，也不至殺下頭，問充軍。我也沒有說我是當家的，又沒去鑽謀這個差使，不過奶奶叫我幫著記記數，寫寫帳，亦未曾有礙人家的眼目，吞吃人家的口糧。還遭人家妬忌麼？至於主子下人的尊卑，我怎麼不曉得？我是當丫頭的出身，不明尊卑，還是個人嗎？若一定要分什麼主子，什麼下人，主子也是下人做的，下人也可做到主子，什麼希罕的事？若是老爺同太太他們，纔是生來做主子的呢！不叫人敬重，人都不敢不敬重他們。其餘柳木桌子，柳木凳，一般的高下罷了。」紅雲聞媚奴句句含譏帶刺，說著自己痛處，直氣得面如紫漲，使勁把桌子一拍道：「你這娼婦，有多大身分，竟敢挺撞我起來？我倒要問你主子去，是誰仗你的腰窩兒？」媚奴聽紅雲破言罵他，也將針線匣子往床上一摔道：「姨奶奶，你的口內，要清淨些！你見著誰是娼婦？沒有養著漢子，沒有和男主子睡在一處，都不怕人議論我？若是娼婦人家，也不見得不是娼婦。同是一般的人，一樣的出身，別要裝出主子的體面來，恐嚇我這些旁枝兒的主子，我眼睛裏還沒有見著呢！」說着，便哭了，嘴裏也夾七夾八的亂罵。氣得紅雲直跳了起來，奔上去要打媚奴，被雙喜夾腰抱住。紅雲回手即亂

打雙喜，喝罵他鬆手。雙喜忍痛，死也不放。媚奴亦要近上來打紅雯的嘴，問他那媚婦二字，怎生講說。對面幾乎交手揪扯。早驚動蘭姑房內兩名雇工女人，趕進來在當中橫著身子，左拉右勸。紅雯媚奴，又欲同去回明太太。正鬧的沒開交處，早有小丫頭們見他們鬧得大了，飛風去報信上頭。方夫人忙帶了蘭姑前來喝住兩人。方夫人道：「好好！你們竟要造反了！我這地方，還配不上你們大呼小叫，究竟因什麼事情？」媚奴一面哭著，一面將前後情由回明。紅雯也搶上來說了一遍。方夫人聽說，臉多氣白了，也不問他們曲直，先喝叫雙喜跪下道：「你這小賤人，到底怎麼兩邊撩撥的，須從直說來。若有半字虛浮，先揭你的皮！」嚇得雙喜跪在地上道：「太太的恩典，這不干丫頭的事。丫頭並沒添說什麼鬼話，不過照直的兩邊說了，却是我的口快。」方夫人道：「我不問別的，只問姨奶奶可是叫你這麼去說的？還是媚奴造言生事？」雙喜道：「太太明見，這些話多是有因的。來者不善，答的有意。若問丫頭細情，姨奶奶同媚奴姐姐話也多的很，丫頭一時記不清白。太太即將我活活處死，我亦只有這兩句話。丫頭何敢捕風捉影的亂嚼？」方夫人聽了，早已明白。紅雯係有意去尋事媚奴，並非媚奴撒謊。又問道：「姨奶奶話，是有媚奴回你的話，也是有的了？」雙喜點頭應道：「也是有的。」方夫人便指著雙喜道：「你這小賤人，很不安分。即著姨奶奶心內有氣，叫你去取銀子，不許說是什麼款目上用的，你就該背着對媚奴說明，乃衆雇工夏季的月支貼費，媚奴見是公款，也不至不肯兌與你。縱然你不敢違拗姨奶奶，媚奴叫你問明白了再來，又說奶奶不在屋裏，不能專主，他亦是正理，並不會歪派了你。你回房，即說媚奴不好擅兌銀子，待奶奶轉來回明了，立刻送來，可不是兩邊皆沒的說了？你倒好兩邊的話，一字不漏。雖說不是你添造鬼話，却是你搬弄是非。始末原由，皆因你而起。本當重重處治你一頓，姑念一經問你，尙未抵賴，今日這責罰，權寄在你身上。下次若再說話，沒有輕重，不問好歹，信口的亂嚼，被我曉得了，兩罪俱發，決不饒恕。你可從此要小心些！」雙喜應了聲，扒將起來，蹶着嘴，站在一旁。紅雯見方夫人喝罵雙喜，句句皆是暗說的他。又見方夫人並未說着媚奴不好，心內大爲不服，便說道：「太太別



要冤屈了雙喜，委係我叫他去這麼說的。我想同是一家的人，還怕脫空了銀子麼？隨後再開明款目，給他登帳不遲。以前我給太太照料各事，亦有做過了，纔回太太的。媚奴若果是曉事的，即該同雙喜過來，問個明白，也不見得我不告訴他，誰知他罵着雙喜回來，俗語打狗要看主面的，我縱有不是，亦不應他借著雙喜發揮我。媚奴未免眼睛裏太沒有了尊卑，不知我是太太派著幫理家務的，他睜不起我，即是睜不起上頭的主子，我也自知心直口快，遭人家的忌，其實府中亦沒有多少事，有了奶奶一人經管，又有媚奴做著副手，也很夠了。趁今兒當面回明太太，從今我不問這府中的事了。我何苦強極在裏頭，有礙人家眼目？今日是小爲發作，不過挨一場罵，將來怨結深了，還要被人家算計，都難說的事。」說著，又回身指著雙喜，咬牙罵道：「多是你這下流該死的東西，帶累我受人家欺負的！我叫你去討銀子，你自然背了我，到這裏浪充什麼當家副手的擺場，人家纔不能容你的！」紅雲尙未說完，早把方夫人氣的坐在椅上亂抖，一聲斷喝道：「你在這裏支派著誰？還是說奶奶仗著媚奴欺你，還是說我責罰雙喜不公？你說媚奴眼睛裏沒得尊卑，怎麼趕得上你，你這裏說的話，那裏派你指雞說犬的罵人？無論是與不是，都不容你插嘴！你跟我十數年，該深曉得我的性格，從不喜歡人挑三撥四的暗箭傷人。我豈不明白，你有心尋事媚奴？到底你如今是老爺的人，所以單責罰雙喜，存留你的臉面，你倒在我面前放肆打罵丫頭，下發別人，我只問你叫雙喜去向媚奴兌取銀子，又分付他不許說出什麼，媚奴自然不肯發給他，他仍推到奶奶不在屋裏，不便專主，他也算情理兼到的了。你反橫着心腸，前去與他吵鬧，揪打自家先失了主子體統，還爭競人家什麼呢？你說媚奴睜不起你，此時你又睜得起我麼？我知道你現今做了姨娘，不比在我身邊，很長了身分。你去問問人家，姨娘可似你這般沒有規矩？若說你不願幫著奶奶當家，難道府內的事，非你不可麼？我給你體面，纔派你幫着奶奶照料一切的。從此就開除了你，也沒甚希罕。近來你各事很不安分，漸次就要爬到我頂上來了。想必因老爺寵愛着你，叫你這麼的，我倒要去請問老爺一聲，趁著此時，你還未生下男女，不如開發你出去，你也稱心，我

亦耳朵裏清淨。」方夫人便喝叫小丫頭子到前廳請了老爺進來。蘭姑見方夫人十分勸怒，忙走上來，笑着推紅雯出外道：「好妹妹，你回房去罷，我家媚奴不好，少停我責罰他，再到妹妹那邊來謝罪。你說不願幫我當家，哎，好妹妹，我不曾得罪你呀！怎麼你爲了媚奴，連我都惱了？府中許多事務，叫我一人怎生開發得？再則妹妹，你是明理的人，這麼大熱天，引着太太生氣，你心裏也不安。」便連推帶拉，將紅雯送出房外。又使眼色叫雙喜一同出來。紅雯見方夫人動了真氣，要請小儒進來，他也懼怕方夫人當真要攆他出去，又知道方夫人脾氣向來執一說行必行，小儒各事又順着方夫人性子，不敢違拗，便借著蘭姑推他出來，跑回房中，坐著生氣。自己原想捉弄他們的，反被方夫人這一頓羞辱，將來何以見人？直氣的哭了，使勁把桌上的陳設，一陣亂拋亂擲，又將雙喜惡罵了一頓，鬧了半晌，和衣倒在床上暗泣。晚間連飯都不會吃。蘭姑推出了紅雯，又轉身進來笑對方夫人道：「太太何必動此大氣，有傷身體？他向來心地糊塗，隨口瞎說，不知輕重。少頃我過去開導他，叫他到太太面前來叩頭。太太若此時請了老爺進來，反將這點小事，鬧得大了。太太也犯不着，又使老爺生氣。」方夫人嘆了聲道：「並非我好自生氣，你親眼見着的，這般狂妄，令人難受。對我尚且如此放誕無禮，可知別的人，更不在他眼裏。你來了多年，可有一半句閒話麼？現在出了他這麼一個出色人員，將來府中內外等，紛紛效尤，何能處治？近日我冷眼看著他，益發狂的不成人樣了。睡至午正，還沒起身，不高興，頭也不梳，大衣也不穿。這幾日，連我的早安都不來問。只有老爺進了房內，隨即濃妝豔抹，有說有笑。夜間關上房門，噦噦噦噦的，不知說些什麼。甚至四更以後，聽得他那邊房裏，猶有聲息。那種下賤的行爲，及那浪樣子，實在難以入目。這也不必說了。早間你見養珍和他不過取笑話，可該他那般回答養珍麼？他發作姑娘，即是發作的我。此刻又和媚奴鬧了起來，這件事，本不怪媚奴，雖說是自家媚奴有經手之責，焉能不問個明白，亂兌銀子？正是媚奴心細的處在，他即說咱他不起，又與媚奴要交手揪打，被別人家聽得，成何體面？人還要說我沒有家法呢！我目下悔之不及，大不應勸老爺收他作妾。早知道發出去配人，倒還

乾淨我只說他是我身邊長大，比新買回來的人，多要循規矩些。又因收了他，可替你伏侍老爺這一番職任。誰知老爺都被他引誘壞了。依我的意思，即時叫了他家親丁來領回，另行配人。否則發交官牙子，賣繳原價，那不過做的尅毒些，也不怕老爺不行。惟恐知道情由的，深曉他十分不妥，萬難存留，猶有那不知道的，即要議論我不能容物，多分是正室怕偏房奪寵，故意借著這段題目，打發出來的。將我提拔他那一場美意，不要活活的埋沒煞了麼？況我們這般門第人家的姨娘，發出去另行配人，亦不大雅相。而今受這些無枉之氣，不是我自家害了自家麼？且又是我的丫頭，分外打住了我的嘴，難以啓齒。我若早知他這賤人，不成器，牙縫裏出蛆，也不勸老爺收他做偏房了！我說這句話，人豈不要扳駁我？他自幼在我跟前，不知他性格麼？我因他不過生得伶俐，說話尖刻些，這也算什麼壞處？那知他目下大爲改變，將來尙不知鬧出甚麼新聞來纔罷！蘭姑又極力從旁勸說，方夫人始漸漸氣平下來，扶著小丫頭回去。蘭姑俟方夫人去後，便將夏季的月費犒賞銀兩發出，叫新挑上來的飛香喚那家丁進來，照數領去。因媚奴現在做了副手，一切伺候等事，均派了飛香承管。蘭姑又叫上媚奴，切實的數說了一頓道：「前日我怎麼囑付你，叫你切不可同他一般見識，累我被人議論。縱然他各事占強，我既肯甘心忍受，你也落得不問。怎麼纔兩三日工夫，言猶在耳，你即鬧出事來，又驚天動地的，使太太知道。幸而太太聖明，深知他有心欺負我這邊，尙或太太信他一面之詞，責罰了你，叫我置身何地？還要被他背後笑破了口呢！我因你尙明白懂事，纔叫你幫我料理，我即可偷空到衆位太太處說說話兒消遣。又千叮嚀萬囑付的，比譬你聽，恐你一時心內不平，生出事論，饒不着你還同他鬧了，叫我怎麼放心走開？你倒不是替我的手，更添我一層記挂了。今日鬧已鬧過，已往不究，嗣後你若再鬧出閒言閒話，那可不怪我要回明太太，給你沒臉的。」媚奴被蘭姑說得啞口無言，紅著臉，低頭拈弄衣角，半晌答道：「奶奶說我，我不敢強。起先他來的時候，我也好好分割他聽，多怪雙喜說的不明白，亦不曾得罪他。後來他破口罵我娼婦，我方同他口角，奶奶明見，當了頭的，雖然微賤，這句話却當受不起。」蘭姑道：「他破

口罵你，原是他無理；好在太太已呼斥過他，算代你爭回面孔。太太又分付他，以後不許過問各事；設或他竟老着面皮，偏要夾在裏面，問張問李的，不論什麼事，你下次多不要問，儘管發給他去，即是不應發的，你發了，自有我承認。太太也不能說你，我都不抱怨你，就是了。」且說方夫人回轉自己房內，十分不快，即將套房門關閉，不准紅雲由他三房經過。「我見了這賤人，分外生氣。可笑他而今連我都不服了。」晚間小儒進來，方夫人將日間的事細說，又問著小儒：「怎生處置？因他現在是你的人了，不得不先問你一聲。別說我有心容不下他。」小儒聽了，一言不發，起身到紅雲房內，埋怨他太為過分。「怎麼太太你都沖撞起來，你不見奶奶來了這幾年，又生了森哥兒，還不敢違逆太太呢？若是太太真動了氣，要攆你出去，我可是阻擋不下的。你和別人爭競，情猶可原，怎麼同太太使性子？我勸你老虎頂上別要捉蒼蠅去罷！」紅雲一肚皮沒好氣，又聞小儒說到方夫人若要攆逐，即難挽回。仔細一想，果然不錯。又見方夫人將耳門關起，分明是氣我不過，立誓不准我見面了。適纔老爺說的話，必是太太同他說的。太太竟是明日翻過臉來，叫我出去，怎生是好？此時紅雲心內反害怕，後悔過來，欲要去陪方夫人，又沒有有人來勸我，面光光的，怎麼自家好走去呢？面上又不好，現出悔懼的形色，豈不被老爺看輕了去？反夾耳連腮，數說了小儒一番說：「我受了衆人的氣，又被太太一場羞辱，正無處叫屈，你也不問個誰是誰非，順著人家的話，來抱怨我。我亦知道，在這府中，難以出頭，不如死了，讓人一窩兒承受，倒還乾淨。」說著，又撒嬌撒潑的，搥床拍枕痛哭。急得小儒連忙走過，按住紅雲口道：「我不過這麼說罷，亦是好意勸你聽不聽事小，也犯不著又生氣。若被太太房裏聽見，明早更有話說。」即叫雙喜上來，伏伺姨奶奶安睡，自己也寬衣睡下。復又婉言安慰了紅雲一番。次早，小儒起來，到蘭姑房內，央他在太太前代紅雲介紹，過去叩頭陪禮，免得彼此不好見面。蘭姑笑道：「叫我去做和事老兒，倒使得；你却要說明了，還是怪太太不好，還是怪紅雲夫人不好呢？」小儒笑道：「人家正正經經的來，央及你你倒取笑人？我看都沒有不好，只有怪你不好，昨日不能從中解勸。」蘭姑道：「吓，好沒良心。這些話該你

說麼？你去問問，昨日不是我勸著太太，只怕你那心愛的如夫人，還要多推些沒趣呢！不然，我也不至於從中苦勸，還碰了太太許多瞎釘子！一因是我房裏媚奴引出來的事；二因我們現在是姊妹，那怕人家待我不好，我總要顧起面孔來；三因妹妹是你得意的紅人，過於受了委曲，你口裏說不出，我知你心裏怪痛的呢！我乃體貼人的心意，又諳著位的大面子，不能不勸一聲。昨兒你沒有說著，我即思量到今兒去勸妹妹往太太那邊陪禮。誰知你走過來反怪我，倒是我白操心了？爽性做個壞人，不去勸他們和事，仍要挑著太太，搜尋他的短處，不過前後領你怪罷！咧！你又無奈何我的麼？」小儒笑道：「你是好人，你是真正好人，再沒有別的說話，可以奉屈去勸一聲兒了，沒見你事，尚沒得做成，倒先居功自恃。倘然你說不和，好纔與你算帳呢。」說罷，一路笑著去了。蘭姑梳洗完畢，來至紅雯房內，先代媚奴告了不是，然後勸他到方夫人那邊謝罪。紅雯明知蘭姑是小儒央來的，猶自假意不行。被蘭姑再三勸說，始將機將機的應允，同著蘭姑至方夫人房內。方夫人纔起身淨面，紅雯上前叩了頭，自己認了不是。蘭姑又代紅雯說了多少悔過的話。方夫人見紅雯親來認罪，究竟是多年主婢，情同母女，氣早消了一半。只說道：「你昨日那般目中無人的行爲，仔細去想，可應該麼？尤其你更外不合。今兒你既知道自悔，我也沒有什麼的，只要你從此改過，不再犯昨日的狂病，就是了。」蘭姑見方夫人顏色和霽，便硬自做主，將通套房的耳門關了。又搜尋出若干的話來，湊趣說笑。紅雯亦殷勤小心的伺候梳頭換衣。方夫人又叫他們一同吃了早飯。蘭姑見方夫人談笑如常，方同紅雯退出，各回房去。少頃，媚奴被蘭姑逼著到方夫人與紅雯房內來請罪。若論方夫人處，媚奴來與不來，原沒打緊。蘭姑因紅雯既叩過方夫人的頭，也叫媚奴到他房內走遭，使紅雯面子過得去。此乃蘭姑肯各事曲全，讓人的處在。紅雯無奈，亦隨後至蘭姑房內謝了。雖然彼此說明沒事，各人都懷恨在心，連方夫人由此看待紅雯，多不同往日。遇事即與他是一是二的，不肯稍假顏色。生恐紅雯舊態復作，更難約束。晚間，小儒回房後，見衆人和了事，甚爲歡喜。忙至蘭姑處深躬大喏的稱謝不盡。又痛讚蘭姑善於調停。蘭姑笑道：「我也當不起你謝，只

求沒怪我，卽是萬幸。」小儒笑了笑，乃回紅雲房裏來睡。次早起身，正欲去園子裏賞那露水荷花，見家丁進來回道：「雲大人發人來，請過兩次說立等諸位老爺同過去，有要事商量。」小儒聞說，便出外，邀了王蘭等人，更衣坐轎，來至督署。從龍迎接入內，見禮坐下。從龍道：「奉請諸位過來，有一篇好文字，請教一閱。」便在轎掖內取出，遞與衆人。王蘭道：「在田既自稱爲好，想必是篇非常文字，我等倒要瞻仰。」卽搶著接過展開。小儒等人也立起身聚攏來同看。原來是紙奏草，摺中從龍聲氣離鄉有年，祖塋祭田，多半荒廢，急欲回籍，一爲修葺，又懇懇切切的請假一年等語。末後奉到諭旨，恩准給假一年，再行來京供職。前番從龍疊次請假回籍，均未蒙准，所以此回俟准了他告假，纔說與小儒等知道。衆人看了，皆向從龍稱賀道：「從來孝可格天，今上仁慈恤下，凡有孝思，無不俯如所請。在田今番錦衣歸里，乃是一件極大喜事。未知擇定何日榮行，我們當來走送。而且又有一年之久的闊別，須要早爲之計，大大熱鬧幾日。」從龍笑道：「請諸位過來，正爲此事。別要你們煩神，我久經有了定見。須要待新任來接了手，方可起身，至速也。有一兩月耽擱。我們卽算一月的期限，由明日起，奉屈你們暫住荒署，每日我作東道，更翻花樣的取樂，以半月爲率。那半個月，我卽就教到園子裏，是你們公作東道。有此一月的暢聚，也可補那一年久別的不足。內子及尊夫人等，亦仿著我們的章程而行。諸位高見以爲何如？」王蘭聽了，先拍手稱快道：「在田所議甚是，我們明日卽搬了行李來到你署內，終日大吃大嚼，有何不樂？改日你到我們園內，我們又是公分請你，每人只好派著一兩個日子，卽此一層，我們便先占了便宜。」伯青笑道：「你們聽者香的話，怎麼小器是有便宜的，他都爭先叫好。」引的衆人多大笑起來。又計議了一回，用什麼酒席，預備什麼頑意，衆人方辭別回來。卽說與衆夫人知道。衆夫人聞說，亦甚爲欣然。次早從龍又遣人持帖過來邀請，婉容小鳳亦着了綺紅文琴來迎請。方夫人等所去的是方夫人洪靜儀、林小黛、聶洛珠、江素馨五位夫人，沈蘭姑因府內無人，不便同去。巴氏等婉容也着紅綺請了聲，他們皆辭謝了。衆夫人俱帶着兩名丫頭，過去伺候。方夫人却留下他房內補紅雲缺的大丫頭綠鶯。

看管屋子，又囑付蘭姑各事當心。若紅雯趁我不在家，有什麼尋鬧的處，在你都要耐着，待我回來再議。我亦知照過，總驚不許和他們門口恰好。此日賽珍回轉揚州，因甘誓恩放山東遺缺知府，到省即頂補了東昌，寫就稟啓，差兩名得力家丁，回來迎接祖父母，小同赴任所。甘誓聞次孫放了外任，大爲歡悅，便鼓興要往山東一行。甘誓的生父，及甘霖人等，也只得陪着前去。遂寫信來通知媳婦。賽珍得了信，即要回去。方夫人因女婿得了外任，不便留女兒久住，清早先打發賽珍起程。衆夫人亦送至廳前，母女洒淚而別。俟賽珍去後，衆夫人方次第坐轎，向督署而來。婉容小鳳聞報，同接出二堂，邀請入內。外面小儒等人，早到了半晌。少停，內外皆擺下盛席，賓主莫不歡呼暢飲。夜來小儒等宿在外書房，方夫人等即在婉容小鳳兩邊上房裏，剪燭談心，無非敘說的別離景況，都要至四鼓以後，方睡帶去的。衆丫頭早有綺紅文琴接待，不提衆人在督署內住下。且說府中那一班沒有帶去各家的大小丫頭，因主人不在屋內，都放縱了。園子裏現在又無人居住，他們即三個一羣，四個一黨，每日到園裏去閒逛。過了兩日，又生出許多枝葉，不是你和我夾口，即是他與他爭吵。雖有蘭姑在家彈壓，只有府內的丫頭，尙懼他三分。其餘衆夫人房內的人，蘭姑也不便去問，他們亦不服蘭姑的約束。惟有雙喜不得出來，因方夫人臨行時分付紅雯，不可容丫頭們搬弄是非。紅雯見方夫人單囑付他管著丫頭，分明是仍爲前事，心裏好生不悅。便賭氣終日坐在房內，連雙喜都不許離他一步。這半月中，若再鬧出閒話，即不干我房內的事。那時我纔慢慢取笑呢。紅雯平日是散漫慣的，或到衆夫人房內閒談，或邀洛珠賽珍來抹牌著棍，晚間又有小儒在房裏說笑。此時忽然只剩得一人，又終日不出房門，悶懨懨的，甚無情趣。雙喜見同夥一千姊妹們，鬧烘烘成羣結隊，東跑西走的頑耍。雙喜今年纔十五歲，還是小孩子家性情，分外眼熱。若是紅雯出去走走，他也抽空去尋這一千丫頭談笑。無奈紅雯由早至晚，杜門不出，把個雙喜悶的火星從頂門裏直冒。這兩日工夫，猶如兩年相似。比紅雯更加倍的煩惱。這日吃過午飯，紅雯在窗下抹了一會牙牌，又叫雙喜破了一個西瓜，取水來吃着解暑。餘下的，即叫雙喜去吃。自己無精沒神的，斜

躺在一張螺甸穿藤大睡椅上納涼。半晌，又長長的倒抽了一口氣。雙喜正立在桌畔吃瓜，聽得紅菱嘆氣，便乘間說道：「姨奶奶，這麼大熱天，常時睡著，又不大適意，恐要生病呢！偏生大小姐回了揚州，姨奶奶又同太太們到雲大人衙門裏去了。這兩日，我見姨奶奶益發寂寞，倒不如園子裏逛逛去，散散悶。延義亭面前那池子裏荷花，開的正好好看，據說比往年又大又多。連日祝老爺、金大爺、柳五爺多不在園內，正好去看花，強如在這屋子裏整日的吃飽飯，納悶好的多呢！別說姨奶奶近日不快活，連我被這兩天多悶慌了！」紅菱聽雙喜一番話，說得十分高興，笑道：「你這鬼丫頭，要到園子裏去罷咧，我知道見一班同夥們，沒了管束，每日約齊了四處頑耍，你的心，被他們引得神翻鬼跳起來；又因我在屋裏，你便走開，却用這些鬼話來竄掇著我，我若不去，你豈不要怨恨麼？好說張三不行，拖住李四的腿了，說不得我陪你姑娘走一躺，倒別要把你悶出病來！」雙喜亦笑道：「你老人家別折殺我罷，怎麼說陪起我們丫頭來，可不是天地反覆了！」說着，便開了鏡奩，讓紅菱勻面掠髮，又取過衣裙，伏伺紅菱穿好。雙喜也換了衣裙，隨紅菱開了留春館旁耳門，向園子裏來。只因紅菱信了雙喜的話，一時高興，到園內閒逛，那知引出一件大是非來，幾乎性命不保。要知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七回 俏細君遇舊說風情 癡丫頭有心窺露破

話說前回書中，陳小儒派阿瑤管理繪芳園，阿瑤一味巴結要好，分外勤謹。數日後，各處亭臺軒館，比往常淨潔生光。小儒甚是歡喜，即存心仍要提拔他，當名上差，因沒有空缺，暫且擱下。况管理園子，亦是件輕鬆執事，清早督率着一班粗使雇工，往各處打掃拂拭，及一切簾幔陳設古玩等件，該添該換的，隨時整理。到蘭姑那邊，請領呈繳。若逢宴會日期，上頭擇定何處，即叫人安排鋪墊各物伺候，又盪着花兒匠修托盆景花草。每天午後，叫雇工們挑了水，至各院落內澆灌一番，回來即算一日的交代已畢。下晝時分，阿瑤便至前邊來尋連兒、三桂兒等人說笑，倒



也十分快活，現在連兒三桂兒皆隨了小儒等往總督衙門，連日阿瑤沒去處，只得在園中各處走走。見一班丫頭們，進來頑耍，阿瑤雖不敢入他們的羣隊，有時遇見，也搭着話兒說笑兩句。衆丫頭因阿瑤生得俊俏，說話又和氣，亦樂於同他親近。又是阿瑤爲日前梁明會囑咐過他，怕的冤家路狹，被人撞著，傳說到上頭知道，與自己不便見他們鬧很了，即借故遠遠的走開，以避嫌疑。這日午飯後，覺得身子困倦，便摘數片大芭蕉葉，到延義亭上睡着納涼。四面窗櫺掛起，有微微的風透進，又送著荷花的香氣，撲鼻沁心，令人神致頓然清爽異常。阿瑤便朦朧的睡熟。相巧紅雯此時帶了雙喜，也往延義亭來。紅雯一路看著荷花，口內與雙喜說著話，由池邊信脚走至亭前。正待跨步上階，雙喜眼快，早見亭內有人，仔細一看，認得是阿瑤睡在裏面，暗想道：「這廝很會尋受用！亭內本來風涼，他還用蕉葉墊著睡覺，豈不分外爽快？」便止住紅雯不前道：「姨奶奶，別要去罷，阿瑤睡在亭內呢！」紅雯聞說，停住脚步，抬眼果見阿瑤睡在亭內，上身赤膊，露出一身白雪般的皮肉。紅雯心內不由怦怦的跳了幾跳，頓時兩腮赤暈，如新放桃花一般。原來紅雯當了頭的時候，即與阿瑤熟識，又不時到外面傳示方夫人的說話，見了阿瑤，多要搭白兩句。阿瑤本是個風流種子，情竇早開，怎什麼訣竅，也都體會得見。紅雯與他親熱，那眉梢眼角，不無偶涉盼送。阿瑤亦愛紅雯苗條可人，樂得湊著趣，說幾句話兒。後來因小儒收了紅雯作妾，有了主僕名分，阿瑤即不敢同紅雯說笑。有時碰見，不過請叫聲，低頭垂手侍立一旁，讓紅雯過去。此乃阿瑤伶俐的處在。他因紅雯以前和他笑慣的，倘然此時無意說錯了話，一則怕紅雯而今做了姨娘，竟翻過臉，說他戲弄主子；二則恐被別人見著，說到老爺太太耳裏，我有幾顆腦袋，敢去搗這虎尾，反把從前思慕紅雯的一片私心，全行撇去。不意紅雯仍是前番性格，見了阿瑤，多要尋出些話來同他兜搭。今兒適值阿瑤睡在延義亭內，身畔又只有雙喜一人，便笑對雙喜道：「巴巴的到了此地，正好歇息著，再去逛逛各處。可厭阿瑤，他偏睡在裏頭，你去喚他醒來，往別處睡去。」雙喜即走入亭內，用脚踏著阿瑤的腿道：「醒醒罷，別要睡了，仔細風吹出病來，這裏也很涼爽的，你尙要墊芭蕉葉子，不如

爬到池子裏去睡，還快活呢！阿瑤被雙喜踢醒，看了看復又翻身，向內合上眼道：「好姐姐，你不要和我鬧了，好容易偷著這半刻工夫，來睡著歇一會兒，我適纔見你姊妹們，在紅香院那邊鬥草呢；你快尋他們人夥去。這裏冷清清的，有什麼好頑兒！」雙喜笑道：「別要見你娘的鬼，誰和你鬧的？你睡在這裏，干我什麼事？我也沒有那麼大臉面，請你得起，你倒看看亭子外，是那個來了？可配得上請你起來讓他！」阿瑤聞說，即欠起身一看，見是紅雯，站在亭外，忙一骨碌爬起，披上小衫，將地上蕉葉，連抓帶踢的擦過一邊，笑道：「你這鬼了頭，何苦來捉弄人！就說是姨奶奶要到亭子裏來，我久經起身了。偏生窩子跣路的，同我鬧這無因的閒話，停刻再和你算帳。」紅雯見阿瑤已起，遂徐徐的走進亭中坐下。阿瑤請了安，退立一旁。紅雯便向雙喜道：「在日頭地下走到這裏，實在熱得人慌，你去就近那裏取碗茶來解渴，要快去快來！」雙喜答應，走出自去取茶。阿瑤亦要跟著雙喜走出，紅雯即問道：「你今日園子裏沒有事麼？」阿瑤見紅雯有話問他，便停住脚步，回道：「園子裏每天午後，澆灌過花草，即沒有事了。」紅雯四顧無人，便眯斜著雙眼，笑道：「阿瑤，可知道你這差使，虧的誰人？又是中等執事，又沒有粗重生活，別人求還求不到手，你那裏初次當差，即有這個美缺？自從以前那管園的告了病出去，我即思量到你，可以頂這執事。恰好老爺太太，那日閒談，說園裏沒人管理，花草多枯壞好幾種了。即叫奶奶查一查有什麼妥當人補一名去，我就趁機保舉了你。老爺恰好也說你勤謹可靠，纔叫奶奶補上你的名字。我只恐你直至今日，猶認做是老爺的提拔呢。若非我從中保荐，你夢想也巴不到這個執事。雖說沒甚麼好處，將來由此可望調充上差，你應該謝謝我纔是情理。」阿瑤聽了紅雯一番說話，又偷眼見他笑嘻嘻的低言俏語相問，心內豈不明白？一時間也由不的亂了方寸，將梁明囑咐的話，與那平日怕人傳說的心腸，一齊拋向九霄雲外去了。亦笑著道：「哎，我今兒纔明白這個差使，是姨奶奶的恩典荐保，真正我尙在夢裏呢！我也說老爺平空的派我這件輕鬆執事，其中都有原故。若早知是你老人家的提拔，豈獨叩謝了事，猶要孝敬姨奶奶，心裏纔過得去。」說著，走近一步，扒在紅雯面前，連連

叩頭道：「今兒多叩幾個頭，權且謝謝罷。改日再補孝敬。」叩下去的時候，阿瑤的腦袋，相離紅雲一對小腳，只有寸許。一氣叩了十數叩，在有意無意之間，頭皮早碰著紅雲腳尖一下。紅雲笑道：「滾起去罷，我也不要你叩頭謝我，不過說明白了，使你知道，並非他人之力。」也用腳尖在阿瑤腦上挑了一下。阿瑤此時更外心神撩亂，爬起身，正要再說。見雙喜已送進茶來，阿瑤仍退在原處站定。其實阿瑤走近叩頭，紅雲用腳挑他，雙喜早看得真切，伴作不知，遞上茶，笑對紅雲道：「我去園裏尋了半晌，多尋不出一盞茶來，還是到屋子裏取來的。又怕姨奶奶等著發急，取了茶，忙忙的跑來，跑的一身大汗，好笑這兩步路，腳多跑痛了，頭多跑暈了。」雙喜說到腳痛，即望了紅雲一，說到頭暈，又瞟了阿瑤一眼。紅雲阿瑤，不由的兩人不約而同，紅了臉，低了頭。紅雲即笑罵道：「你這小東西，很會放刁，怕我說你來慢了，反先說腳呀頭的，又怎麼痛呀暈的，你不必囉嗦，你的心事，我明白。」雙喜笑道：「只要姨奶奶明白我的心事，丫頭還有甚麼話說？」說著，回頭問阿瑤道：「你尚在這裏麼？」早知你站在這裏閒話，叫我代我取茶去，可不省得腳痛頭暈的了？」阿瑤亦無話可答，惟有紅著臉一笑而已。雙喜又道：「姨奶奶，稍坐一會兒，我出去即來。」紅雲道：「你又往那裏去尋魂？別要走開，我也要回去了。」雙喜笑道：「真正你老人家不體恤人情，我自自然有要去的事件，難不成當着阿瑤明說出來麼？你老人家也該明白了。」說罷，頭也不回，竟自下亭而去。阿瑤道：「這位雙姑娘，亦習學出來了，會記初來的前兩年，高聲也沒有，一句。現在口齒便利，很會說幾句調皮話兒。」紅雲笑道：「但凡丫頭家，到這麼大的年紀，即思作怪，他知道什麼？不過信口亂噴亂囉罷了。」又問阿瑤道：「你補圍裏的執事，好有兩月了，怎麼不見你到上頭去領銀子，繳換的物件呢？」阿瑤道：「我已領繳過數次，俱是在奶奶那邊回話的。」紅雲道：「可見你們多是沒良心的人，如今只認得新當家的奶奶，前去奉承巴結，也不見得替你們說一句好話兒，調劑你們調個上差。尤其你是我特保薦的人，難道也去伏上水麼？即著你以前不曉得是我保薦，一切回話，又不便到我那邊，也不怪你。可知太太派了我幫着當家，或者奶奶沒得空閒，你們也要

來就教我的。況且你由園子裏到奶奶那邊，都要走我院門外經過，何妨順便或早或晚，進來問個安，也見得你們的人心，把我這不逢時的半邊主子，尙放在眼裏。不然，你們就拿穩了，沒有事用著我麼？我說你們沒有良心，可是不錯的。」阿瑤笑著，假作發急道：「姨奶奶，真正要冤屈殺人你老人家背後去問著雙喜姑娘，我每天逢朔望日期，到上頭去請安，却實因天氣暑熱，恐姨奶奶們乘涼起居不便是有的。若說我暗不起姨奶奶，當時即雷劈了腦子去。同是一樣的主子，家人們敢分彼此麼？沒說姨奶奶是上頭主子，就是這府中多年的老管家，現在退了執事，我也不敢存暗他不起的心。姨奶奶如不相信，隨便叫我立個什麼毒誓，我都可以的。」紅雯笑道：「誰要你發誓？這一來，我豈非白怪了你麼？將來只有留心著，那裏空了上差執事，可以說話的處在，再代你爲力罷。」阿瑤聽了，即打了一千兒道：「家人先謝了姨奶奶的提拔。」紅雯笑了笑，叫阿瑤起來，猶要同他說幾句體己的話，究竟不放心，亭外有人無人，便立起走至欄杆邊眺望。不料阿瑤墊身的蕉葉，踏在脚下，猛然一滑，幾乎跌倒，慌的阿瑤搶步走過，扶住紅雯，因匆忙之際，恰恰阿瑤的手，捺在紅雯乳上，目下所穿，不過兩件紗衣，宛如捺在皮肉上一般，直覺得軟而無骨，滑不留手，把個阿瑤身子多酥麻了半邊。正欲就勢輕薄，紅雯將身子往後一縮，飛了阿瑤一眼道：「你真該作死了！」話未說完，忽聽得雙喜在亭外高高的聲音說道：「綠鶯姐姐，飛香妹妹，你們快來看，這池子裏有朵並頭荷花，實在愛人呢！」紅雯聽了，忙回身來看，阿瑤亦嚇的倒退至亭口站下。果見綠鶯飛香，由石橋那邊攜手聯翩而來。紅雯急中有智，忙望阿瑤使個眼角，即說道：「你這小子，好不懂規矩，有什麼話，到上頭回去，這裏是回話的所在麼？且而還有奶奶在家，有甚麼事，理應請他示下，我是不管這府中的事了。」阿瑤會意，口內答應着，早走出亭外。恰好綠鶯飛香已過石橋，迎面走至。阿瑤故意咕囔著道：「什麼大不了的事，也配得上發話！我只說抄點近路，免得這麼大熱天跑來跑去的，誰知反多出事來，可不是我晦氣麼？」綠鶯接口道：「阿瑤哥，你不能算晦氣，我猜你還是運氣呢！」阿瑤也不答言，大踏步過橋而去。原來綠鶯飛香兩人在石橋那邊，即看見紅雯

與阿瑤在亭子裏說話，并阿瑤前去扶住紅雯，又聽得雙喜招呼他二人，分明使亭子裏知道，更外心內明白，綠鶯到了亭口，見紅雯臉上一紅一白的，便笑道：「姨奶奶，也在這裏納涼麼？可笑阿瑤到亭子裏回姨奶奶的話，碰了姨奶奶的釘子，他還咕噥著說是晦氣，白繞了道兒。是我說他會抄近路，到這裏來回話，不算是晦氣，直頭是運氣呢。」紅雯聽綠鶯句句話皆譏刺着他，好似適纔的景况，已被他見着，不便答言，怕惹出別的話來，即喚雙喜道：「你隨我回去罷，我們屋子裏也多分沒有日影了。」綠鶯見紅雯不來理他，亦不進亭子，回身迎著雙喜道：「妹妹，你叫我來看並頭蓮，其實我在橋外就看見了。我一生最喜的是什麼並頭蓮，雙蒂花見着了，即要折回去插瓶兒。你仔細想起來，豈不是這一朵好好的並頭蓮，遇見我這不知趣的人，生生的把他拆散了？」雙喜亦知綠鶯話中有刺，不好回他，惟有付之一笑道：「我此刻不陪姐姐了，要跟姨奶奶回去，少停洗了澡，到我那邊乘涼說話兒罷。」便走至亭前，隨著紅雯，忽忽去了。綠鶯飛香見他們已去，也隨後回來。綠鶯對飛香道：「你可見這騷貨與阿瑤那般光景麼？我就知道老爺太太不在家，他們都要鬧出笑話的。果不出我所料，這兩日，我早晚在園裏，一半也是防着他們，不意他們竟敢於人衆往來之地，做那個勾當。試問有多大胆子，他們今兒是被我們冲散，大失所望，未必就這麼死心塌地的罷休。大約讓過風頭，仍然要另尋機會。你回去千萬不要在奶奶面前說什麼，連媚奴前都不用提起。由明日起，我與你要加倍防範，冷眼睜着他，切不可露臉。若看出一半點破綻，那時他的把柄得在我們手內，說不得爽性翻出來，大家看看，好羞死那騷貨，代媚奴報洩前恨。若露了臉，或回了奶奶，一時傳揚開去，他沒有把柄落下，也不怕我們，倒教他提防着我們了。」飛香點頭，連稱曉得。即罵道：「也虧紅雯那騷貨，不識羞恥，不顧天理。老爺太太都待他甚好，他還要幹這些暗昧不明的事。那淫婦豈不喪盡良心麼？不獨姐姐要替媚奴姐姐報復，即是我，至今也覺耿耿不服的呢。」說話間，早出了耳門。綠鶯又叮囑了飛香一番，方各自散去。且說紅雯回到自己房內，心裏又恨又愧，恨的好事將成，被綠鶯飛香兩個賤人撞破，愧的綠鶯說的話，好似看見我與阿瑤什

麼了？倘然傳揚開去，卽是是非，叫我怎生對人？落後一想，又自己啐著自己道：「見什麼鬼？我也未曾被他們拿著什麼把柄，就是說我和男家人說話，亦沒什麼干係。從此我拚著不進園去，他們也沒的說了。」便起身脫了衣，裙到院落內乘涼。雙喜心裏亦在那裏暗想：「不意姨奶奶也歡喜阿瑤，果真阿瑤這小東西，令人可愛。今兒姨奶奶既當著我露了馬脚，我也樂得去結識阿瑤，不怕姨奶奶怎麼了。他自己不正焉能正人？況且我終久要發出去的，若嫁了阿瑤，也算心滿意足，不如趁着這個機會，與阿瑤定了實在，不然發出去的時候，那裏單配與阿瑤？還不知阿瑤心內如何？姨奶奶縱然同阿瑤有了扯搭，也不過有一日算一日，不能老爺收過房的人，還好再給小子麼？明兒待我先去勾引阿瑤入了圈套，隨從再慢慢求著姨奶奶，把我許配了他，或叫阿瑤上去求討，纔能十拿九穩，也不怕姨奶奶不依著我行。他的把柄兒，落在我手內呢。」雙喜自從派了伺候紅雯，凡小儒進房，都是他上來伏侍。紅雯又與小儒十分親密，甚至雙喜在前面，他也不避，竟自諠浪笑說的去媚小儒。雙喜漸漸長成，有了情竇，逐日的看去，亦解得此中勾當。此時獨自尋思，打算到情濃之處，不禁臉泛桃花，遍身火熱。勉強伺候了紅雯晚飯，卽推病去睡。紅雯心裏，亦有心事，要想再去園裏走遭，怕的綠鶯等防察，一露機關，許多不便；若要不去，又拋不下阿瑤。「我本來存心已久，好容易盼到這機會，偏生中多阻隔。」輾轉籌思，早早的睡了一夜，多沒有合眼。次日清早，紅雯方纔睡熟，雙喜忙忙的起來，也不梳洗，進房看了看紅雯，一時不得醒來，便大着胆走至後，進了耳門，直向園中來尋找阿瑤。恰好阿瑤亦因昨日與紅雯正好好處，可恨爲綠鶯等冲散，回到房內，吃了飯，卽倒身睡下。翻來覆去，一夜無眠。又想到日間捺著紅雯胸膛，那般的酥軟可愛，倘僥倖能同他貼皮靠肉一刻兒，不知怎麼受用呢！眼睜睜看看天明，起身穿了衣服，要想借著件事兒，到紅雯那邊回話，探探他的動靜。正走至兩翻軒外，迎面撞見雙喜，穿花拂柳而來。阿瑤喜從天降，忙叫道：「雙喜妹妹，那裏去？今日好早呀！」雙喜抬頭，見是阿瑤，忙搖手道：「不要高聲，我正有句話，特來尋你告訴的。」說着，便先自跨進兩翻軒內。阿瑤也跟著進來，順手推上了院門，四顧無

人，又因天色尚早，料定同夥們都未起身，不由得慾心頓熾，無暇問雙喜來尋他，說什麼話的，即大着脚，雙手把雙喜攙住，叫了聲「好妹妹，難得你有緣，此時又沒有人來，正好先做夫妻了，我昨日的愿心。」又一把將雙喜抱起，走進明間，在當中一張楊妃榻上按倒。雙喜到了此際，又驚又喜，假作掙扎道：「你活的不耐煩了！我好意來告訴你的話，竟敢調戲我！快快放手，我若喊叫起來，或去回了姨奶奶，定要活活將你處死的！」阿瑤見雙喜口內雖說硬話，並不十分撐拒，知他早已心肯，也不答他，便用手解雙喜的裙帶底衣。看官們要知男女私情，膽有天大，任他刀山油鼎在前，百般的利害，這一刻總之付度外。若要問他們怎生苟合，我亦難於形容，穢筆墨總之一個是未破瓜的女鬟，一個是乍得趣的小子，又是兩意相投，彼此愛慕已久，一旦遂心，更覺得分外綢繆，孜孜不捨。事畢，阿瑤扶起雙喜，攙在懷中，對面喘息。雙喜繫上裙褲，一手理着頭髮，斜睨着阿瑤道：「我今兒被你欺負足了，說不得事已如此，將來我這身子，配與誰呢？」阿瑤道：「好妹妹，你放心，我都要設法求了上頭，討你回去，做個天長地久夫妻，斷不能拋撇下你來。我若有半字謊言，叫我異日不逢好死。」雙喜忙按住阿瑤的嘴道：「清早起，誰要你賭呢？我知道你的心了。」阿瑤道：「言歸正傳，你來尋我，說甚麼話的？」雙喜道：「我家姨奶奶，久已有了你的心，這是不好出口，又怕人多眼衆，昨日和你在亭子上，那般形色，你也該明白。可憐昨晚一夜兒，都沒有合眼。我們要想個法兒，弄他和你好了，我們方可望常常在一堆兒呢。」阿瑤道：「你不說，我也這麼想著。然則今兒，你是特特的來尋我的了？我亦算得識趣的人，不使你空往這一場。」雙喜臉一紅，跳下地來道：「呸！沒良心的東西，嚼舌根的賊胚，討了我的便宜，還說冷落人的話？下次呢，永不上你的當了。」說罷，轉身就走。阿瑤忙走上一把拖住，陪笑道：「好妹妹，我和你說笑頑兒的，怎麼你認了真？」又隨手將雙喜袖內一條汗巾扯過，藏在自己袖裏道：「好妹妹，這塊汗巾，賞了我罷。我見汗巾，卽如見著妹妹一般。」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叫了多聲。雙喜忍不住撲嗤一笑，將手捫脫道：「別要纏人了，恐怕有人來見著許多不美。有空兒，我們仍在這裏相會。」阿瑤連聲答應，遂讓雙喜

先出院門，自己方慢騰騰的走出。剛剛兩人先後出了院門，一抬頭見綠鶯飛香相離面不遠。阿瑤雙喜兩人不由的吃了一驚，頓時面紅耳赤。阿瑤即縮身從院門口，一株垂柳外，轉過紺雪齋那條路上，飛也似去了。雙喜無奈迎上來問道：「姐姐，妹妹，好早！我昨日一方汗巾，丟在園子裏，怕有人檢了去，說閒話兒。今兒來尋了半會，又沒尋得著。姐姐們若是檢到了，我即放心，不去尋了。」綠鶯微笑道：「你說我們早，你更比我們早呢！原來你來尋汗巾的，我說你怎麼頭不梳，臉不洗的，跑進園來，你不講明，只道你爲著一件什麼切己的大事呢！我與飛香都沒有見著你的汗巾，果真檢得，自然還你。我們不愛那物事兒。別說我們沒有檢得，就是檢得了，你也儘可放心。你我是同伙一般的人，單怕不是我輩們檢了去，將纜你後面不是阿瑤麼？他明明的跟著你走，因何見了我們，鬼鬼祟祟的分路去了？別要被檢得到了，背後說你是送他的表記。尤可惡他清早起，四處亂跑，將來園子裏，我們是要常到的，怎容他夾在我們隊裏，鬼混說出去，叫人聽著不像句說話。少停倒要去回奶奶，處治他一頓。」雙喜聞說，直羞得滿面通紅，開口不得。見綠鶯要去回蘭姑，心內更急更怕，又不便攔他，必要去回；若攔了他，分明我與阿瑤有了什麼私情。只得勉強答道：「可不是呢！昨日我同姨奶奶在延義亭裏坐著，他竟擡上來回話。姨奶奶給他釘子吃了，他纔走出。今早我來尋汗巾，他又問長問短的討厭。我也想去回姨奶奶，給他個沒趣，他方知道利害呢。」說著，故作驚訝道：「不好了，我來了半晌，姨奶奶要起身了，別喚不著我，又要生氣。」便頭也不回，飛風而去。綠鶯笑對飛香道：「今兒是人賊現獲了！可惜遲來一步，早來片刻，還有好笑話兒呢。」飛香笑道：「罷喲，果真見著，叫人怪臊的。就這麼著，看他們怎生抵賴得去？我是回明奶奶的。正好借著雙喜這浪蹄子，堵紅雲那賤人的嘴，又可代媚奴姐姐出口氣。」綠鶯方欲答言，猛回頭見那邊路上，有一件紅通通的東西，忙走去拾起，認得是雙喜的汗巾，與阿瑤平時用的一方半舊白洒花綉帕，纏在一堆。想係阿瑤匆忙走避，落於地上。綠鶯大笑道：「這纔是真賊呢！有了這個實在把柄，看他們飛上天去，停刻我去回奶奶，你休要開口，我自自有道理。」飛香點頭答應。兩人拿了那



汗巾手帕，興忽忽的直向蘭姑房裏來。蘭姑正在窗前梳頭，綠鶯上前請了早安，即將如何見雙喜與阿瑤在兩翻軒中走出。阿瑤見了我們，怎生躲避？雙喜同我們說話，怎生支吾？又拾得雙喜用的汗巾與阿瑤用的手帕，團在一處，並將昨日紅雯在延義亭內，和阿瑤調笑，雙喜在亭外做眼目的話，由頭至尾，細說一遍。蘭姑聽了，甚爲詫異，忙問道：「這話可是真麼？」綠鶯道：「怎麼不真？并有飛香同我看見。我們今兒先回奶奶聲，請奶奶做個指證，待太太來家，我亦要回明的。」蘭姑見綠鶯說得確切，料非假話，急起身梳了頭髮，將綠鶯叫入套間內道：「你且坐下，我有句話要勸你，切不可不信。適纔的事，你親眼見着，斷非無因。但是你告訴我則可，萬萬不能去回太太。一則紅雯是太太的丫頭，又是太太一力竄掇老爺收房的，目下紅雯雖未做出那不長進的勾當，他房內雙喜已有實據在你手內，又有延義亭內一段情由，太太正因日前的事，氣他不過，這回太太知道了，臉上分外過不去，勢必告訴老爺，攆出雙喜，將紅雯關鎖，阿瑤送官重處，試問誰人不要面孔？他們既破了臉，又敗了名聲，恐有性命之虞。你何苦暗喪陰騭？又使太太作氣，你不過因他主僕們，大模大樣的攪作威福，令人可厭，難得有這個把柄落在你手內，正好發洩，殊不知今兒是雙喜做的事，紅雯並未與阿瑤有什麼苟且，徒然結下仇恨。況且人急懸梁，狗急跳牆，不說他無顏對人短見的話，倘若他到了急處，含血噴人，反咬你們一口，你們清清白白的身子，何苦受他糟蹋呢？」綠鶯道：「那倒不怕他，昨日延義亭內，他同阿瑤做的那些醜態，不是我一人看見，還有飛香見着的，請太太重處阿瑤，雙喜兩個人，追究這段情由，自有水落石出。真的真，假的假，任他怎麼抵賴不去的。果真我們栽害了他，情甘反坐，非是我們一定要與他們作對，實因他欺人太甚。前日他與媚奴那般磨鬧，還傷着奶奶，甚至連太太叨喝都不怕。我們不必說，更不放在他眼內了。趁此打他下馬來，使他曉得我們利害，纔不敢放肆呢。奶奶不要管，我比不得奶奶那般寬洪大量，可以容得他。」蘭姑見綠鶯執意要回方夫人，又極力帶說帶勸的道：「我猶有個兩全其美調停法子在此，隔一日，我悄悄去對紅雯說明，曉得是你們放他過去，存他體面，不打破這件事，叫他和雙喜背

地裏來招呼你一聲，下次再不敢同你們作對了。至於你代媚奴抱著不平，我知道你是好心，總叫媚奴感激你就是了。好孩子！你信我的話，包你不錯！你別要疑我護庇紅菱那騷貨，其實我亦恨他呢。無如中間夾着太太，太太待你我是沒有說的，他的面皮，都要顧着，纔合情理。一綠鶯聞蘭姑的話，甚爲近理，想了想，方纔應允。又道：「奶奶，代他討下人情，真便宜他們了。千萬奶奶要給他們個信兒，別要我們饒了他，還落他笑話，說我們不敢去惹他。」蘭姑滿口應承道：「你放心，總叫他們過來招呼聲，若是心高氣硬，不肯伏頭，你儘管去回太太，那時我再不攔你可好麼？」綠鶯笑道：「奶奶，真正是個好人，也算他們運氣，碰見奶奶這樣菩薩心腸。」又說了一回閒話，方回房去。單說雙喜進了耳門，一面走，一面蹀脚道：「倒運倒運，偏生不早不遲，撞見他兩個，若說到太太耳朵裏，便怎麼好打罵我都不怕，三不知再攆我出府，海也乾了。只愁說明了這件事，叫我怎生見人，羞也該羞死了罷了，事到臨頭，懊悔何濟？亦是數該如此，不如老著面皮，去回明了姨奶奶，求他替我設個法兒。俗說寧撞金鐘一響，不撞破鼓千通。料定他不能不答應的。他也怕鬧開來，牽累着他。再則事從根上起，他同阿瑤在亭子裏的情由，亦掩藏不來了。」心內想着，不覺到了房外，見紅菱早坐在窗前梳頭。見了雙喜，便罵道：「你這小賤人，清早往那裏去的？我起來喚了半晌，沒有人答應，叫我心裏反害怕起來。你縱然有事去，也該待我起身說明了。看你忙的蓬頭垢面的，這般鬼樣，到底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雙喜因紅菱再三追問，又見房內無人，便跪下道：「丫頭要求姨奶奶救命，你老人家若不開恩，丫頭橫豎都是死，不如求姨奶奶打死丫頭，倒還干淨。」說着，不禁滴下淚來，在地上連連叩首。紅菱見雙喜突然如此情形，很嚇了一跳，不知何故。忙道：「你不是瘋了麼？什麼事件要我救命？你且說與我聽。」雙喜聽問，頓時滿面緋紅，無奈將他到園子裏去會阿瑤的話，細細說明。又將自己心內的私情，亦直說出來。雙喜話方說完，早把紅菱氣得軟攤在椅上，手內執的一柄牙梳，不知不覺跌落地下，分爲兩截。顫抖抖的指定雙喜罵道：「你你這下流，不堪的東西，還還了得麼？我只問你，十五六歲的黃花女子，怎麼知道幹這些無法無天的事？可不

是反了麼？還有一說：既要偷漢子，又弄得不尷不尬，被人看見，偏偏又被那兩個賤人見着，豈非要鬧得合府皆知？你將什麼面目對人？還要帶累我不干淨呢！怎麼你猶有這付老臉，前來求我？還要說死說活的挾制我？你如果要死，當時被他們撞破，就該去尋死。」雙喜到了此時，反橫了心腸，拚著去幹，便直起腰來，回道：「姨奶奶，別說罵我，就是打死丫頭，也心願情服的。我此刻悔之已晚。譬如強盜，已經打劫了人家，縱然洗手，也來不及了。丫頭還有句不顧羞恥的話，斗胆回姨奶奶，也要怪阿瑤。平時兜兜搭搭的，來撩撥人。丫頭一時糊塗，纔上了他的當。卽如府中同夥的姊妹們，歡喜和阿瑤兜搭的，亦不止丫頭一個。不過丫頭做的不機密些。我此時也沒甚別的想法，惟有求姨奶奶念主僕之情，能於成全了丫頭，殺身難報大德。不然，丫頭橫豎皆是一死，既已錯了一次，若叫我再錯第二次，丫頭情願待太太回來，拚死去回一聲。設或太太的恩典，將我攆出去，嫁了阿瑤，那是天大的造化。否則，同阿瑤一堆兒處死，丫頭並不懊悔。」紅雯聽雙喜所說的話，皆是挾制他。昨日園子裏的事，不由得又急又氣，順手拿起一根門門，咬着牙齒，狠命的劈頭劈腦亂打。雙喜目下連死都不怕，沒說是打了，反直挺挺的跪著，咬牙忍受。聽恁紅雯來打，既不躲閃，又不啼哭。正鬧的沒開交處，蘭姑掀簾早進來。見紅雯亂打雙喜，明知爲的是將纔的原故，忙上前把紅雯擋住，奪下門門，拋過一旁。笑道：「甚麼事情，清早起鬧得這般形像？多分是主子的下床氣，拿著丫頭發洩呢！說出來，我評評看，該打不該打。」又將雙喜拖了起來，叫他出去。紅雯卽起身讓蘭姑坐下，氣吁吁的道：「姐姐，你不要問我，被這小妖精要好氣死了！我有多少的話，也沒嘴說他。只問著他自己所行所爲，非獨該打，卽是千刀萬剮，還輕待了他呢！」蘭姑笑道：「究竟因什麼事？你生此大氣，又說得如此利害。丫頭們犯的法，不過懶惰，不聽呼喚，甚至偷竊物件，搬門是非，卽是極重的事了。照你這般說法，難不成犯了那話兒的毛病麼？那是沒有的事。雙喜這孩子，年紀既輕，人又老實，又沒人引誘他，斷乎不致如此。倒叫我難以猜度。好妹妹，你明說了罷，也使我放心。」紅雯聽蘭姑問到這裏，頓時臉上一紅一白起來，便猜到綠鶯飛香回去，定要先告訴他，多分他已盡知這

事情由，佯作不知，來問我的。卽長長的嘆了一聲道：「叫我有口難言，怎生對人講說？好在停幾日，你都要知道的。我亦自知約束不嚴，難逃其責，總被這小妖精坑死了。無奈此時，却不便告訴你姐姐。大約你也曉得一二，不必假裝不知，來哄我了。」蘭姑見紅雲滿面羞慚，不好再往下追問，將座位挪了挪，相近紅雲身邊，附著他耳畔，低低說道：「妹妹，你毋庸藏頭露尾的瞞我。你說我曉得一二，這句話倒被你猜著。雙喜所犯的事，我雖未盡知，大概情形不過如此。我是專爲這件事，過來排解的。」遂將綠鶯將香如何看見雙喜和阿瑤在兩翻軒內出來，又如何檢得他兩人的汗巾手帕，纏在一堆。綠鶯怎生要去回明太太，我怎生勸阻下來，怕的說出來，與你妹妹不便。因是你房裏的丫頭，却要你耐着性子，將綠鶯叫來，用好言撫慰他一番，方保得平安無事。不然，恐綠鶯明雖應允，一俟太太回府，他竟說了出來，便怎麼呢？有你妹妹當面囑托過了他，卽不好反齒。至于飛香，你儘可放心，我可包管他不敢多話。此乃我的一片好心，既顧了雙喜體面，又省了你一場氣惱，却不要疑惑我的指使。那纔是俗語說得好，送喪的反葬了土裏去。你妹妹再斟酌斟酌，這麼樣做去，可穩妥不穩妥？」蘭姑並把延義亭內的話，隱過不提，恐紅雲難以爲情。又恐紅雲因綠鶯等人沒有說出延義亭的事，只當他們不知，卽不代雙喜去安慰他們。想了想，便隱隱約約的說了兩句，使紅雲心內明白。紅雲聞蘭姑說到他心病，直羞得面如紫漲，粉汗交流，哽咽著不能出聲。好半回方答道：「承蒙姐姐盛情，周全我的聲名，心感不盡。若論雙喜這小賤人，如此胆大妄爲，我拚著就個不是，甚至再說我縱婢爲非，看他將什麼面孔對人好在我沒甚麼實在把柄在他們手內，那些石上栽桑的話，也不好一定作准。現在你姐姐倒肯成全雙喜，我還有什麼說呢？各事都遵姐姐分付，事過之後，我再領著那小賤人到姐姐那邊來叩謝罷。」說着，自己先起身福了兩福。蘭姑忙一把扯住，推紅雲坐下道：「你我自家人，你的丫頭，卽是我的丫頭一般，鬧出閒話，彼此多不好看相。但是事不宜遲，今晚明早，就要去安排綠鶯一聲，怕的太太在日內回來，卽不便說話了。」紅雲點首，連稱曉得。正欲喚雙喜進來叩謝蘭姑，忽見飛香忙忙的走入道：「太太同各家太太都

回來了，已下轎到了中進，請奶奶們快去迎接。」紅雲聞說，這一驚不小，急立起拉著蘭姑央告道：「好姐姐，你爽性要成全我的，偏生太太此刻不先不後的回來，叫我顧計那一邊呢？仍要懇求你，暗暗向那人說聲，安慰住他，我偷偷空兒，即去會他就是了。」蘭姑道：「不要你叮囑，我自會安慰他。」便轉身出房，逕至中進來迎接方夫人等。飛香對着紅雲笑了笑，也跟了蘭姑出外。紅雲此時滿肚愁煩，亦慌忙換了幾件衣裳，向中進而來。未識方夫人回府，綠鶯可說出這件事情，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戒春懷小施夏楚 鶯秋令大放冬華

話說方夫人與衆位夫人在督署整整宴會了半月，外面陳小儒等人，和雲從龍，亦是朝歡暮樂，恰好到了十三日，新任制台已到，從龍更歡喜非常，交了督篆，即收拾行囊，同了程婉容、蔣小鳳一妻一妾，搬向繪芳園來，蕭閒自在的踐赴這半月之約。次日清晨，從龍先命衆家丁押運行李各物出衙，隨後與小儒諸人坐轎往園裏來。內堂方夫人等，亦邀了婉容、小鳳，帶著僕婦丫環，同回府中。直至綠野堂前下轎，轉過屏風，早見蘭姑、紅雲接出，先與衆位夫人問了安好，便一齊來至中進。婉容將帶來的輜重，安頓在他平昔的一進住宅內，所有不用的物件，即不去動他，分付堆在一旁，以便半月後，仍要起行。衆夫人亦各回自己屋子裏，寬換衣裙。單說方夫人回至房內，綠鶯上來伏伺着，除卸簪珥，換了大衣。小丫頭送上茶來。方夫人接過，回頭問綠鶯道：「我去了半月，府中沒出什麼事麼？」綠鶯道：「大事倒沒有，却有點子小事。此時人多，不便回明太太，少停再說罷。」說畢，嘻嘻的笑個不停。方夫人聞綠鶯所說，甚是蹊蹺，忙問道：「什麼事，不便此時回我，說得這麼鬼鬼祟祟的，我最可惡這般吞吞吐吐不明的語，令人悶昏。你別要笑了，快說出來，不說，我可是不依的！」其時蘭姑亦跟進房來，忙上前笑說道：「太太休信綠鶯的鬼話，若有大事，我都知道的。他說的事，不過同夥們閒著鬪口兒罷咧。前日即對我說過，要等太太回來稟明，大家

評一評曲直。在我看太太先要打綠鶯一頓，都是他引著他們跳神跳鬼的，此時又到太太面前學嘴學舌，太太別要理他。」方夫人聽了，也笑起來道：「我當什麼事，原來還是他們吵鬧兒，也值得說的這麼希罕！」綠鶯見蘭姑用話岔開，明知此時不容他說，便冷笑了聲，退出房來。蘭姑遂將這十數日內揀那可說的事，說了幾件。又問方夫人在督署內，如何排場，閒話了半回，纔起身退出。見綠鶯斜倚在欄杆上，出神。蘭姑走近笑道：「你呆什麼？我同你說話。」便扯了他，到沒人的處在，抱怨着道：「你這孩子，太不信任人說了，我怎麼對你說的？又允你叫他們來給你認錯，也算很過得去。適纔你還要想回太太，若非我在面前，竟可說了。早間我已經答應了他們，紅箋又情愿過來陪你，不是你若說了，叫我怎生對得住他們呢？好孩子，千萬代我裝個體面，我總叫他們感激你，下次永遠不敢和你拗強，你若不聽我的說話，我可是要同你變臉的！」綠鶯笑道：「奶奶分付，我不說就是了。」說罷，轉身仍進房內。蘭姑猶恐綠鶯不依他說話，又叫了方夫人房裏的一個小丫頭過來，先給了他幾百錢，叫他暗中監察着綠鶯。如果綠鶯背着人對太太咕噥，你不問他說什麼，飛風來告訴我，我再給你一吊錢，買果子吃。最是夜間和清早，沒人在太太旁邊，你格外要留心些。」小丫頭見蘭姑給他的錢，又許他送信後仍給一吊，喜得眉開眼笑，連連應答道：「奶奶只管放心，我拚着不去頑耍，一日到晚的，防備著他，好不好呢？」蘭姑笑著，拍了小丫頭一下道：「乖孩子，很好，很有心孔，待到年終，太太賞你們衣服穿，我請太太揀那頂好的，顏色鮮明的，多給你幾件。明兒好留着做嫁衣罷！」小丫頭臉一紅，笑嘻嘻的跑開道：「奶奶又同我們開心了！」蘭姑即回房料理來日衆夫人宴會的各事，又發了銀子，與外廚房，也要預備前廳小儒等人的酒席。正在安排，見方夫人房裏小丫頭來說：「太太立等奶奶說話呢。」蘭姑忙起身前來，見衆位夫人都在房內。洛珠先笑說道：「來得好，專待你這當家人來，好定章程。」蘭姑笑道：「我這耳朵裏，足足清淨了半月，現在又好聽你的聒噪了。你還要取笑我當家，我爲這當家，都受盡譏諷，沒處訴苦！」洛珠笑道：「誰敢譏諷你？可告訴我，待我明兒打這些人去，替你出氣！」蘭姑道：「好好，有你這麼個

狠辣手，我也不怕人了。今兒就回明太太，請你管理，不要到那個時候，你亦學著乖巧，縮了頭不肯得罪人。」洛珠拍手笑道：「原來你此時是縮頭的人，我自替你抱著不平。」靜儀笑道：「你們整日的見著，皆是門口兒頑耍，別要有一日說翻了臉，吵起窩子來，那纔惹人笑話呢。」蘭姑笑道：「王太太，我決不敢同你家姨奶奶翻臉的，他既能替我打著別人，我豈不怕他打我麼？」說得衆位夫人都笑了。江素馨道：「別鬧笑話罷，原是找你來商議正經的。明日我們的酒席，怎樣調排？你該早有了定見說出來，大家聽聽。」蘭姑道：「也沒有甚麼調排，酒席多照著雲太太那邊的樣式。午飯擺在延義亭，因池子裏荷花尚沒開完，大可賞玩，那裏也比別處涼爽些。只要喚兩名女說書的來伺候，彈彈唱，倒還清雅。晚酒，即擺在留春館，我已分付他們去張挂燈彩。又叫了一起燈下扇戲，在院外變著戲法兒下酒。午後，隨意起坐的地方，亦在留春館內，所有紙牌牙骰圍棋雙陸行令的各色簽籌，我皆預備齊了。逐日的用度，我叫媚奴記著數目，俟半月後，開出清單，衆位太太再照股分派。」衆位夫人聽說，同聲讚好。洛珠道：「我說交代他去辦，都不會錯事的。很好，徒難了你罷罷，你辛苦十數天，明兒算下帳來，你應出的一股兒，我們代你公攤了，算分酬勞罷。」蘭姑搖頭笑道：「不勞你費心，諸位太太公攤下來，我還要沿門去道謝，那倒不值得。我聽你讚好，只當你一人代我會鈔的呢。」洛珠笑道：「你也太小量了人，你那一分兒，就派我代你出，可好？」方夫人道：「外邊老爺們的酒席呢？」蘭姑道：「也照內裏的酒席一樣，午飯在覽餘閣，晚酒在叢桂山莊，起坐在紅香院，也喚了一班清唱，與兩個說平話的伺候。」方夫人點頭道：「就這麼著，不要再累贅了，你可安排去罷。內外伺候酒席的，亦要派定他們，方沒處偷懶。」蘭姑答應出來，衆夫人坐了片刻，亦各散去。晚間，方夫人陪著婉容閒談，到二鼓以後，方回房中。除卸殘妝，叫小丫頭們各自去睡。只有綠鶯一人侍立在旁。方夫人猛想起日間的話，即細問綠鶯原委。綠鶯低頭想了，想若直說出來，怕的蘭姑見怪，欲待不說，太太既問我，叫我怎生對答？又不伏氣，放紅雲雙喜兩個騷貨過去。落後一轉想道：「啐，我也顧不了許多，放着這個機會，得着他們這般大把柄，不趁此時

扳倒他們，徒然將這空頭人情，送與奶奶。倘事過之後，他們仍舊裝模做樣起來，那時再說沒了把柄。況且日期又長遠下來，縱然太太相信我的話，也不好奈何他們。橫豎他兩人是恨極了我的，即如不說，他們亦不見得說我聲好。真正看著現的不取，倒取賒的去，再則我放他們過身，是容易的，設若他們記着我的仇恨，慢慢的暗中擺佈我，豈非我反失了便宜？就是奶奶，明日怪我，亦可推到太太身上，一定追問著，不容我不回，也就沒的說了。」方夫人見綠鶯沉吟不語，發急道：「怎麼了？現在你也變的這般怪怪膩膩的，日間你要說，奶奶又在裏面混岔，令人可疑。想必這件事，與你有礙，你纔不肯直說。明兒我若訪出了實在底底，再揭你的皮，滾出去罷！我最不願看你這可惡的形像！」綠鶯見方夫人發急，又聽說與己有礙，不由得臉上一紅，氣上心來，即走近方夫人身畔，悄悄的說道：「丫頭敢瞞著太太，因為這件事回明了，有關人家的性命，丫頭怕說大是非來。太太既說為我有礙，丫頭却當不起。」遂將紅雯阿瑤調情的話，與雙喜和阿瑤清早在兩翻軒中，一同走出。又怎生檢得他們的汗巾手帕，並有飛香同我看見。從頭至尾，半字不漏的，回了一遍。方夫人聞說，驚的直跳了起來，連罵該死道：「這還了得麼？我不過出去半月有餘，又沒過了三年兩載，府中即鬧出這般大事來。就此一端，可見平日我不能知道的事多呢。這件事，奶奶可曉得麼？」綠鶯見方夫人十分着急，反懊悔不迭。到底不該沖口說出，只說可以扳倒紅雯，代大家出氣。如今聽太太口氣，是要怪到奶奶身上，這便怎處？既已說出，又難縮回，即答道：「我告訴過奶奶的，奶奶叫我別急急的回太太，恐太太聽了生氣，又恐他們有性命相關，等他訪明情由，再設法婉轉來回太太。」方夫人頓腳道：「什麼糊塗話？很承他的體貼，怕我生氣，殊不知這是甚麼大事，有關府中的聲名，有礙老爺的臉面，奶奶只顧他慣做好人，一味的替人遮蓋，不明白而今是當家的人，迥非從前可比。將來再鬧出天大的事來，他也沒想壓伏得下了。我臨去之時，怎麼分付他的，叫他各事當心，第一是這些丫頭們，各家的主子，不在屋裏，他們就要自大稱尊的。府內的丫頭不必交代，本自派他拘管，即是各位太太家的丫頭，你也可以管得。今日偏偏是自家丫頭，鬧出笑話，鬧



他怎麼對得住我？你去請了奶奶來，我問他。」綠鶯聽得要請蘭姑來，知方夫人必要發作他的，分外心慌。連忙跪下道：「太太的恩典，要成全丫頭的，太太若抱怨了奶奶，使丫頭怎生見奶奶呢？奶奶早間叮嚀囑付的，叫丫頭沒說，少停一二日，自然來回明太太。並非奶奶有心欺瞞太太，這亦是奶奶一片好心，總怪丫頭嘴快，請太太責罰丫頭一頓，丫頭情甘領受。」說着，那喉間聲音，顫微微的，幾乎急出淚來。方夫人見綠鶯如此情形，亦明知蘭姑非好意欺我，他本來生性慈厚，耳活心軟，攔不得人家一句好話兒。多分紅燵雙喜兩個障孽，亦曉得綠鶯要回明了我，自知不得過去，先去央求了他，託他遮蓋的，便喝起綠鶯道：「你知道甚麼，快去請了奶奶來，我自自有道理。」綠鶯不敢再說，只得爬起身，慢騰騰的一步三挪，來至蘭姑房內。時蘭姑亦未安睡，坐在燈下謄寫帳目，抬頭見綠鶯立在面前，即放下筆，笑道：「你又來討信的罷，不要性急，我總叫他們到你那裏去。難道我還幫著他們使你落空麼？」綠鶯噉着嘴道：「還說這些話做什麼，將纔太太再三追問我日間的話，我沒有得對答，只好推到奶奶身上。太太叫我來請奶奶過去呢？」蘭姑聽說，吃了一驚，忙問道：「究竟你說了沒有？」綠鶯道：「我怎麼好說呢？所以纔說你老人家曉得的。」蘭姑信以為實，念聲：「阿彌陀佛！」道：「好好，你不說明甚好，我就去見太太，自有我的說法。」便立起，叫飛香執了燭台，在前引路，帶著綠鶯向方夫人房中來。綠鶯跟在後面，又是作急，又是好笑。待蘭姑將至房前，即退了下來，一溜烟跑到自己房內，門上門，吹滅了火，上床和衣睡倒，傾耳靜聽外面的消息。因綠鶯的房，只與方夫人隔了一板，凡說話，皆聽得清的。蘭姑進了房門，見方夫人氣生生的坐在桌畔，即走近笑問道：「太太沒睡麼？叫綠鶯來喚我，有什麼事？」方夫人也不叫蘭姑坐下，便長嘆了聲道：「我的奶奶！我到雲太太那邊去，怎生重托你料理府中各事，要格外當心；因你是初次當家，恐人衆不受你壓伏，不要我不在家鬧出笑話。此時偏偏鬧下大是非來，雖說是丫頭們，可以攆逐，到底與府裏的聲名不甚好聽。及至綠鶯要回明我，你又攔在頭裏，不叫我知道。我真不解，你是何用意？終不成雙喜這種該死不堪的丫頭，還不趕早打發他出去，耳目清淨，還要留他

在府裏裝幌子麼？阿瑤亦當立刻攆逐，我不告訴老爺，送官究治，即是天大的恩典了。若被老爺知道，發作出來，你皆耽著不是。紅雯那東西，我自無法處置他去。請你來，不爲別的，既然綠鶯告訴你，你不肯使我知道，是何原故？

「蘭姑聽了，方恍然明白。綠鶯已回明了方夫人，在我面前假稱未說，是哄我來的。又恐我當面抱怨他，我豈不是倒被他誑騙了麼？幸而我沒有冒失，代他們辯白，不然，太太還要疑我受了他們買囑，好在是綠鶯說的，並非我不代他們彌縫，他們也怨我不著。」蘭姑只得照著綠鶯的話，回了一遍。末後，又分割自己不是有心來欺太太，卽如我不當家，知道小使丫頭們犯了這個病，是片刻不能容的。何況我現在管理府中事務，又值太太不在屋裏，皆是我的責任。我實因傳說開來，怕的他們無顏見人，恐有性命之憂。在先安慰住他們，然後再緩緩的回明太太，借個名目，開除他們。這是我的愚見，其中並無別情。」方夫人聞說，點頭道：「我也知物極必反，而且他們業已走錯了路，挽回不轉的了。你平時，亦曉得我並非那般性急的人，凡事不由人計較。你該暗中先告訴聲，大家商量個法兒，處置他們，你大不應瞞著我。倘若老爺得了風聞，來問着我，我尚不知道呢，豈非笑話！再則也叫紅雯看輕了我，以爲我可欺瞞，下次更外妄行無忌了。你回去，切不可走漏消息，待我明早叫了他們來，自有我的辦法。」蘭姑見方夫人肯成全他們，甚爲歡喜，忙應道：「那我曉得，就是太太不知會我，我亦不敢多口的。」卽轉身帶了飛香退出，仍回房內，將這纔方夫人的話，說與媚奴知曉。媚奴笑道：「這是太太奶奶積了大功德，却便宜了紅雯、雙喜、阿瑤三個人了。」蘭姑道：「罷喲！人都不可做盡了的。就是這麼，他們也無地自容。我若是他們，久經尋死了，難道你還不稱心麼？」媚奴道：「奶奶說的話好笑，我有什麼不稱心？若是量小的人，綠鶯先來告訴我，我卽過去羞辱他們一場，也出出日前的悶氣。我反叫綠鶯來回奶奶，聽奶奶示下，如何辦理的。」蘭姑道：「你們聽著罷，明日太太叫了他們上去，我倒很替他們愁着，怎麼回得出口？你們也去睡罷，明早我還要早起，安排太太們的酒席呢。」飛香卽趕著過來伏伺蘭姑安寢，方同媚奴退出。次日黎明，方夫人卽起身，先叫小丫頭去打聽，衆夫人仍未梳洗，一時

得不得過來。又問明小儒已由紅雯房裏出廳去了。便分付綠鸞去叫了雙喜來。你不可對他說什麼。」綠鸞答應出外，少頃帶著雙喜入內。方夫人舉目見雙喜頭尚未梳，臉上一紅一白的，甚是驚懼。正待開口，紅雯亦趕著過來，問了早安。方夫人明知他不放心，我叫雙喜來問話，我正要叫他來聽著呢。便命紅雯一旁坐下。方夫人頓時沉下臉來，厲聲問雙喜道：「你由七歲進府，現在已有了七八個年頭，也該知道府裏的規矩。向來男女家丁，有事傳話，不許私自交談。無論在府裏多年勤勞的家丁，一犯此病，即時擯逐。你日前做的事很好，以為我在雲太太那邊，即不知府裏的事麼？豈知我人在那裏，心在府中，最不放心，是你們一千人。今兒你好好從直招認，我都可開豁成全你的臉面，決不叫老爺知道。若有半字含糊，冀圖混賴，我即刻將你處死。」雙喜在方夫人叫他的時候，心內早懷著鬼胎，怕的是綠鸞說了什麼，那件事發作起來。此時聽方夫人兜頭即問到這裏，好似半空中打了個霹靂，又見綠鸞等一班丫頭，多笑咪咪的立在方夫人背後，望着他抹臉刮鼻的做樣。雙喜直臊得滿面紫漲，恨不能一頭鑽入泥土裏去，纔掙得起今朝的羞恥。紅雯聽得方夫人叫雙喜去問話，大大吃了一驚，即猜到八九分是園中的事發作。又轉想到蘭姑曾經允過他安慰綠鸞，縱然別的丫頭說了是非，都不比綠鸞是親眼所見，太太亦未必曉得透切。是以急急的跟了過來，好見景生情的代雙喜分割。不意方夫人早已盡知，竟不容雙喜辯說：「料想我的事，太太也知道了。」紅雯這一急，更比雙喜難以爲情，不禁面如死灰，遍身發抖，痛自懊悔，不該冒昧跟來。分明是自投羅網，走開不能，在這裏又不便，真如坐在針毡上一般。方夫人回頭見紅雯這般形容，便冷笑了聲，喝問雙喜道：「你到底怎麼？難道還想打點出個主意，強詞辯理？再不然，還是狡賴到別人身上去？」雙喜此際，真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惟有扒在地上道：「丫頭該死，一時糊塗，只求太太恩典，立刻打死丫頭，丫頭毫無怨恨。太太若一定追問什麼情由，太太想已盡知，丫頭都是有的，絲毫與旁人無涉。」說罷，伏在地上，嚎啕大哭。方夫人見了，倒反不忍起來，暗想蘭姑不獨忠厚，而且頗有見識，果然追急了他們，定有性命相關。二則追究到水落石出，雙喜必當

將紅菱的隱情，和盤托出，豈不與老爺面目有礙？我亦就著失察的不是，不如將機就機的訓飭他們一頓，把雙喜竟賞了阿瑤，也算一件陰騭。想定主見，惡狠狠的回頭瞅了紅菱一眼道：「你親耳聽見的，不是我信了旁人挑唆，冤屈你房裏雙喜，沒以爲你做的事，我不知道，我比什麼人還清楚呢！從今，你要加倍謹慎，力洗前愆，方可爲人。你尙在這裏幹什麼，難不成要雙喜說出了，你纔走開麼？」紅菱聽方夫人說到他身上，羞的無地自容，又聽方夫人叫他回房，真同遇赦相似，霍地站起身，飛奔出外，一路哭回房中去了。方夫人即將綠鶯叫過，附耳說了幾句。綠鶯點頭，亦隨著紅菱走出。原來方夫人見紅菱羞愧已極，恐他沒臉見人，自尋短見，遂暗暗分付綠鶯在他房外暗著：「停刻我打發人來看守着他。」方夫人又命小丫頭去園中，叫阿瑤來。阿瑤不知何故，一路走着，即盤問小丫頭原由。小丫頭便對他說了，把個阿瑤嚇得魂銷魄散，欲待不去，偏偏已走到後進，硬著頭皮，來至房外，便摘去帽子，跪倒，連連叩頭，碰的地上亂響。方夫人亦不便再問，叫喚了梁明進內，將大概情形略說一遍。又狠狠罵了梁明幾句，當分付梁明即在院落內，將阿瑤重打四十大板。可憐梁明氣得塞住咽喉，幾乎暈倒，自己先向方夫人叩頭認罪，回身在明巷內，叫進四名值班傳話的小廝，將阿瑤拋倒，拽至院落中，按翻在地，梁明自己動手，取過一根極闊的竹板，用盡平生之力，打了四十，恨不得一板將阿瑤打死，方才快活。四十板打完，梁明眼睛都氣紅了，還要再打。反是方夫人喝住，阿瑤早打的皮開肉綻，兩腿鮮血，浸出褲外。伏在院落內，畏縮不動，一時不得起來。方夫人又命小丫頭，取過戒尺，將雙喜兩手扯出，每手打了二十。打的雙喜腰肢亂扭，哀哀乞饒。然後叫梁明將雙喜領回，「即配你姪兒罷，並施恩不要你繳賠雙喜的身價。我既責罰過他們，却不許你再磨蝎他兩人。老爺面前，不用提起，只說我的主意，把雙喜賞給阿瑤爲妻的，限你立刻領他們出府，不准停留。」梁明聽方夫人說完，扒在階下，叩了幾個頭道：「真正是太太天高地厚之恩，連小的都碎身難報。」此時阿瑤雙喜，亦聽得明明白白，真乃悲極生樂，雖受了羞辱，倒完成彼此心願。兩人心內，亦着實的感激。阿瑤掙扎著爬上幾步，同雙喜一齊叩頭，謝了方夫人，隨著梁

明出外，梁明又將阿瑤痛罵一場，便雇了頂小轎，送雙喜同阿瑤回去。阿瑤自知南京難以存身，待傷痕全好，帶了雙喜，回轉杭州，另尋生計。方夫人發落了阿瑤，雙喜，即請過蘭姑，叫他除去了兩人名字，園裏另派妥當家丁去接管。「老爺問起來，即說我的主意。」又叫蘭姑在衆僕婦中，選一個年老可靠的，與自己房內一名最小的丫頭，撥去伺候紅雯，須囑咐他們寸步不離。果真勤謹，每月我另有賞給。蘭姑見方夫人處置得當，甚爲佩服。正說著，衆夫人已約齊過來。此刻內裏衆人，多知道了，無不稱讚方夫人寬厚待下，又成全了他們的面目。直待事過之後，方夫人始緩緩的告訴了小儒這段情由，小儒亦氣了個半死。由此即不喜紅雯，深鄙他爲大輕薄。每月倒在蘭姑房內住的日子多。甚至蘭姑逼極了他，纔到紅雯房內去歇一宿。仍是懶懶的，不大愿意，與從前那等密愛柔情，迥然各別。紅雯也自悔錯了念頭，又想雙喜雖說挨了一場打罵，倒遂了心愿。他兩個又離了這府中，不比我活活在這裏被人背後說笑。即如老爺，以前待我何等寵愛，現在待我何等冷落。我更要揚眉吐氣，只怕今生都不能了。想到恨處，惟有付之一哭。屢次欲尋個死路，無奈僕婦和小丫頭，日夜防守。又有蘭姑常過來再三勸慰。紅雯不由良心發現，深感蘭姑自此把那要爭強尙寵的心念，一概收起。便兢兢業業的學做起人來。此乃後文，無須贅敘。且說衆夫人約了方夫人，到延義亭內抹牌著棋，各隨所好。前廳小儒亦約齊從龍等人，到覽餘閣裏面。皆是蘭姑一人照料兩處的酒席茶水。晚間，留春館叢桂山莊的燈燭等件，井井有條，毫不紊亂。紅雯推說有病，不好出外。衆夫人亦不去邀他。光陰迅速，早已過了半月。小儒又與方夫人商議，單備下幾席代從龍、婉容、小鳳餞行。王蘭諸人，亦要仿例而行。倒是雲從龍立意辭脫，趁此秋涼天氣，正好登程。恐交了深秋，風雨纏綿，道路不便。即擇定黃道良辰起行。是日小儒等人，直送至河干，再三珍重而別。方夫人與衆位夫人，亦送婉容、小鳳登舟，無限叮嚀，洒淚分手。雲從龍攜著一妻一妾，並數十名男女家丁，專程進發。此次衣錦還鄉，非比前番出來投親的境况，真個歸心似箭，一路滔滔，並無羈絆。到了河南交界，早有本省官員，前來趨迎候送，多知從龍是聖恩隆重之臣，將來是要大用的。誰不想過來

討個好兒，作後日相見地步。從龍因到了父母之邦，分外謙遜。無論一官一吏，皆親自接見，稱謝不遑。光州知州，得了消息，早飭令固始縣，將從龍故宅，改砌府第，修理得煥然一新。又在府旁造了十數進房屋，一所花園，爲從龍遊憩之地。從龍抵家後，卽先祭祖塋，墳前兩行華表，夾道松楸，甚爲壯麗。隨後往拜親族朋友，皆量其家之有無，分別等第餽贈。親族人等，歡聲不絕。這些閒文，暫且擱過。單說小儒等人，自送從龍起身，大家依然朝夕取樂。此時正交八月天氣，園中丹桂齊開，小儒早命人打掃叢桂山莊，意在約王蘭等賞桂吟詩。便至外書房，與王蘭伯青二人商議。忽見連兒忙忙的進來，回伯青道：「今早聶大姑娘墳上看管的人，進城來稟報一件奇事，說墳塋前梅花，因前日下了一天雨，一夜工夫，滿樹多有了花朵。三五日間，竟開的十分齊整，人人都稱怪異。那有八月初開梅花的道理？又有一班讀書人，說什麼十月先開嶺上梅，是有的。如今是八月，還欠兩個月呢。又有說是花妖，又有說是花瑞。目下哄動城內城外的人，盡去賞玩。由早至晚，紛紛不絕。所以管墳的人，特地來稟報聲，並請老爺下鄉，也看看奇事。分付個日子，他好去預備著。」伯青聞說，大爲詫異道：「天下那有這般奇聞？冬令梅花，移到秋令來開放，縱然天氣不正，時寒時煖，只好參差半月十日之間，容或有之。未聞相殊六七十日之多。」王蘭不待伯青說完，卽跳起來道：「有趣有趣，真算一樁奇事。」秀生前本是一個奇人，連沒後他的墳塋上梅花，都開得奇怪，方不愧有生至死，這一個奇字。連兒你去對管墳的說，叫他家裏預備着，我們明早都來看花呢。」連兒答應退出。伯青問王蘭說到慧珠身上，不禁觸起情懷，益益欲淚，勉強笑道：「者香向來，聽不得一句話的，我看你比別人分外忙些，分外家興些，我尚不解這梅花，因何當秋而放？究竟是妖是瑞，令人莫測。」小儒點頭嘆道：「伯青不必猜疑，此梅不關妖冰肌，不同凡響，而現他生有自來，雖然物化，豈如那草木其朽之輩？我意其幽魂貞魄，定相依於梅樹，歷久不沒。質之天地山川之秀，鍾靈於物，一旦暴發，不必待時而出。是以這梅花當秋開放。又可見秀一生爲人，不拘格局，隨

在督可顯發其英華。我們明日去看梅花，到要備幾樣祭品，前往祭奠纔是。王蘭拍桌稱是道：「小儒之論，深合我心。那說妖瑞的，定是妄人，不足與言。何乃伯青亦疑似於妖瑞之間？晚卿有靈，必以伯青爲非知己。」伯青見小儒王蘭兩人說的鑿鑿有據，不覺手舞足蹈，狂喜起來。「若依他們說，豈非晚秀雖死猶生，明日我到墳上，須默默通誠，訴說相思之意。他竟可仿漢武重見李夫人故事，通諸夢寐。本來他歿的時候，也會託夢與我的。」復轉念至慧珠生前何等恩愛，而今直落得一坯黃土，縱然有夢，亦不過曇花泡影，一現而已。焉能如在世握手論心，並肩密語，那般可親可近之况？又不禁轉喜爲悲，歎歎不已。恨不得立刻飛到墳塋，見了梅花，如見慧珠一般。一時二郎衆人，皆得了消息，走過來詢問。齊齊稱異。內裏衆夫人，亦知道了，都覺得此事甚奇。首先洛珠聽說，悲喜交集。定要到姐姐墳上去走一遭。又去告知王氏，一同前往。大家卽約定：「明日待小儒等看了回來，果然是真，我們後日也去走走。」次早，小儒命備了數騎牲口，與伯青王蘭二郎五官梅仙等五人，又帶了幾名家丁，挑著祭禮，直向慧珠墳塋而來。一出了城，卽見來往車馬紛紛不斷，三五成羣，多談論的是梅花奇事。衆人卽加上一鞭，不多片刻，早至墳前。相離不遠，便覺得梅香撲鼻。林外下騎，衆人再舉目觀看，但見百餘株梅樹，開得如燦雪一般。尤奇是枝葉尙未全凋，一叢密萼，夾着幾片半綠半黃的葉兒，分外好看，令人乍見，多不疑是梅花。衆家丁趕去開人在石凳上擺開祭禮。小儒等先上前作了揖，隨後伯青方走上，恭恭敬敬，立在中央拜石上，深深四拜。心內默默暗祝來意。拜罷，不由一陣傷心，止不住滔滔淚下。低低叫了一聲：「晚卿！你既有靈，憑附梅花之中，當見我此時親來祭奠，何以數年之久，連一個夢兒多不會給我相見？莫非你仍是在生心性，不肯體察我的衷腸，依舊和我決絕麼？」祝畢，又叫了數聲。此際伯青如醉如癡，好似自家叫着，有人在那裏應著，呆呆的側耳凝神靜聽。小儒忙走過來，將他扯過道：「我們到後身倚壙上去看，比在這平地上清楚。」卽命連兒焚了紙帛，喫了酒漿，邀著衆人，來至後壙。見百餘株梅樹，皆有碗口粗細，枝幹屈擎，層層疊疊，每枝上竟不開數百朵花的前後左右，結成一片花山，真乃綉團錦簇。衆人

又下來周圍賞玩了一回，莫不嘖嘖稱妙。惟有伯青不發一言，點頭嘆嗟而已。王蘭便來逗著伯青，說笑道：「昨日小儒說，畹秀之靈，附於梅花，古人有梅妻鶴子之喻，這一來，伯青豈不做了半個林和靖麼？我勸伯青今夕，即在墳前設下紙帳，邀梅花入夢罷。」衆人聽說，都笑了起來。伯青亦禁不住破涕爲笑。王蘭又叫家丁，揀那梅花密處，折了一枝下來，帶回去插瓶。伯青囑咐管墳的，要當心看守，不許來看的人胡亂攀折。待花謝之後，你進城來領賞。」管墳的連聲答應。即請衆人至他家內，小儒等略坐了片刻，吃了一鍾茶，便起身騎。惟有伯青，猶一步一回頭的，依依不捨。被小儒等再三催促，始縱轡回城。方夫人等，聞得人衆已返，趕著請小儒諸人回後細問。又要折來的梅花賞玩，莫不稱奇嘆異，覺得比冬令開的，加倍花繁蕊密，香擅色嬌。衆夫人即約定次日日出城，直至下晝時分，方各回來。連日府中內外，談不了，說不盡，多是開梅花的故事。還有那班不及隨去的男女家丁，深以不見爲恨。男家丁，尚可偷空到墳前一觀；未去的丫頭們，只好以耳代目，聽去過的人講論。說也奇怪，自從伯青等與內眷們去，看過以後，管墳的又進城來，報說忽然一夜大風，吹得滿樹梅花，一朵皆無。尤怪是墳前偌大地方，連落下的花瓣，不知被風吹到何處去了。伯青聞說，益信小儒之言不謬，足見這開的梅花，竟是畹秀芳魂所附。給我們看過，即一夜收去。便想作篇序文，敘說梅花奇異，再做上幾首詩詞，表明畹秀一生貞潔，將來好留作佳話。遂興忽忽來尋王蘭小儒等人商議。未知作出些什麼詩詞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對月傷懷無心訴苦 因人成事有意聯歡

話說祝伯青因陳小儒王蘭說到慧珠墳上梅花，交秋開放，是慧珠貞魂憑附。又因管墳的來報，一夜工夫，謝落罄盡，益信而不疑。便至外書房，與小儒王蘭計議，欲作篇序文，表明這段奇聞。再遍請當道名流，題上詩詞，即成千古佳話。小儒點頭道：「此舉甚善。但是這篇序文，須作得恢詭離奇，方可壓得住卷首。我意將此事開明節略，寄往



山東托甘又盤一敘，必得他那新輪老手，始作得出好文字來。將來我們胡亂做幾首詩，寫上去罷。」王蘭拍手道：「我幾乎忘了，定見託甘老去做，這麼若大一件的奇聞奇事，沒有一大篇絕頂序文，豈不反將這件事弄得雪淡伯青，你可寫起一函，明日即專人前去。在那裏坐待，使甘老頭兒無從推託。」伯青忙叫人取過筆硯，先逐細將原委敘明，後又懇懇切切，書就一封託函，遞與小儒王蘭看了，方纔封好。小儒也寫了一封通候書函，附寄甘誓，又詢問甘露近來東昌的政事。兩封書函，疊在一起。伯青即叫進一名得力家丁來，吩咐道：「這兩封書子，送到東昌甘老太爺那裏去的。你明早即要動身，不可遲誤，要守取回書到手，方許轉來。」家丁接過了書函，退下，自去收拾起程。王蘭又向伯青道：「你將敘的節略，多謄正出幾張來，明日即分頭送與各處，請人題詠。一俟甘老兒序文寄到，便可開雕。好在題詩填詞，只要知道原委，看了節略，就可做了。」伯青聞說，甚以爲然，叫請了梅仙五官過來，託他兩人用雪浪百番魚子箋，寫成數十張節略，揀那在城知名之士，送去請他題詠。隨意一詩一詞，不拘體格。隔了數日，早有人紛紛送到。因這件事，合城的人大半皆知，還有目賸過慧珠其人，後來又深知他守志不嫁的情由，今見祝伯青如此鄭重其事，又聲明彙齊刊刻，好留爲美談，無人不樂於附和。伯青遂與小儒王蘭評定甲乙，分了次第，抄合在一處。專守到東昌的人回來，再議若何發刻，暫且擱過不題。單說紅雯自遭方夫人申斥之後，又將貼身伏伺惜的雙喜開除出去，益發懊惱。雖然有名小丫頭，叫做六兒，今年纔得十二歲，那裏知眉目高低一味的偷懶好睡，又不能過於呼喝他，因六兒是方夫人撥來的丫頭，至於雇工的一名老僕婦，分外不能使喚。方夫人叫他來看守紅雯的各事，紅雯尙要依著他去行，不然即至方夫人前搬嘴搬舌。而今紅雯是失勢的人，非比當日每月小儒或來一次，至多不過兩次。縱來，亦係蘭姑多方勸說來的。紅雯見了小儒，自恨自愧，尙且不及，那裏還敢去爭寵獻媚，豈惑小儒麼？紅雯本是個風月中人，又自負容貌過人，日前小儒常宿在他房內，相假相傍，朝暮歡娛，是親熱慣的，倒不覺怎麼。一旦忽然夜夜空床，孤枕朝朝被冷衾，寒愈顯得淒涼景況，一時兒都難挨受。所有日間過來閒話

的，只有洛珠蘭姑二人。洛珠平日還與他相好，蘭姑是可憐他失勢，故約了洛珠來和他談談說說，聞他懷抱，生恐紅雲自尋短見。此乃他二人的好意，其外並無一人偶而過來問寒問煖，了頭們更不必交代，素昔皆惱他大模大樣，擅作威福，難得今日幹錯了事，不來譏笑紅雲，即是十二分的情面。誰肯再來同他親近？紅雲亦怕他們口舌快利，悄然說出什麼話來，又不能同他們認真。爽性見了他們，反遠遠的走開，以免煩惱。實在悶極了，仍是到園中就近處在散步一回。好在此時管園的，盡派了老年家丁，紅雲又預爲在蘭姑前聲明。這日却是中秋佳節，府裏前兩日，即忙着收拾出叢桂山莊，預備衆位夫人晚間賞月飲酒。是夕紅雲亦勉強隨著人衆，至叢桂山莊，虛應故事，坐了一會。託言酒醉，便起身作辭，帶了六兒回房。外邊小儒諸人，皆在覽餘閣內飲酒，所以紅雲從紅香院前取路回來，繞半村亭，對岸樹木叢中，穿出走兩翻軒角門，進了留春館。此刻月正中，天明如白晝。留春館外，芍藥田一片空地，越顯得月色比別處皎潔。紅雲貪著月色，不忍便回，即倚在右首紅欄干上，仰着脖子，不轉睛看那天一輪皓魄，真乃萬里無雲，宛似一圓冰鏡，懸在空中，光華四射。旁邊有兩三點疎星，半明半滅。紅雲站了半晌，覺得身上微涼，便叫六兒回房，取件薄棉披風來。六兒亦覺涼氣侵人，已不得去取衣服，答應聲，卽一溜烟跑去。紅雲又捫了張杌子，至簷口坐下，對着月色，不禁長歎一聲，滿腹愁煩，一時多堆上心來。回憶一自幼賣入府中，太太十分看顧，如自生兒女一般。梳頭纏腳，皆是太太自己料理。偶而做錯了一半件事體，至重不過呵斥幾句，從未指甲在我身上彈這壓一下兒。後來各家太太，多住在一處，又砌了這座園子，府中的事，出入日漸其多，皆是太太一人管理，猶要帶管各家事務，彼時未曾交代奶奶，是派的我幫理。明說太太當家，其實我就要做得八九分主。府裏內外人等，沒一個不懼我，不來奉承我。連各家的僕婢，都不能占我的頭步。只有來拉攏我的，遇事討我個好兒。自問在這府裏，福也享盡了，威風也擺盡了，太太面前，百說百依，同夥們中，一呼十應。雖小家子姑娘，小官兒家小姐，多不得我這般快活。今春太太將我收在老爺房內，正合我的心境。太太亦因我從小穿慣吃慣，心是高的，眼眶兒是大的，倘

然發出去配名小子；或嫁經紀人家，縱說是平頭夫妻，那般日月，叫我一天也過不去。收了房，老爺待我亦好，要算千依百順，從沒有拗過我一件事兒。只當今生今世，一線到頭的，這麼受用無窮。可惜我自己少了主意，自作自受的，鬧出這件事來。而今弄得合府皆知，人人笑話。老爺太太，又冷落不堪。目下我竟死不得，活不得，進退兩難。我今年纔二十歲的人，一世光陰，方過下一小半來，叫我那後來的歲月，怎生挨得過去？倒不如早早死了，落得乾淨。」紅雯想至此處，不由傷心，望著天，紛紛淚下不止。又猛聽得院餘閣那邊順風吹，一陣陣笛韻悠揚，歌聲溜曉，酸心刺耳。遙知「小儒」等人在那裏賞月，多應是五宮梅仙兩人吹唱。紅雯不覺又想到小儒從前恩愛，今夕若是好的時候，他斷不肯如此夜深，還在園內，同衆人取樂。定然早經回到我的房內，重整酒果，對面賞月。會記端陽，在廳上吃了幾巡酒，便託故回房，與我賞午。那知前一日，就暗中知照廚房，備下果碟，又叫雙喜喚了幾個小丫頭來，滿院落內，放黃烟花炮，頑笑。那是何等親密！目下是何等冷淡！當時我也不得覺什麼，真正人到失寵的時候，方知得寵的滋味。」紅雯愈想愈苦，止不住嗚嗚咽咽，暗泣起來。大凡人到更深夜靜之時，心生悲感，分外淒涼。何況一座若大花園，此時只有紅雯一人，坐在月光之下，暗泣，愈覺酸風颯颯，透骨生寒。那枝上的宿鳥，又一陣一陣，飛鳴起來。紅雯不禁心內有些害怕。却值小儒前面散席，回到上房，見方夫人等尚未回來，趁着酒興，叫小丫頭拿着手燈，向叢桂山莊一路而來。聽得有人哭泣，十分詫異。即止住脚步，探頭向外一望，見紅雯一人坐在留春館欄干前，對月悲傷。紅雯月中，又低低泣泣，訴出自己一腔心事。小儒聽了，亦覺淒然。雖說現在小儒與他冷淡，究竟從前那般恩愛，俗說燈前和月下，最好看佳人。又聽他一人訴苦，全訴的從前得意之事，現在自知做錯，反落於人後，不禁觸起小儒憐愛之心。即止住小丫頭，在耳門內等候；自己舉步走近紅雯背後，用手在他肩頭上一拍，道：「一個人在此，又發什麼？」六兒呢？」紅雯此時，心內又怕又苦，忽然有人在他背後一拍，狠狠的嚇了一跳，驚出一身冷汗，幾乎喊了出來。急回頭，見是小儒，方纔放心。即用手帕拭了眼淚，笑道：「你從那裏來？猛不知把我嚇這一跳！此刻

猶覺心跳到口，口跳到心的。怎麼你來，我不知道，也沒有代你掌燈麼？」小儒笑吟吟的，挨身坐下道：「我來半晌了，你何苦一人坐在這冷淡地方傷心自家身子，現在不好，快回房去罷。六兒到那裏去了？」紅雲道：「我陪太太在叢桂山莊賞月，坐了一會，覺得身子不爽，纔回來的。走到此地，愛這月色皎潔，坐半刻兒醒醒酒，身上有點涼，叫六兒去取件衣服來，不知這小蹄子去了半晌還不見來。」正說著，六兒已將衣服取到，伏伺紅雲穿上。小儒在月光之下，細看紅雲消瘦了好些，兩眼又哭得紅紅的，愈顯得姣媚可憐，即用手攜住他的手道：「我送你回去罷呀，喇！手尖子都冷了，還要坐在這裏。」紅雲見小儒與他親熱，心中又悲又喜，又不忍拒絕小儒，又恐方夫人等園中席散，走此經過，那平時不睡的人，見我同老爺在此，又要添油加醋，說出多少話來。即起身笑了笑道：「倒累你的步送我！」六兒與小丫頭趕著過來，掌燈照路，回到房內。小儒又切實安慰紅雲一番。紅雲本是個風月中人，見小儒與他和好，自己亦沒的說了。小儒道：「你早些睡罷，我到前邊房內看太太可會回來。」忽聽得外房一陣笑聲，已知方夫人回來。小儒忙著起身，到了正房，與方夫人談說了半回。今夜睡在紅雲房中，歇下，不免重整鸞鳳，深情密愛。紅雲亦曲意先志，百般承順。那知早已二五氤氳，花開結實，此乃後話，暫且不提。次早，小儒抽身來至外邊，見家丁忽忽上來，回道：「滴幾打聽得祝府那邊，有人去道喜，知道祝老爺與馮老爺皆奉特旨起用，是李文俊大人保奏的。」小儒聞說，歡喜非常，忙著入內，換了衣冠，先到園中，與二郎道賀。此時二郎亦得了信，內裏聚夫人，亦忙著與小黛賀喜。小儒隨即坐轎，向祝府而來，與伯青道了喜。又請祝老相見。一時王蘭等人均至，故此見禮入座，細問起用原由。伯青將邸抄查出，與人衆看。原來是李文俊親在內廷面奏，稱太常寺卿祝登雲候補知府馮寶均係有用之才，未便聽其湮沒。批摺著如所請，即飭該省督撫，迅速催令二人來京供職等因。王蘭先拍手笑道：「我輩數人，皆算出過仕了，惟伯青平時抱負經綸，尙未施展一番。楚卿雖出守淮安，又係半途而止。今日李公之舉，真深合人心。」伯青欠身笑說道：「小弟自知愚庸，又性成疎懶，與其臨事而債，莫若退而藏拙的好。今承李公之舉，

諱諱奉保，又蒙聖恩浩蕩，不棄蘅茅，諸兄以爲弟喜，弟反覺自懼。惟楚軀前次出守淮安，循聲卓著，表率有方，今番起用，真可一傾抱負。弟甘避三舍。」二郎笑道：「好呀！你說不過者香，倒將我取笑起來。縱蒙李公青眼，不過一個知府，值得什麼？伯青此番起用，將來專闢封圻，均未可定。」小儒笑道：「你們不用謙遜，在我看，各有各的經濟。上至督撫，下至雜職，官雖有大小，均是朝廷一命，各有專司之責。我們當洗耳以聽你們的循聲美政罷。」衆人聽了，皆一笑而已。伯青又留住衆人吃了午飯，方散。伯青回後，祝公又再四的訓飭了一番：「此次承你世兄美意，或在京，或外放，皆要恪共厥職，不可大意，以負聖恩。」伯青唯唯承受，回到自己房中。素馨小姐，早迎上來道喜。至是祝馮二處，皆忙忙的料理起程，轉眼九月初旬，祝馮兩家擇定三日後良辰起身。小儒等人，自有一番餞別。到了本日本兩府家丁，早將行李等物，發到河干，上了船。小儒人衆，直送至船邊，叮嚀而別。祝馮兩人是入京起用，不便攜帶家眷同行，俟有了地方，或在京供職，再接家小。在路行未數日，已抵清江碼頭，叫人上岸，到王營雇定車輛，一路無話。九月下旬，已到京中。二郎自然跟著伯青同住。伯青到了京，要去參見座師，拜謁同年。兩人又同去謝了李文俊。李公即留住他兩人在府中住下，免在外面封備公館。各事清楚，即趕著赴部掛號，預備引見。一日，引見下來，伯青補授了太常寺少卿，二郎仍以知府在部候選。伯青有了缺，自然另住。現交冬令，專待來春，接取家眷。二郎仍住在李相府，有李公代他各處知照，誰人敢不盡心。過了一月有餘，早選了浙江湖州府知府。二郎喜悅萬分，忙著來與伯青商量，年內不及動身，各事總在年內辦清罷。伯青亦以爲然。又寫就家書，并致小儒等人的書函，託他順帶。轉瞬年終，一切俗例，毋庸交代。過了五馬日，二郎先差人到南京搬取家小，自己亦趕着登程，暫且不提。二郎在路行走，單說伯青過了年，正待接取家眷，迎請父母來京奉養，却好今歲逢朝考之期，伯青考得甚優，又值浙江學政任滿，即欽點了伯青爲浙江全省學政。學政是欽差官兒，又不便接家眷了，只得暫停。即忙着謝恩請訓，收拾出京。誰知二郎早抵了南京，小儒等人見了面，自然又有一番道賀。適值伯青放學差的信息亦到，二部分外歡喜。一難得我到

浙江，伯青亦到浙江。一隨與衆人，同往祝府道喜。此時合城的官員，均在祝府，門前車馬，絡繹不絕，把個祝老夫婦，與素馨小姐，笑的嘴都合不攏來。祝公忙著款待各家親友，二郎因欽命在身，不便久留，趕着收拾，預備赴任。前一日，內外設酒餞行，方夫人笑吟吟的起身，敬了小黛一鍾酒道：「願賢妹此去，舟車無恙，一路順風，指日馮老爺高升極品，你太太就是一品夫人了。」小黛連忙起身接過酒，一吸而盡，笑道：「多謝大姐金言。」方夫人又道：「想我們一班姊妹，最難得陸續都到南京，又砌成這座花園，正可朝夕團聚。不意雲太太與蔣姨奶奶，回了河南，祝家妹妹，與趙姨娘及我們二奶奶，多隨任江西，我們花朝月夕，即冷淡了多少。現在你賢妹，又要到浙江，眼見得我們這班人，越去越少，只剩得我同王太太們，幾家人了。」說著，眼圈兒不禁紅了，忙着背過身子去，借着叫換酒，偷偷拭眼淚。小黛見這般光景，亦覺淒然欲淚。反是素馨笑了笑道：「大姐，又發跌了！這兩年，我們亦聚會得甚多。俗說人生在世，有合有離，何況翠顰妹妹隨任，是件極喜慶的事，將來不過幾個年頭，他們都仍要回來的。那時，還不是住在一起麼？」衆夫人點首稱是。方夫人笑着，打了素馨一下道：「你是個天生刻薄鬼，最不好相與的。我明白了，現在祝老爺放了學差，不好攜帶家眷，指日學差任滿，另放他處，你也要隨去的。曉得你巴不得離了我們，纔快活呢！明兒你要動身，我送你都不送，你可好麼？」素馨笑著拍手道：「你們看大姐，今日瘋了！我好意勸他，他反怪起我來，又說這些沒答撒的話來葬送我！」便推著小黛道：「大姐，歡喜你呢！一刻總捨不得你遠去，我看你可以掐斷苦腸，不同馮老爺去罷。還在這裏陪伴大姐罷！」引得衆夫人齊聲大笑。小黛臉一紅，也隨著笑了一聲。少頃席終，各自回房。小黛今夜是不能睡的了，同二郎各事料理齊全，早已天明。外面衆家丁，排齊轎馬，伺候起程。二郎穿了吉服，向衆人辭行。小黛、程氏亦與衆位夫人作別。衆夫人直送至綠野堂前等，小黛上了轎，方纔回後。小儒人等，亦待二郎起身，方回、二郎人衆，下了船，即刻揚帆開行。在路非止一日，早抵浙江地界。自從二郎去後，未及數日，祝伯青到了南京，先奔自己府中，見父母請安。祝老夫婦，見兒子此次回來，又是一番氣度，分外歡喜。伯青

略回了幾句話，卽轉身回到房中，見素馨小姐，攙着夢庚公子，在房門前迎接。伯青進房，寬了大衣，夫妻談談路上光景。伯青又將夢庚抱在膝上，摩撫了一回。晚膳後，早早安歇。次早，乘轎去拜小儒等人。接著人衆，無非洗塵餞行等事，不須贅說。惟有梅仙五官兩人，分外依依。梅仙是承當祝府內外各務，難以走開。五官恨不能隨了伯青同行。反是伯青再三安慰，又請他幫着梅仙照應，我格外放心。若微倖得了外任，自然請你前去。五官也只好罷了。伯青因欽限在身，不敢多留，擇定次日起身。來日穿換吉服，叩別神堂祖祠，又叩辭父母。祝公不過叫他到了浙江，秉公取士，無負聖恩而已。到了船中，隨卽開行。沿途自有一番迎送。交了浙省地方，迎送的官員，分外多了。先向省城住下，卽忙著專摺謝恩，及奏報接印日期。旋即擇日出示，先考省城，然後挨次下去。一日考到湖州府屬，二郎遠遠的出城迎接。原來二郎接了湖州府事，已一月有餘。衙中都延請的是幕中老手，雖說個月工夫，合府黎民，無不感頌。二郎接過了學院，沒有他的執事，仍然回衙辦公。單說伯青自開考以來，一乘至公，認真衡拔。署內雖有幾位闊文幕友，伯青從不假手，皆要自己過目。又嚴飭家人等，不許在外招搖。真乃冰清玉潔，點弊全無。饒不着伯青如此嚴密關防，在湖州府屬，尙鬧出一件天大事來。目下連兒是派的總局稽查，伯青因他自幼跟隨的家丁，纔派他這個職事。連兒亦起早睡晚的，不辭勞苦，用心稽查。伯青早牌示於某日開考。這兩日，却是閒期，連兒飯罷無事，在頭門外閑步。站了一會，毫無趣味，見斜對過有一家半邊茶舍，半邊酒館的鋪面，現交考期，生意加倍鬧熱。連兒信步走了進來，櫃上認得是學院大人的心腹家丁，敢不巴結，忙立起身笑嘻嘻的道：「二大爺，請裏面坐罷。這時候兒，多分是用茶的了，裏面雅座人又少，地方又潔淨。」連兒原欲走過來看看熱鬧，並不吃茶。今見店主人十分殷勤，若不進去，叫人家難過。亦笑着點點頭道：「很好！」卽走了進來。店主人猶恐店中人認不得連兒，怠慢了他，趕著跟了進內，安插連兒坐下，又招呼堂官，用心伺候。連兒入座，吃了一口茶，其味甚好，四面望望，店中甚爲鮮亮。此間是三間亭子，飛簷轉角，三面盡是天然飛來椅前，面挂著一色八張名公巧手製就的珠燈，背後板壁上，皆懸挂的

名人字畫，雖然是座茶館，倒一點俗氣全無。連兒意在吃一回茶，起身即行，却好在連兒對面，早坐下一人；此人約在三十以內年紀，生得氣概軒昂，衣履華燦，是個貴介的模樣。連兒看了一眼，也不放在心內。那人見店東如此巴結連兒，即叫過一名堂官來詢問。堂官低低回了他幾句，但見那人眉開眼笑，忙忙的走過與連兒拱手道：「兄台久違了，還認得小弟了嗎？我恐兄台而今是時上的朋友，多分認不清我了。」連兒忽見那人近前，與他施禮，又說得親熱，仔細將那人一看，又實在不認識。又像有點面熟，反弄得面漲通紅，不好意思起來。亦抬身回了禮，笑道：「呀，小弟生來眼生得很，只要極熟的朋友，相隔一年半載不見面兒，就有些模糊了。可不該打麼？兄台請坐了，好說話兒。」那人也不謙讓，就在連兒桌子對面坐下，笑著拍手道：「我說兄台認不清小弟了，老哥可是祝大人家賀二哥麼？」連兒見說出他的名字，足見來人是個熟識的朋友，怎麼我一毫記不起呢？分外著急難過，忙陪笑道：「我已奉申在前，實在隔的日久，記不清白，請問老哥尊姓大名？」說著又深深的一揖。自己先認了不是，那人遂笑着答禮道：「老哥，真是時上的人，俗語貴人多忘事，小弟姓華名榮，北直順天人，向在東府裏當差有年。你二哥隨著祝大人在京時候，我們常見面的，可記得上年柳五官爲貴居停贖身出來，王爺怕他性情驕傲慣的，得罪你們主人，會着小弟到你們公館裏代王爺致意。你二哥還陪著小弟坐了半會兒，可不是呢？這麼一說，你二哥該明白了。」連兒聽得來說得如此原原本本，料想不錯，以前的事也隱約著記憶不清，便順著華榮的話說道：「來來是華二哥，真正不錯。小弟該打，竟忘記了。所以我屢次得罪朋友，總因眼拙起見。請問你二哥，怎麼到這地方來的？」華榮道：「說也話長。」遂回頭叫堂官：「揀那上等可口的點心，取些來，我們餓的受不了了。」堂官應答，忙到前進安排。華榮又道：「我在東府多年，蒙王爺恩典，頗抬舉著我。上年陳大人有個王喜，荐在東府，後來謀幹得了官，赴漕標當差。王爺恐他年輕，不諳漕務，叫我隨他出外，也不算家丁，也不能算朋友，只算暗中各事照料著他。彼時我並不愿意出京，無如王爺再四切囑，義不容辭，只得勉強隨了王千總出京。你老哥想想，我們在東府內，



何等快活，何等勢能。隨了個把千總官兒出來，有何情趣？無奈礙著王爺面子，原想在外一年半載，仍回京中。不料王千總得了揚州衛守備，苦苦的留我，什麼話多說過，要說回京，萬萬不能。一則離不了你，二則要遭王爺見惱，說我荐人與你，何等體面，你多容不得他？那可不是砌到夾壁裏去了麼？我見王千總誠心相留，只好住下，自任事以後，在王千總的意思，竟要以幕席相待，反是我肯怕的人，背後譏誚。誰知前任遺交下一個朋友，叫什麼賈子誠，那個東西，雞肚猴腸，令人討厭。王千總被他騙得十分相信，我是一片好心，暗地裏很勸過數次。那知傳說到姓賈的耳內，恨我入骨，逐日裏搬弄是非，踹我的過兒，起先王千總却不信他，爭奈逐日的說去，究竟王千總也不是什麼好出身，不過是個我輩中人，那有爲官的材料？該應討了王爺喜歡，提拔了他，亦是他的造化。竟相信了姓賈的話，與我冷淡了下來。不怕你二哥笑，我們在東府裏的時候，誰敢給氣我受？只有我們吆喝著人的處在，又不希罕你這芝麻大的官兒衙門中事辦，便別著一口氣搬了出來。落後一想，甚爲懊悔。該同他要封書子，回京見王爺，錯差。不然，王爺還要疑我關脾氣出來的呢。再將這些閒言搬到王爺面前，那纔分別不清白了。除却靈樞山自有廟，何愁到處沒香焚？况這浙省是我舊遊之地，遂買舟南下。到了此地，承相好一班朋友情分，留住我盤桓些時，再圖事幹。不瞞你老哥說，連年我也積聚點兒，就是開個三五年，也還澆裏得起。我到了此地，將近有三四個月的日子，今兒幸會老哥，亦算天緣湊合。你二哥近年光景，自然是好的了。現在祝大人又放此間學院，你二哥心腹多年，想必派的上等差使，倒要請教一二。——連兒聽華榮一派鬼話，信以爲真，又見說得枝節不脫，分外不疑。也將自己近年景况說知華榮。未知連兒說出什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巧華榮移花接木 小書癡入泮采芹

話說連兒聽華榮敘說一遍，信以爲實，又聽華榮問到自己身上，也將歷年情況細說。兩人又問話了半會，堂官

早送上點心，吃畢，連兒起身作辭道：「今兒不陪你老哥了，恐衙門內有事呼說，明日再會罷。」說著，即叫堂官來算茶帳。華榮忙出了座頭，止住道：「你二哥，別要叫人笑話罷！今日難得幸會，請都請不到你二哥，這些許茶費，還要你破鈔麼？如不見棄小弟，明日午後，我們仍在此間會齊，你預先請半天假，我們好喝著酒兒說說話兒，倒很有趣。」連兒見他來意甚誠，不便多讓，便笑吟吟的道了多擾，方出店來。店主人亦起身相送。華榮直送出店外，猶再四叮嚀來日之約，千萬勿忘。遂彼此一拱而別。連兒回到衙前，早有他貼身的三兒上來道：「老爺問過爺兩次了，快上去罷。」連兒急忙入內，在伯青身旁站立。伯青道：「後日要開考了，此番你須要格外小心稽查，我訪得此地人文雖好，槍替甚多。你是我自幼放得心人，總交代你如此重任，切不可大意。」連兒應了幾聲。見伯青沒有話說，方轉身退出，回到自己房內。細想日間會的那姓華的人，倒很體面調幹，是個辦大事的。但是我怎麼一絲兒多記不得？實在我的記性是萬分要不了。想著又懊恨道：「人家同我這般親厚，我怎麼沒有問他的住處？明早我應該回看他去，方是正理。」落後一思想道：「好在明兒要見面的，諒他也不怪我。」一宵無話。次日午後，連兒果然上去請假半日，要去會個朋友，就在對門茶店內。伯青點點頭道：「早去早回，今夜有事呢。」連兒應答下來，即忙走到對門，早見店東笑臉相迎道：「賀二太爺，怎麼這時候兒纔來！華二爺都等得不耐煩了，連晚間的酒，他總定下。」連兒正欲回話，見華榮從店內拍手打掌笑出來道：「好信人呀！累我守候到這會兒。」連兒亦笑道：「實在對不住你老哥，因為衙門裏有點小事，就攔住了。今日罰我一說，兩人同步進內，仍是昨日的雅座內。華榮讓連兒上坐，堂官送上新泡芽茶，又擺下多少細巧點心，聽憑食用。兩人談談說說，分外投機。少頃，傍晚，亭中點齊燈火，早擺上席來。堂官一旁斟酒上看，今日亭子內，只有他們一桌。原來華榮來的時候，即包了這座亭子，不賣外人的茶酒。彼此歡呼暢飲，將近初更，連兒已有了幾分醉意。華榮在無意之間，問及視府中上下多少人口，又問到本衙中有多少幕友家丁。連兒見華榮舉止通脫，言語風趣，竟把當成一個知己。又有了幾杯酒下肚，那裏還思前慮後？便

將祝府中及衙門內細情，均說了出來。華榮暗暗記在心頭，可知一個無意，一個有心。現在外面已交二鼓，連兒因明日考期，半夜裏即有考童入場點名等事，遂起身叫酒保算帳。堂官笑道：「不須爺費心，華二太爺來時，即將一切費用，算的清清楚楚，交代櫃上了。爺改一天，再請他老人家罷。」連兒著急道：「華老哥，怎麼今兒的東道，又是你算？昨日怎麼說的？」華榮大笑道：「你二哥未免過於俗氣。今天我是專誠奉請，下次我就擾你，再不同你謙，可好？我知道你有事，請回衙罷。」又叫堂官掌燈相送。連兒見事已如此，只得罷了。道了謝，又問明華榮住落，即匆匆回轉衙門，辦理各事。再說華榮亦與店家討了一盞手燈，回自己寓所。何以華榮與連兒這般親熱，又百般巴結，那知華榮有件誑騙買賣，算己到手，怕的來人不信，難得碰見連兒，問明祝府情節，及本衙門底止，便益發胆大了。此刻出得店門，那裏是回寓，趕忙到這買賣人家來。這家是誰？亦是世代書香，此人姓陳名鳳岐，原籍杭州。他祖父手內，纔遷至湖州，推源宗派，乃是陳小儒的五服堂弟。上次小儒回鄉祭祖，曾交出一宗巨款，周恤遠近族人。後來陳仁壽回里，亦周濟了若干。鳳岐兩次所得，頗爲不少。他的父母，早經去世，只有一個胞兄，名喚鳳鳴，讀書不成，改了生計。由他祖父以來，皆係讀書成名。鳳鳴雖然自己改業，尙喜有弟可以紹繼書香。鳳鳴爲人，頗善營生，自得小儒等兩次資助，連年做些買賣，很有利息。雖未大富，亦可稱中等溫飽人家。所以一心一意的，督責胞弟讀書。那知陳鳳岐爲人，倒肯好學，生性却魯鈍非凡。今年已二十四歲，由十七歲出來應考，於今六七年來，刻苦用工，日夜不輟。無奈文章一道，終成隔膜。任他百般苦志，造詣總不精美。鳳岐心內，亦氣恨不過。想到小儒兄弟，少年科甲，位極人臣。現在合族中，無不沾他恩惠。我若再不博得一衿，未免要愧死了。大凡人有了憂慮，都要會自己排解。若一味呆想，不是成病，即入了魔道。而今鳳岐終日裏多是功名二字，橫在心頭，顛來倒去的胡思亂想。那裏知想到極頂處在，不歸正道，走入旁門去了。却好此次伯青放了學差，陳鳳岐得了信，忽然一喜。他亦知道祝陳二府交情甚厚。又有年誼，而今聽說，又砌了一座什麼花園，在南京城中，各家宅眷，住在一處，朝夕相見，分外親密。難得這姓祝的，放

了本省學政，我不如去求小儒介臣二位兄長，給書一封，交與姓祝的，我豈非穩穩一名文生麼？隨後一想，又意興索然：「他們居官的人，何能爲我的事，敗國家法度？而且聞得這位祝大人公正不阿。我家二位兄長，既與他相契，豈不知性情？我縱然去求書函，也未見得有濟。求得到手，固屬是件妙事，倘或不行，反惹二位兄長看不起我，好說人生天地間，不能立志，巴幹功名，倒來奴顏婢膝的求人，竟可當面中飭一頓，那纔沒面目見人呢？若說錯過這個機會，我自知筆底欠佳，前後考過五六次，沒有一次中，連那小體面都沒有得過，還挨了兩次大大沒趣。那却怪我不好，未將題目審清，率爾操觚，被學院大人叫上去，一頓教訓，又發學申飭。目下湖州人提及此事，無有不笑話我。自家胞兄，更無須交代。直至今日，還抱怨不了，亦不能怪他。我歷年讀書之資，與逢考費用，實在用的不少。他又是一個起家的人，原是指望我已得一步功名，接續書香，纔肯忍痛使用。見我連次不濟，自然怨恨。」陳鳳岐連日心中百孔千絲，晝夜不安，飲食總減了好些。今日實在煩悶，不過步上街市，看看熱鬧，解解悶兒，不覺走到學院衙門，望着衙前，歎了一口氣道：「不日學差到此，我又要來掙命，真正我都怕進這一道鬼門關了！」信步走入對門茶舍坐下，一面吃茶，一面又想起心事，不禁有時點頭，有時咋嘴。鄰座的人，莫不笑他是個瘋子。偏生華榮也在此間吃茶，守個朋友，見陳鳳岐如此形狀，亦覺發笑。再見他衣履潔淨，是個富戶人家打扮，忍不住走過來，與他答話。通了姓名，又問他有何心事。陳鳳岐刻下已入了魔，見有人問，他也不隱藏，便將細情從頭說。又說到自己與陳小儒是族中兄弟，華榮不禁心裏一動。想陳鳳岐是個書癡，何妨欺他一欺，倘或墮入術中，倒是一宗好好財氣。遂仰面笑道：「足下不要見氣，也太沒有心計了。既有陳大人這般好靠背，爲什麼不早點預備？或請陳大人發封書子，或祝大人到南京時候，請陳大人當面囑托，豈非十拿九穩的麼？而今事到臨頭，指日學院將要按臨，還有用嗎？」陳鳳岐蹙足道：「我久經想到此間，在祝大人未出京時，卽有此意。無奈家兄等，甚爲古執，又聞得祝大人亦十分風峻，怕的畫虎不成，反類其犬。故而因循至今。」華榮又點頭道：「你的話，亦慮得不錯。縱然陳大人肯給書子，卽

當面囑托，亦不中用。府地方多少文章，那裏認得明白？再則法院大人若干事件，臨期忘却，也在所難免。情分固要，最妙是內裏有人點撥着，纔可成功。」說著，又對鳳岐嘆了聲道：「我實在可憐，你是個老實人。」遂起身，扯了鳳岐，到旁廂僻靜的座頭上坐定，低聲道：「你可知我是什麼人？實不相瞞，我乃祝大人貼身一名心腹。大人現在已按臨省城，不日卽至此地。因風聞湖州文風太劣，槍替甚多，着我先來密訪。我見你忝係可憐，說不得賣點法，成全你罷。非是我誇口，就是我們主兒，那樣聖明，個把秀才，我們還可做半邊主人呢。但是須要謹慎，切不可稍露風聲，有礙大事。」陳鳳岐聽說，直喜得手舞足蹈起來，出位，連連作揖道：「倘蒙閣下如此成全，真是我陳鳳岐再生父母。容我回去，與家兄商量，再來覆命。未知尊寓何所？」華榮聽他尚有哥子，不由怔了一怔，忙道：「閣下理當回去，與令兄商量，我住的所在，却不便說出，你亦不便前去。待學院到的時節，前兩日，我來會你。」陳鳳岐連聲應答，忙會了茶錢，彼此作別而去。鳳岐一路回家，揚揚得意，走進門，却好鳳鳴在家，鳳岐將他扯到後面，由頭至尾說了一遍。既有這般機會，千萬不可錯過。鳳鳴聽說，連連搖頭道：「我勸你安穩些罷，又點頭點頭，受人家騙了人，人見你有些傻氣，故意同你說笑。你卽信以爲真，回來亂說。這種事，只有人去尋他，沒見他來尋你。倘若你不願意，到不是落個把柄與你麼？再則，要我一口氣拿出若干銀兩，與你去買關節，我是捨不得。日後還要被人家笑話呢。就進了學回來，也見不了人的。」鳳岐起先一團高興，見鳳鳴冰冷的回絕了，他頓時又愁上眉尖，嘆了聲道：「不是小弟捨得用錢破鈔，去做這勾當。因爲我除了讀書，毫無別業。前次蒙哥哥教訓，說若不進學，可惜書香卽由我這一代斷絕了。小弟未常不自憤自恨，無奈筆底工夫，大哥是曉得的。任我鐵硯磨穿，仍然無用。非是我說句自類的話，若靠我的造詣，只怕今世今生，總難二則，亦對不過小儒介臣兩位兄長一番作成美意。必須進名學回來，也好稍掙一二分體面。還有一說，此人又未言著錢鈔，口口聲聲，說可憐我，成全我的。譬如他就索謝，亦是理應。况小弟年紀尙輕，大約總有十次八次考呢。不如把這十次八次的考費，拚攏來，今番使用，又得了功名，還不值得麼？」

那華榮會說待學院來時，他來會我。大哥怕我受騙，同我會他談談，看他真假若何，再作計較。」鳳鳴聽了鳳岐的，一番話，仔細一想，倒也不錯。遂改口道：「且待他來尋你，我見過面，方可定行止。」鳳岐聞說，又重新喜歡起來。逐日不敢出門，生恐華榮前來會他。這日，聞得學院已至，分外著急。後又得知牌示有期，就在明日開考，可憐把個陳鳳岐，急得團團亂轉，佛也不知念了幾千百遍。天色已晚，人家多收拾入場。眼見那姓華的，是句虛話了。「不知他有意要騙我麼？亦未知祝大人關防嚴密，他見事不成，沒有面目前來會我。」前後一想，格外沒了主意。反是鳳鳴，著他料理考具，好送他入場。鳳岐無精沒神的，正在書房收拾。忽見家丁上來道：「外面有位姓華的，說有要話面見二爺。」陳鳳岐，聞得華榮來了，好似半天得月，忙一疊聲的叫請。又叫人快到後面去請鳳鳴。早見華榮大踏步進來。鳳岐迎入書房坐定，鳳鳴亦到。華榮便叫鳳岐遣開家丁，書房只剩他三人。華榮將座頭挪了一步，先嘆了聲道：「我爲閣下做事，實在用盡心機，方纔合拍。特地過來先行道喜。還有幾句話兒，要與昆仲商議。」鳳岐聽說其事已成，早喜得眉開眼笑，不住口的道謝。華榮又道：「我們家主兒面前，有一親信家丁賀二爺，比我身分更重。那纔是百說百依呢。不瞞你二位說，日前雖允定閣下，竟拿不穩賀二爺行止，所以我叫你別要到我寓所去，正是此意。果然賀家執意不行，好容易被我說方說圓，又提及陳大人是二位一族，明年再考此地，他們竟求得陳大人的書子來，你我倒一場拈與。況且也算成全人的功名，豈非一舉兩便？而今賀家行是行了，包你進場，穩穩一名秀才，夾在便袋內。但是有句話，甚覺礙口。我又不得不說。賀家說那姓陳的，雖與主兒有世交，與我們並無關涉。若這麼白白的代他爲力，却怪不犯著。須要大大的酬謝我們一宗。故而此時特地叫我來，討個實信。倘或你們不行，我來這麼一輸，也不致誤你們的事。可知今夜二鼓後，就要進場了。」鳳岐聽了，默默無言，一句話多說不出口。鳳鳴冷冷的答道：「承你閣下美意，愚兄弟心感不盡，酬謝一節也是理當。但不知還是事成之後，抑或先付呢？再則，仍有一句冒昧的話，要求寬恕。賀二爺與閣下，均是初交，若就這麼草率的去，做竊恐三歲孩童，亦有扭難。倒底賀

二爺與閣下有什麼憑據，與我們呢？」華榮不等鳳鳴說完，便插口道：「千人一見，多是如此問法，我在衙門也與賀二爺說明謝儀，以作四股。今日先兌一股，事成，再如數全兌。但須賢昆仲的親筆爲憑，否則明日事成，沒有處在兌銀子去的。若說我們的憑據，不怕你大先生見怪，却是沒有題目在我們主兒肚內。我們怎麼知道？若說連主兒買通，不要笑話罷。你們也沒得這麼大的家業，而且我們主兒性格，你們該亦有風聞，就是沈萬山全數讓了他，他也沒有那一隻眼兒睜得見。不過你令弟卷子繳進去，我們從旁點撥。又有賀二爺一力承當，總要變著方法，將事弄成了，纔好收你們這一股的銀子，寫張收條與你，萬一不成，准其事後討退。還有一說，你們恐怕我姓華的冒名撞騙，好在陳大人是你一家，我將南京那幾家來往親熱的，無非江祝王陳不府，我說給你們聽着。」華榮便一口氣將將視府上下人等住居何處，次又說到陳王諸家，隨後又將本衙門人數，全行報出，絲毫不錯。話畢，起身道：「天色不早了，我還有正經事務，行止，我再來討回音罷。」鳳鳴雖然有點見識，起先原不甚相信，經不起華榮口若懸河，毫無破綻，又說的盡情盡理。及至說到南京在城諸家，倒有大半是鳳鳴知道的。此時見他咬釘嚼鐵的要行，不由方寸一亂，竟相信不疑了。旁邊鳳岐見華榮要走，愈加着急，又不好攔阻，又不知哥哥行與不行，只落得兩眼呆瞪瞪的望着鳳鳴發怔。鳳鳴忙起身陪笑道：「你閣下且請坐了，容再細商。」便喚過鳳岐在書房門首，喊囑噴噴的說了半晌，復又進來。華榮道：「行止請早罷，我既就攔不得，你們分外不能就延，好大一件事，如此費周章！」鳳鳴道：「此事既重託閣下，必須一線到頭，但不知要費用若干，請分付下罷，讓我們好早爲預備。」華榮一笑道：「你既老實，我也無須囉嗦，別人必須六千，你們出三千罷。再少却不能。」鳳鳴吐舌道：「不瞞你說，我就全將產業賣了，也沒有這宗巨款。」好容易再四婉商，直出到二千數目，華榮方肯答應。鳳岐見事已說成，歡喜異常。即催促鳳鳴立兌了五百紋銀，又親筆寫了一張期券。華榮也寫了一紙收條，將銀子收起。遂提燈欲行，道：「你們快去罷，我在頭門口相待。」說著，忽忽而去。鳳岐現在得意非凡，趕着收拾了考具等件。平時恨不能把書鋪子抬了進

去，今日有所恃而不恐，只帶了幾件要物。鳳鳴提了手燈，兄弟二人，歡天喜地，直奔學院衙前。再說華榮，騙脫了五百銀子到手，猶捨不得那一紙期券，須要叫他兄弟，死心蹋地的相信。倘若碰名秀才出來，就抵賴不去。想定主見，奔到衙前，見管頭門執事的，正在那裏照料。使上前拱拱手道：「有件事，拜煩二哥哥，署內有位賀二爺，與我至交，我叫華榮，今早我們還在一處的。現在有個姓陳的朋友，和我兩人，約他的話，仍在對門茶店內，會千萬不可忘。却」那人見華榮衣服軒昂，又來找賀二爺的，不敢怠慢，忙應道：「少停，我代二哥說罷。」華榮正待轉身，却好陳鳳鳴兄弟已到。華榮故意高聲，又說道：「拜煩二哥哥，轉致賀二爺，切切不可忘却姓陳的，是我同來的。」說罷，與鳳鳴兄弟，打了個照面，一逕向東面去。鳳鳴兄弟，親耳聽華榮所說，益發不疑。到了頭門口，鳳岐背了書箱等件，跨步而入。鳳鳴自回家歇息，專待好音。鳳岐進得場來，見各篷內燈火耀煌，人數已到齊八九。少頃堂上發了三梆，學院大人，早已升坐大堂，點過名，即行給卷。堂上又牌示了題目，諸文童，各各認明坐號。時已東方日出，諸人莫不抖擻精神，用心作文。鳳岐見了題目，加倍喜歡。原來兩題皆是鳳岐平日窗前作過的文字，又送與人衆改削了一番，雖非是精粹的造詣，却也大致明順，毫無瑕疵。此乃鳳岐的命運已通，又該數他功名發現，便喜揚揚的，提起筆來，一抄而就。早早的繳過文卷出來，回到家中，說知鳳鳴場中光景，又有華榮之力，竟拿穩是一名秀才了。隔了一日，發出大案，鳳岐高高的進了第五名文生，報到陳家，把個陳鳳岐樂得心內受用無窮。鳳鳴亦得意非常，忙著叩謝家神祖。先早有遠近親友，前來道喜。次日，即逢覆試之期，鳳岐亦係早早的出來。大凡人在得意之際，心暢神怡，雖然是個小功名，無如鳳岐思想已久，一旦到手，較之人家發了科甲，還歡喜十倍。所以今番覆試之文，倒還作的無甚背謬。連日鳳鳴兄弟，皆忙的是邀請親友，分送報單，未暇計及到華榮身上。這日晚間，兄弟兩人，正在書房內檢點，請過的親友，恐有遺漏。忽見家丁來回道：「那位華二爺又來了。」鳳鳴聽說，吃了一驚，忙向鳳岐道：「我日內皆料理你的事務，尚未將那項預備。他今晚前來，怎生回答？」鳳岐是個誠實人，覺得今晚不齊，明日何妨？便道：「大哥這也



無賴，華榮亦知道我家是大哥作主。你且到後面暫避，待我請他進來，回他明日來兌。」鳳鳴點頭稱善，急起身回後去了。鳳岐分付家丁去請華二爺裏面坐罷。未知華榮來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鬧新聞兼理舊案 寬重法姑置輕刑

話說華榮自騙了陳鳳鳴兄弟五百銀子，到手歡喜非凡，道：「今番這場買賣，倒還順利，也是我的運氣。若不遇見賀家，問明細底，亦是枉然。但可惜那一千五百兩，是不得到手了。」這兩日，皆在城外船上，未敢進城。打聽得學院覆過了試，並沒有動靜，心內很爲惦記。趁著晚間，混進了城，遮遮掩掩，來至學院衙前，見照牆上高高貼著簇新的榜示，看到第五名文生，正是陳鳳岐名字。華榮好生喜悅，暗忖道：「該應是我的財交，若就這麼開船去了，豈非便宜了他兄弟？」此時毫不怕人，遂理正氣旺的來尋鳳岐，兌那未付的銀兩。到了書房，先向鳳岐道：「鳳岐亦再三稱謝不盡。華榮即問到鳳鳴何處去了？」鳳岐道：「一家兄正因閣下之事，晚間去會個朋友，尚未回來。日前承蒙雅愛，又蒙賀二爺從中照應，理當早早如數措齊，待閣下來取。實不相瞞，寒舍那裏有一項巨款，放在家內。昨日同個至好朋友相商，約定今晚說話，所以家兄忙著去尋他，大約總要二更以後，方可回來。請你閣下，先回衙門，明日一准，午後愚兄弟在家奉待，斷然如數兌交，決無他說。但請放心，並望代爲致意賀二爺一聲。」在鳳岐這番話亦係盡情盡理，人總可行。無如華榮自知這件事是個撞騙買賣，刻不容緩。又疑到鳳鳴兄弟，莫非有了風聞，故意和他爲難，不如爽性再詐他一詐，看是何光景。便撻下臉來，冷笑了聲道：「好大事件，還要左一騙兒，右一騙兒，前來請安麼？你兄弟買了便宜不覺得，若是別人在前五名內，尚要加倍呢。原是成全你的。這幾個錢兒，還不夠我與賀二爺零用。你如不願意，爽性說一聲兒，我就走開，斷不致黏半句牙兒，討你笑話。」說著，又在桌上使勁拍了一下道：「我們抬舉人的，別要認錯了！既有手段成全人，亦有手段弄人的巧兒，不要胡塗罷！在閻王老子面前，尚欠得下

鬼債麼？華榮一面發作，一面卽口中夾七夾八的亂罵。可憐鳳岐被他罵的滿面通紅，惟有一旁連連施禮道：「閣下休得如此，愚兄弟住居在此數十年，難不成爲這一件事，今夜逃走麼？實因一時措備不及，有累閣下，再待一夜工夫，明日定然奉上。若說我們生心圖賴，更無此理。青天在上，若存此心者，卽非人類。」彼此正在書房計較，却好走進兩個人來，也是華榮該數晦氣，碰見這兩個對頭星君。來者是誰，却是陳鳳岐同案新進的好友。正走到門前，聽得有人在內拌嘴，急忙進來。見一個不相識的人，在那裏拍桌敲臺的叫罵，鳳岐又陪禮不迭，未知何故。同聲問道：「鳳兄，爲甚麼事件說出來大家排解排解。」鳳岐抬頭，見是同案的朋友，益發難過，不免臉上一紅一白，滿口支吾，恨不得推了他們出去，生恐華榮說出真情，惹人輕薄。他二人素昔知道鳳岐口鈍，也不介意。卽走過來詢問華榮，忽見陳家的家丁上來道：「請兩位爺，這裏來說話。」原來鳳鳴躲在書房旁廂，聽他們動靜。又見華榮發作，鳳岐拙口鈍腮的對答不上，甚爲懊悔道：「我不該避他，反討他沒趣。若是我在外邊，不致如此。此時反進來兩難。」又見他兩人去問華榮，忙著叫家丁請他們到後面坐定，將細情由頭至尾說了一遍。他兩人方纔明白，便齊聲道：「這却何妨？待我們開發那姓華的去。」一齊仍到書房，向華榮道：「適纔之事，我等盡知此。事雖蒙閣下與賀二爺盛情，亦要陳鳳兄的文章，合了學院大人的格式，方有指望。相巧今番題目，皆是鳳兄以前作過之文，憑公而論，文居一半，力居一半。不怕老兄見怪，謝賞也只好一半了。就是鬧到學院大人面前，他抄的窗課，並非陳文，亦沒有罪過。在我們愚見，老兄不如留點交情，好待日後相見罷。」華榮見他兩人語言銳利，亦想借此收場。卽如一半還派我五百呢。但是一時怎生掉轉口來，硬硬着頭皮道：「你們是甚麼人，硬來作主麼？想必是陳家兄弟，居心圖賴，先請了你們來幫襯說話的。好在我先已說明，只要他兄弟說聲不給，就算了。再累他的步，同我到衙門一走，當面回聲我們的賀二爺。不然姓賀的還要疑我欺了他呢！」那兩人未待華榮說完，卽連聲說好道：「鳳兄，就陪他到衙門裏去，我們也一同隨往，倒要見姓賀的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不成學院大人，叫他出來受賄麼？」說著，卽一

疊聲的叫走。不由華榮做主，扯了往外卽行。鳳岐亦只得跟了出來。華榮此時欲罷不能，心內却十分着急，陽知關出來，於自家有礙，外面却不便形於顏色。那麼一來，他們分外不放手，我走了，亦起身故作咆哮道：「反了反了！天下那裏有這般不講情理的人！要走就走，你們若不見面見學院，也不成漢子。」遂一齊直奔門前。鳳鳴起先原欲請這兩人做個排解，忽然他們又鬧了起來，更加着急，蹀足道：「該死該死，不善於調停，就罷了，怎麼夾在內裏來鬧？這頭？」急急隨後趕出，高聲道：「諸位請回，從長計較，不可爲我家的事，反傷了你們和氣。」華榮聽得有人招呼，意在借此下臺，停住脚步。鳳鳴趕到再四勸說，衆人正在大門前喧嚷，適值連兒同一個家丁走過，連兒見一家門內多少人拌嘴，舉燈一照，見是華榮，便道：「華二哥，因何在此啣氣爲什麼呢？」華榮見是連兒，不由心慌，順口答道：「賀二哥，你不知道他們要同我去尋你們衙門裏賀二爺去呢。」連兒聽了失笑道：「怎麼說見了我，尋我做什麼？」衆人聞說，方知來的卽是賀姓。鳳鳴越衆上前，扯住連兒道：「尊駕是賀二爺麼？請進來好說話。」連兒尙未答言，那同來的家丁，仔細將華榮一認，不禁怒從心起，不分皂白，將華榮一把抓住，大罵道：「你這混帳的忘八龜子，我只當你遠走高飛，再不見人了，不意天網恢恢，猶在這裏，碰見了你，你騙姓劉的銀兩，也罷了，累得我們挨足了罵，還要送官處治。至今提起，猶覺寒心。」華榮被那人罵的目瞪口呆，一言不發，惟掙著要走。連兒忙走過來道：「怎麼？」王二哥與華二哥爲難，真令人不解。那家丁道：「賀二太爺，你知道他是誰？他是嚴嗣陵呀，在南京城裏假充順天府尹嚴大人的公子，騙了我們舊主兒劉蘊六、七千兩銀子去。彼時小弟正在劉府，因他這件事，我們同夥八九個人，幾乎沒得過身。你想可恨不恨麼？他而今竟敢公然在這地方出頭露面，又不知想騙誰了？亦是我們舊主兒做鬼有靈，遣他碰見我的。」連兒聽說，恍然大悟，卽轉身問鳳鳴道：「你家因什麼事呢？」此時鳳鳴人衆都聽厭了，見連兒問他，忙將前後各情，細說出來。把連兒直氣的跳了起來道：「還了得麼？他騙陳家銀兩，又拖累我在裏面，這個風聲，傳說到我們主兒耳內，那纔是生一百張嘴，沒想分辯得清！真正我做夢也料不到，原來他和

我百般清熱，是想要我命的！」又對人衆道：「你們在地的人，却一個多不能走開，我去回明學院，大夥兒總不受累。你們放他走脫，就同你們要人！」說著，忽忽而去。此時人衆，盡皆徹底了然。又問了那家丁的原由，無不唾罵華榮。忽見連兒帶着數名「戈什哈」進來，連兒指著華榮道：「你是要犯，其餘均是見證，總帶了去，候大人發落。」戈什哈齊聲應答，即將華榮鎖起，帶著人衆，一齊向學院衙門。連兒先到裏面回明，伯青道：「可取我的名帖，並一千人證，送到府裏去，請馮大人從重根究，切勿稍寬。你也是案中人數，要在那裏伺候的。」連兒應了聲，退下，遂持著伯青名帖，仍叫戈什哈帶著人衆，直奔府前。府裏見是學院大人處發來的人犯，不敢怠緩，急忙進內稟報。二郎正坐在內簽押房檢點日間公事，忽聞伯青打發連兒親來，還有一千人證，知道出了大事，叫先喚賀二爺入內。連兒上前請了安，一旁站立，將前後細情，一一稟明。二郎點頭道：「你在外邊伺候著罷。」即命傳話升坐晚堂。少頃，二堂上燈燭點齊，全班書役俱到。柳二郎升了公座，先吩咐帶祝大人家丁賀連陞。連兒上堂跪下，仍照適纔的情節，回了一遍。二郎命跪在一旁，叫帶陳鳳鳴兄弟，與那兩人上來。一一問過，又帶上那家丁細問。那家丁道：「小的名叫王貴，數年前，曾在南京劉府服役。即來了這嚴嗣陵，如何誑騙，如何脫逃。後來劉蘊得了瘋病，小的纔到杭州來的。因冷桓冷大人，是小的舊主，特來投奔。目下家主，升了臬司，差小的到湖州來見學院大人，投遞書函。今晚與他家賀二爺出去喫酒，路遇嚴嗣陵在陳家吵鬧，又改名叫做什麼華榮。小的一時想起舊主劉蘊，受他坑害送命，纔上前抓他的要求大人作主，替舊主雪恨。」二郎聽畢，亦點點頭道：「你倒很有良心，還記得舊時主人！」吩咐暫退。即叫帶華榮上堂。二郎笑問道：「如今不做順天府尹公子，又來充學院大人的親隨？你倒很會變着法兒騙人！你究竟姓甚，麼叫什麼名字？從直說來，免得吃苦。」華榮見前後事情，均皆敗露。又有這一千人，質住了，他料難抵賴，便嘆了口氣道：「不勞大人用刑，小的直供就是了。小的本姓嚴，叫做嚴華榮，河南人。自幼父母雙亡，流落京中，投身在東府裏，一年有餘。丟去嚴字，單叫華榮。蒙王爺恩點，頗爲調劑。手內有了錢鈔，不無三朋四友，終日遊蕩。結識

了個姓溫的是山西省人，慣來燒煉假銀，遍遊天下。他因頭臉太熟，深恐被人識破，即將此法傳授小的，不合一時糊塗，信他愚惑，即辭了東府差使，一夥兒有十餘人，來到南京，裝著順天府尹嚴大人的少爺，恰好碰見劉蘊，也是他命該晦氣，騙了他五千多兩銀子。後來陸續，又往江西湖廣等處，騙得若干。今番來到此地，並不敢冒充學院大人的家丁。因陳鳳岐在茶舍內，說出心事，小的見他有些傻氣，故意欺他是實。他兄弟，即相信不疑，先兌了五百銀子，交與小的，面允事成，全數兌清。不意他竟進了出來，據說他是抄的陳文，大人明見，人心是不足的。今晚小的到他家內，想詐那一千五百銀子，是有的。若說賀二爺，小的本不認識。日前在茶舍內，會過二次，並未同謀，要求大人格外施恩，姑念小的，只騙了他五百銀子，亦是他心服情願。二二聽完，搖頭道：「你這奴才，還了得麼？省城之中，居然任意誑騙，毫無忌憚。你那些同夥的人呢？」華榮道：「總在城外船上住著，他們一總都沒有進過城，此事皆是小的一人的勾當。」二二吩咐畫了供，又將陳鳳岐叫上，細問他如何抄錄陳文。鳳岐道：「文生所抄，並非陳文，實是從前作過的窗課。大人若不相信，請大人吊取文生的原本閱看。」二二道：「你們總靜候學院大人發落，碰你們的造化。」遂命原差，將一干人證管押，吩咐連兒與冷府來的王貴，均回衙門。次早，二二坐轎來見學院。伯青在衙內，早經得信，又有連兒回來稟明審問原由。今聞二二前來，即忙請見。二二見面請了安，一旁坐定。伯青道：「可不是笑話，外面鬧出這麼大的新聞，我尚不知。怎麼又有連兒夾在裏面？這奴才而今非比以前，竟萬不能交代他的重任了。也不知封鎖衙門，關係不小，他總司稽查，尤非小故。竟敢和人家盃酒往還，以致華榮冒充我處家丁，舞弊賣法，推原其故，總是連兒不好。再則陳鳳岐不思以自己學問，求取功名，反勾結華榮，行險徼倖，亦是個素不安分的人。前日我看他所作文字，尚然通順，既有如此筆下，何以又求別人的路徑？我恐其中尚有槍替等情，要煩貴府切實根追，務要水落石出。我這裏一面行文學官，將鳳岐即行斥革。連兒亦有應得之咎，總望從公辦理，專候貴府詳上來，好歸奏案。這宗案情，與我關防，大有干礙。只好自行檢舉，請旨發落。」二二聽伯青說完，起身復又請

安道：「此事尚求大人成全，卑府猶有下情細稟，請大人借一步說話。」伯青亦起身道：「甚好，我們正要商量著如何辦法。」便邀著二郎來至內書房坐下。家人獻了茶，一概退出。二郎道：「伯青，你可知陳鳳岐與小儒是一族麼？」伯青道：「我怎麼知道呢？」楚卿何以曉得？」二郎遂將前後細情，一一說明。又說道：「鳳岐是碰見窗課，並非抄襲陳文，情尚可原。二郎如斥革了他，未免使小儒等人難過。我們不知細底，就罷了；但將華榮從重究辦，他在堂上，供有同謀多人，我總沒有查辦。這件事，若認真辦起來，連你亦有處分。不若這廝就湯捲餅的，最好交代。我去辦包你不錯。連兒這孩子，亦由心地老實，纔受了華榮的欺騙。實在沒有別的心腸。你不要過於委屈他，不過辦事粗心些兒，警戒他下次就是了。」伯青聞說，半晌無言，方道：「陳鳳岐未免便宜他了，煩你就這麼辦罷。切切要辦得妥當爲上。」即當著二郎，將連兒叫上，痛罵了一頓。連兒自知不是，跪在地下，惟有碰頭，口稱該死而已。二郎又勸解了半回，伯青方喝退連兒，即留住二郎，喫了午飯。二郎方回衙門，隨即升堂，將鳳鳴兄弟，切實申飭了一番。此時鳳岐已知學院大人，要斥革他的功名，幸賴府尊再四留情，方免。心內著實感激。二郎不盡所有一千人證，概行釋放。華榮所供同夥多人，施恩一概免究。只將華榮當堂重責四十大板，發縣永遠囚禁。二郎發落已畢，即備文申詳上來。伯青見了，亦無話說。過了數日，湖州府屬考畢，即起馬接考紹寧等處。單說華榮的一班同夥，即有溫家在內，在城外得了消息，聞華榮被府裏拿去，審出實供。必然要扳累到他們身上，急將船上餘貨，及細軟等物，衆人瓜分，各逃生命。遙想這干人，天地亦不能容，無非遲早些兒，總要報應。再說華榮在府堂上，打得皮開肉綻，寸步難行。又上了全身刑具，永遠囚禁。到了縣裏，身畔分文俱無，那裏來得使用。終日半飢半飽，棒瘡又十分沉重，不上一月工夫，早嗚呼哀哉，死於禁所管禁的。忙稟知縣官，下來相驗過了，即拖出掩埋。此乃騙人的收梢結局，亦是他自己自作自受。想上年在南京拐騙了劉蘊，將一座堂堂的劉相府弄得瓦散冰消，瘋的瘋了，走的走了。後來劉蘊成了餓李，還虧小儒垂念舊情，備棺埋葬。雖說是劉蘊的報應，亦有華榮所害。故而今番華榮亦死於官法。足見報應昭彰，絲毫

不爽。二即自辦過此案，想到陳鳳岐是小儒一家。我代他百般周旋，小儒那裏知道？再則上年南京城內，無人不  
知嚴嗣陵騙了劉蘊銀兩，提起來皆要唾罵。真正順天府尹嚴有壬那老頭兒，是那裏來的晦氣，平空的弄出一個  
冒名兒子，惹得人人罵他教子不嚴。我不如寫封書函，寄與小儒，既可表明我代鳳岐一番美意，又可代嚴老頭兒  
分辯清白。一想定主見，即回後堂，說知小黛。却值小黛前月得了一子，取名馮增，叫進一名家丁來吩咐，他明日即  
動身到南京陳大人處投遞，須要守候回書，再回來銷差。又賞了路費。家丁接了書函等件下來，自去料理。來日一  
早起行。未知陳小儒等人接到二郎來函，有何事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俏細君深幸產麟兒

薄命妾增光空鳳詔

却說陳小儒自伯青二郎動身去後，惟日與王蘭梅仙五官等人盤桓。梅仙又有祝府內的事務在身，到忙的時候，每月例有半月在祝府居住。小儒只有暇時，和王蘭清談，或到叢桂山莊看五官作畫。晚間回後，多在方夫人房  
內閒話半回。方夫人見紅雲如今各事謙和，究竟是多年主婢，早將前情丟開。蘭姑見方夫人如此，分外無話。凡小  
儒到他房內，他總再三勸小儒到紅雲房中去。小儒自去歲，在留春館前竊聽紅雲對月訴苦後，又從新憐惜他起  
來。現在紅雲已有了七個月身孕，漸漸疎懶怕動。蘭姑問明了方夫人，吩咐外面傳進成衣，縫做小兒各式衣物。方  
夫人又親至紅雲房中來過幾次，叫他早晚不要出來請安，均宜保養胎氣要緊。只要生下一男半女，你就終身有  
靠。蘭姑落珠，更不必說，替換著在他房內，和他說笑解悶。光陰迅速，早已新秋，天氣尚熱。一夕，小儒與紅雲在院落  
內乘涼，偶然說到雙喜的話。紅雲不禁觸起舊情，止不住傷心淚下。小儒忙用手帕代他拭淚道：「你又發癡了，雙  
喜此刻嫁了阿瑤，他們一夫一婦，很快活呢！那裏還記得起你這主兒？你又何苦來，因他傷心！上年那四盞玻璃燈，  
點起來，又明亮，又無蚊蟲。今年沒見你叫點過，明兒取出來點著，倒很有趣。」小儒又挨進身邊道：「此時該有露

水，別要今夜多坐一刻，早間又叫渾身痛了，進房去罷。」不意紅雲益發嗚咽，咽起來道：「你不要和我七答八答的歪纏，想我自幼伏伺太太，蒙太太十分優待，後來收了房，又蒙你格外體恤，我自問猶有甚麼不足的處在麼？我大不該要在这府中出人頭地，施展手段，又被雙喜那浪貨，鬧出事來，累得我幾次三番，受太太訓斥，合府人等，沒一個不笑話我。而今雙喜倒嫁了阿瑤，既遂了他們心願，又離了這府內，隨人怎麼說笑，也傳不到他們耳朵內，惟有我這苦命，除死方休。現在饒不著，還有人背地裏論長道短，你當我不知道麼？最傷心是雙喜去後，換了六兒，同這個老媽媽來，一切呼應不靈，他們欺我失勢，也還罷了你這位爺，也同我冷落下來，人見你冷落，格外欺我，你也是顆人心，總要自家想想，人到失勢的時候，不是好意的。無非走錯了一步路，自家心中，未嘗不自怨自悔。譬如一件東西，既爬到高枝上，又跌了下來，可好受麼？若果真是我的知己，就該體貼出失勢的人的衷曲，須當變着方法兒，替他慰解。那失勢的人，不知怎生感激呢！太太教訓我，是不敢恨的，原是我做錯了，又惹太太生氣。可知起先太太最疼我的，就是親生女兒，有了過犯，父母也要教訓，我把太太當著親生父母，心內也沒有事了。可恨你平空的和我別氣，連我這房裏多懶得來了。我只問你一句話，我可曾做出些什麼來，不過沒有防範著雙喜，這是我的錯處，你沒見人家三房五房小婆子，終日養著漢子，正主兒一絲兒總不曉得，還將他們當寶貝似的看待呢。那裏知道，絕大的一頂綠頭巾，早經帶上了。我沒有負累了你，饒不著你，尚同我生氣，倘然做出一半點干係事來，還想在这府裏爲人麼？久經倒要問成罰罪了！這府裏上下人等，只有姑姨奶奶，是個好人，他最知人的甘苦，一天倒有大半天，在我房裏，又背後勸我多少，說人在世人，走錯不得路，明明錯了，一半步兒，人家就說離開十丈了！你切不可過於傷悲，日久總要見人心的。即如我到京裏去，若不是我主意拿得定，竟被他們踹下頭去，還能過日子麼？再不然，有點什麼錯事，益發要受他們作踐了。我聽了他這番話，纔心內好受了些。我難道不如姑姨奶奶麼？不過自家不大謹慎，因雙喜的這件事，帶累下來。你今日還要提什麼雙喜單喜，我從今也知道爺的心，是鐵的，爺的耳



朵，是棉花做的。我若不因肚內有個冤家，猶癡心妄想，生下個男孩子來，日後好代苦命的生母，拚口氣。我久已不在世間了！說著，便掩面悲啼，淚如泉湧。小儒被紅菱一番話，說的滿面緋紅。再見他哭得淚人一般，好似帶雨海棠，臨風欲折，便陪著笑道：「我原是同你閑談的，怎麼倒引起你的愁煩？我從此再不提雙喜兩個字，也沒的說了。若說我同你別氣，不來保你，真正冤屈。彼時太太正在盛怒之際，連奶奶從旁勸說，總要碰下釘子來。可想我更不能代你分割。若是常到你房裏去，太太必然又有話說，那倒不是來替你寬慰，倒是代你加緊箍兒了。太太平日爲人，你該盡知，沒有氣的時節，什麼兒都好說；一生了氣，饒你說破舌頭，他總不信。再要逆了他，可以一世解不開呢！而今太太待你又好了，我亦未嘗和你不好，你今兒這些話，也怪不得你說。未免其中有些過於冤枉我的所在，也不須說了，總是我不好，不該心是鐵的，耳朵是棉花的。從此棉花做心，鐵做耳朵，可好不好？」說着，立起深深打了一躬，又認了無數不是。紅菱方慢慢止住悲聲，掉轉身，望着小儒狠狠的瞅了一眼，又長長的倒抽了一口氣，推開小儒道：「你不用和我假意虛情的了，沒見我身上小衫總汗濕了半邊，此刻心內怪熱的，受不得。」小儒忙道：「叫六兒取盆水來，你澆抹著罷！好涼一回兒睡去。」紅菱點點頭，六兒早取了水來，伏伺紅菱將上衣服解開，抹了一番，又替他通了頭，挽起雲髻。六兒復轉身取柄蕉扇，立在紅菱身後，輕輕的搨了幾下。紅菱便分付六兒去睡，自己亦起身進房。小儒待他睡下，方纔安息。將至四更天氣，紅菱一覺睡醒，不驚失聲，叫痛驚醒。小儒忙坐起身，詢問紅菱道：「我此時腹中猶如刀絞一般，多分冤家要離身了，你可叫六兒起來。」小儒趕著披衣下床，開了門，先將六兒叫起，進房來伺候。隨即忽忽的開了耳門，到方夫人這邊，說知此事。方夫人聞說，亦急急的起身道：「你別要在這裏發獸，快到外邊分付喚穩婆去。」一語提醒小儒，也不要人跟隨，自己取了手燈，飛風出外。此時合府內外等人，皆得了信。小儒叫過一名家丁，預備小轎去接穩婆。又分付各處神前點齊香燭。衆家丁答應，分頭去了。內裏靜儀、洛珠，以及巴氏人等，俱走了過來，烏壓壓的擠滿一地。少頃，穩婆已到，伏伺紅菱上盆。未交半個時辰，小兒

落地穩婆道：「恭喜太太，姨奶奶添的是位公子！」房內人衆，均上來給方夫人道喜。此時天色已明，外邊王蘭等人，亦趕著小儒道賀。小儒歡喜異常，內裏方夫人邀請靜儀等人，到自己房內坐下。單有洛珠一人，在房低低的笑道：「恭喜你添了少爺，將來後福無窮，從今可有了指望了。」紅雲微微睜開雙眼，笑了聲道：「多謝姨奶奶金言，一點點血泡，算得什麼？不知將來是何結局，那裏就有指望？不過在這門裏生下個兒子，可以稍望出頭。我這兩年罪也受盡，若是有血氣的人，久經死了。其所以留戀者，不過指望生下或男或女，即可死心。」說到此間，不由得眼圈兒一紅，吊下淚來。洛珠忙道：「這又何苦來呢？今日是你的喜事，切莫傷心。我也去了，你養息著罷。產後最忌的，禁神生氣。」紅雲道：「承你關切，待我滿了月，親來叩謝。」洛珠連稱豈敢，遂起身出外。隨後蘭姑也來坐了半會。紅雲提起前情，復又悲傷。蘭姑著實安慰了一番。方回方夫人房中，見左右無人，便道：「我看紅雲妹妹，產後甚爲虛弱，明日須要叫老爺請個醫家來看。看纔是。還有件事，要求太太恩典。妹妹爲人，太太也深知的一味好強爭勝，不肯讓人。上次因雙喜的事，他背後甚爲懊悔不及，無如木已成舟，萬難挽回。那一股悶氣，鬱在心頭，怎生消散？時提起來，還咬牙切齒的痛恨。這是太太明見，生來好強的人，平空跌了下來，他素昔又口角尖利，人總不喜歡他。難得有個把柄，不好當面嘲笑，那裏背後沒有一言半語，沒說他自己聽見，就是我們聽得，也覺慚愧。所以他逐日的悶氣，受在肚內，早已成了病症。又怕人笑他，遇事總強打精神的去幹，未免一日累似一日。我久經知道，沒有敢在太太跟前說。太太不信，問姨奶奶，就明白了。如今又在產後，血氣衰弱，再加的氣苦，那可不是要的要。適纔我在他房內，見他很有病，與他說說好解着悶兒。他又尋出多少傷心的話來說，不過總爲的前次根由。雖說太太而今待他照常一樣，總怕人家看不上他。我倒想了個萬全的法則在此，須要太太作主，老爺自然行的。前年我有了森哥兒，蒙老爺太太恩典，代我請下誥封。那時妹妹就羨慕的不得。現今他已生下哥兒，太太也照例請分誥封與他，可以一喜歡，病就好了。太太縱不可憐妹妹，太太還看哥兒面上。」方夫人聽說，點頭道：「你的心事，我

已盡知。不須細說。紅髮我若不喜歡他，也不勸老爺收房。無奈他太鬧的不成話說，連我總不放在眼裏，我纔申飭他的。目下我看他甚爲愧悔，又生了哥兒，我亦沒有兩樣心看待。少停我同老爺說，叫他趕著去辦，大約他滿月的時候，都可到了。」說着，便起身，同了蘭姑，親自來看紅髮。見紅髮倚在床上，面如白紙一般，那額顛上的汗，津津欲滴。原來紅髮夜間與小儒在院落內談心，受了點風，又有平時的氣苦鬱結在心，適值產後身虛，即添了病症。起先倒不覺得，與洛珠蘭姑兩人多說了幾句話，又不免傷悲。現在只覺一陣陣頭暈，兩眼昏黑，心內說不出那般難過。方夫人見紅髮如此形容，亦吃了一驚，忙問道：「你此刻覺得怎樣？」紅髮聽得，方夫人說話，勉強睜眼，氣短聲微的道：「又累太太來看，此時心內實在難受，頭昏眼花，好似駕雲一般。只怕我是不能好的了。」說着，那床內新生的哥兒，哇的哭了一聲。紅髮用手指着床內道：「這是老爺的一點骨血，要求太太撫養成人，我卽死也瞑目。」紅髮說到此處，早哽咽不能出聲。那額上的汗，益發多了。方夫人聽說，亦甚酸心，忙忍住淚痕，反笑道：「好好的，人因何說出這些話來？」一點點年紀，倒思前慮後的亂想，將來過到七八十歲，又怎麼呢？快別要獸氣，自己保重要緊。我已請老爺代你請下誥封，大約不日就到，從今你就是一位太太了。將來哥兒長大，再代你請一重封誥，你的後福長，多着呢！不要胡思瞎想，把條小命兒送掉，那可犯不著你靜養片時，自然就爽快了。」紅髮道：「蒙太太萬分恩典，至死不忘。我倘然好了，多叩幾個頭罷。」現在蘭姑與房內的衆丫頭，聽紅髮說得傷心，無不涕淚交流。紅髮又道：「太太請回房罷，別在這裏受這些污穢氣味，叫我分外不安。」方夫人亦恐紅髮過於勞神，遂道：「我少停再來看你好孩子，你信著我的話，包你不錯。」便同蘭姑回轉自己房內，却好小儒回後，方夫人說知適纔的光景，小儒忙到紅髮床前，問長問短，分付今夜多派幾年老僕婦進來上宿。又在方夫人處，撥過兩名大丫頭來伺候。此夜小儒即在蘭姑房中歇下。次日一早，起身，將梁明喚進，叫他多帶銀兩，趕著進京去代紅髮請封，須要早去早回，不可耽擱。梁明應了下來，自去收拾起程。小儒又叫人去請了幾位有名醫家過來看視，均說產後身弱血少，兼

之平昔鬱氣傷肝，恐難調治。刻下無礙，在彌月前後，大要留神。小儒聽了，分外愁煩。惟有多請名醫，遍求良方而已。方夫人聞衆醫所說，亦甚驚心。靜儀等人也過來詢問。總說紅雲的病，十分危險。恰恰又在產後，恐難保命。洛珠道：「我看紅雲娘爲人過於精明，各事不肯退後，依著他的性格兒，就要說到人前，做到人前，一點兒沒有隔礙。他纔稱心呢。天下那裏有十足的事，大不過在人家做個偏房罷咧！頭一著，即輸與人了。我每次勸他，口裏雖答應著我，心裏總不肯服輸。倘然有個長短，亦是他命中註定。這也是做偏房的榜樣，叫人看著傷心。」洛珠說到這裏，不禁眼睜兒一紅，大衆聽了，皆默然無語，不便答話。蘭姑笑着走過來，與他打誑道：「你說紅雲妹妹過於精明，恐沒有大壽。我看你也算精明呢！你却無災無難，貓狗兒似的。」洛珠不待蘭姑說完，便笑着啐了一口道：「你好呀！枉口白舌的呪我，當着你家太太在此，是個見證。我若有點參差，你沒想活着罷！」蘭姑把舌頭一伸道：「我久仰姨太太的手段，敢在太歲頭上挖土麼？」便一逕去了。引得房內人衆都大笑起來，各是起身回後。到了三朝，小儒替哥兒取名寶書，又雇了一名奶娘下來，勉強又請了幾天客。自此小儒每日請了醫家來代紅雲診治，恨不能一藥即愈。無如服下藥去，如石投水。有時好幾日，有時歹幾日，鬧得合府人等，日夜不安。甚至小儒到各處許願酬神，如染癘一般。王蘭等人怕小儒急成病症，百般的替他寬解。恰值今日，相離紅雲滿月，只有三天。梁明已從京中回來，援例請下五品封典，相巧日內，紅雲的病，減去幾分。日間亦可支撐着下床，略爲梳洗，和人說說話兒。人衆見了，稍爲放心。梁明見小儒請過安，將公件送上。小儒道：「你很辛苦了，下去歇息着罷。」梁明又問了紅雲的病，方纔退下。小儒喜孜孜的，捧了誥封，如飛的回後，先說知方夫人。隨即來至紅雲房內，見他正靠著妝台，叫一個大丫頭通頭，六兒在旁逗著奶娘手內哥兒，撲笑。紅雲那一種消瘦形容，令人可憫。那裏還似以前的百媚千嬌？只落了一張黃皮包著幾根瘦骨。小儒走近前，笑道：「恭喜你請的誥封，已回來了，我特地送來你看，你可別焦心罷！日前做的那些衣服，叫六兒檢點出來，後天滿月，是要穿的。再見王太太，送你那串碧霞犀朝珠，倒很好的，就用他罷。」紅雲聽說

詰封已回，不由心內一喜，兩頰微動，喘吁吁的道：「很費了你的心了，改日再謝。我今日也算這府中一個正經人，縱然暫時即死，亦可無恨。」又回頭望了哥兒一眼道：「不意我生下你來，倒沾了你的光輝，若不是你，可別想今生抬得起頭！」說著，又不禁心酸淚下。小儒本意來討他個歡喜，不料紅雲反說出這番話來，心內又急又苦，呆瞪瞪的望著紅雲，一言不發。正在沒開交處，見方夫人與靜儀人衆均進房來。小儒趁勢退出一面走一面嘆氣道：「我看這個人是難得好起來了。隨便甚麼東西，到了面前，他總有一場氣苦。平時他最忌諱的，而今死字總不離口。所說的話，皆是少年人不宜之語。倘有長短，却如何是好？」想著，不禁掉下淚來。信步亂走，忽然對面來了一人，彼此一撞，把小儒很嚇了一跳。抬頭見是五官，忙笑道：「沒有撞痛你罷？你怎麼也走到這裏來？」五官笑道：「你倒問得我奇怪，沒說你走的急，促撞了我，反問我走到這裏來？難道這個地方，只派你走麼？」小儒定睛一看，已至覽餘閣前，便笑了一笑。五官又覷到小儒臉上細望，小儒道：「你不認識我麼？」五官笑道：「我看你眼睛紅紅的，沒是被太太打了出來的。」小儒笑道：「放屁，多分你日日挨打，纔知道人家甘苦。」五官却明知紅雲病重，小儒又在那裏傷心，故意逗著他說笑的。又道：「我正來尋你，同者香，兩人，今早畫了一幅山水，甚爲得意，請你們品評去，看有什麼毛病？」說著，扯了小儒，往叢桂山莊去了。裏面方夫人等在紅雲房內，閒話了半晌，亦各散去。過了一日，正是紅雲彌月之期，先一天，內外卽定下戲酒，遍請親友。是日張燈結彩，甚爲熱鬧。紅雲亦早早抽身，梳洗已畢，按品的穿戴起來，先向家神祖堂前，行了禮，然後請靜儀人衆，過來叩謝。又與方夫人行禮。忙了半會，早喘做一推。洛珠卽推他坐下道：「姨太太，歇息罷，可知你的病纔好，就是禮數欠缺些，我們也不好怪你。」靜儀接口道：「可不是呢！昨晚我卽同大姐姐說明，今日可別要姨奶奶勞動，我們改一天再見禮罷。偏生他又東拜西拜的，這多是大姐姐不體恤他！」方夫人笑道：「我怎能叫他不行禮呢？你可錯怪了我。」衆人再看紅雲，雖然瘦弱得可憐，今日穿帶起來，倒也穩稱一位宜人身分。此時紅雲喘已稍定，卽道：「我病了將近一月，累得太太們逐日到我那裏。」

看視，今兒難得好，理當叩謝。怎生怕我勞動起來？」又見奶娘抱着哥兒出外，給人衆行禮。衆夫人均各有所贈。見哥兒打扮得粉團花簇似的，無不喜愛，爭著抱了頑耍。紅雲道：「奶娘可帶了哥兒去，別要撒下尿來，污了太太們衣服。」奶娘應答過來，抱着哥兒回後。早有家丁們上來伺候擺席。又分付開鑼演戲。方夫人向紅雲說：「這裏有奶奶代你陪客，你別要聽着鑼鼓，鬧得心內怪煩的。」蘭姑道：「好妹妹，你回房去罷，外邊總有我呢！你勞碌了一早，快去納會兒歇息着。」紅雲亦不能久坐，起身與人衆告罪，又重托了蘭姑照應，方纔回房。內外直鬧到更鼓方散。小儒回到紅雲房中，見他早經卸了裝束，斜倚在床上。小儒挨身坐下，問道：「你今兒覺得怎麼，連我好的人，鬧了一天，頭目都有些涇涇的。」紅雲道：「我此時胸前微微疼痛，想是晚飯多喫了一口。今兒蒙太太的情，早間叫我回房來了。隨後我也沒有出去。若支撐到這時候，還了得麼？你也該乏了，早些去睡罷。明日早些過來，我有話和你說。」小儒又坐了半會，卽仍回蘭姑房中歇息。次早，尙未起身，見六兒忙忙的走入道：「老爺快點起來，姨奶奶不好得很！太太早已過去，叫我來請老爺，再吩咐外邊的人，請醫生去呢！」小儒聽說，嚇得一翻身坐起，胡亂扣了衣服，忽忽向外。蘭姑亦忙忙趕來進了房。見衆人都站在紅雲床前問視。靜儀等人，見小儒進來，令行退出。惟有洛珠被紅雲一手死緊攔住不放，却喘作一團，不能言語。好在洛珠昔日與小儒常見面的，縱不迴避無礙。小儒忙問是何原由。方夫人道：「他下半夜，忽然遍身發燒，汗流不止。天明，竟暈了過去。六兒趕緊來通知，我們來的時候，纔甦醒過來，又喘的不能說話。你要快催他們去請醫生來，究竟有礙無礙。我看這光景，是不大很好呢！」小儒聞說，又見紅雲如此形容，不禁滔滔淚下。急轉身出去。少頃，陪了醫生進來。方夫人連忙退出，洛珠也要想走低低的道：「外面醫生來了，我不便在此。少頃我再來。知道你有話說呢！」紅雲點點頭，放鬆開了手。洛珠只好避入床後。早見小儒與醫家入內診了脈，小儒仍陪了出去。洛珠復到床前問道：「你有什么話說呢？」此時方夫人等又進房來，見紅雲喘已稍定，未曾開口，先哽咽了一回。又叫奶娘將哥兒抱到面前道：「聶姨奶奶，我是不能好的。」

了。只可憐寶書甫經彌月，即要離娘。我沒有別的牽挂，只有哥兒這一條腸子，拋撇不下。要望姨奶奶，念平昔待我甚好，我雖死後，總感激你。今兒當着太太在此，將哥兒過繼了晶姨奶奶，你只當多養了一個兒子。姑念他襁褓無娘，沒有收成的孩子，我也不怕太太和奶奶見怪的話，纔滿月的孩子，怎麼累起太太來？奶奶有了森哥兒，又有府中事務，恐怕照應不到。所以纔重托晶姨奶奶。」說著，即在枕上，點了兩點頭，似作叩首之狀。洛珠聽了，早經淚如雨下。顫微微的答道：「你只管放心，哥兒交代我就是了。現在滿房的人，都是見證，我若將你的哥兒，與我的兒子有兩樣看待，日後即不逢好死，你快放開心，自家保養，那裏就會死呢！」方夫人與蘭姑亦齊聲道：「我們總好好的看顧書哥兒，你儘管放心。前日那般病勢，吃兩帖藥，也就好了，你可別要愁煩。」紅雯搖頭道：「此次非前番可比。總有神仙妙藥，也難醫我這不治病症。蒙老爺太太恩典，代我請下誥封哥兒，又好好的我死也值得一正說著，小儒又進房來，對方夫人道：「適纔衆醫家說，今兒來勢危險，大要仔細。總因身體太弱，氣血素虧，成了血暈。怕的日內總有變動，服藥無功，叫我將那件東西……」小儒說到此處，掉頭望了紅雯一眼，不由傷心淚落，不忍再往下說。紅雯即將重托洛珠，照看哥兒的話，說知小儒道：「尚要請老爺，念他無娘孩子，善爲撫養成人，我在泉下，多要保佑你們的。」小儒此刻，滿腔的話，不知從那裏說起，却好洛珠見紅雯同別人說話，悄悄的走開。小儒走近榻前，握住紅雯雙手，惟有一哭而已。但見紅雯長長的嘆了一聲，兩眼望上一翻，又暈了過去。嚇得小儒連聲叫喚，方夫人與蘭姑也圍攏來看視。未知紅雯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三回 紅雯示夢託孤兒 洛珠婉言求幼女

却說紅雯二次又昏暈過去，慌得小儒與方夫人等，皆圍在床前，低聲叫喚。有半個時辰，方纔醒轉來。六兒早取了一碗開水過來，小儒親手捧到紅雯口邊。紅雯搖頭不飲。此番雖然醒轉，人問他的話，只有點頭，不能言語。可憐

小儒捧着一碗水，撲簌簌的淚下不止。方夫人忙將小儒扯過一旁道：「我看他今晚總難得過去，你別要儘管傷心，快去叫人端整他的後事要緊，不要臨時慌手慌脚的。」小儒點頭，隨即放下水碗，轉身向外，叫過幾名家丁，分頭辦理。又重托五官照料一切。少停，衆家丁陸續回來，各事辦得齊全。此時內外早點了燈火。小儒又趕忙進來，將走到紅雲房前，只聽得內裏一片哭聲。小儒早嚇得魂飛天外，忽忽走入。見方夫人蘭姑皆在那裏掩面哭泣，地下衆丫頭僕婦，俱靜悄悄的，站滿一房。小儒分開人衆，到了床前，見紅雲早已穿齊衣服，直挺挺的，睡在床上。口中只有一息呼吸而已。小儒一見，如萬箭鑽心，抱住紅雲，放聲大哭。紅雲忽然睜開二目，望了小儒一眼，雙睛一翻，頓時氣絕。把個小儒直哭得氣咽喉乾，捶胸蹙足。方夫人等，亦啼哭不已。又恐小儒過於悲傷，反止住淚痕，和蘭姑一齊上來解勸。外面房內靜儀等人，得了信，莫不慘傷紅雲小年紀，短壽而死。方夫人又忙叫奶娘抱着哥兒，跪在地下，送他生母歸西。說也奇怪，哥兒纔喂過乳的，亦哇哇的哭個不止。又將滿房的人引的傷起心來。洛珠因鬧了一天，身子有些困倦，即回到自己房內歇息。正欲朦朧睡著，見紅雲衣服齊整的，走進房來，對著洛珠福了一福道：「早間拜托之事，千萬不要忘却。我與你從今訣別過了。」說罷，轉身即走。洛珠忙起身前來拉他，不意腳下一絆，猛然驚醒，却是一夢。一翻身，怔怔坐了起來。只見玉鸞忙忙的進來說：「陳府裏紅姨奶奶，將纔沒了，太太早到了那邊，奶奶也好過去了。」洛珠聽說紅雲已歿，不禁酸心淚下，趕緊來到紅雲房中，恰好小儒已被王蘭等了勸了出去。洛珠走近床前，不免一場痛哭。又暗暗的說道：「你適纔陰靈，到我房中作別，無非不放心哥兒。況且你家太太奶奶，亦不是無情的人，又有我一力承當，包管用心撫養你哥兒，成人長大，替你掙氣，你放心去罷。」早有蘭姑上來勸住洛珠。今夜府中人衆，是不能睡了。擇定次早入殮。所有一切喪中儀制，均按照五品宜人資格。早將紅雲對過下房打通開來，停放棺柩。殮後，小儒又不免撫棺一番，勸苦。幸有王蘭梅仙五官三個人，輪流的百般勸慰，又催著他通知寶徵兄弟，起先紅雲生了寶書，小儒即發了信去。此時將紅雲已故的話，亦寫下兩封書函，專人送往上



海安徽兩處。現今寶焜已升署鳳陽知府。單說洛珠回到自己臥房，癡癡的坐著思想：紅菱如此年輕，竟成短命。雖然生下個兒子，亦是空歡喜一場。他將哥兒不托自家的人，反交代與我，亦因我平素待他好。又知道我生性爽直，倒虧他有此眼力。但是陳家的兒子，又有嫡母在堂，我怎好夾在裏面去照應？是不多事麼？若說不問，又負了紅菱一番囑托。思前想後，不禁焦燥起來。忽見靜儀攙了蕙貞進來，洛珠忙起身讓坐。又抱了蕙貞坐在膝上，頑笑了半會。見政清同著奶娘走進房來，猛然得計，即叫奶娘帶著姐兒和哥兒好好的去頑耍。我同太太說話呢。遂將座頭挪近了一步，笑向靜儀道：「我有件事，要與太太相商。太太却不要惱我。紅菱將他的哥兒，重托與我。太太也在那裏聽見的。彼時我怎麼好不應許他？此刻細想，諸多不便。既有陳太太是個嫡母，又有沈姨奶奶，我這外姓人，夾七夾八的在內裏領帶他家哥兒，可不是笑話麼？縱然陳太太們不怪我，也不象句說話。若置之不問，俗語只可允人，不可允神。神與鬼總是一般。既允許了他，怎麼好後悔呢？」又將紅菱臨死的時候，陰靈前來作辭的話，細說一遍。道：「我却想了個盡善盡美的情節在此，要太太允許了我，方纔可行。」靜儀笑道：「你應許了死鬼，不得過身，又想推到我身上來，難不成叫我領他那血泡孩子去麼？可知你不能，我也不能。我和你總是外姓人呢！而且蕙貞有奶娘帶著，間或鬧了起來，我尙沒法領孩子的本事，我真正沒有。除了這句話，我都可應許你。」洛珠亦笑道：「太太說的什麼話？與其請太太領他，倒不如我領帶了太太。既說過應許了我，却不能改口。我想蕙貞今年三歲，長他家寶書不過兩年。不如將蕙貞許配寶書。況且老爺與陳大人是極相契的。再結了兒女姻親，更外合宜。我想老爺是沒有不應承的。只要太太作主，從此寶書做了我家女婿，我們因他無娘前去領帶，即是正理。還有一說，太太只當政清是自己生的，將蕙貞給了我罷。此事總要太太成全。想紅菱在暗中亦感激不盡。」又起身對着靜儀福了一福道：「太太若不應許，我惟有跪求了！」說著，即欲下拜。靜儀忙一把扯住道：「快別要如此，總可商量。心內却甚不愿意。因寶書既是庶出，又是個纔滿月的孩子，尙未卜如何。若論陳王兩姓聯姻，門楣正合。陳太太爲人又寬

厚和平，蕙貞做了他家媳婦，倒沒有苦吃。洛珠見靜儀沉吟不語，臉上有不悅之色，便又道：「太太的心事，我可猜著一二。想因寶書甫經彌月，又沒了生母，不知將來可能成人？我看紅雲爲人，亦無甚大過，在生不過口角鋒利，好占人先；他已將自家壽數折盡，成了夭亡。他生的這孩子，却是陳大人的骨血，現在徵少爺，總發了科甲。森哥兒又極聰敏，不能寶書偏偏不中用麼？況蕙貞自幼品貌安舒，不是個沒福的孩子。只要他福分深厚，寶書將來自會成人，勝似父兄，亦未可定。再則蕙貞雖然是太太生的，總是自家人，我也不肯將他終身大事，當作兒戲。太太只管放心，不須疑慮。」靜儀聽洛珠一番話，倒也近理，又轉念一想道：「我既有心成全他家孩子，天總要保佑他易長易大，何況女兒家雪花般命，隨夫貴賤，只要門戶相當，其餘亦可不必深謀遠慮。」遂改了笑容道：「好在你說過，將政清同我換了蕙貞，他既是你的女兒，隨你怎麼去做，須要你先去知照沈姨奶奶一聲，必得他家前來求親纔是。」洛珠見靜儀已允，好生歡喜，忙道：「自然要他家先來求親，難不成我家女兒，搵與他家麼？」說著，只見政清和蕙貞手挽手兒進來。洛珠便一把抱過蕙貞道：「太太說把你給我養了，從此你就在我這邊罷，我也不疼你兄弟。」政清本來生得乖巧，見洛珠抱了蕙貞，他卽笑嘻嘻的一頭滾入靜儀懷內道：「娘既說不疼我，又有了姐姐，我有太太疼呢！我今兒就跟了太太回去。」把個靜儀喜得眉開眼笑，攙住政清道：「好乖兒子，你娘本說同我換的，我明兒把姐姐穿的吃的，總給了你罷。」兩人同一雙兒女頑笑了半回，時已二鼓，靜儀卽叫奶娘，各帶了姐兒哥兒去睡。自己亦起身回房，次早，洛珠梳洗已畢，便來尋蘭姑，細說此事。蘭姑聞知，亦甚欣然道：「你既如此存心，看顧他的哥兒，想紅雲妹妹，在陰司裏，亦可放心。若兩府聯姻，我可保一說必行。」王太太既肯將蕙貞許給寶書，難不成我們的太太，倒不願意麼？少停我去回明太太，再來覆命。」洛珠先行回去，蘭姑隨卽到方夫人房中，將洛珠的話回了一遍。方夫人聽說，亦歡喜非常道：「承王太太與品姨奶奶，一番好意，真正難得。」遂叫請了巴氏過來，托他爲媒。巴氏到了靜儀這邊，一說便允。晚間小福王蘭姑回房，得知此事，更沒有話說。兩家擇定三日後，

先行下聘。洛珠即於次日過來，與方夫人說明，將寶書連奶娘，一併搬到他套房裏去，以便早晚照顧。又親自帶了蕙貞到紅雲靈前拜禱道：「我已將蕙貞許配你的兒子，你想該早經知道。從此寶書即是我家女婿，我理當撫養。所幸未曾負你之托，你可安心在泉下罷。」晚來方夫人與蘭姑親送寶書到洛珠房內，又請了靜儀過來，當面拜托一番。蘭姑笑着拍了洛珠一下道：「前日說我有心呪你，倘有參差，我就沒想活着。可知我最膽小的，由那一天，即愁到今兒了。如今我和太太將寶書交給與你，雖說是你家女婿，亦是我家兒子。你須格外用心撫養，若哥兒每日多哭，這麼一聲，我可是也不依的呢！」洛珠亦笑着啞了一口道：「你別害臊罷，你有森哥兒呢。這句話，知你說不起。我前日倒饒了你過去，今兒還來編派我好歹總由口裏說，待我擰破了你的嘴皮，纔沒有事。」便起身來擰沈蘭姑的嘴。蘭姑抱著頭一溜烟笑着去了。方夫人亦笑了笑，起身作辭回房。自此洛珠逐日關心貼己的撫養寶書，以重紅雲之托。又派了一名年老誠實的僕婦，幫同奶娘領帶。蘭姑早將哥兒的月費，及奶娘等人一切用度，按月支送過來。起先靜儀原不肯收，反是洛珠止住道：「太太若不收他家的，倒覺生疎了。沒要陳太太疑心我們，後悔起來。」靜儀見洛珠執意要收，也只得罷了。單說小儒自紅雲死後，日間雖有王蘭等人陪著他說笑，晚間回後，燈前月下，不免觸景傷情。又想起去歲紅雲那番光景，雖然他自家不好，究竟他也沒有做出什麼不尷不尬的事來，我大不該和他冷落。他的病根，即由此起。想到此間，分外對他不過。只有遍請僧道，設醮諷經，多方超度。江素馨得了信，亦親自前來祭奠。到了百日以後，即在慧珠墳畔，賣了一塊地，暫行厝放。待日後回里，再議盤歸祖塋安葬。這日，正坐在那裏出神，見家丁取了兩封書函進來。小儒接過，見是伯青二弟從浙江寄來的。忙拆開伯青的書函來看，無非敘說別後多日，及考試浙省一切風俗情形，外有單指五官一函，重重封固。又看到二弟書中，說到鳳鳴兄弟一節，小儒笑道：「楚卿還要我見他一分人情。鳳岐的功名，却也虧他成全，倒是嚴華榮這畜生，無端的撞入羅網，天假楚卿代劉蘊報仇。可見天理循環，並無滯網。」內有小黛的一函，是致方夫人的，外有土宜各物。小儒

叫家丁照數查收，好生款待來人。卽袖了小黛并五官的兩函，先行回後，見方夫人正同蘭姑閒話。小儒將小黛來函，交與方夫人。蘭姑也走過來觀看。方夫人見馮太太添了公子，却也歡喜。又見送了許多物件，笑道：「承他美意，還記望着我們。」回頭向蘭姑道：「你明兒，亦要配幾件禮物，回送他家哥兒。」小儒道：「等你們想定送什麼物件，我再寫回書。」便轉身向園內來尋五官。剛走到紅香院前，見滿院芙蓉，開得十分姣豔，不由的感動前情，卽信口念道：「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念完，一陣心酸，淒然欲淚，便呆瞪瞪的，立在芙蓉花前，不住長吁短嘆。見王蘭從花外一步步走來道：「小儒，清早卽在這裏賞玩帶露芙蓉，倒也雅致！你手內是甚麼書函？那裏寄來的？」小儒道：「是楚卿伯青由浙江寄來，書中尚有附致你一函，不過些通套話兒。少頃取來你看。這是寄與五官的，你看層層封裏，不知其中有些什麼要緊的話。是怕我們偷看，所以我親自送與五官，偏要看看說的什麼。」王蘭道：「我也隨你去。」兩人便一齊到了叢桂山莊，跨進院門。但見五官撩衣捲袖，一手持著個金絲罩兒，在院落內和跟他的兩個小童，在滿草內掏蟋蟀。王蘭笑著躡足道：「這麼大的孩子，尙要陶氣，不用忙蟋蟀了，伯青有信來了，快來看罷！」五官抬頭，見是小儒王蘭兩人，笑著將罩兒交與小童，放下衣袖，邀他兩人入內。見小儒手中有封書函，果是伯青寄與他的。卽拆開，從頭細看。小儒道：「書中有什麼事故，可說給我與者香聽着！」五官看過，擲在桌上道：「什麼事故呢，也值得如此千包萬裹的，你們要看，自家看去，我也懶得說。」王蘭忙取過與小儒同看。上面寫着他在浙江情形，又叫五官各事，總要保重身體，不可大意。說了又說，諄諄囑咐。王蘭笑道：「伯青向來，即有些鬼婆子氣，難道五官是個十歲八歲的孩子，不知顛倒麼？我們日日相見，倒不會照應他，偏要他在千里以外，巴巴的寄這封書來。」小儒道：「你倒不要埋沒了伯青好意，遙想他的府報內，尙沒有這般寫的細緻。你別要只顧數說伯青，也不怕五官多心麼？」五官臉一紅，笑道：「你們數說他，與我什麼干涉？小儒而今亦學着會刻薄人。」王蘭又起身走近桌前，觀看五官近日所畫的物件，又見窗畔一顧兒擺了無數的蟋蟀盆子，王蘭意裏用手

揭起一盆來觀看。五官忙走過來，雙手按住道：「你別要亂動，昨日纔捉了一個大頭蟹青，十分鋒利，將來好同人去鬪彩呢！你把他驚走了，我可是不依的。」小儒笑道：「五官，真有些孩子氣，一個蟋蟀兒，也值得如此鄭重。」人衆正在說笑，忽見有人上來回道：「外面來了個姓竇的，叫做竇琴官，一個叫徐齡官，還同了什麼蘭官、春官、松兒、玉兒，一千人，說由京中到此，特地來尋五爺的。」五官聞說，忙請他們進來。原來這竇琴官等六人，均是當日在福慶班與五官同夥的人。自從傅阿三回家之後，即將他們過於別家班內，又唱了兩年戲。他們多長成了，在京中頗有聲名，班內亦積聚了若干，因受不慣人家的約束，便各出少許貲財，合夥領班，取名六豔堂。因他們是六個人爲首，近日傅阿三打聽得魯道同父子業已罷黜回家，京中沒有對頭，又領了一班人，復至京都，開設戲館，取名小慶福。內中有個唱小生的，名喚桂仙，是梅仙同時的人，却比梅仙少了幾歲。當梅仙出京的時候，隔了一年，桂仙亦被個京中官兒贖了身去。後來這個主兒死了，桂仙復又出來唱戲。却值傅阿三進京，即邀了他去。大凡是喜新鮮的居多，覺得桂仙的色技，竟駕於六人之上。他們遂別了一口氣出京，想起五官現在南京，不如投奔他，覓個安身之所。此時小儒王蘭俱問明五官情由，亦久聞他六人的聲名，早見有人領了他們進來。果然一個個如花似玉，總在五官肩隨上下的人品。五官見他們已到，迎下塔來，彼此執手問好。五官又說知小儒王蘭在內，琴官領頭，一齊上前請安。小儒笑吟吟的欠身道：「你們沿途辛苦了，坐下來好說話。」王蘭亦道：「我們這裏可別要拘形跡，你們不見五官麼？還有一個你們前輩金小耀，也在這裏，我們總是彼此以字相稱，毫無拘束。今兒却不在園內，往祝府去了。」琴官等人見小儒王蘭語言和藹，可見金柳兩人依傍得所，也不枉我們今番到此一場。遂一齊告坐。小童早送上茶來，小儒王蘭復細看人衆，果然名不虛稱。未知琴官等六人前來作何安置，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四回 小琴官獨占花魁 美玉兒細談根底

話說寶琴官等六人，由京中來投五官，却好小儒王蘭亦在叢桂山莊，見琴官面若朝花，身如弱柳，覺眉宇間，有一般秀色包含在內。徐齡官年齒與琴官彷彿，真乃眼凝秋水，眉蹙春山，腮邊兩個微渦，不言自笑。生成的柔情媚態，令人相對心蕩神馳。再見蘭官、春官、松兒等三人，各有姣妙，不分軒輊。六人中惟玉兒年紀最小，另具一種憨雅之氣，使人可愛可憐。小儒王蘭兩人，不約而同，一齊暗暗叫好道：「他們真不愧六豔之稱，難得天生尤物，聚在一起！」五官即問琴官道：「你們好好的在京中領班，也很下得去，因何約齊了，到南京來做什麼呢？」玉兒便插口道：「柳哥哥，你不知道。我們那個怪物師父進了京，壓他來的時候，又想我們到他的班子裏去，是我執意不行。誰知道他們記了仇恨，又團了一班人，叫做什麼小福慶。我最恨京裏那些人，沒有開過眼兒，說甚麼小福慶，而今要壓倒六豔堂了。我聽得怪樞氣的，便攛掇著琴官等人，前來投你柳哥哥。我想到處總可安身，難不成離了京中，我們就沒有飯吃麼？我最性急的，你柳哥哥可肯收留我們麼？你道一句兒，我聽着好散心。」大衆見玉兒說得爽快有趣，不禁都笑了起來。琴官忙止住玉兒道：「隨便甚麼話，你總要插嘴，只圖你說得快活，可知柳哥哥還沒有懂呢？」遂將始末根由，及他們出京的來意，細細對五官道了一遍。玉兒又在旁拍手道：「可不是呢？我也這麼說呀，不過你說的婉轉些，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兒。」五官聽琴兒說完，沉吟了半晌，遂笑對小儒道：「我們這園子裏，空屋甚多，不如將他們留下，再團幾個人，做個內班。嗣後各府裏有了喜慶事，就可不到外邊叫班子去。你看可使得麼？」王蘭不待小儒開口，即先自叫好道：「很使得，你沒有說著，我就想到這裏。連他們的住處，我多想了，最好在奪豔樓，那裏地方又寬大，又離著你與小癩的住處相近。班子裏該添置甚麼行頭，甚麼腳色，你與小癩做主，就是了。況且那奪豔樓三字，正合六豔堂的名目，以寓他們初到南京，這六豔即爲我輩所奪。」小儒聽說，亦點首道：「他們由遠路而來，投奔五官，焉有不留之理？至於配搭腳色，須要斟酌。若似外面班子裏，不論老少，只圖人多，倒反沒趣。不如每行只要兩人，預備唱戲的時候，替換著演扮，不喫力罷咧。雖說配搭的腳色，趕不上他們六人，亦要

不差什麼，好在我們留著自家唱的，也不到外邊去，就是缺一兩行腳色，配搭不上，亦不妨的。」王蘭道：「小儒却想得到總之，交代五官同小耀去辦，他們看得上的人，都可配搭。」齡官聽了，忙道：「我們來的不止六個人呢，一共約有二十餘人，和我們總差不多的年歲。出京之時，本約定到了南京，如可安身，仍在一起，否則他們，亦有去處的。要說腳色，有了他們，也不少什麼了。」王蘭道：「既是你們同來，有這許多人，分外好了。我叫人打掃奪鬘樓上下房屋去，你們今兒即可搬了過來。」玉兒聽得此地肯留下他們，又打掃園子裏，讓他們居住，先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回身笑向齡官道：「起先我進來，就愛這園子裏的房屋，怪曲折的。即想到我們住在這裏，就好了！偏生留下我們來，這麼一座園子，也狠夠我們逛了！」齡官亦笑道：「你別要興頭過分了，又要惹琴官說你好多話。況且園子裏，太太們時常要下來的，那裏容得我亂走？」玉兒聽了，臉一紅道：「你說的甚麼話？難道有了琴官兒不許我開口麼？」小儒笑道：「玉兒不須性急，明天我分付他們，不到園子裏來，讓你多逛這麼幾日，可好？」又叫擺了酒飯，款待琴官等人。小儒王蘭，也在這裏吃了飯罷，琴官等起身作辭。小儒即派了幾名家丁，同琴官等到船上去發行行李箱籠各物。即便忽忽的回後，說與方夫人等知道。內裏衆人，聞得自家園裏有了班子，莫不喜歡。到了傍晚，琴官等已至，又領著那二十多個孩子，過來見小儒王蘭請安。小儒細看人衆，皆是妖冶動憐，甚爲喜悅。即叫五官同了他們，到奪鬘樓去安置。琴官等六人，在樓上居住。其餘孩子們，多居於樓下。小儒又撥了兩名家丁，過來領班。如有需用什麼物件，你們到上頭領價下來添置，每月班子裏的月費，亦照數去領。我知照奶奶那邊，添上這一款兒，就是了。安排已定，回到後面。蘭姑正陪着方夫人在房內閒話，見了小儒進來，即問道：「聞得班子的人，總來了？我們過一天，須要唱回戲看看，到底快慢怎麼好法。據你所說，較之平時傳進來的班子，高著多呢？」小儒笑道：「你們忙什麼？既留下他們來，原是唱戲的。這幾日，他們初來，多少物件，尙未安置得定。我已想到出月初旬，叫他們來唱一回戲。我做東道，請你和太太可好麼？你們早早的備下賞錢罷！」小儒又問到二郎那邊，送些什麼物件，你

們查點出來，我好打發來人回去。蘭姑道：「昨兒我和太太已預備了禮物，無非是送他家哥兒的東西。」遂分付媚奴將開的禮單，取來送與小儒過目。小儒接過來看了一遍，自去寫就書函，一致伯青，一致二郎。又重賞了來人的路費，打發他次日一早動身。過了一日，梅仙從祝府回來，赴著過去與琴官人等相見。即說到桂仙身上，梅仙道：「他也算個人麼？我們在京的時候，同夥中也沒有人理他。因他相與的，總是一班沒行止的人。後來不知那裏冒出一個瞎烏珠的部曹官兒，代他贖了身去。據聞鬧的醜聲遠近皆知。如今他也浪充起正經人來，可別叫我笑話罷！」玉兒聽說，鼓掌大笑道：「我的哥，偏生今兒纔會見你。我若早知道那小忘八的底細，還容他在京中立腳麼？雖然，我今兒聽見你說了，也覺得心內快活些。」梅仙又問京中近日的光景，從此梅仙五官兩人，早晚總在這邊，幫同琴官等人安排一切。隔了數日，小儒即叫進他們來，唱了兩天戲。誰知這六豔堂聲名播傳出去，本地紳衿人等，皆備帖過來相借。小儒回不過的處在，只得叫他們去敷衍一番。人人稱贊，處處叫好。多說諸人中，惟琴官爲最。琴官本來爲人和平，雖不願意的所在，他總可勉強酬應。其次即推齡官圓融。只有玉兒，見他生性驕傲，稍有不合，當面就叫人過不去。人又恨他又愛他。縱然玉兒在喜悅之時，人總不敢去和他十分親近。是以愈顯得琴官好了。加以色技雙佳，人竟以小花魁呼之。外面一傳十，十傳百的，甚至竇琴官三字，無人知曉。提及小花魁，沒有人不知道的。後來借班子的人家，愈借愈多。小儒厭煩起來，爽性一家不借。推道他們有病，不好出外唱戲。人家見小儒不肯，也就罷了。暇時，小儒和王蘭來到奪豔樓上，或央琴官清彈，或叫齡官演唱，漸漸將思念紅雯的心腸，冷淡下來。光陰迅速，轉瞬臘盡春回。正是二月春和時節。一日，小儒飯罷，信步往奪豔樓來尋琴官閒話。走進院門，見那班孩子們，在台基上踢球。見了小儒進來，一齊走過請安。又爭着入內報信。小儒忙住道：「你們只顧踢球頑耍，我到樓上看琴官兒去。」有個孩子道：「琴官齡官玉兒，多在樓上，王大人也在裏面呢。」小儒點點頭，舉步進內。只見王蘭和春官在明間裏對坐下棋。蘭官松兒伏在桌上觀陣。松兒指著一塊道：「這塊棋腹背受敵，怕的不能活呢！」



王大人要仔細小儒笑著走近道：「你們好樂呀！」蘭官回頭見是小儒，忙同松兒站過一旁。春官亦立起身來。小儒道：「你們不要動，我上樓去一走，少停也來和你們著一盤兒。」又對王蘭道：「我在各處尋你不着，那知你躲在這裏。」王蘭正拈着棋子，在手沉吟，便道：「你先上樓去，我就來。今兒我也沒有見過琴官的面，據他們說，在上面有事呢。不許人去暗他，因此我纔沒有上去的。」小儒聽說，轉身上了扶梯，到得樓中，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俱無。琴官的房門掩著。小儒只道他午睡，方欲舉手推門，忽見窗櫺內透出一縷烟，並非蘭麝，却是旃檀香氣。小儒甚爲詫異，卽躡着腳，輕輕走到窗外，隔著碧紗，向內一望。見琴官端然拱立在桌前，桌上明晃晃的點了一對絳蠟，爐內焚著檀香，當中供了一件東西，是紅紙疊成的，上面隱隱有字跡。又見他倒身下拜，口內低低的禱告。小儒將耳朵貼在窗上，也聽不明白。暗忖道：「這孩子做些什麼鬼鬼祟祟的事？看他這般恭敬模樣，又不是件兒戲的事。」琴官拜禱已畢，起身在旁邊取過一包紙錢，在地下焚了。又長長嘆了一聲，紛紛淚下。小儒看到此處，分外不解。忍不住咳嗽了一聲，推門而進。琴官正站在桌前傷心，猛聽得有人進來，很嚇了一跳。急忙將供在桌上的東西，收起揣入懷內。正待發作來人抬頭見是小儒，不禁臉一紅，將點的蠟燭吹熄，又將香爐推過一旁，勉強笑著向前意，請安。被小儒一把攙住道：「日前已經說明，我們天天要見面的，切勿拘於形跡。反教我們不好常到你這邊來。」說着，便拉著琴官坐下道：「我來了好半會兒，見你焚香點燭的，在桌前拜禱，未便驚動。究竟你做什麼？」琴官道：「我日前許下一願，趁今兒無事，還了願心，免得記罣著。」小儒笑道：「你不要騙我，那見酬願心的，焚化紙錢，多分你在这裏祭祀。爲人在世，慎終追遠，却是正務。何須瞞人呢？」琴官聽說，方知適纔的行爲，全被小儒看見，料想隱藏不過。未曾開口，先嘆了口氣道：「我也是好人家子弟，那裏好意做這唱戲的買賣，亦係出於無奈。人家子孫替祖爭榮，想父母在泉下，何等風光。我們而今幹了這下賤事業，可知祖宗不是下賤的，怎好忘了父母生身養育之恩？不過憑著這一點誠心，聊申孝意。」琴官說到此處，不由得又流下淚來。道：「我提起來，卽要傷心。別要說罷。」

我的心事，惟有齡官與玉兒。他兩人知道。齡官今日身子有些不爽，還睡著呢。你停一日，問他們去就明白了。」小儒見琴官顏色慘傷，不便再問，難得有齡官等可詢，終久總要知道的，何必惹他悲苦？便用別話岔開，又坐了會見。他終覺懶懶的，遂起身道：「齡官既然身體不爽，也該請個醫家來診治。我看看他去。」琴官送到門外，被小儒再三止住，方回房去。小儒卽向後樓來看齡官。剛走到明間，聽得房內有人說話。探身一望，見齡官倚在床上，下身搭著一條大紅錦被，玉兒光著頭，坐在床沿上，代齡官拍打著兩腿。上身穿了銀紅薄棉短襖，下罩水綠底衣，却散著褲腳兒，足下趂著一雙鵝黃三鏤滿堆雲履，越覺得眉目如畫，令人可愛。口內噉噉喳喳的，與齡官說話。齡官面朝外睡，見房外人影一幌，卽推玉兒說：「你看誰來了？多分又是松兒，想嚇着你頑呢。」玉兒忙跳下床沿，走出來，見是小儒，笑道：「陳大人來了，因何輕悄悄的走來，聽我們說話？幸而沒有說出你們什麼來。」小儒著笑，走進道：「我因玉兒素來嘴壞，怕的背後議論我們長短，特地來聽着的。偏生又被你看見了。」齡官亦一翻身坐起，意在下床。小儒急上前按住道：「聞得你身子不爽，別要起來涼著，倒是睡著說話很好的。」齡官笑着，告了罪，仍然躺下。小儒親自代他蓋上了被，卽一蹲身在玉兒的地方坐下。早有跟齡官的人送上茶來。小儒卽問齡官有何不爽？齡官道：「昨晚脫去大衣，在樓口與玉兒多站了一刻，似覺得身上寒噤起來。今早兩腿酸痛，四肢無力。想是受了點風，適纔有累玉兒代我拍打了一回，覺得鬆快了些。」小儒道：「現在天氣雖日漸溫和，究竟是春初的時候，或寒或暖，最宜保重。何況你們身體生來柔脆，又初到南方，水土向沒有服得慣，更易生病。你可要醫家來診看，我吩咐人請去。」齡官忙搖手道：「我最怕吃那苦水兒，准備多餓這麼兩頓，明天自會好的。」小儒又笑向玉兒道：「你不要光著頭鬧頑意兒，若涼了腦袋，停刻就要嚷頭痛了。」玉兒笑道：「我倒不妨，不比齡官兒粉嫩似的身子，風兒雨兒，受不起半點兒。我在北邊，成日的凍著，也不覺得。」小儒與齡官閒話了半回，卽問起琴官將纔的事。故「他說問你和玉兒，總知道的。他有什麼心願，如此瞞人？」玉兒聽了，說：「說道也話長。他這樁心願，從未給人說

過蒙他看得起我與齡官將前後隱情會對我們細說琴官自幼即沒了父母只有兄嫂與他生母馬氏在堂輔父親在世亦是讀書未成在本地一個大家訓蒙過活馬氏本是大家使婢出身因他父母彼時尚未有子與他作妾誰知進了門他嫡母即生了他哥子後來生下琴官纔及周歲老夫婦相繼而亡不料狠心哥子妬忌他的生母在家終朝打罵馬氏吃苦不過在他父親靈前大哭一場拋了琴官另行改嫁琴官還虧他嫂嫂撫養到十歲哥子即將他賣入班子裏日久聞得他生母已故只有當日他父親討馬氏回來時有封庚帖尙在琴官身邊緊緊收著每的背著人取出哭拜一番如見他生母一般逢到時節他即早一日齋戒沐浴焚香點燭的祭奠連我們都不去看他這件事他最祕密的今兒相巧被你瞥見不能隱瞞纔肯叫問我們的「小儒聽說連連點頭道「這麼說起來琴官尙是個孝子却也可敬何妨立個木主與這封庚帖供奉在一處亦可早晚點一炷香兒倒不好麼」玉兒又道「他在班子裏唱戲今東明西那有定所立了木主反覺得累贅不如一封庚帖便於收藏而今到了園子裏又是人家的房屋更不便立木主了」小儒道「那倒無礙明兒你對他說叫他請個木生就供在樓上我最不忍誨這些事況且他有既如此孝心益發要成全他的纔是」齡官在床上亦點首道「玉兒你將陳大人這番美意告訴了他讓琴官好歡喜著免得逢時過節的一回哭一回笑」玉兒即跳起身道「我就告訴他去」齡官道「你忙什麼我要茶吃好兄弟給一盞兒與我罷」玉兒也不給齡官竟忽忽的向前樓去了齡官恨道「這孩子沒良心他有了病我日夜的伏伺他不離床前半步今兒他連茶都不肯給我吃」說著即便掀開被欲自己起來小儒道「你睡着罷」便在桌上倒了一盞茶送到床前齡官忙欠身接過笑著瞅了小儒一眼道「別要把我折煞了現在我病病痛痛的」小儒笑道「這又算什麼呢」將茶盃接過仍放在桌上轉身見齡官上身只穿着薄棉鷄哥綠緊身小襖外罩珍珠皮玄色比甲腰內束了一條淡紅色縑兒下穿月白底衣臉上略略黃瘦了一層加以眉黛微顰眼波斜溜分外姣楚可人小儒看到情濃不覺神馳道「你身上薄薄的兩件衣裳又不蓋被若再涼着更

外難受。」便代齡官將被上往提了一提，又握住他雙手道：「你手尖兒，多凍冰了，還要掙扎著起來，晚間須要多蓋着一層，出身汗可好了。」齡官見小儒握住他雙手，又低聲悄語的，和他說話，不禁臉暈紅潮，迴眸一笑，忙灑脫了小儒的手，便道：「若被玉兒那促狹小蹄子看見，又要說多少話兒。」小儒聽說，反不好意思起來，亦隨著齡官笑了一笑。正欲起身，早見王蘭和琴官等人都走了進來。琴官即至小儒面前道：「將纔聞玉兒所說，心感不盡，只好容圖後報罷。」說着，眼圈兒一紅，意在下拜。小儒忙雙手挽住道：「你休得如此，使人不安。難得你一片孝思，誠爲可敬。明兒你即立起木主，好待早晚侍奉，以盡你報答之心。」王蘭聽了，茫然不解，便拉住玉兒追問原由。玉兒細說了一遍，此時連蘭官等人都知道了。王蘭亦點頭稱贊不已，又問了齡官的身體。大衆正欲坐下，見家丁上樓來回道：「適纔打聽到雲大人奉了恩旨起用，前赴浙江沿海一帶察看塘工，不日即至南京。」小儒聽了，笑向王蘭道：「在田今番來得甚巧，又有一場團聚，也好教他瞻仰瞻仰我們六豔堂的人。」王蘭聞說，亦欣喜異常，便拉了小儒，忽忽的下樓去尋五官梅仙兩人，說知此事。未知雲從龍此番重到南京，有何事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五回 雲制軍奉命再巡工 馮太守貪功重黜職

却說雲從龍自請假回了河南，早屆一年期滿。在從龍的意見，仍欲續假一年，攜眷到南京來與小儒等人暢聚一番。誰料浙省沿海一帶塘工，當春潮之時，甚爲吃緊。本地督撫，連忙飛章入奏，請旨興修，以防秋汛。恐臨時更難措手。李文俊聞知此事，即奏請起用雲從龍，前赴浙省一帶巡看塘工，便宜行事。况上次漕河潰漲，自雲從龍督工修理之後，至今永慶安瀾，毫無水患。不如仍派該督前往浙江督辦沿海塘工，俟告竣後，再行來京。內廷見了此摺，甚以爲然，恰值從龍假期已滿，即降恩旨，著雲從龍速赴浙省辦理。一日，從龍奉到廷寄，不敢怠緩，即忙收拾行裝，帶了婉容小鳳等人，先向南京，將家小安頓，再往浙江。此時雲從龍是奉命巡工大員，沿途各地方官迎送不絕。所

以南京久經得了消息。在路非止一天，今日已抵南京。合城文武諸官，皆出郭十里遠迎接。座船泊了碼頭，從龍即與婉容、小鳳，坐轎直奔新宅子裏來。隨後衆家丁等人，亦押著行裝進城。到了園門，小儒等接進。從龍彼此見面，各道契闊。王蘭即趕著將琴官等人來此的話，說了一遍。從龍聽說，亦甚欣然。早有五官帶着琴官等六人，與二十多個孩子，前來與從龍請安。從龍見了，贊不絕口。笑向衆人道：「我離此一年有餘，你們園子裏如此興旺，真使滿園的花柳增妍。可恨我今番，不能過於耽延，即要赴浙，未免令人惆悵。事畢，又要入都，陛見，不知可能再到南京。倘幸在此，猶有數日羈絆，我竟要很很的樂這麼兩日，何可使你們獨占羣芳，令春光笑我？」王蘭聽了，拍掌大笑道：「在田真是解人。明日我即備東道，先行請你。」小儒笑道：「者香又忙起來了。明日在田還要答拜合城各官，沒有空兒。不如後日爲始，我們輪流代他洗塵，以十日爲度。料想也不致誤了他的行期。」從龍點頭稱善。裏面方夫人等，亦接進婉容、小鳳，見禮入座，細談別後情形。說到紅斐身故，婉容、小鳳亦大爲傷感。洛珠即叫奶娘帶了寶書前來拜見。小鳳忙用手接抱過來，摩撫了一回道：「哥兒生得品相清奇，將來必成大器。紅姨娘有子如此，可以瞑目無憾。」即在身畔，取出兩件小小金錠，做哥兒見面禮。婉容亦有所贈。方夫人笑着，欠身道了謝，又分付將後進打掃出來，讓婉容等安置行李箱籠物件。內外忙忙碌碌，整鬧了一日，纔算調停。綺紅、文琴，早有綠鶯等一千大丫頭，約了去說笑。次日，從龍答拜文武各官，又親到祝府謁見祝公。程婉容亦同了小鳳，到江素馨那邊去了一躺。隨後祝老夫人，帶着素馨、同孫兒祝夢庚，親自過來答拜。方夫人即留下素馨盤桓數日。現在婉容所生之子，取名雲鶴，與各家一班小公子們，差不多的年歲。皆個個生得英奇韶秀。晚間小儒回後，與方夫人商量：「仍在留春館前搭設戲台，中間用一重綉幔隔開，以便東邊款待從龍，西邊衆位夫人。因班子裏人少，分不開兩處來唱。我們已約定十日內輪流作東，你們最好，也備下公分，請了雲太太罷。雖然雲太太常住在這裏，你們總要請他的。若另起爐竈，又費一番周折。」方夫人聽了，亦甚以爲是。即叫綠鶯去請了蘭姑過來，說知此事。兩邊的酒席，須要格外豐盛。

再分付廚房裏，十日後，統共攏兒上來領價。蘭姑答應，自去料理。陳府衆家丁，得了信，即忙著連夜將留春館收拾停當。又去通知了領班的家丁，來日早間，小儒即約了從龍過來。內裏方夫人等，亦邀着婉容、小鳳，到留春館內家丁們，早擺開酒筵。東邊一席，是從龍首座，小儒、王蘭梅、仙五官相陪。西邊兩席，是程婉容首座，方夫人、洪靜儀、江素馨、沈蘭姑相陪。次席是小鳳首座，洛珠、巴氏、錦箏相陪。早見琴官、齡官上來，給人衆請安。先到了從龍面前，呈上戲目。從龍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西邊是玉兒在簾外請了安，將戲目呈進。方夫人笑向婉容道：「玉兒這孩子，今年纔十四歲，戲唱的甚好，我們將他叫進來，問他愛唱的那兩齣戲，就點他去唱，倒不好麼？」婉容聽說，即分付叫玉兒進來。丫頭們忙將簾子打起，玉兒搶步上前，又給衆夫人請了安，垂手站立一旁。婉容看着玉兒，笑道：「這孩子却生得討人喜歡，怪道陳太太誇獎他。你平時拿手的，是什麼戲就唱什麼，我們不點了。」玉兒連連應答，側身退出。一時台上開了鑼。今日琴官等人，俱抖擻精神，各獻所長。真乃响遏行雲，香生舞袖。從龍等人見了，無不喝彩。兩邊席上，一齊放下賞來。琴官等趕忙上來謝了，復又接唱。晚來，兩邊正席上，只點了數支絳蠟，却在左右十間內，以及戲台上，全用白玻璃燈點起。那燈影迴光，照到席前，益發明如白晝。直至更鼓後方散，一連四五日。這日從龍道：「我們天天唱戲，甚屬無趣。今兒叫他們在席前坐著彈唱，豈不另有風味？」小儒等亦稱有理。即叫琴官、齡官、春官，同一班大孩子們，在東邊。兩官、松兒、玉兒和一起小些的孩子們，在西邊，不用鑼鼓，只用笙笛。一順兒在席前坐下。衆人吃着酒，聽著他們彈唱，又賞下幾桌酒來。就叫琴官等在外間內聚飲。到了第十天，從龍強著復了一日東道。酒至半酣，將琴官等人叫上，每人賞了若干物件。席終，即分付隨行衆家丁，各各料理。明日一早起身。小儒等亦因從龍欽限在身，不便深留。從龍回到後面，與婉容說知，明早登程。小鳳已將應用各物，檢點齊全，方各自安睡。次日黎明，從龍即起身，與衆人作辭，帶着衆家丁，直至碼頭。早有在城諸官前來候送。從龍一一辭謝，上了船，即分付揚帆南下。走了八九日工夫，這日已至浙省地界。此時馮二郎已由湖州調署杭州府知府，因他在湖州府任上，聲

名甚好。適值杭府出缺，冷桓即詳請二郎署理。開得從龍已至，二郎也隨著各官出城迎接。視伯青亦考到杭州，屬從龍登岸，先去答拜撫軍，然後即來相會。伯青、二郎曉得從龍總要來的，却早早在學院衙門等候。彼此見了面，略敘寒暄，遂寬去大衣，邀入內宅，細談別後衷曲。從龍即說到南京、琴官等人。伯青道：「我前月接到者香來函，說及此事。他書中甚爲誇讚。在田今番是目賭過了，究竟如何好法，不妨說給我與楚卿聽著。」從龍笑道：「不愧者香來函稱贊，那爲首的琴官等六人，果然無匹。即其餘的一班孩子們，也各有好處。總之琴官等六人，與小耀、五官兩人比較起來，覺他兩人不能專美於前。那六人，亦不肯甘讓於後。」二郎不待從龍說完，即躑足道：「偏偏我與伯青，纔離了南京，他們即有此樂處，真令人可羨可恨。」伯青三年任滿，回都覆命，即可便道南京，一睹其盛。我在浙省，不知那一年纔能回去呢！」伯青笑道：「楚卿不用著急，我倒有個盡善的方法。聞得實任杭府，不日可至。你仍要回湖州本任的。相巧在田奉命巡察塘工，你且暫緩回任，就托他奏請你隨工効力。事畢，你總有升賞。那時趁便告他一年半載的假，回到南京，任憑你怎麼樂去。」二郎聽了，喜歡異常。即起身，對着伯青深深一揖道：「多蒙指教，我那裏還想什麼升賞？只要有個巧宗兒，讓我回南京一趨，就好了。」又回身，向從龍施禮道：「一切仰賴在田成全我，總感激著你們。」從龍笑著搖手道：「且緩且緩，你雖說不求升賞，既然隨了我去，俟工程告竣以後，總有一個大大的保舉。何能獨把你丟了？這麼一來，你豈非公私兩益？這般好事由兒，却不能便宜了。你當着伯青說，明楚卿怎生謝我？」二郎即笑著立起來道：「卑府既蒙大人肯於提攜，只求大人明示，卑府無不遵命。」從龍道：「伯青，你聽聽這樣尖刁話兒，甚覺可惡。」伯青笑道：「本來在田不好，堂堂一位欽差大臣，怎麼索起謝來？你既先開賄賂，即難怪楚卿和你尖刁。」三人說笑了一回，從龍便起身作辭。二郎亦回自己衙門。次自從龍去與撫軍商量，揀選了幾名熟習塘工的人員，即有二郎在內，連銜奏請，隨工差遣。又一面飛咨浙閩督臣，前來會辦。恰好實任杭府到了，二郎忙着交代已畢，即另備公館，安頓家眷。自己亦趕著料理行裝，好隨從龍赴工。不數日，奉到批摺，著

如所請。從龍遂會同撫軍，擇吉起程。帶了隨行各員，先由就近沿海一帶塘工，次第巡去。又派了各員分頭察看，何處宜修，何處宜堵。俟稟覆上來，再行核辦。隔了一日，各員紛紛進呈條語，又繪了各要害地方的圖本前來。此時督撫諸臣均在工次，大家商議，定了章程，即連銜具奏，并申報開工日期，及動撥各庫帑銀應用。又逐段派員，雇募民夫，督工興修。從龍亦往來工次，巡察諸人勤惰。話分兩頭，單道二郎自派了工段，便開工辦理。又審度地勢，高下修築，每日不下上千名的民夫，各執所事，按部就班的去做。且沿海塘堤，多半石工，又要傳集工匠人等。況這麼一場大工，隨來各員，無人不思工從中撈摸，總設法的寬展時日。雇來的民夫，以少報多的開支上去，在所不免。惟有二郎一人，恨不得立刻告成，既不負從龍重托，又可遂了自家的私願。見同工各官如此懈玩，不禁焦燥起來。暗忖道：「他們的居心，惟願辦個三年五載，纔遂他們的貪欲。我怎生忍耐得下去？不若我趕著辦理，不由得他們也要隨着我振作。」想定主見，便分付管工的多雇民夫，重加工價賞號，須要不分晝夜的趲趕。又自己冒着風雨，終日在工次巡察。見有怠緩的，即刻究責。真乃賞罰嚴明，絲毫不苟。誰知小人們另具一付肝腸，他却不想。雖然日夜趲趕，較別段的工價雙倍有餘，而且又有賞號，只記恨著二郎，不容他們偷懶。即三三兩兩的，在背後怨聲不絕。又不敢不遵驅遣，惟有一味的只求速成，全不審地勢鬆緊，及工料堅固。管工的亦因二郎催的急促，也只好將就了事。二郎又與水利一事，不甚了然。況此時存了個欲速的念頭，見他們齊心追趕，指日工夫，十成八九，心內好生歡喜。這日二郎早起，帶了兩名貼身家丁，赴工巡視。到了旁午時候，忽然西北上遠遠起了一片烏雲，轉瞬漫延到面前，佈散開來，隱住日色。旋又風聲大作，天色分外昏黑，竟有欲雨之勢。家丁上來，請回工所以避風雨。二郎怒道：「我若走開，這些民夫，必然也去避雨。今日開工未完的地方，被雨一淋，定見倒塌。你快去知照他們，在未雨之先，速速搶成，只要封了頭，就不怕雨了。格外多加賞號。」家丁見二郎發怒，不敢再回，即忙着去取雨具過來伺候。先分付管工的，曉諭各夫知道。頃刻那風聲愈急，雨亦隨至，竟如瓢潑盆傾。可憐那些民夫人等，見二郎尚站在堤上，如何敢



去避雨，只得直挺挺的在雨裏挑築費了無限氣力挖起一方土來，未到堤前早經淋漓，就是那新砌的石工，被這急雨一衝，亦東倒西歪。不禁人人齊聲叫起苦來。二郎縱有雨具遮蓋著，無如雨勢甚猛，遍身皆濕。現在雖說是初夏天氣，風雨沾身十分寒冷，亦覺支持不住。再見堤下工匠人等，被雨淋得如鬼魅相似，心內著實不忍。便叫家丁傳話人衆，暫且躲避片刻。一俟雨止，即行前來補做，不得誤事。說罷，帶著兩名家丁，轉身下堤去了。工匠等人聽說，好似遇赦一般，齊齊胡噙了聲，一闕而散。二郎回了工所，換了衣服，進點飲食。早已黃昏時分，少停飯畢，掌了燈，外邊風雨越發狂大。二郎坐在窗前，呆呆的出神。聽那空林怒吼，簷溜奔騰，竟有些害怕起來。又記著未完的工程，眼見得這一夜過來，前功盡棄，尙不知這般大風大雨，下到何時方止。引起滿肚愁煩。又勉強坐了半刻，正欲去睡，陡然聽得外邊如天崩地塌的一聲響，二郎很吃了一嚇。霎時又聽得四面人聲鼎沸，情知工上出了事故。正待喚人出外探聽，忽見管工的忽忽進來，回道：「一夜來北風，催著潮水，陡添四五尺高，將今日未完的工段，沖開有十數丈寬，連隣段總震動得甚屬可危。現在潮水多灌進堤內，附近居民紛紛逃避。各段大老爺們，均到了工上，在那裏督率民夫，多方搶護，特來請示，如何辦理。」二郎聽完，直嚇出一身冷汗，連連蹀足道：「這却怎麼了？偏偏此刻風雨大作下來，若再挨這麼一會兒工夫，即可保住。這不是天老爺與我作對麼？」外面早將報事的快馬，備了幾匹伺候。二郎急帶著衆家丁，飛身上騎，直奔工次。遠遠見堤上燈火，密如星斗，搶護的工匠人等，一片聲吶喊，再聽那水聲潺湲，宛若江翻海沸，四野居民呼兒哭女，悲號甚慘。二郎在馬上，頓了一腳，自恨道：「多是我辦理不妥，累了這些百姓，受此無辜之災，又怎麼對得起在田委任的一翻美意？」即加上一鞭，到了堤前，慌忙下騎。早有毗連隣段的各員圍攔上來，與二郎相見。有的和他商議，如何趕緊搶護，也有埋怨他，不該貪功求速，致有今夜意外之變。又有妬忌他的，正遂了他們的心願，却從旁冷一句，熱一句的，半譏半笑。二郎此時，亦無暇與衆人分辨，忙走近沖開的地方一看，果然有十數丈寬闊，那堤外的水，如滾銀瀉玉的一般，直流入堤內。又值長潮之際，水勢分外兇猛。

二郎見了，束手無策，嘆了聲道：「縱能搶築起來，亦有應得之咎。何況這般滔滔水勢，從那裏下手，不如去與在田商酌，看他有何計較。不過拚著我這知府，丟掉了罷。天就踢下半邊來，也沒有事。」遂叫家丁，仍帶過坐馬，亦不與衆人說知，上了騎，卽向從龍行轅而來。此時天色已明，從龍在行轅，久經聞報，很吃了一驚。聞二郎前來，卽請入內裏相見。會了面，便問現在情形若何。二郎細回了一遍。從龍聽了，半晌無言道：「此番將你奏請隨工效力，倒反負累你了。連我都有了處分，你的處分，不問可知。所幸本省督撫，均因開工與修告成，尙需時日，俱各回衙門去了。我猶可代你彌縫一二。總之，碰你的運氣罷。」二郎笑道：「在田，直至今日，尙非真知我者。我前在淮安，卽不以功名爲念。難道目下，我又換了個馮楚卿麼？你切不可顧念私情，須憑公辦理，不要惹外人說你與我舊交，袒護着我。背地計議出什麼長短來，那倒不是你累了，却是我累了。」從龍點頭稱是。卽傳話外面伺候，赴工看視。二郎亦隨着同行。不多一會，到了工次，各員早來迎接。從龍下了轎，親到堤上，見水勢已平，一則因風雨皆住，二則潮信已退，不過暫時之水，非秋汛可比。從龍稍爲放心，便吩咐各段夫匠，且停挑築，均來搶修這沖開的堤口。若待潮信重來，將下面腳根刷鬆，那就難於收拾。自己亦坐在堤前監工人衆，見從龍在此，無不踴躍爭先，約有兩個時辰，早將堤口堵閉。卽是夜潮再至，亦可無礙。從龍復切實叮囑一番，方回行轅。又將被水居民，著地方官查明，妥爲撫恤。此處工段，另派了隨員，前來接辦。卽將二郎撤去差委，然後行咨督撫會銜參奏。次日，二郎過來作辭，先回杭州聽候發落。隔了數日，從龍奉到議旨，據該督等奏參，本任湖州府知府馮寶，貪功債事，咎有應得，著卽革職。姑念前在任所，尙知操守，所有糜費堤工銀兩，加恩免其賠繳。至該督等自請議處一節，着毋庸議。從龍卽函知二郎，二郎得了信，卽進來說知小黛，打點擇日起身。小黛平時，亦是心胸曠達的人，又聞得要回南京，仍與衆夫人合住，也倒歡喜。忙著與穆氏料理行裝一切，准備登程。此刻杭州兩府的百姓，聞知二郎罷官而去，莫不嘆息。幾個有頭臉的紳耆，多約齊了，前來相送。到了二郎臨行，這一日，俱齊集河干拱候。二郎與衆人謙遜了一回，方登舟揚帆而去。單說雲

從龍自參去了二郎，恐怕各員內，再有疎虞，就當不起。遂派了兩名誠實可靠的隨員，往來稽查。又親自不時的赴工梭巡。各員皆知二郎與從龍至好，尚且執法參奏；又深悉從龍為人鯁介，毫不徇情。衆人俱兢兢業業的，小心辦理。直至七月中旬，所有浙省沿海塘工，全行告竣。陸續稟報上來。從龍均一乘至公，親收工程，一面出奏普慶安瀾。又將各員分別保獎，并動用各項，造具清冊，咨部查核。辦理已畢，便起身到杭州來候旨。却好途次，與伯青相遇。伯青早知二郎誤工被參的情由，笑向從龍道：「楚卿本意，原欲工成回南京一行，而今却遂了他的心願。只未免罷官而回，令人難處。幸而他素昔名心尚淡，遙想倒沒有什麼過不去。」從龍亦笑道：「據你這麼一說，我倒不是參了他，倒是成全了他。楚卿豈不要感激我麼？竊恐他此時背後，恨得我什麼兒似的呢！」兩人談說了一回，因均在途次，不便久停，彼此分別而去。從龍到了杭州，適值奏摺已回，保獎各員，悉如所請。本省督撫諸臣，俱各加三級，交部從優議敘。雲從龍着來京陛見，另有恩旨。從龍見了，即趕着收拾北上。暫且不提。再表二郎，一日已到南京，即叫衆家丁，仍押着行李等件，直向繪芳園來，自己與小黛隨後亦至。小儒王蘭，早得了信，齊來迎接。裏面方夫人等，亦接進小黛，仍將舊住的一進宅子，打掃出來，與小黛安頓。二郎與衆人見過了禮，小儒等人，先爲抱屈。又安慰了一番。反是二郎談笑自若道：「當日到淮安府任，即屬意外之事。後來因事降改，我即想終身不出山了。誰知前日蒙李相薦舉，又荷聖恩浩蕩，不棄菲材，命守湖州。原欲在這數年中，解組歸田。恰值在田來辦海堤工程，又是我情願隨他前往的。我就想由此乞退，那知一夜風雨，塘工崩裂，這是我自貽伊戚，與人何尤？況在田奏參，分所當然。安能以私廢公？從此我拋去這微名，竟成閒雲野鶴，任我遨遊；又何必整日的在那名利場中混來混去，引入入俗，而且你們在南京，朝歡暮樂，令人羨慕不已。我初聞在田所說，即想暫時歸來，纔遂心願，而今竟如我所欲。不過棄去的是身外浮名，與我毫無損益。我馮楚卿仍是馮楚卿的本來面目，你們沒以爲我怨恨在田，我實在要感激在田呢！」王蘭聽了，先拍案叫好道：「楚卿雖在名利場中，走了一番，却未沾染著半點習氣，真不愧我輩中人。」二郎即

扯了五官起身道：「我們到奪豔樓去。我已聞名日久，今日既回了南京，倒要看看琴官們，是何等樣人，我纔放心。」小儒王蘭亦同了前來。方走過紅香院前，即順風聽得那一派笛韻悠揚，歌聲溜曉，使人心醉。進了門，見一班孩子們，都坐在階上溫習平時所唱的曲子。見人衆走入，即忙起身迎出。五官便指著二郎道：「這一位馮大老爺，就是我們常說那綽號美二郎的。」衆孩子們聞說，都笑了笑，一齊過來向二郎請安。二郎一面拉住衆人，又回頭笑罵五官道：「你這促狹鬼，時常的要打趣人。我這混名，還怕他們不曉得麼？偏要你提盆點注的，說出來。明日我也替你編個混名兒叫，纔快活呢！」五官笑道：「你儘管編去，我決不像你多心怪意的。」彼此說笑着，已至樓下。琴官等人，亦得了信，趕著同下樓來，與二郎相見。二郎看著人衆，惟有點頭稱讚而已。王蘭道：「明兒我做東道，請你看戲。你此時見了他們，就讚好不絕，再見他們做戲，你還要讚不絕口呢。」原來日前小儒和王蘭商議，就在樓下假山前面，砌造了一座戲台，以便平時宴會。如有喜慶等事，或女眷們要戲，再向裏邊搭台。次日，王蘭即吩咐擺了酒席，代二郎洗塵。衆人均坐在樓口，正對戲台，果然看得十分明白。少頃，開了鑼，每逢一人登台，二郎即叫好一次。又將浙省帶來的綢緞，分賞琴官等人。直至更鼓方散。接着小儒梅仙五官，輪流請了二郎。內裏衆夫人，亦備了戲酒，替小黛接風。忙忙碌碌，早至中秋節下。瑣碎煩文，毋庸細述。這日，二郎早起，信步來尋五官閑話。又欲折幾枝丹桂回去，插瓶賞玩。到了叢桂山莊，見跟五官的小童，上來道：「五爺同金大爺，到琴官兒那裏去了。」二郎即掉轉身向奪豔樓來。走進院門，只見玉兒和一班孩子們，在院落內捉迷藏頑耍。恰值玉兒當場，見他用一方大紅汗巾，紮在臉上，東西兩邊亂摸。那些孩子們，或前或後的藏躲。猛抬頭，見二郎走進，人衆正欲上前招呼，二郎忙搖手止住。看玉兒這般形像，不覺好笑。玉兒聽得身旁有人笑著，即順手一把抓住，除下汗巾，見是二郎，不禁笑了起來道：「怎麼你也到這裏來？今兒我真晦氣，倒當了好幾次場了。難得將你抓住，誰叫你來的，你替我當場罷。」遂不由二郎分說，將汗巾代二郎把雙眼紮好，在背後推了一下道：「你好好的摸去，別要碰到柱子上，碰起老大疙

「唔來，我却不管。」說着自己亦躲了開去。那些孩子們見二郎當場都笑個不了。二郎站在院落中，笑道：「這個買賣，倒有二十年不幹了。今兒待我試試看。」又叫着玉兒問道：「你可在場麼？別要你躲開了，使我摸不著。」玉兒道：「我怎麼不在場？你摸就是了。」二郎聽得玉兒在一旁說話，即搶步上前來抓他，慌得玉兒跳了開去。那些孩子們，爲忙着躲避不迭，分外笑聲不止。此時梅仙五官同著琴官等人，亦伏在樓口觀看。見二郎在院中亂跑亂摸，均大笑起來。正喧鬧之際，小儒王蘭亦走了進來。小儒笑道：「楚卿你怎麼好同一班小孩子們在這裏混鬧？可不是笑話麼？」二郎趁勢兩手將小儒王蘭抓住道：「摸著兩個了！」即用手解下汗巾，擲與玉兒道：「隨便你叫他們那個當場去，我也不管了。」便一逕走入樓下，坐著喘息。小儒王蘭同那些孩子們，也笑著入內。梅仙等人亦下樓來。五官笑向二郎道：「我却不知道，你還有這般好手段。停刻我同小耀和你三個人捉迷藏去。」二郎搖頭道：「饒了我罷，我不過摸了兩轉，你聽著我倒喘不了，若再去摸一會兒，可不要睡下來摸麼？」引得小儒等人復又大笑。只見家丁取著一封書子進來，回道：「江西二老爺那裏有人來了。」說著將封函呈上。小儒接過，見是仁壽的筆跡，連忙拆開觀看。未知陳仁壽來書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六回

祝伯青典試赴洪都

江子騫陳情歸白下

却說陳小儒正和王蘭等人，在奪豔樓下談笑。見家丁送進一封書子，說是陳仁壽寄來的。忙拆開細看，前面敘說在江西巡撫任上的情由，並月前玉梅生了一子，取名寶文。後面又說到祝伯青現在放了江西正考官，江漢棧業經告了終養，已蒙恩准。本意前月就要回來，因伯青亦欲於場後請假回籍省親，所以約了漢棧等他結伴同行。小儒見仁壽得子，甚爲喜歡。又見伯青漢棧，不日總要回轉南京，便笑嘻嘻的，將來函遞與王蘭等人觀看。惟有五官，分外得意。卽笑向琴官道：「祝大人也要回來了，每次對你們說，我生平知己，只有伯青一人。妙在他處處能體

貼出人家的甘苦，沒說我過於謬讚了他。待你們見了面，那時就知道了。」琴官等人，不獨屢屢聽得五官稱說伯青，他們也曉得梅仙五官兩人，皆多虧伯青提拔出了火炕，亦恨不得暫時一見，可想那姓祝的，不知怎麼一個溫存性兒，能使五官念念不忘。聽得他們指日即可回來，衆人亦覺欣然。小儒即袖了仁壽來函，忽忽向後說知方夫人等，晚來，衆位夫人，亦得了消息，都歡喜非常。暫且不提南京的話，單說祝伯青浙省學差，三年任滿，等新任到了，交代已畢，便打點入京覆命。正逢今秋賓興之年，即放了江西正考官，並著毋庸來京，即由浙省馳赴江西。又加恩轉升了大理寺正卿。伯青忙著專摺謝恩，遂趕緊起程。到半路上，待京中副考官到了一同前往。適值江漢在臬司任上，已托了陳仁壽代他奏請開缺回籍養親。因江老夫人年高衰邁，又不服江西的水土，不時生病。漢槎甚爲憂心，遂決意請告終養。起先江老夫人並不准漢槎開缺。經漢槎再三婉稟道：「當日兒子在山東任上回來，即不思再出。惟願奉侍二親，承歡朝夕，稍盡了爲子之職。後來父親去世，母親又切實訓勉，當以致身於君爲重。亦因母親肯隨任奉養，現在身體，又時常不適，使爲子之心，如何能安？恐願此失彼，反負聖恩。總要求母親成全。」瓊珍小姐，亦從旁極力勸諫。江老夫人，方纔答應。漢槎見老母允許，喜悅非常，即忙著來見仁壽，請他趕緊派員接署，好讓他早爲回籍。仁壽一面出摺奏請簡放實缺，一面派員前來署理。漢槎交卸了臬篆，正欲料理行裝登程，恰巧伯青已至，聞得漢槎告了終養，不免打動了自己思親之念。雖然父母在堂，康強無恙，究竟膝下只生我一人，終覺甘旨有缺。不如待秋闈考畢，趁此機會，請假一年，回籍省親。便來與漢槎商量，又約他一同起身。漢槎不便推却，只得另賃了公館住下。又將此事，稟明了母親。江老夫人，亦叫漢槎等待伯青同行的爲是。所有闈中應辦事情，不須細費。伯青出了場，即專摺入京。又搬了過去，與漢槎居住。一日，奉到諭旨，恩准給假一年，回籍省親。俟期滿再行來京供職。伯青見了，遂與漢槎商議，擇期起身。陳仁壽即請了他們過去，擺酒餞行。又留着盤桓了幾日。漢槎叫人去雇下兩號大船，一隻是江老夫人與瓊珍小姐乘坐，一隻是自己與伯青乘坐。其餘十數隻小船，安頓隨行家丁僕婦，及

箱籠物件這日早間仁壽親自前來走送大小文武聞得撫軍出外多趕着過來伺候伯青漢槎再三辭此待仁壽回了城始揚帆開行。此番是衣錦榮歸，在路毫無耽擱。將到南京，漢槎便差了一名家丁先行回去，打掃住宅。今日已抵碼頭，漢槎即迎請江老夫人並家小人等進城，伯青亦回自己府第。祝安忙率領府內衆家丁在大門外迎接。伯青下了轎，直向上房來見父母請安。祝公因伯青遠路回來，略問了幾句，便命他回房歇息。素馨小姐早在堂前相待。夢庚今年已八歲了，六歲上祝公即請了一位西席，在府內教讀。夢庚讀書甚爲聰敏。祝公愛惜孫兒，如同至寶。此時在書館內得知父親回來，趕著進內上來見伯青請安。伯青見夢庚業已長成，又彬彬知禮，回憶臨行之時，甫離懷抱，即將夢庚叫到面前，問他近來所讀之書。夢庚朗朗的回答，伯青心內甚爲歡喜，便起身換了便衣，夫妻細談別後各事。用過晚膳，早爲安息。次早，即去見小儒等人。隨後漢槎亦到，彼此相見，各敘離衷。二郎道：「我料定你們也該回來了。久在外面做官，有什麼好處？我們舊日的一班人，而今又聚在一起，真乃難得之事。只在田一人想他此番陞見之後，仍要出來，惟恐他放得別的省分去，急切就難聚會。裏面諸位太太們，倒是一人不少，較之當日，只可憐晚……」二郎說到此處，自知失言，連忙住口。伯青早已聽得，分明二郎說的是只可憐晚秀沒了，他怕我傷心，故而不說。不禁觸起前情，眼眶兒一紅，回頭向王蘭道：「前年我在浙江，蒙你寄到廿老代晚秀作的序文，與一班名下諸君的題詠，我當即刊刻分送各處。又在浙江江西兩處，托人題了若干詩詞，共續成四卷，取名蘭真集，不知這名目可還用得在我的愚見，諸人所詠，無非表述晚秀生前及死後的奇異，故以蘭真二字包括。況又盤先生的序文，後面曾有蘭幽貞於地下，香到梅花，這麼一句。」小儒王蘭一齊點首稱善。五官在旁忙問道：「我做的那兩首詩，都刻上去沒有？」伯青笑道：「別人的都刻上，偏生將你的丟下，是甚麼意思？而且你那兩首詩，做的很好。」小儒笑拍著五官的肩頭道：「從此你這詩翁的名聲，連江浙兩省地方，多曉得了。必然有人不遠千里而來，和你求詩求畫呢。」五官笑了笑，即起身到奪藍樓將琴官等人，領着來見江祝兩人請安。伯青見了，大爲痛

贊：惟於琴官玉兒，格外賞識。小儒又留住他兩人，吃了午飯，方各回府第。次日，小儒等人，自然備下戲酒，代伯青漢接風。衆位夫人，亦請了瓊珍小姐過來，宴會了數日。一日，漢槎來尋小儒等人閒話，即說到：「自己的府第，房主要來收贖，欲想買他的，他又所求甚奢；我倒想搬過來，與你們同住。家母却執意不行，日內已叫人四處尋覓房屋，總不甚合式。」梅仙聽了，即接口道：「我們這園子後身，倒有兩個宅子，一共有二十多進。就是那王義的。因近年失修，壞敗不堪。他又無力修理，前日我聞得人說，他急於求售，又沒有那麼個大主兒來受。不如你同伯青商議，合買下來居住，再開個耳門，通到這邊園子裏，即可朝夕相聚，豈不好麼？」漢槎聞說，連連稱好道：「我同伯青商酌去，他若不願意合買，我定見是要的。」便起身作辭，一逕來會伯青，說知此事。伯青亦甚願意，即扯了漢槎，去見祝公，稟明原委。祝公也到過繪芳園兩次，大爲誇獎園子裏的景緻幽雅。此刻聽說，可以與繪芳園通連，頗爲高興道：「橫豎這邊住著，與那邊住著，同是一般的。這所房屋，亦可與人家，還怕抵不上那邊的價目麼？而且又與子騫合住，倒也相宜。他們暮年姑嫂，亦可常時相會。子騫回去，請問令堂的行止，我這裏沒有不行的。」伯青見父母允許，歡喜非凡，也同了漢槎，至江老夫人前說了一遍。江老夫人聞得與祝府同居，甚爲欣然道：「你兄弟們做主，就是了。須要屋宇寬廠曲折，若是本來的低小，即重行砌造，不可惜費銀錢；那般礙眉碰鼻的屋子，我却不要。」漢槎連聲答應，遂邀了伯青出外，分付人去請梅仙過來，托他與房主說明原價，即可開工興造。又叫他同五官兩人監工，應用的款項，到我和伯青那邊去領。伯青亦重託了梅仙辦理。來日梅仙與王義一說便行，當即兌付房價，收過房屋，換了瓦木匠頭，前來看何處宜修，何處宜造。又繪了圖式，送與伯青。漢槎觀看，便擇吉開工。到了開工這一日，伯青、漢槎俱吉服到此，破土行香，即看定地勢，先在紅香院東首，開了一道耳門相通，以便梅仙、五官早晚監察工匠等人。小儒、王蘭，亦不時過來指點。好在是現成的房屋，不過修理改造，約有兩月工夫，早已煥然一新。仍分作兩個宅子，外面新砌成兩座八字門牆，前後共五進正宅。內裏總有門可通，直至後面，亦造了小小一座花園，當中用



紅竹夾成隔離，兩邊一排兒，盡是垂楊竹籬。中間有一重六角門，上面題著「綠楊宜作兩家春」。又在籬前鋪成白礬石馬脊甬道，即通着這耳門出入。兩邊園內，均有亭有臺。地方雖然狹小，倒還幽緻。小儒亦在這園子裏，耳門前，蓋了一所屋宇，撥兩名家丁在內，專司這耳門啓閉之責。江祝兩府，皆擇定三日後遷移。小儒等人，早送過戲酒，預備本日應用。這日清晨，江老夫人祝公夫婦，帶著合府內外人等，吉時進宅。先一日，即將各色物件，全行發過。此刻兩處府內，皆張燈結彩，十分鬧熱。小儒王蘭二郎，均過來道喜。合城官紳等人，得了信，亦要前來。各處照料，仍是梅仙五官兩人。小儒又在外面傳了一起班子來，在六豔堂內，好兩邊府內一齊開鑼演唱。衆位夫人，亦早早的過來，內外直至三更始散。次日，又補請親友，均是小儒等人相陪。一連三日，方纔清楚。方夫人又請過江祝二位老夫，人來，逛了一天園子。由此各家不過隔一道耳門，朝夕往來，甚爲親密。這日，小儒早起，意在到伯青那邊去。方走過紅香院前，見齡官坐在一叢芙蓉花前石凳上，癡癡出神。小儒走近道：「你早在這露地上坐着想什麼呢？」齡官抬頭見是小儒，便笑吟吟將身子向旁邊挪了一挪道：「你坐下來，我正有件事和你商量。」小儒亦笑着坐下。齡官道：「適纔我與玉兒一同來，看這芙蓉花的。他到祝大人那邊去了，我懶得過去，在此坐一會兒。正欲尋你去說話，却好你又來了，可不是怪巧的前日五官代我畫了一個小照，琴官兒他們見了，總說很相像的。他們也高興，請他畫了。又說什麼我們六個人，皆畫在一塊紙上。我也沒有理他們，特地來問你聲，還是單畫的好，還是畫在一起的好？別要將我畫成的臉，遭掉了。」小儒見齡官語言宛轉，眉目含情，不由得心內又動了一動，笑道：「自然是合畫的好。一則人多，畫上去倒不熱鬧些；再則也見得你們義氣。如果你定要單畫一軸兒，也使得，就是一個人，沒甚情趣。將我畫在一旁，陪伴着你，免得你寂寞，可好麼？」齡官抿著嘴笑道：「你說的可希奇！我要你陪伴什麼呢？你們太太姨太太，畫在一起，纔合宜呢。」小儒搖頭道：「我最怕畫在一起。上年畫了一軸，至今我總沒有叫挂着。」又挨進身，低低的笑道：「我想和你畫在一起，不是一般的麼？」齡官聽說，臉一紅，斜溜了小儒一眼，雙手推開小儒。

故作怒容道：「別叫我清早的時候，啐著你罷。人家好意請問著你，却惹出你這些混話來！下次你再和我說這些混話，可是不依的。」說著，便在小儒腿上使用勁的擰了一把，又撲嗤的一聲笑了起來。小儒自前番去看齡官的病，以後却深愛他姣媚可人，在六人之中，另眼相待。齡官亦知小儒待他甚厚，即有心日後依棲小儒，可以得所。今日故意的生氣，試探小儒性格。此時小儒不覺心蕩神馳，攆住齡官的手笑道：「你好意思認真啐我麼？我這個腿上，被你擰了這一下兒，現在尙怪痛的。我恨不得也要擰你一把。不過你同我生氣罷咧。」便伸手故意來擰他的腿。齡官見小儒全不介意，仍是低言悄語的，和他說話。即趁勢反閃躲小儒懷內，笑道：「我最怕癢的，你若碰我一下兒，那可我真要和你翻臉的。」小儒亦順手將他攆住，正欲再同他戲謔，聞得花外一羣人說笑而來。急忙鬆手起身走開。早見琴官、春官、蘭官、松兒等人，走到面前。松兒笑向齡官道：「我那一處沒有尋過你，昨兒我們商議着，小照畫在一起，你沒回答我們，到底你行與止呢？別要因你一人不行，就誤了我們的正經。誰知你却在這裏和陳大人說話兒。早知你們在這裏，我們也不來了，沒的討你們厭呀。」齡官見衆人前來，生恐將纔與小儒的情形，被他們見著，忽聽得松兒取笑，不禁滿臉緋紅，立起身來，趕著松兒打道：「你這小鬼頭，也學著說尖巧話兒！我同玉兒到祝大人那裏去的，因陳大人問我的話，玉兒先去了。你即胡言亂話的起來，我定見撕你的嘴，問你可敢打趣我了。」松兒忙躲到小儒身後道：「齡官兒要打我呢，你可攔著他。惟有他最相信你的說話。」小儒即走過攔住齡官，回身笑指松兒道：「怪不得齡官兒打你，饒不著要我勸解，還說這些歪廝纏的話。你怎麼知道他相信我的話呢？我也恨不能幫著齡官兒打你一頓。」松兒笑瞅著小儒道：「你也要打我麼？別叫我說出不好聽的話來，你們倒沒好意思。」說着，一溜烟跑進後耳門內，尋玉兒去了。齡官又笑又恨道：「停刻再和他算賬，除非他今兒別見我的面，我要饒了他，也不是人。」小儒笑道：「你們一班的人，只有松兒、玉兒這兩個，小油嘴討人厭的，憑什麼話，到了他們口內，總要說的有形有影的。」琴官亦笑道：「你們別淘氣罷，究竟齡官和我們的小照，合畫呢？單畫呢？」

「齡官道：「正因這件事，來與陳大人商議的。我想昨兒已經單畫了起來，不若再和你們合畫一軸，豈非兩便？」  
小儒道：「倒也使得。不過叫五官多畫一個臉兒，他也不好推却。我們此時，就尋他去，多分也在伯青那邊。」便與  
伯青等人走進耳門，過了甬道，見迎面三間屋子，四面栽的是翠竹青蕉，十分幽密。上面題著「聽雨軒」三字，是  
怎麼說，橫豎在這三間屋子裏，看你又躲到那裏去？」松兒笑著道：「好哥哥，饒了我罷，下次再不敢亂說了。若再  
放肆，隨你怎麼打我；倘然你定見要和我過不去，少停背著人，我替你下跪陪禮兒。」齡官道：「你們聽聽，到這時  
候兒，他還要占人的便宜，我真不能饒他！」說著，便搶步進來。小儒又攔住道：「松兒，還是個小孩子家，他知道甚  
麼？不過信口的亂說。你爽性看我的面子，饒了他罷。」齡官發急道：「當真我相信你的話麼？我此刻饒了他，倒不  
希罕，還要被他笑我無能呢！」便奪過小儒的手，仍要來打松兒。伯青笑道：「你們鬧的什麼原由？說與我聽著，替  
你們評評誰是誰非！」齡官遂從頭至尾，細說一番。伯青道：「這却是松兒沒理，你看他此時這般可憐見的模樣，  
聽見你要打他，臉都嚇黃了。我叫他給你陪禮，你可饒過他罷！」齡官聽了，方纔沒事。松兒即走過來，笑向齡官作  
揖道：「好哥哥，總是我的不是，你要恕我年輕，別要記憎著我。」又轉身向伯青道：「不看你的金面，齡官兒斷不  
肯和我干休的。容我明兒虔誠恭敬叩頭奉謝。」小儒笑道：「松兒未免過於欺我。兩次替你勸解，你總不該謝我  
一聲麼？」松兒道：「別引我笑話罷，只道齡官兒真相信你的話，我纔托你勸解的。那知連你都討了沒趣，倒叫我  
怪躁的。」小儒道：「松兒，你好，有下次呢！明兒齡官再和你過不去，你跪著求我，總不替你勸解了。」松兒笑道：「不  
用你多慮，我家齡哥哥，向來同我最好的。今日本是我不好，當著人和他說笑，他纔生氣的。不信，你問著他，多分他  
現在心裏懊悔什麼兒似的好，說我家松兒兄弟，平時怪好的人，又與我情投意合的，怎麼今兒在衆人面前，要打  
他，給他沒臉？不要惹他怪我麼？我起先說，背著人替他下跪陪禮，是騙你們的。少停他倒要背著人給我磕頭，還要

自認多少不是呢。一松兒說畢，引得衆人都大笑起來。齡官亦笑道：「你這小鬼頭，結實可惡。我此刻也沒有氣力和你鬪口，回到樓上去再同你說話。」蘭官道：「你們是來請五官畫臉的，被齡官與松兒鬧了這大半日，現在你們既和了事，我們也好畫臉了。」便將人衆要畫在一起的話，對五官說了。五官道：「叫我畫，却容易，但是畫成了，你們將甚麼謝我？」玉兒忙道：「我謝我謝，隨你柳哥哥怎麼吩咐，我總怎麼依著。只求你將我的臉畫好，別要畫出怪樣兒，叫人見著笑話。」琴官道：「玉兒，又來混鬧了！好好的，人怎樣畫出怪樣兒來？你縱然要畫成怪樣兒，五官還不肯丟這個聲名呢。」玉兒聽了，也不去理會。琴官便扯了春官兒，將一張螺甸小方几，抬到窗前，隨手將朝南窗子吊起兩扇，又將伯青案上筆硯等物，一齊搬過。又挪了兩張座頭，在小几前安放。自己即先在對面坐下，道：「柳哥哥請你先給我畫罷。」五官道：「你們看玉兒這樣性急，好像我不肯代畫的一般。」亦笑着坐下，先將紙上約了方寸，然後摺起六個人的面目地步，方拈起筆來，細細揣摩玉兒的神致。琴官等人多圍攏來觀看。伯青道：「玉兒生成這陶氣樣兒，五官須要格外將他畫得陶氣些，纔有趣呢。」五官笑道：「我心內久已有了成見，包管畫出來，你們總要叫好的。」衆人正在說笑，見二郎也走了進來，笑向五官道：「我各處尋你們不著，原來你的買賣上門了。後來奪豔樓去，纔知道你們在這裏畫臉呢。不知你們怎麼代五官潤筆？」玉兒扭過脖子道：「不勞你費心，替柳哥哥愁着沒有潤筆，我早經想下了。我們六個人，公送他一件好東西，都值得上這潤筆的費資。此時却不告訴你。」五官一面提筆畫著，道：「玉兒，你可別囉囉罷，正在用神的時候，偏生你要和楚卿去說話，倘或畫走了規模，那時又好說，我有意同你鬧頑意兒，你再伸腰扭項的，我可不畫了。」玉兒聽說，忙又端端正正的坐好。二郎拍手道：「玉兒今日也被人挾制住了！你只好同我七答八答的手段，你是好些的兒，同五官拗強去，偏不要他畫，我纔真佩服你是個玉兒呢！」五官道：「楚卿，你可別同他鬧罷，你看玉兒嘴咂咂的，又要說話了。設若走了手，他定然要我重畫的，那可不又費一番周折？你不是與我鬧麼？」二郎笑了笑，方走了開去，道：「子鶯小癩，到那裏去了？」

「早起，總沒有見着他們。」伯青道：「小瘤往我們田上去了，子騫聽說身子有些不爽適，停刻我還要看他去。」二郎又向小儒道：「將纔我見外面送進一封書函，說是在田從京中寄來的。現在已送到內裏去了，我想在田在京多時，也該有了消息。他的家書，總該有致我們的書函在內。」小儒何妨去問聲，免得我又走一趟兒。」小儒笑道：「你懶得去，偏生我願意去麼？」說著，便立起身與忽忽的出耳門而去。這裏五官早將玉兒的臉畫成，遞與伯青。二郎觀看人衆見了，無不喝彩道：「真正畫的酷肖，連玉兒滿臉頑皮的形容，總畫了出來，拜服拜服。」五官道：「你們稱好是沒用的，須要本人中意呢。」便隨手在書架上，取了一面手鏡，遞與玉兒說：「你仔細認認你的本來面目。」玉兒接過手鏡，歪著頭，看了半晌，笑道：「真個與我一般無二，惟恐一胎兒雙生的兄弟，尚不得這麼相像呢。」二郎道：「好了，俗說中了本人意，即是好東西。」五官的潤筆，可以拿穩了。」玉兒笑道：「柳哥哥有無潤筆，與你什麼相干？偏是你不放心，難不成你還想同他分肥麼？」便丟下手鏡道：「柳哥哥，你不要理他們，請你接著代齡官兒畫罷。我要他在一起兒的。」五官道：「你們六人內，惟有齡官畫了兩個，你要記著；若是送我東西，他可是要兩分的。」齡官笑道：「那個自然，不用你交代。就是全數派我一個人獨出，我也沒得推諉。」即在玉兒的座頭上坐下，五官正欲舉筆，見小儒笑嘻嘻的拿著一封書子進來道：「在田已復任兩江，不日就要到了，你們可知道那送書的人是誰說起來，却也奇怪。」伯青聞說，即忙在小儒手內接過來，函與二郎同看。五官亦擱下筆，走了過來。不知雲從龍怎生，又至兩江，那送書來的人有何奇怪，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七回 雲在由復任兩江 徐齡官標名六豔

話說雲從龍自由浙江奉命入都，在路行了一月有餘，早抵京中。先入城，賃定了公館，即赴宮門請安。次早，內廷召見，細問浙省海塘工程情形。從龍一一奏對，天顏甚悅，溫諭頻頻。加恩內用吏部尚書，兼協辦內閣事務。從龍謝

過恩下來，便擇吉任事。又來拜見李文俊，並在京諸同寅世好。文俊本係昔年舊雨，又深知從龍作事有膽有識，難得此時，同在閣中，凡一切大小事務，多與從龍和衷辦理。兩人分外投機。從龍即與文俊商議，欲差人到南京去接取家眷來京居住。文俊道：「此舉在田可以暫緩，我昨在內廷，見令岳又上告病的奏摺，你在浙江時，令岳已告過兩次，皆未准行。他因久在粵地，染受山嵐瘴氣，兩腿疲痿，行動維艱。昨日所上的奏章，說到初時不過偶爾一發，旋發旋愈；近來不時舉發，實難支持。大約此番必蒙恩准。所有粵督一缺，擬著兩江調補；所遺兩江之缺，未得其人。後來即議到你在彼處有年，甚合其宜。我看不久你仍要外放的，何須急急去接尊眷？待到兩江或另放了他人，你再接家眷不遲。」從龍聽文俊所說，必有來因，心內甚喜。果然隔了一日，奉到特旨，兩江總督仍著雲從龍去。從龍即趕著謝恩請訓，內廷又召他陛見，諭以現在仕途，流品日雜，到任之後，亟須切實整頓，毋負委任。從龍退了出來，早有文俊那邊，打發人來，請從龍過去。又擺酒與他餞行。席間說到整頓仕途一事，文俊即命衆家丁退出，向從龍道：「內廷此諭，亦有所指。日前曹大生在漕河任上，修理河工，因你重用鄭林、王起榮兩人，又不肯使他女婿魯鵠隨工效力，他雖無可如何，却懷恨在心。隨後因蘭儀等處水患，調他赴東河辦理；彼時忽忽前去，即將此事隱忍於心。我們深知南河的工程，前賴你與洪老之力，他是得現成的勞績，料定他到東河，總要辦的一團糟相似。不意東河工程，亦辦的十分妥善。這也是他的運氣。內裏即甚爲器重，說他老成練達，辦事頗有見識。誰知他老奸巨滑，趁此機會，密奏了一摺，說目下仕途，良賤不分，只要有勢有力，皆可爲官。况朝廷名器，豈容若輩微倖以得在田，你是曉得的。鄭林本係武功世家，曹大生雖心內含恨，却奈何他不得。若論王起榮，他深知是陳小儒的家丁，因東府裏的情面，纔得了這個守備名目。他即搜根澈底的奏明。幸而曹老頭兒，亦知小儒京中有人，又礙着東府裏的勢力，雖將王起榮根底陳明，却未敢直指出是小儒的家丁，東府裏的嚮托。是以此事，尙屬在風聞。即着漕臣何炳確切查明覆奏。何老又係小儒老師，焉有不關顧之理？便含糊了事的覆奏上來。不然，此案當時即要發作，尙能待到今日。」

又著你整頓麼？我看此案，你赴任之後，倒要切實查辦一番，不可因王起榮是你保薦的人員，稍存袒護。可知王起榮非鄭林可比，倘或日後竟認真查辦起來，却與小儒有礙。而且王起榮由家丁出身，得到這般地步，又在揚州穩穩做了將近三年的衛官，遙想腰纏亦頗饒裕，在他也算非常之富貴。自古知足不辱，若在此際抽身告退，倒是有始有終。我又想了兩全其美的法則在此，最好你日內寫就書函，差名心腹家丁，悄悄先向南京通知小儒這番情節，囑他知照王起榮，早爲告退，免得你到了任，業經查辦，他再告退，顯係畏過規避。在田，你將我的話，細爲斟酌，可還使得？」從龍聽了，忙謝道：「多蒙指教，心感之至。我明兒即差人前去，并將你的盛情，亦當說與小儒知道。」文俊道：「小儒既與你至好，與我亦有交情，我不知則已，既知那有不關切的道理？何況此事，並不專爲小儒，亦顧著東府裏的面子，與你到任的事情。」說罷，賓主又暢飲了一回。從龍方起身作辭，回到寓所，即在燈下寫成家書，寄與自己妻妾，無非說在京一切平安，不日即可到南京來。函內又附寄小儒等人的書子，寫畢封好緘口，暗忖道：「當差何人前去？我身邊的家丁雖多，皆非心腹。倘若走漏風聲，大爲不便。」想了半會，竟無可使之人，便回後安息。明朝去與文俊商議，著他府內得力的家丁一行，倒還妥當。次日，正欲去會文俊，見家丁上來回道：「外面來了一人，名叫梁貴，自稱在我們府內有年，聞得老爺不久出京，特地過來請安，並有要話面稟。」又將手本呈上。從龍見寫著沐恩家丁梁貴，便沉吟了半晌道：「我府內並無什麼梁貴，他既自稱沐恩，斷非新進來的，怎麼我又不知道他這名字？你可領他來見我。」家丁答應退出。少頃，帶著一人上來，年紀約在二十以外，生得相貌俊俏，舉止安詳，搶步至從龍面前叩頭，起身請了安，垂手一旁侍立。無如從龍見了面，仍然不識，心內甚爲詫異。遂詰問道：「你叫梁貴麼？你說在我府中有年，怎麼我不認識你呢？」那人見問，臉一紅，又請了個安道：「小的猶有下情面稟，要沐大人恩典成全。小的本姓梁，乳名阿瑤，向在南京陳大人府內那管外事的梁明，即是小的胞叔。自幼跟隨胞叔，在府中當差。後來舊主派了小的管理園子裏執事，小的一時該死胡塗，與新姨娘房內大丫頭雙喜犯了府中的

規矩。蒙舊主恩典，即將雙喜賞與小的爲妻，一同捧逐出來。胞叔叫小的夫妻，回到浙江種田。親族等人，無不嘲笑，便賭氣帶着妻子，來到京中，投靠在柏大人門下，纔改名梁貴的。這數年內，小的和妻子省吃儉用，倒還下得去。常時與妻子談論，惟有舊主恩情，刻刻不忘。前日聞得大人榮任南京，小的一則過來賀喜，二則懇求大人，能於施恩，著小的夫妻，跟隨回轉南京。因恐舊主尚惱著小的，不容見面，若隨著大人前去，得到舊主面前，死而無怨，即是小的妻子，深感新姨娘厚恩，亦想去叩見一回。適纔說是會伺候過大人，怕的外面不認識小的，不肯上來回明，並非小的敢於瞞昧大人。從龍聽阿瑤說出自己乳名，恍然明白，點首道：「你以前雖然失足，却是自己不好。而今仍知念舊主恩德，你這孩子，尚有良心。可惜新姨娘於去歲沒了，你不知道麼？」阿瑤聽說紅雯已死，很吃了一驚，旋又淚下道：「小的妻子，無日不想到新姨娘面前，那怕再伏伺十天半月，借此聊盡當年主僕一場情分。不料新姨娘已故，真正叫人意料不到。」從龍道：「去歲新姨娘遺留下一位少爺，將來你們夫妻，用心伺候著小主人，也算報答新姨娘了。你們夫妻，既如此存心，我焉有不成全之理？但是此次，我沒帶着家眷，你的妻子同行，甚爲不便。相巧我正差人送信到陳大人那邊去，你不如和你妻子先行，你們舊主見了此書，必肯收留。」遂又另寫下一封書子，細說阿瑤先後情節，與昨夜寫成的書函，一齊交給阿瑤道：「此係緊要書札，沿途小心，不可耽延誤事。你明天清早，就起身去罷。」阿瑤見從龍一口允許，毫無推却，又叫他送書到南京舊主府中，甚爲歡喜。忙接過書函，收好，上來復又叩謝。從龍又切實叮囑了一番，阿瑤方纔退出。回到家中，說與雙喜知道，雙喜聞說紅雯身故，回憶當年主僕，亦着實傷感。連夜將行囊物件，收拾停當。次日五鼓，阿瑤又到從龍寓所叩辭過了，即帶著妻子，趕奔南京。從龍打發了阿瑤去後，自己亦預備料理出京，接着在京諸官，紛紛餽餞。從龍叫人雇下十數輛車子，擇定來日黎明登程。所有一班至好，仍要前來候送。從龍辭別了衆人，即分付開行。在路行走，非止一日。單說阿瑤在從龍以前動身，又係沿途追趕，分外迅速。今日已至南京，喚了一肩小橋，與雙喜乘坐，親自押著行李，直向繪芳園來。到了府



前，阿瑤先行入內，早有舊日各府同夥的家丁，齊過來詢問。阿瑤與人衆見了禮，恰好梁明亦在外面，忙進前叩見。細說來意，梁明見阿瑤在外多年，甚爲得手；又有雲大人的書子，叫他到此，倒也歡喜。雙喜亦下轎進內拜見。梁明道：「既有雲府裏的家書，我先領你們到內裏，叩見太太們去。」便帶着他夫妻兩人，來至上房，叫阿瑤在門外伺候。單領了雙喜，來到階下。綠鶯正掀著暖帘出來，梁明即迎上來，說明原委。綠鶯見是雙喜，忙笑道：「那裏來的一陣風，將你這麼個新鮮人兒刮來，怪不得昨晚燈花報喜，今早喜鵲兒對著人喳喳的叫呢！好呀！如今益發比先長得跳脫多了。」梁伯伯是什麼福氣，討得這般好姪兒媳婦？」雙喜趕著過來，與綠鶯敘禮。梁明亦笑道：「綠鶯姐姐，這張嘴，我們一百個也抵不上。沒說比刀子快，我看刀子那裏有這麼快呢？好姐姐，拜煩代你妹妹回一聲兒。」綠鶯笑着轉身進去，少停出外，招手道：「你進來罷！」雙喜連忙隨著綠鶯入內，見婉容等人都在裏面，即上前一一叩見。方夫人心內想道：「雙喜現在很苗條了，當日出去的時候，還有些小孩子氣，幾年不見，出落的這般好人材出來，倒便宜著阿瑤那小子了。」便笑問道：「聞得你夫妻在京中甚好，又下來做什麼呢？」雙喜即將數年情由，並此番來意，細細回明。六夫人點頭道：「倒難爲你們，還記著府裏，明兒即派你在聶姨奶奶那邊，和奶娘伏伺著哥兒，日後哥兒長大成，你就是舊人了。」雙喜見方夫人肯收留他們，又叫他去伺候紅雲所生的哥兒，正合心意。方夫人又分付著阿瑤進來，阿瑤即到簾外向內叩頭，取出從龍的家書呈上。婉容忙拆開細看，知從龍仍放了兩江，又知父親業已告了病假，想他隨後亦要到南京來的，欣喜非常。隨手遞與小鳳，又將附致各家的來函，交與衆人。方夫人正欲問阿瑤的話，恰值小儒回後，衆位夫人起身避入房內。阿瑤雙喜忙叩見了小儒。阿瑤即將從龍給他的書子送上。小儒看了，方纔明白。方夫人亦將雙喜派在洛珠那邊的話說了。小儒遂叫過梁明道：「你把阿瑤仍帶在身邊學習，他果真老成了，不似從前的脾氣，看有什麼差使空着，你就做主，派他充當。再開名字到奶奶那邊去領工價，不用上來回了。」梁明聞說，忙同阿瑤一齊叩謝，退了下來。雙喜又央綠鶯領他到紅雲靈前，痛

哭了一番。卽料理帶來的行李物件，安頓在洛珠那邊。自然和奶娘一房居住。方夫人又叫蘭姑添上雙喜的月費，小儒卽袖了從龍來書，忙忙的到了伯青這邊。將書子遞與衆人觀看。適值王蘭也趕來看，五官畫股，開得從龍有書寄來，忙取過看了，笑向二郎道：「日前你說，我們衆人中只少了在田一人，不意他既經內用，復又放了外任，却是想不到的事。」二郎道：「我們大夥兒總回來了，單是在田不來，未免缺憾。偏生他又放到此間，這也算天從人願。」小儒卽與衆人計議到王喜的事。王蘭道：「小儒不必狐疑，在田所囑，甚爲安詳。最妙着人去知照王喜，叫他趕緊告退，四面俱無干礙。如果他名心尙濃，捨不得這守備官兒，停幾年頭，待這件公案疲玩下去，亦可重新出來的。此時若再戀棧，竊恐丟了官，猶有後災呢。你既要知照他，事不宜遲，在田不過朝暮，也要來了。」小儒連連稱善，便向伯青索了紙筆，一揮而就。函內卽將從龍來意說明，當又叫了梁明進來，著他明早卽往揚州一行，不可遲誤。梁明接過書函，退下，自去收拾，來日起身。且表王喜自重到揚州衛官的任，各事謹慎從公。又值連年豐收，徵收的國課，十分充足。這日正坐在上房，與秋霞閒談。見家丁來回道：「南京陳府裏打發梁總管親自前來，有要話面說。」王喜聽了，便立起身來道：「請他在內書房坐罷。」自己急忙出外，梁明見了王喜，意在上前請安。王喜一把扯住，先站着問了舊主的安，方彼此見禮入座。家丁送過茶，遂一齊退出。曉得陳府來的人，本官總以客禮相待，猶恐有什麼機密的話，不在此礙眼。王喜笑問道：「梁老伯，一向多好？有甚麼大事，尙煩你老伯親身到此？」梁明亦笑著欠身，連稱不敢道：「我們主兒，有封書子在此，王老爺見著，就明白了。」說著，將小儒的來書送過。王喜接過看畢，道：「我到這揚州衛官的任，本蒙王爺與主人恩典，破格成全。沒說還做了兩年，如沒得這個前程，仍在主人前當差，還不過麼？我久經思退，又恐辜負了日前雲大人一番作成的美意，目下既蒙雲大人關切，分外感激。梁老伯，你是深知的，我可是那般不知足的人麼？累你耽擱一日，待我修成稟啓，先請你回去銷差，我這裏卽詳請上憲，另委人來接手，容我隨後到南京來叩謝雲大人與主人罷。」遂又擺酒款待梁明。席終回後，說知秋霞，并議到

卸事以後，不若搬到南京去住。「你亦可時常到江府去走走。」秋霞聽說，回轉南京，倒也願意。次早王喜將致小儒的稟啓，交與梁明，又從豐送了路費。待梁明去後，即備文申詳漕憲，稟請開缺回籍修墓。隔了旬日有餘，已批准下來。接著新任已至，王喜交代完畢，即帶著家眷，向南京來。先入城賃定住宅，搬了過去。便來謁見小儒。秋霞也到江府去了一趟。恰好王喜到了南京，從龍業已先到了兩日。從龍此次是聖恩隆重，內用大員，今又外放出來，衆人格外趨承不迭。一至本省地界，到處各官，遠遠迎送。又因家眷先在南京，無須另備公館。抵了岸，即搬向園子裏來。小儒等人見着，彼此越發欣慰。舊任制軍，因赴粵行期在即，便來催促任事。從龍忙擇吉接了印，一切應用各事，不須細贅。又將婉容等人，接進衙門。遂商議專函至粵，迎請程公到南京來居住。這邊王蘭早與小儒說明，來日預備請從龍來暢飲一日。「難得我輩又聚在一處，再則我們亦當代在田洗塵。酒席即擺在奪豔樓上，也好就着那裏唱一天戲。小儒即叫人打掃樓上，懸挂燈綵，又去知照領班家丁，一面衆人備了名帖，差人去請從龍。次日旁午，俱在覽餘閣相待。早聽得外面鳴鑼喝道而來，衆人接進從龍。一巡茶罷，俱起身至奪豔樓上。當中擺著兩席，一席從龍，小儒漢槎梅仙四人，一席是伯青王蘭二官等人。衆人坐定，齡官即上樓來請過安，呈上戲目。每人點了一齣，少頃便開鑼演唱。今日點的戲，惟齡官最多，齡官加倍賣弄精神。唱到喬醋這一齣，他將那假作酸風醋意的神致，演得入情入化。樓上衆人，同聲叫好不絕，便一齊放下賞來。二官隔座笑問從龍道：「外面呼琴官爲小花魁，在此班中，目爲第一。然而外面的推稱，固屬不謬。我素服你平時的眼色最高，何妨再一品評，究竟以何人爲最？」說着，用手指了台上齡官兒一指，又把嘴向小儒一努。小儒早已看見，故作不知，即掉轉身去與梅仙說話。從龍見二官這般舉動，早經明白。况齡官雖在台上演戲，那雙俊眼，却不住的對着小儒留情。從龍笑了一笑道：「楚卿，既叫我評論，我或有偏見。你須要直說的。秀曼風流，當推琴官玉兒兩人；妖冶可人，却要數齡官獨步。其餘若春官蘭官松兒他三人，各有斌媚之處，均非常尋尤物可比。在我的意見，秀曼風流，必須有眼力的人，方賞認得出；至有妖冶

之姿，乃賢愚共賞之品。賢者固憐其柔媚，愚者亦愛其丰神。我看六人中，當推齡官爲首。其次則琴官、玉兒、春官等三人，又其次也。」二郎拍手笑道：齡官得在田這番品評，恐從此聲價更增十倍。我與者香伯青，日前私自品論，亦是這般意見。真乃知音所見，大略相同。我們固然佩服，惟有小儒心內，更外的要感激你呢！」小儒笑道：「楚卿的話，令人難解。你與在田品論齡官兒，我感激什麼呢？」從龍道：「小儒不必嘆人，我雖非周郎，久經聞絃歌而知雅意。而且天生尤物，原供人賞識。齡官本非凡品，又得你今番顧盼，亦齡官之幸。况我輩之賞識，亦是名士風流，難不成還同外邊那般淫亂的賞識麼？你若巧爲粉飾，反使我們倒難料其中之情節了。」衆人聽說，俱各鼓掌大笑道：「在田一席議論，如老吏斷獄，字字的確定，使小儒中心悅服。由此小儒可以把那假道學的排場收掉了罷。」小儒笑道：「我向來拙口鈍腮，敵不過你們，何況此時衆口難敵，隨你們怎麼編派我。」王蘭亦笑道：「在田不須多說，你可聽著遁辭，知其所窮了。饒他百口分解，我們已定下千秋鐵案，萬無更移。」從龍待齡官一齣唱完，又將他叫到身旁，細爲賞鑒，果然柔情媚態，種種生憐，便另外又賞了許多物件。到了下晝時分，衆散坐盤桓，少停掌了燈火，復又入席暢飲，直至三更始散。隨後從龍覆請小儒等人，亦叫了琴官等過去。從龍仍盛贊齡官，重加賞贈。從此這齡官的聲名，到處皆知。起先人惟知小花魁琴官的美號，此時因從龍誇獎齡官，再將齡官的色藝行爲，細與琴官比較，似覺齡官勝似琴官。多因琴官與人，雖然無爭無競，各事隨和；無如他却天生好靜，骨眼裏偏具一種高傲的性情，外面却不肯露出圭角，同人計較。人或與他偶爾說笑，總付之一笑而已。若到十分戲謔，他口中雖不言語，心內著實怒惱道：「我做這唱戲的買賣，亦係無可如何；技藝雖然卑賤，我的品格，倒不屑自甘卑賤。你既輕薄得我，不怪我輕薄你了！」即冷冷的走了開去。那對面的人，見他如此形容，好生難過。欲待發作他，又沒有挺撞著我，亦只得訕訕的走開。至於齡官的爲人，他另有一般見解，以爲人生在世，不過你哄著我，我騙著你。尤其我輩中人，更宜如此。你待我恭敬，我即待你恭敬；你和我戲謔，我亦可和你戲謔。只要我立定脚跟，不爲你搖惑就罷了。若

遇着我的知己，將來可以終身依靠着他，那時我纔傾心吐膽，真與他好呢。因此是人和他往來，總一般看待。隨方就圓，從沒有叫人掃興。現在又有從龍這番賞識，世上的人，多半是伏上水的；堂堂本省制軍，都稱揚著他，何況齡官平時爲人本好，人人總隨聲附和的，稱揚起來，本地紳宦人家宴客，凡是有從龍在座，皆去借六豔堂的班子過來。甚至花朝月夕，不便去借全班，總要設法將齡官邀了出來，覺得滿座非他不歡。小儒見齡官聲名大噪，足見自己的賞識不虛，非常得意。凡有人家來邀齡官，他俱一口應許，毫無推却。故而齡官終日應接不暇。琴官等人，倒多清閑下來。誰知琴官不獨不妬忌齡官，心內反暗暗歡喜，難得外人不來糾纏，我正好消閒自在。或聞玉兒等人不服，在背後議論，琴官却從中極力勸慰。又悄悄的告訴了齡官，叫他凡到分身不開的時候，何妨輪班，將他們薦引過去，亦是同班一場的情分。齡官點頭稱是。從此有那不耐煩的去處，皆薦引玉兒等人。他即來與小儒閒談，或到從龍衙門裏去。一日，程尙已由廣東到了南京，從龍即托齡官先來和伯青商議，將舊居的府第，暫賃與程府居住。伯青笑道：「我那邊的屋子，至今空着，久沒有人居住。程府如合式，儘管住去。在田還同我用世，故麼說什麼暫住。常住他，既托你來說，你須對在田講明。程府既是他的來手，我即認他說話，倘有欠缺我的房價，是要在田包圓的。他能夠和我說的，截釘削鐵，即難怪我同他錙銖必較了。」齡官亦笑道：「只怕你不肯賃與程府居住，既議到房價，那就好商量了。」即去回覆了從龍。程公擇定日期，便一逕搬入祝府的舊宅。程公親丁，不過三四人，其餘有數十名男女家丁，祝府的房屋甚多，搬過去，大爲寬敞。程尙在廣東的時節，因膝下無兒，購了一妾，母家姓蘇，乳名筠娘，本係松江人氏，流寓粵地，有年。筠娘幼失父母，只有一個胞兄，名喚蘇燦，在廣東舌耕度日。不料疊遭兩個荒年，難以支撐，即將妹子賣與程尙作妾，得了這宗身價，便娶了一房妻子，好接續蘇門香烟。程尙辭官之時，原約他同往，却是蘇燦不肯，惟恐隨了妹子前來，惹人恥笑。程尙見他執意，亦不勉強，又贈了他兩百銀子，讓他在廣東過活。筠娘見蘇燦不願同行，分手時，不免痛哭一場。又將貼己的物件，私送了若干與哥嫂使用。自是蘇燦倒安安頓頓的，

成了一分人家。筠娘爲人，素來賢淑。到程府不上兩年，即生了一子，取名程繼敏，如今已有三歲。程公夫婦，愛如珍寶。程婉容因父母俱到南京，又添了兄弟，程門不致乏嗣，十分歡喜。不時接了程老夫人，到衙門住著，敘說母女多年離別之情。從龍亦有時請了程公過去盤桓。程尙自雖却廣東，腿疾日愈。一到南京，即遍訪名醫調治，倒漸漸好將起來。每說自己由縣令擢至封圻，近來復得一子，還有什麼不足的處？在目下年過花甲，亦可隨心所欲，以樂暮年。難得女兒女婿，均在面前。又有祝公等一班老友，可以時常盃酒往還，陶情適性。前在任上也積聚得些許私財，不如在南京置下，數畝薄田，將來留爲兒子讀書的資本。我也不回故鄉，惟願終老此間，得正首邱，即算我程尙一生無憾了。又深勸從龍亦宜趁機早退：「並非我叫你只顧私情，不報君恩。不知祿位愈高，責任尤重。三省地方，幅員遼闊，數百萬蒼生，性命盡在你一人掌握之中。何況人生百歲，光陰能有幾何？而生平最得力者，不過壯歲一二十年。所以古人有重晚節之說。凡人一至暮年，精力衰憊，不無各事稍涉大意；或意見偶偏，或視聽不到，即貽誤匪淺。莫妙於當此之際，急流勇退，亦係明哲保身之道。」從龍聽說，亦甚以爲然。無如初蒞此任，何能一時即退？只好稍待兩年，俟有機會，再作抽身之計。又將前奉內廷面諭整頓仕途的事，查辦一番。此時因王喜已去，無所干礙，便行文調取各處的人員，到省察看之後，乃會同三省巡撫，一齊覆奏上去。時光迅速，早屆新春，各府中無非春酒往來，宴會而已。王蘭早於年內，與小儒等人商議，在江南一帶，雇了多少名工巧手的匠人，到園子裏紮成各式異樣花燈，以備元宵慶賞。又去早早的約定從龍。未知到了元宵，鬧出些什麼花燈故事，且看下回分過。

## 第七十八回 兩翻軒一座聽清歌 半村亭諸伶求妙句

話說王蘭因歷年花燈佳節，均未成大大的熱鬧著，不免有負這元宵的時令。難得今年舊日一班的好友，俱齊集南京，又添來琴官等人，即想在元宵這夜，大放花燈。是以年內，便來與小儒等人商議。惟有二郎五官兩人，聽了

更加高興，先叫好不迭。五官道：「聞說蘇常一路紮燈的匠人，比各處總分外精工巧妙，若用那些尋常的燈張挂，甚屬無趣，須要紮做出奇形異樣的燈來，使人家見着，皆贊一聲好。罷罷！我們熱鬧這麼一場，亦當奪個趣兒。」二郎點頭道：「五官却想的周到。明兒者香，即派人赴蘇常各處，雇訪絕頂的巧手匠人來此，不過多給些工價，什麼事兒，都做得到的。」小儒聽說，亦鼓興起來。各人晚間回後，說與衆夫人知道，喜悅非常。總攬撥着年內速辦，怕的過於遲了，限於時日，來不及紮做，尙要到江南去覓雇，不是在本城，可以朝呼夕至的。小儒次早吩咐了兩名平時幹辦的家丁，多帶銀兩，往蘇常各等處雇數十名好手燈匠，須早去早回，不可耽誤。又與王蘭伯青等人，斟酌了些新奇式樣名目出來。過了數日，去的兩名家丁，已將燈匠雇到，即在留春館內做了作場，需用各物，叫燈匠開了清單，著人分頭買辦。又在本城，雇了多少匠人，以便幫同紮做。王蘭終日在留春館監工，并指點他們不到之處。到了正月初旬，各種花燈，均已齊備，果然巧妙。在工價之外，重賞了燈匠等人。又留住他們過了元宵，恐臨時一有損壞，本城的匠人，難以收拾。衆燈匠因得了賞賜，人人喜歡，亦樂於在這裏過了元宵，再回家鄉。試燈前兩日，即滿園內張挂起來。又將各府的家丁，多派在園子裏巡察，各司其事，不許錯亂。小儒於十四日，便去邀請了從龍。來日元宵，當作徹夜之飲。所有酒席，即擺在兩翻軒。衆位夫人，仍在留春館內飲酒。方夫人請了婉容、小鳳，又去邀著筠娘，一同過來。是夕，琴官等六人，亦賞了他們一桌酒，在兩翻軒裏間起坐。那班孩子們，皆派在園子裏，各處上面，搭一座小小花篷，內設幾張座頭，也擺了酒果，給他們喫著，叫他們或敲鑼鼓，或品彈絲竹，不然各處雖有燈火，冷清清的，亦沒意趣。又吩咐將園門大開，任遊人賞玩。即在覽餘閣東西竹林外面，新設兩排木柵，阻擋遊人，不能混入裏面。好在覽餘閣前，滿園子裏的景緻，可以一覽而盡。木柵外多派家丁看守，並在從龍衙門內，要了兩位旗牌，數十名兵丁彈壓，提防閒人滋事。安排已定，一宵無話。次日下晝，從龍早已過來，見各處設的人物花鳥等燈，甚爲工巧，微風擺著，如活的一搬，便道：「晚來點上燈火，分外好看，却費了你們一番心思，不知用去多少使費，我也得出一

分兒」二郎道：「一年內我們即請定是公分。日下却是小儒者香他兩人墊用的，爽性待賞玩過了，將一切照股攤派上去，方知每人應出若干。橫豎你總要出一分兒的，忙什麼呢？」人衆閒談著，已至黃昏時分，家丁們將酒席擺開。當中一席，程公祝公雲從龍陳小儒四人；上首一席是祝伯青王蘭江漢槎馮二郎；下首一席，金梅仙柳五官王喜。——日間小儒着人邀了王喜夫婦過來看燈。此時王喜忙上來辭讓，不敢入座。經小儒等再三說，他方纔在梅仙的桌上末位坐下。裏面一席，即是琴官齡官春官蘭官松兒玉兒等六人。內裏方夫人俟婉容等人到了，即邀着衆位夫人，至留春館。中間程老夫人江老夫人祝老夫人與方夫人程婉容五人一席；上首是洪靜儀江素馨祝瓊珍林小黛四人；下首席是聶洛珠蔣小鳳趙小憐蘇筠娘沈蘭姑等五人。左首邊間內是秋霞錦箏巴氏母女四人一席；右首邊間內是伍氏穆氏宋二娘亦是四人一席。內外人衆入席坐定，一霎時滿園中點齊燈火，明如白晝，到處笙歌聒耳。兩翻軒內，傳觴遞盞，暢飲歡呼。留春館中，綠舞紅飛，鶯啼燕語，說不盡人間富貴，看不了今夕繁華。誰知這個風聞傳說開去，引得合城的人都來賞玩。覽餘閣前，尙有二三畝大的一塊地方，遊人多塞滿了，擁擠不開。從龍飲至半酣，見外面月色甚好，真乃燈月交輝，琉璃世界。即停盃向小儒等道：「我們何妨到院子裏遊玩一番，看何處花燈爲最？」小儒連聲稱好。程祝二公，不便同行，遂起身各回府第。衆人出了兩翻軒，先向留春館來。因內裏有衆位夫人飲酒，即在外面觀看。見屋內挂着各色花卉的燈，萬紫千紅，鮮豔奪目。芍藥田中搭了一座丈許的鰲山，絕頂一尾金鰲，搖頭擺尾，上面站着蟾宮折桂的狀元郎，四面無非連中三元，五子奪魁，張仙送子，魁星踢斗，等吉兆典故。各式人物，皆有三歲的孩子般高大，內藏著牽線，一經點了火，手足身首處處搖動，宛如活人相似。鰲山前設了座五彩花篷，亦懸了幾碗燈毬，中間坐著七八個孩子，在那裏彈唱。各府中丫環僕婦們，三個一羣，五個一隊，在鰲山前後指手指脚的嘻笑頑耍。衆人賞玩了一回，又往前行，穿過「另有洞天」，早到延義亭，內裏也挂了數十盞燈，全用一色白玻璃的，遙映水中，光華更外皎潔。亭前石橋當中，一架燈牌，樓上面裝著幾齣戲文，亦有暗



線牽動，河內皆是蟲介魚蝦各燈，先用木瓢鑿成兩半，每一張燈下，有一個半邊木瓢托着，又用鐵絲拴著石子，繫住木瓢，放在水底。只許各燈在水面微動，却不能流了開去。旁邊配著荇藻蘆蓼等花草。從龍叫人到河內取上一盞燈來細看了一遍，笑道：「倒難爲他們想得到！岸上看著，好似活的在水上遊動一般。」衆人走下石橋，來至覽餘閣前，只聽得外面人聲喧嚷，鳥壓壓的由園外直至木柵前，均是遊人行動。從龍道：「這木柵設得甚好，若不擋住閑人，容他們混入園內，纔難處置呢。」卽順著木柵走入閣內，見中間設座燈假山，共有五層。山頂上一隻五色鳳凰，頭尾活動，作臨風欲起之勢。鳳背上端坐一位雲袂霞裳珠冠玉珮的瑤池王母，二層上排列著十二名仙女，手內各執羽扇如意等物。其餘三層，有坐有立，有騎着走獸飛禽，有踏著祥雲瑞霧，俱是八洞神仙及十洲三島的仙客。周圍柱子上，有一朵雲頭，上立一個仙人，高高下下，倒也好。看用的是「羣仙慶壽」的故事。閣前一架大紅花篷，內裏也坐了許多孩子，敲著鑼鼓，吹吹播播，分外熱鬧。再看籬邊竹林前，有數百盞各色玻璃燈，一路接著，三間過街小屋，園門內挂了十二張紅紗宮燈，門外高搭一座圈門，兩旁用五彩雜絹，攢就各種花鳥等物，堆拱在外，裏面可點燈火，圈門上做成栲栳大「共慶昇平」四個紅字。從龍道：「這覽餘閣，是園子裏頭一處地方，用此等吉祥的花燈，甚爲合宜。」人衆下了覽餘閣，轉灣抹角，到了棲鶴嶺前。嶺上梅樹枝頭，挂著燈毬，現在梅花大放，香風燈影，另有可觀。來鶴亭中，一班孩子們，低吹緩唱，由高至下，越覺聲音清脆可聽。衆人到了紺雪齋，早有家丁們送上茶來。衆人亦欲在此少歇。見屋內擺着許多花燈盆景，各色俱全。茶罷，又起身來至叢桂山莊。見大院落內，亦有一座燈假山，是唐明皇遊月宮的故事，正合在此地。從龍點首叫好。走出曲徑，已至紅香院。那些粉壁上，砌就各樣方圓長短的格式中，皆依着形勢，安放博古諸燈。連那邊耳門前，一順小屋外，都挂著燈。衆人出了院門，卽由河邊到了奪豔樓。見樓上的燈，直接到樓下，如山燈相似。假山石上，層層燈火輝煌，上面做成一座水晶宮殿，內有四海龍神，其餘蝦兵蟹將，水怪夜叉，一個個古怪猙獰，奇形怪狀。手中各執兵器，做出那操演水陣的模樣。最可笑，內中

有個絕大的烏龜頭戴相冠，手內執着朝笏，拱立於龍君之前；對面戲臺上，也托著燈，一班孩子們在上面吹打。衆人看了一回，似覺稍乏，恰好水手們搖過燈船，人衆上了船，分付緩緩的開去。見兩邊岸上的樹木，均密密的挂懸著燈，真乃光通霄漢，不夜城開。不多半會，船已停泊，衆人上岸，即從夾道內穿過，由暗門仍至兩翻軒中，復又入席。再整盃盤，見軒外山石上，各式烏雀的燈，飛的鳴的，浪翅的啄食的，種種不一。從龍笑道：「我看滿園裏的燈，當以覽餘閣奪豔樓兩翻軒爲最。再則燈之工巧，亦不過如斯。你們聽那些遊人中，有幾個年紀大的，口口聲聲說有生以來，尙沒有見過這般好燈。」二郎道：「今夜的遊人，就有三四千呢！猶有遠處未曾知道，大約明晚還要多出兩倍不止。倒是分付看守木柵的人，須當格外小心，事後重賞他們，就是了。」衆人齊聲稱是。此時已將交三鼓，衆人皆有醉意。從龍起身親斟了一盃酒，送至五官面前，慌得五官梅仙王喜都站了起來。五官笑道：「憑空的送起酒來，是什麼意思？」從龍道：「你乾吃了此盃，我有事奉煩你，却不可推托。」五官道：「我定喫這盃酒，你先說出罷。別要怪怪膩膩的，叫人摸不着頭尾。料想你也沒有好事由兒找我。」從龍大笑道：「五官可謂聰明絕世，真被你猜着了。這件事却不是好事由兒。我自從回到河南，至今已三載有餘，久不聞五官的妙音。今夕難得衆人聚在一處，又值此元宵佳節，月白清明，我等公請你隨意唱這麼一支，大衆願洗耳以聽。」五官笑道：「我當什麼事呢？也值得說的如此千難萬難！」便仰著脖子一口將酒吸盡，回頭向梅仙道：「就煩小癩吹笛，我與齡官兒合唱一齣。現在新譜出來的歌宴罷。」從龍聞說，又忙著親送一盃酒與梅仙道：「有勞有勞！」梅仙笑着，連稱不敢，也將酒飲了。小儒又叫人將琴官等人的席，移到外邊來。五官把齡官拉到自己身旁坐下，笑道：「我唱歌宴上的程序，只好有屈你做魏氏大娘了。你可知我平日的家法最嚴，做了我的妻子，稍有不妥，就要責罰的。」齡官笑着啐了五官一口道：「別見鬼罷，我好意同你合唱曲子，你反討起便宜來，你這些言語恐嚇我，是沒用的。到後面說給柳五嫂子聽去。」二郎忙道：「五官說話，須要留神，緊防座中有人不快活你呢？」五官笑道：「我錯我錯，只圖說的口

溜，却沒有提防著旁邊有人，幸虧楚卿指撥著我，不然還要多說兩句。」笑著抓住齡官的手道：「好兄弟，人家不快活，我也只得隨他了；究竟你心內怎樣呢？」小儒聽二郎五官的話，分明打趣著自家與齡官便，假作觀看壁上的燈，掉過頭去，不理他們。齡官不禁滿面通紅，立起身來，冷笑了聲道：「五官今日瘋了，嘴裏不知混說什麼，你和我頑笑，還是見著什麼呢？」說著，便使勁奪開五官的手，向外就走。小儒見齡官發急，從容不迫的回轉身來，笑道：「齡官兒，好沒有容量，難不成人說什麼，你就是什麼？好在五官和你說笑，並沒有旁人不快活著，可見他們是信口亂說的。最好付之不答，何苦著急到這般地步，有傷平時的和氣？」二郎五官見齡官生氣要走，自知說笑太過，好生懊悔，欲待上來攔阻，又怕討他的沒趣，忽聞小儒從旁勸解，二郎即趁勢出席，搶走一步，將齡官拉住道：「你好意思認真和我們生氣麼？你走了不妨，五官恰好借此不唱，豈非有負在田三四年的心願？待你與五官唱過了，任憑怎麼生氣去，我再不來勸你。」五官亦忙著趕上來，扯住齡官的衣袖，笑道：「你仍是這般面皮急急的性子，我們自幼兒的弟兄，什麼話兒，都說笑慣了的，怎生今日臉兒高高的生了氣？倒叫我沒意思，連陳小儒總知道勸你，沒傷和氣，你當真就惱了我麼？我偏不惱你，看你怎麼？」說畢，便一逕的拉他，重到席前。齡官見他們如此，也笑了起來道：「不怪我好生氣，本來你們說的太難爲情，叫旁人聽著，不知其中有甚麼尷尬呢？」從龍等人亦說道：「別要就誤我們聽曲子的興頭罷，少停罰楚卿五官給你賠禮，你再沒的說了。」小儒道：「原是齡官兒不好，誰不同誰說笑，他偏易於生氣。」伯青忙走過來，推著梅仙道：「小癩拿著笛子，只管發呆做什麼呢？俗說一吹一唱，唱的倒沒有事了，你這吹的難道還有事麼？」小儒聽說，望著伯青點點頭，笑了一笑。梅仙亦笑著將笛子吹起。五官便頓開歌喉，緩緩的唱了一回。齡官接著也唱了下去。真乃音協宮商，韻穿金石，一齣歌宴唱完，衆人同聲喝采不已。從龍叫合席都斟了酒，自己先舉盃一飲而盡道：「我們當乾一杯，以賀此曲。」王蘭道：「一盃尙覺辜負，必須三盃方可。」遂自己一連喫了三盃，衆人亦隨着喫了。五官齡官忙笑著欠身道謝。從龍道：「歌宴上第二支與

第八支的曲詞，我聽著甚好。却没有聽得十分清切，何妨再請你們重唱一遍，使我們好細爲領略。那曲中的詞采，  
「五官點了點頭，先唱著那歌宴上的第二支道：

玉芙蓉（小生）小春回，小院幽，漏洩東牆柳；愛梢頭，葉底燕語鶯歌。花香檻外濃於酒，草色階前碧似油。閒  
消受，願年年依舊，笑吾擠功名身世等浮鷗！

五官唱畢，齡官也唱著那第八支道：

錦纏道（小旦）漫增憂，恁閑情，君心可休你不要負却此春遊！問春宵千金一刻，能留看蜂蝶蝶相逐？  
叶平聲）見鶯鶯燕燕成儂，盃酒藉澆愁。對此景，當開笑口。堪羨你年少風流，却十萬腰纏偏富。你與我，喜烟  
花三月在揚州。

衆人聽了，俱擊節稱贊道：「曲詞既佳，又出自妙口，分外可聽。」又飲了兩巡酒。外面已交四鼓，各人進了飲食，  
撤去殘肴，散坐閒談。漢槎道：「我們將纔由奪豔樓前下船，經過半村亭，見燈火稠密，却未看的明白。此時我覺酒  
興猶濃，若這般清淡閒坐的，等到天明，尙有個許時辰，甚無情趣。不如叫人在半鄉亭安排幾碟果品好酒，我們再  
去賞玩一番，以盡今夕徹夜之樂，未知你們的意見以爲何如？」衆人未及回答，王蘭先渾聲叫好道：「子騫所議甚  
是。」卽分付伺候的家丁們，到那裏去預備。便一齊起身，向半村亭來。走過竹橋，早見亭外空地上，設着數座燈假  
山，係做就的鄉村十景，如春雨披簑，秋風刈稻，瓜棚避暑，草舍圍爐等類。亭前全挂著各色蔬菜果品的燈。從龍道：  
「此間燈火，正合著這半村亭的名目。」走入亭內，見當中一順兒擺了三張桌子，上設著十餘個果碟。衆人隨意  
坐定，家丁們送上酒來。翠官等人亦在下首同坐。只有王喜，早作辭回去。從龍道：「亭中陳設，件件古樸，惟壁間字  
畫尙未切題。五官暇時，何妨將鄉村的景緻畫成數軸，在此間張挂，豈不更妙？」小儒道：「我久經想下了，足見在  
田與我同心。待下月天氣稍暖，定煩五官畫這麼幾軸的。」玉兒正在一旁，與齡官說話，聽得從龍與小儒評論，要

請五官作畫，便拍手道：「你們說到字畫，倒提起我一件事來。日前煩柳哥哥代我們畫的小照，我於年內已經纔好，意在請你們題這麼一題。此時恰好多在這裏，我去取了來，隨便請那一個題上罷。」說着，忽忽出席而去。少頃，笑嘻嘻捧了一軸畫來。連齡官單畫的那幅小照，多一併取到，與齡官對面放開。衆人見是一軸橫披，上面畫着他們六人的小照，其餘不過補了幾堆山石的景，與一排草地，倒也別致。上邊却留了大大的一方題處。王蘭見了，詩興勃發，笑對衆人道：「我代他們題了，尙有不妥之處，再請你們斟酌。」從龍道：「者香不須謙讓，他們的小照，却要你這風流倜儻的筆墨題上去方纔峭勁。」便叫人在窗前長几上，點了一支絳蠟。玉兒卽忙著磨墨吮筆，又與齡官兩旁執定畫軸，讓王蘭好題。衆人均出席來看。王蘭也不假思索，提起筆來，見爲首畫的是琴官，手內執着一枝紅梅花，立在草地上，暗合他美名小花魁的意思，便題道：

風流倜儻總天生，一串歌喉唱曉鶯；最愛逢人呼小字，百花頭上獨稱名。

衆人見了，痛讚不已道：「這一首絕句，妙在却合琴官的身分。」再見其次畫的是齡官，玉兒兩人坐在石凳上談心，齡官別著臉，似帶含噴之意。玉兒笑吟吟，一手指著外面，一手伏在齡官的肩上，逗他說話。王蘭笑了笑，略一沉吟，題道：

雪似肌膚玉似姿，任他笑謔總如癡；多情惟恐旁人覺，故作矜嚴兩不知。

題畢，又在玉兒的上面題了一絕道：

玉兒生小慣無猜，四座春生笑讓開；底事干卿偏耳語，一腔心緒費調排。

玉兒現在也隨着五官東塗西抹的學畫，又叫五官選了幾篇唐人的詩句，講與他聽，教給他念，所以詩中的意思，他亦解得少許。見王蘭代他題成，便笑道：「連我們說話的神情，總描摹出來，別人的題句，尙是渾寫，偏生我這首題句，當頭卽將我名字寫出，令人一見便知。幸而沒有怕人的事件，不然題出來，纔是笑話呢。」琴官正伏几前

看題成的詩句，聞得玉兒又信口說笑，忙抬起頭來，瞅了玉兒一眼。玉兒臉一紅，即用別話岔開，笑向王蘭道：「我斟杯酒來，潤潤詩腸，再題可好麼？」王蘭點頭道：「好！」玉兒便取一隻極大的綠磁花斗，滿斟了一斗酒，送至王蘭面前。王蘭攔下筆，舉起斗來，一口吸盡。玉兒又拈了數粒杏仁，與王蘭過口。王蘭放下酒斗，見玉兒之下，養着松兒，半倚半坐，在一塊山石上，穿件淡綠衫子，高高擡起衣袖，一手托腮，星眼斜睇，若作矇矓之狀。春官蘭官兩人在下首草地上聯袂同行。蘭官外穿五色排鬚比甲，內著淺紅襯衫，手拈並蒂蓮花，給春官兒看。春官笑謎謎，用手來接，又一手指著自己的心頭，腕上却套著一串香珠，似乎說着我心裏解得出這並頭花的用意。王蘭笑道：「五官將他們六人寫的絲毫不易，頗見心思。」復提筆先題松兒的上面道：

嫌他舞袖太郎當，窄窄衣裳淡淡妝。非比昔時巫峽女，如何有夢盡高唐？

又接著代蘭官春官題道：

內家裝束動人憐，愁極翻憎並蒂蓮。可惜兩情惟撲朔，堅持好結再生緣。  
絕勝當年美子都，風情妖冶世間無。慧心頭轉誰堪擬，一串牟尼百八珠。

題完，王蘭又落了年月日款，便放下筆，向衆人道：「我已胡亂題成，請你們細加斟酌一番。」從龍道：「者香不必過謙，我已說過，此等題句，却非你跳脫的手筆不可。惟有伯青，尚可及得上你。倘我與小儒題了，必致呆板。試問這般題句，一流於呆板，有何風趣？」二郎笑道：「在田不要信者香的鬼話，他那裏是和我们謙虛分明？是自負他頭得好，恥笑我們不如他。若果然怕有不安，真心請我們斟酌，就該先寫下來，給大將看着。他倒題了上去，即如我們批評出不好來，難道塗塗抹了麼？還是再請五官畫一軸來重題呢？」從龍等人聽說，都大笑起來。王蘭笑道：「而今楚卿也很會說促狹話了！你們果能指出那處不好，我情願央求五官再畫一軸。不過我失於檢點，未曾另寫下來，給你們看，請你們斟酌，一時高興，題了上去，就引出你這些話來。」齡官在旁道：「王大人只顧和他們板駁，倒

忘記代我將那幅小照題了。爽性今兒題上罷，免得明日又費一番筆墨。」王蘭道：「我真忘却，你還有軸單畫的小照呢！」便轉身重到几前，將齡官的小照展開，見坐在一方石頭上，單衫芒履，獨坐科頭。上面畫了十數竿鳳尾交竹，是初夏的光景。遂舉筆一揮而就道：

科頭兀坐，丰度翩翩；神如秋水，望之若仙。

下書「某年月日，白下王者香爲齡卿題照。」衆人見了，大爲贊賞道：「這十六字，宛如一篇洛神賦，齡官何幸得此？竊恐從此要增百倍聲價。」齡官聞說，收過小照，欣然向王蘭再三稱謝。忽聞亭前樹上宿鳥吱吱喳喳亂噪起來，從龍向窗外一望，見月色西沉，東方已白，便作辭回衙。小儒等人，送從龍上了轎，轉身叫家丁們四處吹滅燈火，亦各自回後歇息。裏面方夫人，却留下婉容、小鳳，過了燈節。次日無事，到了十八日晚間，又請了從龍過來。待月色未上，在覽餘閣前甬道上，放了十數架煙火。內裏衆位夫人，仍在留春館內觀燈飲酒。外面的酒席，擺在紅香院內。今兒用的是圍桌，連琴官等人，總團團的坐在一起。王蘭道：「這啞酒，却吃得沒趣。我想行令，太覺冷淡。不如猜拳，倒爽快些。誰輸了，誰吃三杯。」衆人稱好，便推王蘭爲首。王蘭先吃了令杯，就與在座人衆，擡起拳來。吆五喝六，甚爲熱鬧。惟有齡官輸的次數最多。這一轉，又該二郎與齡官對擡。偏是齡官輸了三拳，只吃了一杯酒。那二盃酒，不肯就吃，意欲叫小儒代飲。又不好開口，只笑嘻嘻的望着小儒。恰好小儒的坐位，相隔齡官一座，便伸手來取這兩盃酒道：「齡官，今兒吃得太多，不要醉泥了，惹人笑話。我代你吃這兩盃罷。」二郎忙起身擋住小儒的手道：「不勞你代吃，別人代他猶可；你若吃了，我是不算的。」在座的人也多呢，偏是你要想討好兒？」齡官見二郎不許小儒代酒，又說他討好兒，不禁滿臉緋紅。此是已有幾分醉意，便倚著酒興道：「馮老爺說的什麼話？陳大人不過怕我吃醉，好意代我吃這兩盃，我又沒有請他去代，你就說他想討好兒，我偏要他吃這兩盃，也叫陳大人討得成好。」便將兩盃酒，一齊送到小儒面前。誰知二郎亦有醉意，見齡官出口，挺撞著他，也變了臉，冷笑道：「那怕你叫

小儒代吃十杯，是你們的交情，我也不管。我只是不算，你也沒有法子。你說不會請他代酒，其實比請著他還很，能瞞誰呢？」伯青見二郎與齡官兩邊多認了真，又見小儒坐在席前，低著頭一聲兒總不言語，現出那跼促不安的形相，遂笑道：「從來代酒是有的，楚卿也太執意。既然你不許小儒代吃，我與子騫各代一杯，討齡官兒個好，楚卿却要成全我們。何況你有言在先，別人代酒皆可，只不准小儒代就是了。」說著，自己先在小儒面前取過一杯酒飲完，漢槎亦笑著將那一杯酒吃了，皆舉盃向二郎道：「請驗乾！」二郎因伯青漢槎已代吃了，不好再說，只得說了聲「有累」，心內却十分不悅。齡官見二郎怒容滿面，亦自知適纔的話太過拂了二郎的面子，恐借別的事故發泄他，倒討沒趣。忙笑著起身斟了兩盃酒道：「怎好累祝大人江大人代我吃酒？雖說是賞我的臉，究竟不合情理。我敢撓馮老爺的令麼？既然應分的門盃兒有人代了，亦該罰我兩盃纔是。」便一口氣將兩盃酒吃完，又出席親捧著酒壺，走至二郎面前，做出那柔情媚態，軟語輕言道：「馮老爺勝了我三拳，難道不該吃盃得彩兒的酒麼？」即在二郎盃中斟滿，又道：「馮老爺不吃了，我也沒有面子，惟有求着你老人家賞臉。」說著，意在下跪。二郎見齡官醉眼迷斜，紅生兩頰，動人憐愛，氣已消去一半，又偷眼見小儒默默無言的坐著，臉上一紅一白，忖道：「我若再要執意，豈非傷了朋友的情分？再則不過因喫酒和一個戲子鬧起來，也沒意思。況且齡官兒也醉了，他既來賠罪，我亦樂得就此收場。」便回噴作喜，一把扯住齡官道：「甚麼大事情，也值得小臉兒都嚇紅了？我喫我喫，當真能掃你的面子麼？你鬧頑笑的。」喫畢，放下酒盃，笑向小儒說道：「我們喫的這些酒，多因你而起，不罰你一杯，也不甘心。」推著齡官道：「你去罰小儒一杯酒，須要斟得滿，不可徇私。他若不吃，你來告訴我，不依他。」齡官又趁勢到小儒席前，斟了酒。小儒見二郎沒事，也笑著吃了。從龍大笑道：「這場酒官事，打得有趣。我們亦應該公飲一杯，令即由我起，我再和齡官搯三拳試試誰的手段，好拚著灌醉了他，叫人抬他回去。」齡官忙斟下三杯酒，即與從龍對搯。那邊二郎與琴官、漢槎和玉兒、王蘭、小儒與松兒、蘭官、春官和了梅仙，均對搯起來。只聽得一片聲喊



叫伯青見他們甚爲熱鬧，亦欲與五官搏戰。回頭却不見五官在座，想是出去了。亦起身來至院外，果見五官伏在西邊迴廊欄杆上，仰頭望著新上的明月。伯青走近道：「我正尋你搵拳，你倒躲在這裏，想來因他們酒官事打得利害，生恐黏連你身上，纔躲了出來的。你聽他們這般熱鬧，我們也要去搵這般幾拳。」五官搖手道：「饒著我罷，再不敢和他們搵拳了。那裏是鬧酒官事，倒是要打真官事的樣兒。」又嘆口氣道：「現在這一班人，叫我怎麼睜眼兒看他們？伯青，你是曉得的，我們也常時鬧酒說笑，縱然有幾句無心的話，不過付之一笑，毫無介意。沒似他們半句話兒多著不得，又愛說笑，又會存心。只要誰說錯了一言半語，就引出一大羶兒的囉囉來。好笑小儒本是個極誠篤的人，目下被齡官兒所惑，他也夾在裏面，明挑暗撥的。前日我與楚卿和齡官兒說笑，未免說得太顯露些是有的。你看齡官兒頓時擡下臉來要走，叫我們怎麼下去？不是我楚卿認著氣去俯就他，再讓他走了，又要惹小儒心裏不快活，那纔更難爲情呢。仔細想起來，怪不值得的。原是打夥在一堆，說笑取樂，反要去看嘴臉，還要賠小心去俯就他們，可不是該倒運麼？我已發誓永不和他們說笑。從今卽丁是丁，卯是卯的，他們問我一句，我答他一句，難不成歇著嘴兒不說，尙來歪派我的不是麼？」伯青笑道：「罷啲，你與齡官兒們，是自幼的兄弟，猶有什麼說不來麼？況他們此次出京，是來投靠着你的，不是你從中說着，小儒者香也不肯就收留他們。如今你倒先同他們參商起來，豈不惹人議論？好說你情性不長，亦有傷你們平時的和氣。」五官聽說，別過臉去，鼻孔哼了一聲道：「伯青，你也這麼說麼？誰和他們是兄弟？又不是同胞共母，不過以前在一起班子裏唱戲，我出京的時候，他們尙在裏面學習呢。前年來投奔我，卽攬掇小儒者香留下他們來，就是念往日同班的一場情分。而且在這裏也沒有虧負了他們，若說兄弟的義氣，我與小耀在前，並沒見過，只彼此聞名。後來到了南京，纔認爲兄弟。我們猶如同胞一般，從未紅過臉兒。至於他們，隨便哥兒兄弟稱呼著罷啲。誰、他們拜盟結義過的，真正扯談。今番我並非不理他們，只不和他們說笑，這也算有傷和氣麼？不是我說句自負的話，我與小耀亦是唱戲出身，自脫下苦海，恨不

能洗盡從前的癥疤，方遂心願。他們却以唱戲爲榮。生平的伎倆，不過變著臉兒，使著性兒，賣著姣兒，撒著潑兒的胡鬧。內中琴官兒，尚有幾分骨氣。玉兒是小孩子家，不和他計較。如齡官等人，全習的一派下流行爲，叫我怎麼看得起他們？適纔楚卿不許小儒代齡官吃酒，亦是尋常的事。他偏放下臉，說出多少話來。及至楚卿生氣，他又裝出那些狐狸妖精的樣子，去賠楚卿的禮。我在旁邊總看得無味。若是我既要惱人，爽性就惱他到底，那怕刀架在頸子上，都不改口，那纔算個人呢。」伯青聽了，點頭稱是。見梅仙亦走了出來，笑道：「你們說些什麼？這等津津有味的快點到席上，吃些飲食散了罷。難道今兒還鬧一夜麼？」便拉了他兩人，重到席前。早已擺上飯來，衆人吃畢，又坐談了一會方散。過了一日，小儒即打發了燈匠，將園子裏的一應燈毬，全行收去，拆去木柵。又重賞了各府的家丁。婉容小鳳，也收拾回去。從此無非花晨月夕，聚飲生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須重贅。從龍在任三年有餘，察吏安民，遠近咸仰，屢思告退，未得其便。一日，接到河南來文，連年水患頻仍，萬民失所，到處米珠薪桂，庚癸慘呼。又有一種強悍貧民，借此作亂。本省大吏，設法安撫。又一面飛章上奏，並咨請到省，幫同料理。從龍見了，卽慨然首捐萬金，奏請設賑。請了小儒等人，過來商議。衆人亦各願助若干，同襄善舉。從龍便趁機請假回籍，省視祖墓，兼辦理賑務。奉到諭旨，大爲獎賜，准其給假一年。從龍甚爲欣喜，待新任到了，交過印信，仍將婉容小鳳，搬向園子裏去住。自己卽輕裝減從，帶著銀兩，趕奔河南辦理賑濟。事非一日，暫且擱過。單說小儒等人，自從龍去後，仍然如前朝夕取樂。春去秋來，流光迅改。這日小儒由奪豔樓回後，正和方夫人在上房閒談。忽見蘭姑房內的小丫頭，忙忙的走來道：「奶奶又在那裏發怒，打森哥兒呢？今兒打得十分利害，哥兒的手，總打破了。又不准我們來說，我是偷著來的。老爺太太，可去勸解一聲兒罷。」小儒與方夫人聞說，均嚇了一跳，卽起身帶著小丫頭，同到蘭姑這邊來。未知蘭姑何故痛打寶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沈蘭姑訓子成名

陳寶書童年登第

話說沈蘭姑因何今日怒打自己的兒子森哥兒呢？內中原有個原故。自從紅雲死後，他益發看破世情，不與人爭競。以爲紅雲在生，好強奪勝，處處要占人先。只落得短命而亡，好似做了一場春夢。幸而遺留下一個兒子，代他請了誥封。將來寶書讀書上進了，尙有指望；他亦不能觀眼見著，仍是虛浮的風光。因想到自己，也是一個兒子，所以望森哥兒成人的心尤切。時時督責，不容他一刻兒寬鬆。今年寶書已長成九歲，森哥兒有了十一歲，他兄弟兩人均在留春館與各家的公子，從甘霖讀書。因甘露在東昌一任知府，頗着循聲。本省撫軍舉了他卓異，坐陸道員當入都引見，因祖父年紀高大，即叫哥嫂與賽珍小姐，隨著祖父，仍回揚州，俟自己出京，再計議接取家小。甘誓目下已八十以外的人，猶自精神矍鑠，步履康強。回到故鄉，那一班老友，大半死亡，不無頓增感嘆。恰值方夫人聞得女兒回來，差人來接。甘霖即慙慙着甘誓到南京去走一趟，借此可免愁煩。甘誓亦因久不見小儒等人，甚爲望念，便欣然同往。故而甘霖也隨了過來。小儒仍將紺雪齋打掃出來，讓甘誓祖孫居住。隔了數月，甘露放了山東濟東道，即發函來接賽珍赴任。甘誓此番雖不同行，亦要打發賽珍等人赴任，便與小儒等作辭，回轉揚州。小儒却素仰甘霖品學兼優，淵源家學，又立心恬淡，剛正不阿，頗有乃祖之風。甘霖在山東時，也曾前後回來鄉試過兩次，皆以額滿見遺。他即誓志不再求科名。小儒與王蘭等人，商議留下甘霖教讀各家子弟，適值從龍辦完賑務，即再三呈請，開了兩江實缺，不願復出。回至南京，在繪芳園左近，砌造了一所房屋，安頓家眷，以便常時往來歡聚。聞得小儒請了甘霖教讀，亦將雲鶴送過來附學。各家公子，個個聰敏非凡，竟不勞甘霖十分費心。內中惟寶書年紀最小，天資較他人分外穎悟。甘霖愈加歡喜，每向小儒誇獎此子，將來必成大器，未可逆料。小儒聽了，亦欣悅非常。寶書到了八歲上，已能下筆成文。甘霖即對小儒道：「明年浙省應有秋闈，春間又有學院的考試，寶書明春大可回去應考。他平時既有如此造詣，春秋連捷，均屬意中之事。若要耽誤了他，未免可惜。童年得此，甚不容易。惟有寶森，人亦聰明，却一味的不肯讀書，其資質並不在寶書之下，無奈性耽嬉戲，我也曾切實的訓責過幾次，他總置若罔聞，不

以爲恥。此時若不申明，恐日後要歸咎到我訓誨不力呢。」晚間，小儒即將甘霖的話，對方夫人與蘭姑說了。蘭姑聞知，恨恨不已。反是方夫人勸著蘭姑道：「我看森哥兒，不是個沒出息的孩子。今年不過纔十一歲，何能就脫却嬉戲，沒見人家二十多歲，尙帶孩子家的氣息？那是沒收成的人，我也不將來比他。想甘先生說的，也太過些，他自怕耽日後の干係。即是寶書，那裏明年就能去應考？你倒不可因別人的言語，在背地裏瞎氣着。」却值寶森下學回來，方夫人即切實數說了一頓，又叫他在蘭姑前認了罪，纔罷。蘭姑見方夫人勸他，亦不便開口，心內却悶悶不樂。回到自己房內，氣的晚飯總沒有吃著。寶森生性倒還乖巧，見母親生氣，即躲向別處去了。蘭姑悶坐了半會，想起寶書，即命小丫頭，掌著手燈，到洛珠這邊來。原來洛珠自受了紅雯臨死的囑託，即帶了寶書過來，用心撫養。又有蘭姑不時幫同照察，況且雙喜此次來報紅雯的恩，既紅雯已死，得有位小主人，他更外貼心伏伺。每日除却去讀書，是回到後面。雙喜即問寒問暖，寸步不離。比乳寶書的奶娘，還要慎重十倍。寶書到了六歲上，即知自己的生母已故，全虧洛珠將蕙貞許配了他，因做了王家的女婿，便帶過來撫養。是以寶書每逢下學回來，先到方夫人蘭姑兩處，請了安，再到靜儀那邊去過，遂不離洛珠的左右，百般孝順。又稱洛珠、蘭姑等人爲娘。因此洛珠分外疼愛，竟同親生的兒子看待。今日甘霖的話，早有人傳說到洛珠耳內，洛珠格外歡喜，俟寶書回來，很贊了他一回。又借此勉勵了政清一番，即擺上晚飯，與他兩人同喫。忽見蘭姑走入，便起身讓坐。寶書即忙着親自送了一盞茶，至蘭姑面前，又問哥哥因何不隨着娘來？蘭姑見寶書舉止甚諳規矩，又口口聲聲的叫娘，十分親熱。遂想起日間甘霖誇獎他的話，偏是紅雯生出這般好兒子，雖然短命，他在泉下，諒已安心。眼見我的兒子，不如他多多。想到此處，不覺撲簌簌淚下。洛珠見了，甚爲詫異道：「好端端，爲何傷心起來？又是誰給你氣受的？」蘭姑長長的倒嘆了一口氣道：「再不要提了。」即將始末根由細說一遍。洛珠道：「你家太太勸你的話，是正理。森哥兒如今尙小，慢慢的自會成人。就是他父親與一班伯伯叔們，均在弱冠以外，纔發達的。將來寶森象着他們，也就罷了。不能隨你的志願，

恨不得寶森即時發了科甲，你方稱心。」又回頭問小丫頭道：「你家奶奶，可吃過晚飯麼？」小丫頭道：「我家奶奶，氣的受不得，那裏還有心情去吃飯？就叫我隨着到奶奶這邊，別說我們家奶奶餓着，連我還餓着呢。」洛珠笑道：「這却何苦來呢？別要氣着，餓着，明兒又叫那裏不爽快了！胡亂在我這裏吃一碗罷。」又叫小丫頭：「到外面房裏，同我家丫頭們吃去。」寶書聽說，即在洛珠對面安放下碗筯，擺了座頭，回身笑着來拉蘭姑道：「娘不要聽甘先生的說話，他不過激着哥哥用心罷咧，那裏哥哥就這麼不好？今日我尙同他說的，明年父親若許我去考，我和哥哥一道兒去。倘能倣倣，我們兄弟一齊進了學，也使父親同太太們歡喜。哥哥還答應着我同去，他既有心同去，難道不曉得用功麼？娘不要傷心，包管哥哥明年進名學中名舉回來，我怎能及得上哥哥？」蘭姑見寶書語言婉轉，也笑了起來。一把攔住他道：「好乖兒子！能於應著你的話，豈不好麼？我並非妬忌你比森兒好，巴不得你強宗勝祖，也不枉你的亡過母親，生你一場辛苦！我們受他的一番囑託，亦可無愧。我是恨森兒不肯學好，將來難有收成。」說到這裏，眼圈兒又紅了。洛珠笑道：「好在他們總是你的一番囑託，亦可無愧。我是恨森兒不肯學好，將來不會成人。」便近前同著寶書拉了蘭姑入座，又切實的勸了一番飯畢，蘭姑作辭，洛珠又與政清寶書親送他回房。此時森兒早隨着奶娘睡了。洛珠閑話了半會，方帶著他兄弟回來。次日，寶森清晨，即躲入書房。至薄暮始回。因恐蘭姑責罰著他，一連數日，均是如此。蘭姑亦暗中歡喜，果能知道畏懼，從此用心精進，雖然趕不上寶書，亦有可望。外面却不露聲色，也不去理他。一日，甘霖爲友人邀去夜宴，午後即早早的放他們下學。各家公子，先自回去。寶森寶書，隨後捧著書包，也同出了角門，迎面碰見伺候書房的小廝，在明巷裏手內拿著一隻小鶴兒，逗著他接食。啣花的頑耍。寶森便停住脚步觀看，問道：「你這隻鳥兒，何處買來的？倒好耍子，送了我罷。我給你錢。」小廝搖手道：「一隻鳥兒，能值幾何？哥兒愛他，只管拿了去，還要給錢麼？我理當送與哥兒，無如上面曉得了，要說哥兒好的讀書，你們將這些鳥兒引誘著哥兒分心，豈不累我推打麼？現在外面多得很呢，哥兒叫值日的買去，那怕買

一百隻回來，也不干我的事。我這一隻，却不敢給哥兒。」寶森聽小廝說得有理，又愛這小鶴兒好頑，明知新買回來的，沒有他這鳥兒教的馴熟，不禁舊性復發，冷不防的將鶴兒在小廝手內奪過道：「既說送我，就多謝你。若怕上面曉得，說我親自買回來的，也就沒有你的事了。」說罷，轉身一溜烟的跑去。慌得那小廝，也隨後趕來道：「哥兒，慢跑，這一來定要坑累我了！我怕趕到老爺太太面前，我總要討回這隻鳥兒的！」寶書見小廝着急，亦搶行幾步，扯住寶森衣袖道：「哥哥，這是什麼樣子！少停娘見了，又要生氣。再則小廝們的所養東西，拿他的不合情理。瞧我的面子，還了他罷。明兒到外面，多買幾隻回來，也是一般好頑。」寶森搶得這鶴兒到手，正在一團高興，見寶書趕來攔他，便沉下臉來道：「你管我什麼？你說拿小廝的東西，不合理，我生性最愛搶他們的物事。上面曉得，打著我，並不打你。我自有的親生的娘，自有娘來管我，干你的屁事！」說罷，摔脫了衣袖，一逕揚長而去。寶書聞寶森所說，分明說他是沒娘的孩子，幾乎氣下淚來，亦冷笑道：「你還他也好，不還他也好，真正不干我事。也犯不著說出這些話來。」便回頭向小廝道：「他既已搶去，你趕也沒用。你買着幾個錢兒，我明兒給你罷。」小廝見寶森去遠，無可如何，只得噉著嘴，咕咕噉噉的走去。寶書亦轉身回後，仍先到方夫人蘭姑兩邊去過，即回至洛珠房內，坐在一旁流淚。洛珠不知情由，忙走過來詢問。寶書不發一言，反嚎啕大哭起來。倒把洛珠嚇了一跳。雙喜和奶娘，也一齊近前問長問短。寶書更外哭個不止。洛珠道：「這孩子，平時從沒有這般形像，今兒沒是受了先生的委曲，雙喜你可到外邊問小廝們聲，就明白了。」雙喜聞說，連忙來至留春館尋得那個小廝，細問根由。小廝料瞞藏不過，便從頭說了。雙喜回到房內，回明洛珠適纔的事。洛珠道：「森兒還是這般無賴的脾氣，怪不得他娘生氣。寶書勸他亦是好意，他反出口傷人，也不知話的輕重好兒子，你不要理他。」即將寶書拉到膝前，再三的撫慰了一番。雙喜早舀了水來，替他重新洗過頭臉。寶書方慢慢的停住哭聲。洛珠又叫雙喜哄著他到外面去頑耍。再說寶森喜孜孜的，將小鶴兒藏在袖中，回後見蘭姑不在房內，便取出來交與小丫頭慶兒道：「代我收在你房裏，不要給奶奶見。」

著我到太太那邊去。回來叫鳥兒變著戲法你看。」慶兒接過來，拴在房裏窗櫺上。先將些食來逗著那鳥兒啣取。誰知蘭姑平日養的一隻白獅貓兒，在地下走入，見窗拴上有隻鳥兒，便虎也似的撲將上來，一口將鳥兒咬住。慶兒慌忙來打那貓兒，早已連跑帶跳出外去了。嚇得慶兒似雷打一般，呆呆的望著外面好半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恰好媚奴正在房前經過，聽得小丫頭的哭聲，忙進來問明原由道：「奶奶這幾日纔有點歡喜，他又弄這些東西到裏面來陶氣了。你不要害怕，少停哥兒問起這鳥，你就說我恐奶奶見了生氣，將鳥兒放了。」慶兒見媚奴認了過去，方纔不哭道：「好姐姐，你是知道哥兒性格的，他不敢和你們怎麼，我們若有半點錯誤，他罵着不算，背地裏也不知被他打了多少。好姐姐，停歇哥兒問起來，你千萬不要改口。」媚奴笑道：「難不成我還騙你麼？天大的事，總有我去承當。你隨我到奶奶房裏，將地下掃一掃兒去。」現在府裏的一班大丫頭，如媚奴綠鶯等人，久經發出配了家了。因他們自幼在府中伺候，各事熟習，給他們配了人，仍然到裏面當差，領帶這一起新挑上來的小丫頭們，每月的工價，卽照僕婦們開發。又因媚奴是見着寶森生長的，蘭姑卽叫他管着哥兒，免得自己時刻操心。所以媚奴纔叫慶兒推說是他將鳥兒放去。適值媚奴帶了慶兒去掃地，寶森已由上面下來，進了房，不見鴿兒，只見拴鳥兒的一根線，尙挂在窗前。急急出尋慶兒，追問那鳥兒的去處。却另有一個新進來的丫頭，名叫五福，坐在外面看屋子。望着寶森冷笑。寶森忙問道：「你可曾見著我的鳥兒？」五福偏與慶兒不睦，便細細說明。又道：「我勸哥兒，就這麼歇了罷。既有媚奴姐姐承認過去，哥兒倒不要問出晦氣來。」寶森被五福激了幾句，頓時眼圓眉豎，早將懼性蘭姑的心，拋於腦後。遂大聲道：「這是怎麼話？明兒這屋子裏殺了人，只要媚奴承認過去，卽沒有事了。不過因他見著我們生長的是個舊人，凡事尊重他些。他而今倒想挾制我了。他既承認過去，我就和他要這鳥兒，還要打著慶兒，叫他說出實話來，纔罷。」五福見寶森發急，怕的連累到自己身上，忙躲了開去。媚奴在房內，早聽得寶森喊叫，卽走出來道：「哥兒，別要著急，鳥兒是我放去的。我明日叫人買兩隻來賠你。」寶森不由媚奴分說，

仰著臉喊道：「而今這屋子裏亂霸爲王了！任你什麼事，只要有個尖兒出來遮蓋，還分什麼主子下人，猶當我不知道麼？我只打著慶兒，要這隻鳥兒，天下人賠我的多不算，必得這屋子裏的正經主兒說了，我方罷休！那些自命半邊主兒的，我還沒有眼看見呢！要想挾制著我，除非去做夢。」媚奴聽了寶森的一番話，早氣的哭了道：「誰是半邊主兒？你纔是這屋子裏小主兒呢！我們一千歲，總是個奴才，尙敢去挾制小主兒麼？」又推著慶兒道：「你送給哥兒打去，看他什麼打死了你？就是打死你，這隻鳥兒，也沒得活。」寶森果真尋了一根門門來，要打慶兒，嚇得慶兒抵死的抱住媚奴不放，又哭了起來。正鬧得沒開交處，蘭姑早走進屋內，見衆人鬧作一團，即忙喝住，細問情由。媚奴遂從頭至末，告訴了一番。又給蘭姑磕頭道：「媚奴蒙奶奶恩典，叫照察著哥兒，誰知哥兒倒說出這番話來。媚奴却當受不起，從今再不敢管哥兒了。今兒先給奶奶告罪。」蘭姑聽完，直氣得過身發抖道：「你這下流不堪的畜生，前日甘先生那般說你，我即要打你一頓。因太太說了，纔放你過身。只當你由此悔過，用心讀書，力改前非，那知你還是這般下流。爲了一隻鳥兒，鬧得驚天動地，與其你日後落在人後，不給我掙臉，不如今兒打死了你，倒還干淨。」便回身取了戒尺，拖過寶森的手來就打。寶森被打得急了，便道：「娘打我是應該的，無如此時是爲的得罪了媚奴，娘纔打我，須知媚奴不是我的娘呢！」蘭姑道：「媚奴是我叫他管著你的，他既奉母命，可知即同你的娘一般。你看不起他，即是看不起我。現在一點點年紀，倒眼兒內沒有了我，你長大成人，還了得麼？」說著，那戒尺打下去，分外力重。媚奴見打得寶森利害，反自悔不該冒失的回了蘭姑，有累哥兒挨打，遂雙手托住戒尺道：「奶奶請息怒，今日若因奴媚打了哥兒，反使我過意不去。且饒過這回，下次哥兒再要啣氣，任凭奶奶怎麼打著，我不敢插半句口兒。」蘭姑見媚奴前來勸他，便用力推開媚奴道：「你以前管著他，倒是正經。我却感激你，此時你又來勸我，分明你有心作釀他不得成人了。你在我身邊多年，該深知我的性格，不要引得我給你沒臉。」又對衆小丫頭道：「你們聽著，如有人多事到太太那裏去報信，我知道了，定然打個半死。」媚奴見蘭姑動了真氣，不便



再勸，反退後一步，使個眼色與小丫頭們。內中有個丫頭，略會其意，緩緩的退到門外，掉轉身飛風往方夫人這邊來報信。恰值小儒也在上房，即同了方夫人前來。到了蘭姑屋內，見蘭姑臉都氣青了，喘吁吁的不住手舉起戒尺，往下亂打。寶森打得蹲在地上，高聲叫哭。方夫人忙上前止住蘭姑道：「好好的爲什麼打着森兒，自己又何苦氣得這般情形？」蘭姑見了方夫人進來，即拋下戒尺，立起身嘆口氣道：「太太，再不要提起，今兒我定見要打死這畜生，方泄我胸中氣忿。」便將寶森如何爲鳥兒啣氣的話說了。方夫人道：「若因這隻鳥兒的原故，打他幾下兒，警戒下次，也犯不著要打死了他。自家動這樣的真氣。」蘭姑搖頭道：「太太，不知這其中的細情。」又將媚奴如何管他的事說明。小儒在旁聽了道：「豈有此理！我只當單因這隻鳥兒起見，原來還挺撞他母親，好挾制媚奴。下此不敢說他，何能容他到這般地步？」小儒話未說完，早被方夫人一口氣將小儒推出門外，笑道：「原是同了你來勸著人家的，沒有叫你來挑禍！你快到外邊歇着去罷。」引得房內一班丫頭們都笑了起來。小儒亦笑著走去。方夫人又轉來勸蘭姑道：「兒子雖要管教，也不可過於任性。究竟他是個小孩子家，心內急切轉不過機來，縱然打死了，亦是徒然。須要細爲數說，使他心地明白，不該如此，那就好了。」遂將寶森叫至面前，正色道：「你今年已長成十一歲，也不算著小孩子了。難道平日念過的詩書，你偏忘却；生身之母，都可挺撞起來，尙成個人麼？你心裏仔細想想，可該是不該！卽如媚奴管你，亦是你母親之命，你依著媚奴的話，猶如孝順你母親無異。或者媚奴是個小丫頭們，猶和你一般見識，可知他比你大著雙倍有餘的年紀呢！」正說著，洛珠同寶書亦走了進來。洛珠見方夫人在此，便笑道：「我早知大太太在這裏，也不急急的跑了過來。既有大太太這位救命星在此，森哥兒亦不致喫苦了。」方夫人笑道：「沒說你做調停的人來得遲，倒反取笑我起來。」洛珠笑著，坐下道：「森哥兒，不要罵我的話，却怪不得你娘生氣時常的打你，實在你亦算會啣氣的。」便將寶書下學的時分，如何與寶森鬪口，寶書又如何氣得哭的話說了一遍。蘭姑聽了道：「寶書比你小了兩歲，偏能分著上下，勸你將鳥兒還了他們，生

恐你拿了他們的東西，小廝看不起你，可知亦是好意，你反出口傷他，就此一件，你這畜生，即不明好歹。」又向方夫人道：「太太還勸我不要只管打他，看他這般行爲，叫我怎生忍耐得下去？」寶書以前隨着洛珠進來，聽洛珠說到日間的事，他即思上來攔阻，又因均是尊長，不好插嘴，只得垂手站在一旁靜聽。此際見蘭姑又要責罰寶森，便不慌不忙的走至蘭姑面前雙膝跪下，回身指着洛珠道：「娘，只知今日哥哥與我鬪口，不知哥哥往日待我好處。諸位叔叔家的哥哥們，或有時在館內欺負着我，哥哥不知則已，他若見着，恨不得和人家拚命。多是讓着自己的兄弟。今兒哥哥既搶得鳥兒到手，正在高興，我即去攔阻，他自然生氣。我若緩緩的去勸說哥哥，必然聽信。想起來，總因我冒失，累了哥哥。」即彎腰在地下拾起戒尺，遞與蘭姑道：「娘如要打哥哥，請先打我，情願替哥哥受責。沒說此事因我而起，即因別的事故，自家兄弟，亦當代替哥哥。」說罷，一頭滾到蘭姑膝前，先自哭了。屋內的衆人聽寶書一番話說完，無不點頭嘆息。蘭姑已不禁淚如雨下。一把攙起寶書，摟在懷內，指着寶森道：「畜生！你可見著麼？他小小年紀，即曉得這些禮數。你雖出口傷他，他偏不記恨著你。此時猶欲代你受責。你枉長了十一歲，就應該羞死愧死！」寶森起先被方夫人教訓，業已懊悔萬分，不應爲了媚奴，有傷母親之心。現在又見寶書跪在蘭姑面前，願代他受責，不由得良心發現，忙走上來，亦跪下道：「娘不要生氣，總是我不好，一時糊塗，不明道理。從此當痛改前非，用心讀書，替娘掙氣。若再犯前情，任憑娘怎麼處治，雖死而無怨。」說著，亦哭了。蘭姑道：「你尚知道自己的錯處麼？以後果能立志上進，纔算個人，不要心是心非的哄著我。今日當着太太和舅姨奶奶在此，你若再習下流，我也不來管你，只不認你是我的兒子，你也不用將我作親娘看待。其餘我也沒的說了。」方夫人笑道：「好了！娘兒們和事了！森兒既知悔過，必然學好。今兒總看寶書的分上，媚奴可伏伺你們奶奶梳洗，我帶了森兒到我房裏吃飯去。」便起身攙起寶森，代他拭了眼淚，又邀着洛珠同行。洛珠亦笑著攜了寶書一齊出來。這裏媚奴早取了水來，與蘭姑重新勻面攏頭，又擺下晚飯，伺候蘭姑吃畢，方夫人將寶森帶回自己房內，又切實訓教了一番。

洛珠亦在旁勸說。寶森此時早經輸心貼伏，惟有唯唯應答，毫無違拗。方夫人又留着洛珠寶書同吃了飯，即親送寶森回來。蘭姑道：「爲了這畜生，倒有累太太走來走去的，我甚覺不安。」方夫人道：「只要他們學好，我也歡喜。這却算什麼呢？」又坐了半會方去。蘭姑復在燈下懇懇切切的數說了寶森一場，始各自安睡。次日黎明，寶森便起身催著奶娘代他梳洗，即往留春館去。晚間回來，直讀到三更以後，尚不肯去歇息。逐日如是，決無間斷。蘭姑亦暗自稱奇，見他每夜讀得辛苦，倒不忍起來，交過三更，即催他安歇。反要蘭姑催過數次，寶森方隨了奶娘去睡。一連數月工夫，學問大進，雖未及得上寶書較之以前，竟有霄壤之別。甘霖亦歡喜非常。又請了小儒過來道：「寶森近日大改行爲，非復從前可比，加以學業騰騰上進，真乃府上德澤所致。明歲春間，竟可同寶書一起回去應考了。」小儒回後，將甘霖的話說知衆人，無不欣然。惟有蘭姑格外喜悅。小儒便擇定二月初旬起程，又與方夫人商議，親送寶森寶書兩人回去赴考，借此好盤扶紅雲棺木入祖塋安葬。方夫人因他兄弟們年幼，初次出門，即派了奶娘同坐，又派着阿瑤雙喜與媚奴夫妻兩對成房男女家丁，以便沿途伏伺。到了起身前兩日，小儒親赴鄉間，將紅雲棺木請起，另雇了一隻大船安放。方夫人又擺下酒席，代寶森寶書餞行。蘭姑和洛珠兩人，心內又喜又愁。喜的是他兄弟們居然能回去應考，愁的是年紀尙幼，迢迢遠出，雖有小儒同行，究竟平日一刻總沒有離過身旁，便在席上千叮嚀萬囑咐的，叫他兄弟們沿途保重。又重託媚奴雙喜與奶娘等人。是日清晨，寶森寶書更了衣冠，先到家神祖堂前叩頭，然後即與方夫人等辭別。小儒又領着他兄弟，至外面與從龍等人作辭。方夫人蘭姑洛珠直送至廳前，見他們上了轎，方纔回後。小儒又派梁明帶了十數名粗細家丁相隨，到了城外下船，即分付開行。一路風帆，毫無耽擱。這日已抵杭城，小儒先著梁明上去打掃屋宇，隨後帶着寶森兄弟登岸，進了住宅。小儒即在中一進住下，後面叫奶娘們與兩個哥兒同住。次日，便去拜見冷桓、朱彭庚，並各處親族。目下冷桓已陞任浙江藩司，聞得小儒回來，即忙著與彭庚一齊前來答拜。又請了小儒父子過去盤桓。冷桓深愛寶森，在席間，即託朱彭庚爲媒，將

所生一女名喚冷豔芳，今年十二歲，欲許配寶森爲妻。小儒亦素重冷桓爲人，况彼此門楣又甚相當，便一口允許。先擇吉納聘，俟回至南京，再行大禮。過了一日，小儒將紅箋靈柩入了祖塋，又多請僧道追荐，忙忙碌碌，縣試早有了日期。小儒卽代他兄弟報名赴考。縣府雙試，寶森寶書俱名列前茅。接著學院按臨，寶森高高進了第一名文生。寶書進在第十名上。把小儒直喜得眉開眼笑，十分高興。冷桓夫婦亦歡喜異常。衆親友聞知，都過來道賀。小儒不免酬賓宴客，料理他兄弟們前去迎學。又差了一名家丁回南京去報信。各事已畢，早是五月下旬，天氣漸漸炎熱，小儒亦懶於出門，終日惟督率著他兄弟兩人用功，以備秋風一戰。到了錄遺日期，寶森寶書俱有了名字。轉瞬八月初八日，頭場，小儒親送他弟兄們進場。一連三場考畢，小儒看了他兄弟的文字，大爲贊賞。冷桓朱彭庚也過來要他兄弟文字觀看，同聲道：「當時名宿老手，所作之文，亦不過如是。真正家學淵源，令人佩服。」小儒笑道：「那裏能如此的好法？二位未免過於謬贊了！所幸文字還作的不錯，碰他們的造化罷。」交到放榜之期，報子報到，陳府寶書高中了第八十名舉人，樂得小儒心癢難撓，比自己少年得科名的時候，尙加倍喜悅。重賞了報子等人。寶森却沒有中，因見寶書中了舉，分外羞奮。反是小儒極力安慰道：「今科不中，非你文字之咎。况你年紀甚輕，再加磨礪之功，下科可期其必成。」冷朱兩府得了信，早過來道賀。隨後合城文武鄉宦，均來賀喜。多因寶書不過十齡幼童，竟能早捷，莫不羨慕稱揚。小儒又帶了寶書到紅箋墳前祭掃，暗暗通誠道：「寶書中舉，你在九原，早經知曉，也不枉你在生一場，留下這一點骨血，替你掙了臉面。你尙須保佑他春闈連第，好代你重請誥封，以光泉壤。」祝罷，觸起前情，紛紛淚落。寶書早已哭倒桌前，哀哀不止。被雙喜和奶娘從旁勸住。小儒卽去與冷朱兩府作辭，預備起程。衆人自然又有一番餞送。隔了數日，已到南京。小儒父子一同上岸，到了府前下轎。早見從龍等人接至廳前，先向小儒道賀。又拉著寶書誇獎不已。小儒再三謙讓。回至後面，見方夫人等齊在中堂相待。他兄弟兩人忙上前給衆人請安。蘭姑見寶森未中，心內雖覺得懊惱，因他業經進學，又有小儒前月的信回來，說他文字甚好，惜乎以

額滿見遺，下科是定然有望。况寶書已中，自己也覺歡喜。便與衆人多圍著寶書問長問短。方夫人即叫他兄弟回後，換了衣服歇息。小儒又說到冷家結親的話，並冷豔芳如何有才貌。方夫人笑道：「饒他女兒怎麼千嬌百媚，腹中淵博非凡，我家哥兒也不弱似他，倒被他揀得個現成的好女婿了。幸虧他家只生了一個女兒，我家寶書已做了王府女婿，不然，兩個多要被他去呢。」說得一堂的人皆大笑起來。次日，本城官紳以及各家親友，均前來道賀。小儒即忙著開筵請客。直鬧了半月有餘，方纔清閒。便來和從龍等商量，來春不欲令寶書北上一則，年力甚幼，恐受不慣沿途的辛苦；二則寶森若微倖下科有分，讓他兄弟們同往，有個夥伴。從龍等人齊聲稱善。寶森此番回來，益發晝夜攻苦。暇時小儒又寫就兩封書函，意在差人前赴寶微寶焜兩處投遞。恰好他兄弟們多先後有稟啓回來，各人總請了三個月假，即並帶著家小一起同回。大約在月中旬，俱可以到南京。因來年二月，方夫人四十整壽，又因父母同庚雙壽，所以預先請假回來。從龍等人亦商議着在小儒夫婦雙壽之期，必須大大熱鬧一番。未知小儒與方夫人四十雙壽，若何熱鬧，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回

演梨園繡閣慶生辰

開家宴留春獻祥瑞

却說二月初五日，乃方夫人四十整壽。又與小儒同庚。小儒的生辰，却在秋間。雲從龍即與王蘭等人商議，不若將小儒的生日，並攏來，和方夫人合做雙壽。又議定本日，總有外客親友，即讓小儒做了東道。隨後我們輪流的補做，日子又寬展，人又消閒。衆人齊聲稱是。適值寶微與朱姑蘭寶焜同著甘潔玉均請了假期，於正月中旬，先後趕到南京來，與父母祝壽。前數日，甘露和賽珍小姐，亦從山東回來。原來甘露去歲秋間，護理本省臬篆，在年內即卸了事。因方夫人壽期，且不即回任，也請了假前來。方夫人見了，甚爲歡喜。難得兒媳雙雙，女兒女婿，俱一齊回來。况且兒媳均有多年不見，今番姑蘭又帶著滬生同回，係初次見面。滬生又長得英奇韶秀，方夫人疼愛異常。寶微寶

煇亦初見寶書，因他童年發達，莫不誇羨。寶森寶書，亦與兩位兄長怡怡敬愛。方夫人回想少年時候，即受丈夫封誥，直至一品夫人。如今兒婿皆已出仕，連兩個幼子，總非白衣。又有長孫潤生，自己不過纔四十歲的人，眼見富貴一門，兒孫成立，將來會玄繞膝，可以預卜，不覺喜形於色。即叫人將自己住屋後兩進，打掃出來，安頓兒媳居住。陳仁壽也由江西差人回來，代兄嫂慶祝。冷朱兩處，亦有人來。現在府裏，頓添了上下數十餘人，更加熱鬧。半月之前，兩邊收拾的十分整齊。園子裏到處俱挂燈結綵，仍將留春館前搭了戲臺，預備女客們起坐。正宅內由大門直至後進，均用五色綵篷遮蓋，下面全用一色大紅猩猩氈鋪地。綠野堂上，做了壽堂。這邊男客們是請的王蘭祝伯青江漢槎馮二郎四人接待；園子裏請的江素馨洪靜儀程婉容祝瓊珍接待衆女客們。兩邊照應各務，仍係梅仙五官兩人。小儒早約定雲從龍和琴官，隨官在紅香院小飲。裏面方夫人是蕭洛珠等人陪着。在正宅後一進內，亦叫了幾個小戲子去吹唱。內外佈置已定，早有各處紛紛前來送壽禮。遠路的，甚至年內，即送了過來。到了初四日晚間，寶徵兄弟們，在壽堂擺下酒筵，爲父母預祝，兒媳更班進酒。隨後甘露與賽珍，也上來進了酒，分着兩旁侍坐。一堂骨肉，分外增歡。直飲至三鼓方止。次早，合城文武各官，由制臺將軍以下，皆親來祝壽。王蘭等人，分頭迎送不絕。內裏程婉容們，亦在留春館款待著衆位夫人。少停，兩邊開鑼演戲。午筵散後，男女賓客，紛紛作辭。所有幾家世交至好，仍留着過了晚宴，忙至初更以後，人方散盡。王蘭等四人，換了便衣，即齊得紅香院來。小儒尙在那裏傳杯痛飲，見王蘭等進來，便起身讓坐。王蘭道：「你們好樂呀！這裏又清閒，又自在，我們忙了一日，腿肚子總好挺直的了。小儒今兒是生日，也還罷了。在田也斃在此間，未免可惡。」從龍笑道：「我有苦衷，不能與你們分勞。合城的官，除却制台將軍，其餘皆是我的舊屬。我若在外面，他們如何便於起坐？不然，我亦理應在外陪客。今日却偏勞你四人，我這裏親送一鍾，代諸君澆乏。」遂出席，各人敬了一杯。小儒也笑著，與他四人把盞。二郎即在小儒對面坐下道：「我要變變腿兒，別的我倒不怎麼，就是這一日的衣服，將我束縛夠了。」王蘭伯青漢槎亦挨次坐下，又飲了

兩巡酒，進了點飲食，各自回後歇息。來日，又補請了一天客，即是從龍等人輪班代小儒們讀裏面程婉容爲首與衆位夫人請著方夫人在留春館飲酒聽戲。接著巴氏等人也公請了一天。內外整整宴會十餘日。寶徽們因假期將滿，卽料理起身。衆人又代他們送行。小儒待兒媳們已去，卽檢點所來的親友，恐有未到之處，遭人見怪。一日，與王蘭二郎正在廳旁小書齋內，查看往來的號冊。見琴官等六人，穿得衣冠齊楚的進來，向小儒們請安。小儒不解何事，忙笑問道：「無故的忽然行起禮來，是什麼緣由？」琴官道：「我們自從由京中下來，蒙恩收留在府裏數年，甚爲感戴。理應終身伺候，還報答不盡。無奈這唱戲的生計，終非長策。年內我們卽商量著，大夥兒湊得若干資本，去做小買賣；再能娶房家小，立下門戶，罷罷爲人在世一場，也有個收梢。結果去冬卽買下幾名孩子們，在班子裏以補我們之數。內中惟有齡官兒，他願意在陳大人府裏當差。玉兒日前已求過祝大人，在那邊府裏幫著小耀料外務。我與蘭官、春官、松兒，皆情願出去。望衆位大人們，格外成全，受恩之處，容來生犬馬再行報答。」說着，又欲請安。小儒拉住道：「你們既有志自立，我們豈有不成全之理？沒說你們還買下幾名孩子補數，只要他們能唱戲，不是一樣的麼？卽是你們去了，唱不成戲，也無大不了的。事。但你們自幼卽賣入班子裏，現在去做什麼買賣？你們按行的生業，怕的弄到後來，貲本折完了，倒進退兩難。而且各立門戶，又要討房家小，談何容易？我想你們這幾年積蓄，縱有無多，別要上了馬兒，不得下騎呢！既然齡官、玉兒願在我與伯青這裏，他們兩人，不須交代。却代你等四人通盤打算下章程在此。我們府裏的閒事不少，應辦的事件又多，那裏就安插不下你們？再將各府裏的大丫頭，發出幾名來給你等爲妻，可知這麼一來，你們既可節省，又有安身之處，強似在外面另開生面。不過在府裏委屈你們些兒，不比出去散樂。你們自家想去，看可使得？」王蘭二郎兩人，亦痛贊琴官們很有見識志氣，又道：「小儒想的章程甚善，你們就這麼好，你要三心兩意的，錯定了主見。」琴官等人，聞小儒仍肯收留他們在府內當差，又給丫頭們與他爲妻，就是出去，多不得這般順便。而且他們亦深知小儒們待下寬厚，也捨不得離這府中起

先恐小儒們不行，所以約齊了上來告辭，試問口氣如何，再作商量。今見衆人都肯收留，豈不歡喜？忙一齊近前拜謝。又回身領了那幾名新孩子進來叩見。小儒見這幾個孩子，却也生得俊俏，便與王蘭二郎計議，將班子裏仍選出六人爲首，卽不用改這六豔堂的名目。二郎道：「何妨把班內的孩子，全數叫來，我們當面挑過呢？」琴官聽了，遂去將一班孩子們叫至總齊集廳前。小儒著人請了從龍伯青漢棧過來，說知此事，無不稱好。便大家公議，挑選出內中大如意，小如意，子兩人，姓石，本是同胞兄弟。又挑出新來的方汝官、杜四官，與舊日的金鈴、玉寶等六人爲班中領袖。先將琴官等四人，移到半村亭內暫住。安排已定，琴官卽帶着一班孩子退出，自去料理。玉兒便搬向祝府中去了。小儒又叫人將齡官的物件，搬到正廳旁廂一間屋內住下。卽派他稽查府中雜務，並一切往來的檔冊。過了一日，自然分派了琴官等四人的執事。又在衆位夫人房內，挑了幾名大丫頭出來，與他們爲妻。亦照府裏成雙的僕婦，月費支給。從此琴官們有了安身之地，不須細說。惟有齡官，自派了稽查責任，他寸步都不離府中。小儒更加喜愛。此時已交四月，天氣漸暖。這日小儒早起，信步走從齡官房門外經過，聽裏面寂靜無聲，探身見齡官伏在桌上寫著什麼，便不禁走了進來。齡官見是小儒，忙攔下筆，起身垂手，退在一旁。小儒笑吟吟的走近桌前，見齡官臨的一部玉烟堂法帖，筆畫甚爲端正。笑道：「你倒有心用功學字，又寫的頗好，可羨可羨。我見你逐日總坐在這間屋裏，足不出戶，別要悶出病來。閒着大可到園子裏逛逛去。可惜你而今在我府內，反不如以前，我們見了面，倒可談談笑笑，你也過於拘謹。沒見小癩五官兩人，我們見着了，皆隨便說話的。」說着，卽在齡官的座位上坐了。又四顧無人，叫齡官也坐下好說話。兒齡官道：「你現在是我的主兒了，那見有主兒坐在這裏，我們不在旁侍立的人家見了，也不成樣兒。」小儒便抬身扯了齡官在身旁，一同坐下道：「你是願意在我府裏的，沒有人勉強著你。我又沒有擺出主人身分，你如今反和我生疎了，是何情理？」齡官原因小儒待他與衆不同，纔情願在小儒府裏。又恐小儒要循現在主僕的名分，故而各事總依著規矩而行，以觀小儒的態度。今看見小儒仍是待他往日



的情形，好生歡喜。便笑溜了小儒一眼道：「誰與你生疎？誰說你擺出主兒架子與我暗的？倒底你是主兒，我是下人，名分總不錯的。今兒雖蒙你給我體面，還同平日一般看待，我却不敢放肆，別要鬧大意思了。你一時翻轉臉來，裝腔做勢的，放下主兒面孔，我倒沒意思。還是自己謹慎點兒好。」小儒笑著，恨道：「你實情可惡，橫豎說起來，總是你有理，我也懶得和你鬪口。你可以不要同我鬧這些過節兒罷。今日特地來與你商議正經的。」說罷，便挪近一步，攜著齡官兒的手道：「我前日與伯青相商，紅香院後，通着他園子裏那道耳門外左邊，本有屋子，給看園的家小自由自便的。玉兒因與祝府相隔不遠，他也願意搬過去，同琴官們合住。你早晚亦有了家小，還是去與他們同住，還是在我這邊呢？因你有些黏牙，我不好專主，所以今日悄悄的過來問你一聲兒。」齡官道：「我若肯和他們在一起兒，要在你府裏做什麼呢？此時是留下他們在園子裏住着，若前日搬了出去，難不成我也出去和他們同住麼？」小儒點首道：「你既不願過去，我即叫人將廳後西首五間大樓，上下收拾出來，與你住罷。那裏本係堆置燈綵物件的，明兒叫他們搬到後一進樓上去，你不過一房家小，再添兩名用人，有這十數間屋子，也很夠你居住了。又相離外面甚近，便於稽查。」齡官道：「隨你怎麼調排，其實要這許多屋子何用？有那樓下五間就是了，何須將樓上物件搬來搬去？倒是有用不著的傢伙器皿，借與我使著，待我隨後添置齊全，再來還你。餘外，我總可將就得去，別要又惹你說我黏牙了。」小儒道：「那也使得，我就叫人將樓下收拾著，你揀個日子，好搬了過去。至於一切應用物件，還要你置辦麼？我久經代你安排停當，算我送你的一分賀禮罷。你的新洞房，我總分付裱糊得格外華美，可好麼？昨兒已與沈姨奶奶商議定了，即將他房內大丫頭五福許配了你。五福那孩子，很爲苗條，就是愛說幾句尖話兒，好在你的口頭子，也還敵得住他，却是天生就的一對好夫妻兒。」齡官笑了笑，正欲再說，忽聞房外有脚步聲音，忙起身走開。小儒亦站了起來，迎至外面，原來是管園子的家丁。見小儒在此，便上前回道：「留

春館前芍藥花兒，全開齊了，內中有幾朵，開的甚大，顏色又不同；今早柳五爺見著，即叫請了雲大人們過來賞玩。現今雲大人們總在那裏，說是什麼吉兆，千載難逢的。又說此花，叫什麼名字，小的却未聽得明白。又叫來請爺趕快過去，還要到上頭回明太太們去呢。」小儒道：「那芍藥花，每年總要開一次，不過今年開得長大些，有甚麼稀奇？他們也值得如此大驚小怪的？」齡官道：「若是比往年開的大些，亦係尋常之事，他們也不致說得這般鄭重。大約其中總有個原故。我們去見著，就知道了。」小儒連稱有理，即著家丁先往上房稟報，便帶了齡官，由耳門走到留春館內。早見從龍等人，多伏在欄杆上，指手劃腳的在那裏議論。連齡官們都來了。小儒也走近欄前，果見芍藥田中，一叢開了四朵，比別的花枝，高出尺許，方圓有冰盤般大。其色鮮紅欲滴，映著那日色，尤覺可愛。花心總開得堆翻出來，每片瓣上有一抹嫩黃，湊成好似一道金圈，圍於花上。却原來開的是四朵大紅金帶圍芍藥花。小儒見了，亦自稱奇。此花輕易難得，真乃非常的吉兆。昔時揚州開了四朵大紅金帶圍，即出了四位宰相。今日我們園內，亦開著四朵，却應在何人身上？從龍等人見小儒前來，即一齊舉手稱賀。小儒笑道：「這座園子，非是我一人，既有吉兆，人人皆有，何以獨向我稱賀？而且我們不止四人，花即開了四朵，尚未卜此兆應於何人？」王德道：「小儒，直至今日，仍是拘泥不通。我也曉得，園子是大家的，尙待你此時來說應。須知我們久經乞退之人，已置屬身世外，難道此花還應在我輩身上麼？乃是他等一班小子的預兆。若開得一朵兩朵，猶難猜度。偏生不少的四朵，你又有四子，分明應在寶徵們兄弟四人身上，不問可知。」小儒聽說，口內雖自謙遜，心裏却暗歡喜：「果然我有四子，此花開了四朵，者香之說，並非無理。這麼看起來，寶徵們將來總要顯達的了。」從龍道：「有者香這番解說，小儒可以了然明白。既然這四朵金帶圍，應著四位郎君。小儒當如何設宴慶賀，方不負此花獻瑞一場？又可請著我們賞玩。若係別樣祥瑞，我們理宜先代你賀喜。無奈是郎君們的吉兆，未免使我們又羨又妒，必得你先請我們纔合情理。」二郎點頭道：「在田所說，甚爲公允。在我的意見，這麼異常的祥瑞，只有一宴而已，尙覺便宜了他。」小

儒笑道：「你們不過變著方法兒，叫我請你們吃酒賞花罷。若說這番祥瑞，即應在徵兒們身上，我却不敢自居。派我做個東道，倒不妨事。楚卿反說便宜了我，請問我討的什麼便宜呢？」伯青即忙插嘴道：「並非我幫着楚卿說話，實在是你討了便宜。這種天大的祥瑞，人家求之不得；我們若有四個兒子，也不用人說，早經預備酒席，請人慶賞，還要唱戲酬神呢。在田不過叫你明兒請著我們，似這般便宜，那裏去買。你猶要推難推諉，連我總說你太吝嗇了。」漢槎亦笑說道：「你們不必爭論，任憑小儒怎麼推諉，他都請定了我們，誰叫他生了四個兒子，無論便宜便宜，只好委曲他吃些虧苦罷。」說得衆人都笑了起來，均說：「子篤這番話，說的直捷痛快，想小儒也沒有得辯白了。」衆人正說笑着，見方夫人房內兩名丫頭出外，因方夫人已得了信，知道小儒等人必在外面，先着了頭們出來說聲。小儒等遂起身避開。方夫人即邀著衆位夫人，至留春館賞玩。見了此花，莫不嘖嘖稱贊。多說是寶徵兄弟們的吉兆，齊向方夫人作賀。方夫人亦欣喜非凡。晚間小儒回後，便商議著備酒請從龍等人。次日，即是方夫人相請衆位夫人，均在留春館內。誰知這新聞早傳說出去，那些平時有往來的，便借著過來道賀，兼代賞玩。即從來一面不識的，也假名托故的，跟了過來。小儒反忙著迎送不迭，又要賠茶貼酒。過了兩日，合城皆知，甚至有人雖知金帶圍的名目，生平却未見過此花，總爭著前來觀看。小使懶於接待，又因是件祥瑞的事，不好阻擋，爽性將園門大開，任人遊賞。惟多派家丁們，在園中照料。直至芍藥花事已了，方纔清閒。小儒又央了五官繪出金帶圍的圖本，各處倩人題詠。又寫書通知寶徵寶焜兩處。看官們可知這金帶圍的吉兆，所應何事，恰恰應在陳小儒的四子身上。後來寶徵寶焜兩人，皆位立三臺。寶森於下科亦中了鄉榜舉人，便與寶書同赴春闈。兄弟雙雙，均登詞館。亦先後做到各省封圻大吏。小儒與方夫人俱年過耄耋以外，夫妻偕老，五世同堂。沈蘭姑亦享遐齡。雲江祝王馮程六家的公子，皆英年發達，又彼此互結婚姻。從龍等人，各臻上壽。梅仙五官與琴官們一千人，生了後代。小儒即設法替他們立下籍貫，教子讀書成名，重光門戶。陳小儒等各家，均世代科第不絕。真乃善有喜報，惡有惡報。若劉先

達尤循祝道生等人，死的死，滅的滅，甚至玷辱門庭，萬人唾罵。不比小儒們居官清廉，立心寬厚，後人又能法守繩循，不墮祖德。所以簪纓累世，富貴一門，誠所謂：

我今寄語世間人，富貴功名漫認真；金玉傳家終可盡，祖宗遺德始能循。  
風前桃李雖多致，雪後梅花別有神；莫道彼蒼疎鑑察，善榮惡墮豈無因。

